武俠世界

六絶降魔　　　　**龍乘風・著**

六大高手火併降魔樓，青年俠客一劍動乾坤。本文故事曲折，驚心動魄，亦俠亦艷，既能令你覺得熱血沸騰，亦能令你覺得淋漓痛快，是爲一篇不可多睹的中篇佳作。



$2.50

954

編後話 下期裡，馬雲先生嶄新的古裝武俠奇情中篇⌊玲瓏玉⌉隆重推出了。這是馬雲君十年來單獨爲本刊撰寫一篇⌊鐵拐俠盜故事⌉以來，首次改變作風，力求創新的不朽巨著。⌊玲瓏玉⌉故事內容清新脫俗，情節刻劃入微，有匪夷所思的橋段，更有高深莫測的構思，讀者們如欲一新耳目，增添雅趣，請切勿錯過⌊玲瓏玉⌉吧！

＊＊　　＊＊　　＊＊

今期巨型小說是選載讀者們很稔熟——孫玉鑫的作品：⌊地道外⌉，是篇以民初時代作背景，宗旨正確，全文情節氣勢磅礴，大義凜然！內容描述一羣三山五嶽江湖人仕，爲了抗拒外侮入侵我國的洋人們，不惜冒盡千驚萬險，赴湯蹈火，把殘害我們國民的洋人迎頭痛擊，把賣國求榮的奸細們誅盡殺絕，幹得痛快淋漓，保証令你拍案叫絕！

＊＊　　＊＊　　＊＊

人人喜愛閱讀的司馬洛故事，今期又有新篇刊出，⌊運財金童⌉是一部打鬥激烈，互逞奇謀的動作小說，全部充滿爆炸性氣氛，奇俠司馬洛更番迭次在故事中大顯身手，險死環生場面層出不窮……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60.00
一年港幣＄1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68.00
一年港幣＄13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82.00
一年港幣＄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5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技擊鬥智小說

孫玉鑫·文
盧　令·圖

地道外

租界林立　同室操戈

「家有家法，門有門規，」米三娘那雙射着寒光的眸子，轉掃過在座的三山五岳人物以後道：「在座的全是家門裏面前輩人物，同參兄弟，誰若不承認這句話，請站起來明白表示。」

沒有人開口，一個個全是肅穆正坐着聽。

「只要是一脚踏進了門裏面，磕過了夠不夠三百六十個頭，領下摺子，摺子上寫明了他的『引進師』，他就要受祖師爺家法門規的慈悲和限制！」米三娘再一次把目光掃向大家。

首座上的矮瘦老人，本是閉目作養神的樣子，這時却極輕微的皺了皺眉頭。

「儘管江湖子弟江湖老，儘管從很久很久以前，門規家法就放寬了門裏兄弟的行業，儘管門裏兄弟作過三百六十行，但是從來不敢背棄祖師爺所留下來的那個『義』字！」米三娘猛地一掌拍在長案上，神色一正道：「所以當年多少橫行霸道的事，在經過當家師父召集過堂口公議後，全能順利解決，像王升三的自盡，劉惕的仰藥，是全門裏的大義……」

這是一座十分寬敞的大廳，如今暫時改作集會的地方，門窗緊閉，門口站着八名大漢，肅立如松一動不動。

廳正中用六張八仙桌併排，舖上雪白的罩布，擺着二十六個位子，左右兩列各十二個座位，正中首座一位，下首一位，佈置得簡單隆重。

米三娘是當事人，在下首，由她先講經過，話並沒有講完。

右首上數第五個位子坐的人，這時一聲冷笑接了話：「當年的事，如今在座的全沒趕上，所謂眼見方是真，我看米三姐最好還是說現在的事吧。」

「就說到了，」米三娘盯了接話的這人一眼道：「心急喝不得滾熱粥，汪二哥是有名的『慢郎中』，想不到今天打起『急急風』（國劇中武場最快的一種鑼鼓點兒）來了。」

汪二哥汪光俊，瘦長個兒，五十二歲，平髮半白頭，笑臉，陰險，是位難纏的人物，也是目下家門裏掌握不少實力的人物。

他對米三娘的嘲諷，毫不理會，並且還微笑以對。

米三娘更是心裏有數，接着說道：「我絕不違言，我那死鬼丈夫米達年是跟洋鬼子作事，不過話從頭說起，當年他可不是趕着自己喜歡出頭的，是聰明人料不清洋鬼子會多狠，才半慫恿半威逼的叫他出頭和洋人打交道，還算上天有眼，太平無事……」

「慢着米三娘，妳不能忘記大家捐出來的那五萬龍洋，如果沒有那筆錢，只怕米老大不會太平無事吧？」汪光俊又開了口。

「不錯，」米三娘道，那筆錢裏面，還有汪二哥你名下的兩千，並且是汪二哥

你和秦四哥一起送到寒家來的，秦四哥正巧今天也在場，能作證證明當時我那死鬼是怎麼說的，汪二哥你又是怎麼千拜萬托來的，汪二哥請你手摸着良心說一句，就算加上一倍變作十萬龍洋，換個汪二哥肯去嗎？」

汪光俊沒接話，不過他已經笑不出來了。

「再說，一個釘子一個卯，一個蘿蔔一個坑，死鬼他筆筆有賬，賬呈在堂口上，是萬目共睹的事，結剩了一千七百塊龍洋，是公議獎賞死鬼的，沒錯吧？」

這些話全對着汪光俊說的，汪光俊不能不接，才要開口，首座矮瘦老人已威嚴的說道：「米老大當年辦的那檔子事，是公義，有大功，無小過，堂口上詳載在祖簿上，事已成案，今天重提是汪老二你的不是，現在斬斷這檔子陳芝蔴爛糠，再敢提起的先給我出去！」

如果今天的集會，汪光俊和米三娘是當事人的話，這第一個回合是米三娘佔了上風。

首座老人一揮手問三娘道：「妳說下去。」

「是。」米三娘臉上剎時間罩佈上愁雲慘霧，道：「死鬼死了，死在他拚盡心血經營了五年的『金剛碼頭』上，沒有見證，身中三十二刀，被斬的不成人形，我米三娘雖是個婦道人家，雖然只是死鬼的第二房妻小，一是大房二房不是門裏人，再者大房二房全不認識字，才由我出面，但是我絕對不請求堂口上代我米家緝兇報仇，不過我却必須要求堂口上為我米家主持公道！」

首座老人嗯了一聲道：「三娘，聽妳話裏的意思，報仇和要求主持公道是兩碼子事了？」

「是的，當家師父是兩碼子事。」

「說說我聽。」

「死鬼還留有三房家小，一個兒子，夫仇父仇，自有他妻小去報，不敢煩瀆堂口。」

首座現在才睜開眼睛，雪亮，威光懾人，盯着米三娘。

米三娘仰視看首座老人，目光不瞬，毫無懼意。

首座老人又閉上了眼，緩緩點着頭道：「有志氣，有胆識，也十分聰明，說下去吧。」

米三娘那張本是慘霧愁雲的臉，漸漸轉變作激動而憤慨，道：「金剛橋碼頭，雖說當年是法國人叫我那個死鬼去接辦的，但是暗底下，堂口上知道，死鬼他等於拚了性命才從那些韓國浪人中奪回來，如今他一死，就有人覬覦，虎視耽耽，欺我孤兒寡婦沒地方訴冤，竟利誘不成變作威脅，所以我米三娘才大着胆子，燒着祖師爺的頭把香，跪請到當家師父，今天在桌子面上把事理分說個一清二楚。」

「三娘，要動那個碼頭的，可是門裏的人？」

「回當家師父的話，如今這天津衞，除了各租界的洋鬼子和軍閥們以外，那個行道不是全在咱們門裏人手上？」

「三娘，妳這話可不許拿不出憑據來的？」

「當家師父萬安，三娘有多大胆子，敢無中生有。」

「那很好，現在凡天津衞掌握着各行當的門裏大爺，今天全到齊了，三娘妳指清挑明了說吧，是非公論，堂口上有把良心天秤，還不容奸險小人弄詭！」

「三娘先謝過當家師父，想奪金剛橋碼頭的，是『轉輪子』車五爺！」

車五爺車軒，是天津當地家門裏面和黑道上有了名的一把狠手，立足在中國地的三不管，手下有百十輛大大小小的客貨車，有近三百號硬噹噹的門徒，據說車五爺不僅那兩手四飛刀的神技無人倫比，就是玩洋槍匣子炮，三十步內也能打香火頭兒。

論年紀，才四十出頭，正是人壯臂力强的時候，論儀表，一副新興洋學生樣兒，交際廣闊，三敎九流五行八作擧凡有頭臉的，沒有一個不和他稱兄道弟，就算在門裏面，也是沒有人敢輕捋待慢的人物。

在米三娘指證下，車五爺站了起來，文靜靜的，帶着微笑，沒接話，他謹守堂口上家門裏的規矩。

首座老人顯然事先絕對沒想到惹事的是他車軒，所以不僅又睜開雙目，臉上也有了愕然的神色。

事情到了這個步數，是有進無退，首座老人寒下臉來道：「車五，我希望能聽到你滿意的解釋。」

「是，車五遵規陳述，」車軒十分溫和的轉對米三娘道：「首先要請米三姐當衆說說利誘的事如何？」

「有什麼不可以的？」米三娘冷哼着道：「你答應每月送來三千塊龍洋，以十五年爲限，要我們孤兒寡婦交出碼頭的管理權來。」

「我車五承認有這件事，並且更向米三姐說明，十五年後，不只碼頭不再是米家的，月錢也不再送繳。」

「車五！」首座老人接話道：「你好像認爲這樣作十分有理似的，對嗎？」

「車五斗胆，先請當家師父問問米三姐，米大哥自管理碼頭，五年來直到今天，每月淨利是多少？」

「兩千一百左右龍洋，」米三娘坦然回答。

「這不就結了嗎？」車軒以仁厚的樣子，自覺頗有道理的說道，就算從前淨益是兩千二吧，現在我出三千，每月多出八百，諸位，那可不是八百枚大在銅板，是八百塊一吹嗡嗡响的龍洋，一年就多了九千六百塊，十五年是十四萬四千塊，難道說這是我車五欺負三姐孤兒寡婦？」

汪光俊哈哈笑說道：「這要算是欺負，誰來欺負我吧，每月多給我八百塊龍洋，一給就是十五年，我那三個破賭台，甘願奉送！」

米三娘冷着臉道：「汪二哥，話可是你說的，事後可不許賴！」

「汪老二！」首座老人在叫他。

汪光俊恭敬的站起來，肅立候示。

首座老人一指門外道：「按門裏規矩，今天不論什麼事的最後決議，全沒有你的份了，現在你出去！」

汪光俊想要抗辯，車軒急忙向他示意，他一咬牙，悻悻的大步而去。

首座老人對米三娘道：「妳拒絕了車五的意思？」

「是的，三娘不能接受。」

「嗯，車五，你又是怎麼打起金剛橋碼頭主意來的？」

「回當家師父，如今租界林立，洋務難辦了，再加上金剛橋臨近小日本鬼子的旭街租界，日本浪人到處惹事生非，無法無天，米大哥一死，三姐一個婦道人家，出頭露面十分不便，米大侄兒才十八歲，難主大計，碼頭是我們堂口公益來項之一，如果處理不當，實有被人奪去的危險，所以車五才和三姐商量此事。」

「這麼說，你是善意的了？」

「當家師父聖明，若不是善意，車五怎會每月甘冒損失八百龍洋來幹？」

「三娘，現在該妳說說車五威逼的事了。」

「是的，車五利誘不成，他就叫人傳話……」

「誰傳話？」

「汪二哥親自傳的話。」

「我就知道一定是他。」首座老人冷哼一聲道：「妳說下去！」

「汪二哥說，我們孤兒寡婦如果不吃敬酒，只怕有一天會人財兩失！」

「當家師父。」車五急忙接話道：「這話是三姐她聽錯了，汪二哥傳話是說，如果三姐不接納我的善意，只怕有一天碼頭被外人强奪佔去，那時候很可能演變到人財兩失，流血的慘劇。」

「三娘，你說說要堂口上如何主持公道？」

「回當家師父的話，如果不是門裏人强奪，堂口上自會調集各門弟兄全力對外，所以三娘要求堂口上主持公道，只是對門裏自己而發。」

「說出妳的辦法來。」

「三娘只希望堂口上公正斷事，碼頭任憑門裏弟兄們索取主理權柄，不過要以門裏規矩來辦，明要明搶。」

這話震驚了全場，連首座老人也不由變色道：「米三娘，妳可知道妳說這些話的後果嗎？」

「三娘身受引進師引進，燒過六路香，磕足三百六十個頭，領過門裏摺子，十分明白剛才所說那些話的後果。」

「三娘，那樣的話，本堂口就無力阻止車五或任何人用門裏規矩去要碼頭，妳懂？」

「懂，更懂得那樣的話，凡是想要米家這唯一碼頭的人，全得按規矩明着來，如果稍犯祖規，立成衆矢之的。就只有死路一條！」

首座老人現在是眞的明白了米三娘用心之苦，也增加了對米三娘的好感。

車軒當然也明白了一切，却有些驚心胆寒。

首座老人別有用意的說道：「米三娘，我十分清楚，米鴻葆不是妳親生的兒子，是大房劉氏所出，妳似乎不應該爲大房的兒子拚受未來難以預料的挑戰，何不就答應車五的善意？」

「恕過三娘無法把車五提議當成好心，誰也知道，今後碼頭一天會比一天繁榮，收入更是日多一日，再說，米家碼頭在

我三娘手中斷送，平白的斷送，我九泉之下是無法面對死鬼的！」

首座老人點着頭沉思着，刹那以後，聲調一變道：「米三娘按門裏祖規請求堂口主持公道，事頭事尾皆已交待清楚，並無不合規矩的地方，本當家師現在當衆諭示，立刻成案將詳情記載祖簿上面，玆後凡我門裏人對此事若敢私下處理，必遭家規滅祖一律處置。」

在羣聲恭應中，米三娘流下淚來。

× × ×

夜半！正正是夜半！

碼頭上一片寧靜，包括停泊的船隻在內，都因爲早已接到通知，甲板上全沒有人影。

第一號倉庫裏，燈明火亮，眞作到就算有隻螞蟻在爬，全能看的清楚！

全是人，只有三四百口子，但却鴉雀無聲。

全是熟人，那天在堂口上見到的二十六個人。

不同的是，今夜他們每一位全帶着十二個手下。

首座的矮老人，依然是坐着，仍舊在上首，他身後，站着十八名高矮胖瘦不同的漢子。

米三娘帶來的人，除了米家門裏的十二名弟子外，還多了四位，那是一個老管家叫「懶虫」的，和米家大娘，二娘及米鴻葆。

是六月天，白天太陽晒得地上出油，晚上無風，悶得人臉上冒汗。

第一號倉庫是不小，可是在幾百只大電燈外加上傳統的油松火把照明下，是悶上加熱，空隙地方又塞滿了人，油烟汗臭加雜堂客們身上的脂粉香，那股子味道薰的人發昏。

今夜是生死關頭，發昏當不了死，所以全都忍耐着靜等變化。

三四百口子人，包括米三娘在內，後背，頸間和腋下，汗全濕透出來，只有首座的矮瘦老人，「懶虫」米家老管家，如今米家唯一的男子，十八歲的米鴻葆，額頭不見汗水，後背沒有濕痕。

這情形沒有人注意，但是難以逃過首座老人那兩盞明燈似的眼睛。

驀地一聲斷喝——正午夜十二點到！

果然，牆頭高掛着來自法蘭西的洋鐘，噹！噹！噹！連敲了十二响。

米三娘肅請着大娘二娘，懶虫護守着米鴻葆，靜穆的向前邁了三大步。

米三娘今天是短打扮，活像走江湖跑馬賣解的「繩女」，所不同的是「繩女」另有一種嫵媚勁兒，三娘却是冷若冰霜。

米家的人，全在服孝，尤其是大娘，二娘，三娘和米鴻葆，一身全黑，堂客們頭髻間插着白花，鞋上是一色的縫着雪蔴，米鴻葆更是黑蔴衣，白邊兒禿磕襟縫，讓人一眼看上去就不由興起一股憐憫的心情。

米三娘首先向堂口家師父施禮，再向肅立四邊幾乎是背貼牆壁的門裏大爺和兄弟們一揖，接着聲悲字却分明的說道：「今夜未亡人是接受了門裏兄弟『轉輪』五爺車軒的挑戰，安排『武場』按門裏規矩爭奪金剛橋碼頭的主權，未亡人首先聲明，從接受下挑戰『公帖』後，就停止了一切活動，决無違反門裏規矩的事情，請當家師父明鑒。」

當家師父問出規矩上非問不可的話來，說道：「不論勝負如何，若是事後本堂口查出米家有違規的事來，米三娘妳怎麼說？」

米三娘上一步，肅穆而莊嚴鄭重的朗聲道：「米家退出家門，三娘自刎堂口以謝！」

當家師父一揮手，米三娘退一步站到原處。

另一端，車軒向前三步道：「門裏弟子，『轉輪』車軒面當門裏諸大爺聲明，從下帖到現在，停止一切活動，按規行事，堂口明察。」

當家師父道：「事後如果查出違規的安排呢？」

車軒揚聲道：「車氏自刎門裏底案，呈繳摺本，車軒自斬於堂口之上！」

當家師父也揮手叫車軒退下，車軒一退再出，躬身說道：「請示堂口上，米家大娘二娘和米大侄兒，全不是家門裏的人，今夜參與大會，似乎已經違反了家門的規矩！」

米三娘沒有開口抗辯，當家師父在掃過車軒極爲威凌的一眼後，右手小拇指伸出，遙向左側肅立的一位微胖紅臉老頭兒一點，紅臉老頭兒頷首向前三步，震聲道：「我『執法』洪軍，奉堂口規諭當衆宣佈，三天前米三姐接納車老五戰帖後，叩請堂口，以門裏祖規請『塘沽』古大爺引進米大姐米二姐，『油行』秦四弟引進米鴻葆，燒過六路香，磕過八方頭，如今已是家門裏的人！」

車軒臉色一變，目光掃向汪光俊。

汪光俊向前三步，叩首齊頂道：「戰帖已下，米三姐才煩古大爺引進米家人入家門，似乎別有用心，堂口上請明察。」

當家師父寒着臉，慢聲慢氣的說道：「這不必汪老二你說，誰也看得出來，米三娘的用心是爲了保護金剛碼頭，所以才不惜把米家還活着的人全投入這場生死爭搏中，堂口上廳代收徒，只問有沒有引進師，只查是不是『乾淨身子』，只問能不能義字當先仁字隨後，這幾條全通過了，誰也無權阻止進入祖爺家門，汪光俊，你提出異議可是業已掌握了米大娘和米鴻葆，違背上述幾條規定的證據？」

汪光俊語塞，答不出話來。

當家師父沉哼出聲，揮手叱斥道：「汪老二，你已是領率家門徒弟的掌權大爺身份，今後行事說話以前，該多加考慮，退下！」

汪光俊灰頭土臉的退立原處，心中的怒火，胸腹的怨恨，使他額上青筋外暴，砰砰直跳，臉上眼中，一片陰森煞氣。

當家師父目光緊逼不退，汪光俊心頭驀地一顫，趕緊平下怒火低下頭去。

車軒猛一咬牙，上步手指米家老管家「懶虫」道：「請問堂口上，他呢？他也入了家門？」

當家師父目光掃向「執法」洪軍，洪軍微一搖頭，當家師父心頭猛的怦怦顫動，正思索着該如何才能代米三娘掩遮過這件違規的事，車軒已看出內情，得意的陰

笑已現露面上。

這是他可以兵不刃血奪得碼頭的大好機會，並且能迫使米家自絕家門，米三娘自刎堂口，怎肯放棄，立刻震聲又問道：

「車五急待堂口諭示！」

眼見當家師父在無法再代米三娘遮掩下，要宣佈實情的時候，「懶虫」已懶洋洋的從身上掏出個用白手帕包着的小包兒，遞給了米三娘，並且在三娘身邊低低的說了兩句話。

米三娘臉上愁雲刹那掃盡，換上如沐春風般的笑靨，雙手高捧着那小包兒，一步步走向當家師父面前。

當家師父本來是伸出左手去接，三娘竟往回一收，當家師父神色陡變，不僅改用雙手，並且人也站了起來，接去那小包兒。

這個舉動，今夜到場的誰全懂的，那是說小包兒裏面的物件，其身份遠超過當家師父，所以才能使當家師父在執公時也必須捧接立迎。

當家師父很小心但却從容的打開小包兒，別人誰也不敢探頭去看，家有家法，門有門規，那不是兒戲事，是性命交關的事。

驀地，當家師父的臉色變了，狀極恭敬的重新裏好小包兒，仍以雙手捧還給米三娘，米三娘退身時，當家師父就待舉步離位，目光暗和「懶虫」相交，「懶虫」微一搖頭，當家師父微一垂首，在「懶虫」重收回小包兒，放置口袋中後，當家師父方始落座。

坐定，當家師父聲調提高道：「車五，你所指的人，是家門裏的爺們，絕對有權參與今夜『武會』！」

車軒如果身上能長着遍體的毛，會比隻猴子還精靈，早已看出內情，自然恭應着不再多問。

「執法」洪軍已得到當家師父的示意，揚聲說道：「本執法宣佈，武會立即開始。」

米三娘馬上轉對車軒，毫不客氣的問道：「車五爺，下帖的是你，請先！」

車軒也不再虛套，道：「為了門裏的那個『義』字，三姐，我車五今夜選的是『武會文比』！」

米三娘更不多問，道：「這由五爺，五爺請！」

車軒一笑，沒動，在他門徒羣中，大踏步走出來一個漢子，無言的向堂口上一躬，然後從身上取出六把刃長五寸有餘的七首，一柄柄緩慢的扎向兩條大腿，每一條腿上扎上三柄，在鮮血崩流中，那漢子緩緩轉身，七首尖兒無不洞穿出來，那漢子神色不變，更沒個哼哈，最後一步步拖着兩脚血痕足印，走回隊中，不過剛剛回隊，就再難支持，摔跌下去，被他同隊弟兄扶住，攙向一角，那裏早就準備好醫藥和大夫，立刻上藥包紮。

掌聲這時才震耳傳出，家門規矩明訂，那漢子已經成了門裏的英雄，歸隊後醫傷包紮，並不妨碍那漢子的英雄本色。

當家師父揚聲道：「執法記名！」

車軒馬上也揚聲報出漢子的名姓——黃金城。

米三娘臉上絲毫沒有表情，緩緩轉身面對手下弟兄，這時掌震聲音已停，又變作鴉雀無聲落針可聞，所以米三娘說的話雖不高，却字字清楚，道：「今夜我們米家接受挑戰，憑心來講，是件並不值得和應該的事，只為你們老頭子已經死了，活着的人誰也無權作出愧對已死老頭子的事來，所以我一個女流之輩，祇好頂着油鍋下刀山，但是這該只限於是姓米的人，不該也連累上大家夥，可是你們剛才全親眼看到了，車五爺第一陣支使出徒弟來玩命，家門裏規矩嚴厲，誰也不敢撞犯，明訂挑戰條文，家主對家主，門下對門下，我米三娘不能由心指定出戰的人，只能這麼說一句話，今夜不管勝負，傷的醫傷，死的恤死，僥倖保住碼頭，凡我米家門裏的人，有一戶算一戶，來平均分配碼頭的收益，直到咱們米家不再掌握主理權益為止，現在起到今夜挑戰結束止，請出戰的人自動出列，我的話說完了。」

米三娘話聲剛剛落下，隊列中已走出一名漢子，八柄尺長尖刀，在他嘻嘻笑聲中全插入雙腿上面，也是刀刀洞穿，最後在歸隊之後，掌聲之下，竟大步再次出隊，自己走向醫療地方，並且笑嘻嘻的告訴大夫用藥包紮。

他，程恒志的名字，在第二次為他傳出來的掌聲下，由洪軍記上了祖簿。

這算第一陣，當家師父宣佈說，插六把刀的不能算輸，扎八柄刀的也難以算贏，多兩把刀四個透明血窟窿是很平常的事，不過一人能支持到自己步向醫療地方，另一人業已昏迷要人攙扶，所以第一陣是米家人獲勝。

判的公證，誰也沒有話說。

車軒那張俊臉上，因為輸了關係軍心士氣的第一陣，已繃成馬臉樣子，雙目中射出陰狠的煞光，驀地轉向當家師父道：

「米三娘剛才利誘門衆，是否違規？」

當家師父還沒開口，執法洪軍已沉聲道：「車五向堂口上問話，別忘記規矩上的稱呼！」

當家師父這才冷冷地說道：「三娘是米家現在的當家人，她只要按月繳納上公益金額，我們就沒權利過問她如何處理米家的財物，你也一樣，也可以把運輸行的財物，平均分給門下。」

世上的人，除非天生的白痴，後天得了精神病，誰全不是傻子，但却偏偏有些自認為聰明的人，去作「畫蛇添足」「弄巧成拙」的事，車軒就是其中之一。

他剛才的一問，非祇沒有問倒堂口上，反而弄的使自己下不了台，當家師父最後說的那句「你也一樣……」的話，立刻生了使車軒衆叛親離的實效，事情相比，如今人家米氏家門弟兄拚命，等於是在保護自己的財產，車氏門下拚死，利益却只是屬於車軒本人，比較起來那位家主寬厚，已成不問自明的事實。

車軒當然更不傻，當然也可以馬上作個和米三娘同樣的聲明，但是偏偏他就不肯，其實他也不能。

說空話要看地方，關上門你坐首座當皇帝全沒人管。可是在堂口上說過的話，却必須克守實行，否則只要有人控告到堂口上，你就會吃不完兜着走，所以車軒儘管狠得牙根發癢，也不說同樣的話。

不過車軒已經知道士氣不穩，第二陣非有個妥善安排不可，於是換上笑臉對米三娘道：「各佔一先，如今該由三娘派人，請。」

沒等米三娘開口，米家隊中已走出一位身高七尺以上的大漢，當衆討得一支鑿山二尺長兩寸粗的鋼杵，像枚巨大洋釘，他左手握着鋼杵中間一段，右手握拳作錘，倉庫地面恰是水門汀的，厚有半尺，只見大漢右拳擂向杵頭，鋼杵頓即釘於地上，一連十擂，外面只剩下八寸一截，第十一次拳錘擂下，鋼杵平地，換來震耳欲聾的采聲。

車軒心裏迭聲叫苦，他作夢都想不到，米家會有這種外門功夫練到如此火候的門人，尤其是沒有想到，米三娘第二陣較搏，竟然安排了一次不流血的「各顯神通」，這要比他在第一陣上，就以自傷傷人的見紅互損分判勝負來的高明。

他自己徒衆，一頓能吃多少老米飯，他自是比別人肚子裏有數，動飛刀或是小巧之技，還能應付自如，想找出一個和人家同樣外門功夫練到家的弟子，真比登天還難，偏偏苦在不能認敗，更不能派不出人去，否則家門裏規矩的限制，在認敗而不能應戰下，今夜的挑戰就要宣佈結束，勝方自屬米家，這樣不僅前功盡棄，米老大雖死等於還活着，自己並且要捐出一萬龍洋，為雙方死難傷者家屬來分作醫療費用，尤其是他「轉輪」車五的字號，從此倒坍下去，在家門裏和整個北幾省江湖道上，再難抬頭，這種結局，他當然不肯，也當然不願，所以他在任何情形下，都得接下這第二陣來。

他萬般無奈下，只有指令徒衆中的高手應戰，他苦水倒流，因為這一戰在他沒派出人手前，已是注定必負！

果然，第二陣他派下場的人，鋼杵沒能釘入地下兩寸，那一隻拳頭却已鮮血崩流。

第三陣又輪到他了，他非勝這一陣不可，要不一張臉全沒有地方來放，他怒火冲頂，雙眉緊鎖，目光瞥見門中大弟子向自己示意，頓時得計。壓下激怒恨火，故作從容的說道：「真沒想到三姐手下有這多人才，好好好，這是我們家門裏的幸事，所以第三陣車五派出弟子，向三姐高手們領教一番飛刀手法！」

他手一揮，那一身勁裝腰插十二口飛刀的大弟子，旋身出場。

車軒又作交待道：「這是一陣接發飛刀的較搏，各以十二口飛刀，在一定的距離內互發互接，所以最後的勝負非常容易判斷。」

米三娘僅僅含笑點了點頭，沒有開口說過一個字。

不過米三娘那雙星眸可沒有閒着，從兩側家門裏觀戰的幾位當家大爺的神情中，她已經看出第三陣大家是看好車家。

米三娘也是個有心人，自從車軒利誘她交出碼頭權益失敗後，已經料到會有今天，所以對車家上下幾十口子有名氣的好手，全暗中留意探聽過，車軒這名大徒弟叫杜雲鵬，外號叫「十二神刀」，收發飛刀的功夫，好像在天津衞不能屬一也輪着數二，米三娘明白，米家門弟子裏面，找不出能敵對的人來。

米三娘有些為難了，她連勝兩場，並不在乎輸這一陣，不過這一陣是動飛刀，又明知道車軒心狠手辣已動了真火，只怕輸的人不止是要帶傷，極可能有性命危險，他們全有家小，不幸身死，再多的龍洋也換不回他們妻兒的夫父，這是米三娘作難的緣故。

車軒看在眼中，笑在心裏，道：「車五敬請三姐派人下場，也有請執法劃定發射飛刀的最近距離。」

米鴻葆驀地先於他三位師哥一步跨出，按家門規矩，米三娘已不能阻攔，只急的連連跺脚。

車軒本來要發話反對，因為米鴻葆身份屬於東主，他所派出的是門下，但是當他看到米大娘失色，二娘發呆，米三娘連連跺脚的時候，突然露齒一笑，把要說的話給強嚥下去。

當家師父雙眉挑飛，看着「懶虫」，「懶虫」笑了笑，神態從容，當家師父才放落懸心，淡淡地向車軒道：「車軒，米鴻葆身份是東主，由他出面應戰，你認為合不合適？」

車軒已從發生過的那些事情上，看出當家師父在規矩上是執法公平，心裏頭却偏向着米家，生怕一個「斬草除根」的天賜良機飛走，立刻躬身答道：「第三陣上車五我派下場的杜雲鵬，是我車家門的大弟子，我車五現在還沒有兒女，未來這一支也必然是由大弟子接續，所以論身份米家侄兒下場也說的過去，不過這一陣比的飛刀，只怕傷了米家侄兒我難以安心。」

米鴻葆向車軒恭敬的一揖，然後笑着說道：「侄兒十分感激車五叔的關懷，不過侄兒自己覺得還有幾分躲避的把握，車五叔您老萬安就是。」

話全交待清楚，洪軍宣佈最近距離是一丈八尺，真的用尺量過，還劃了粉綫，動手範圍是三丈六，也劃了綫，先受傷的當然輸，先被迫退三丈六綫外的也算輸，一脚踏過丈八最近距離綫的更輸定了，然後互呈飛刀由執法驗看。

飛刀滅血　紅箋落地

米鴻葆沒有飛刀，由堂口供應，領下十二柄尺二飛刀，雪亮的刀身和鋒刃，赤紅的五寸長纓，十分醒目。

杜雲鵬呈驗的飛刀，是一尺三寸半長，特製的，輕木柄四寸整，刀身九寸半，重量中心稍前，這種飛刀，只要出手，一定是刀鋒尖兒朝前飛，除非使刀的人是有人用刀柄不打算傷人，刀上沒有長纓，令人難以預防。

不過刀身上並沒有「血纓」，論說起來並不是十分歹毒的一種，自然嘍，比米鴻葆領自堂口上的刀要來的毒辣些。

當家師父寒着臉，「執法」洪軍正要開口，車軒精靈過人，已搶先一步道：「雲鵬，去找些紅綢子栓在刀柄上，你米家兄弟躲閃起來也較為方便，再就是能不傷了米家兄弟最好，萬不得已，也只能往肉厚的地方招呼，你聽明白了沒有？」

杜雲鵬恭應着，由洪軍手中領回飛刀，果然栓好醒目的紅綢子。

雙方互距三丈，各留三尺閃挪退避的

餘地，在一聲令下，開始游走。

米鴻葆看上去身子不够俐落，杜雲鵬却時東時西倏前倏後盤旋的十分輕巧快捷，心裏偏向些米家的門裏大爺們，不由全給米鴻葆提着心胆。

「打」！杜雲鵬先下了手，出手前招呼一聲。

「噹！叮噹啷！」米鴻葆也發出一刀，巧趕巧兩口刀在半途上碰在一處，全震落到地上。

「颼！颼！」杜雲鵬連發兩刀！

「噹！叮噹啷！」有兩柄刀又碰上了摔下來。

銀光倏閃，杜雲鵬巧臥東床，米鴻葆發的第三柄刀打空了。

杜雲鵬所發的第三柄刀，竟沒聽到聲響，於是衆目射到米鴻葆身上，但是米鴻葆好好的，毫髮未傷。

倏地銀光羣飛，杜雲鵬使出他在飛刀上下過的苦功夫，八口飛刀交織成網，疾如星丸向米鴻葆罩射下來。

米鴻葆也是八刀齊飛，這次不該說是巧趕巧，而是在功夫了，十六口刀碰上了八對正，一片暴響下，全洒落正中地上！

「颼！」杜雲鵬最後那柄飛刀出手了，正在一片暴響震耳，寒光亂飛的時候，這才是他的「殺手」一刀。名叫「今生不再見」，是百發百中從無失誤的一刀！

米鴻葆倏忽拔身電射而起，雙脚尖在半空中猛的一夾，杜雲鵬向不空發的這刀「今生不再見」，不只落了空，並且正夾在米鴻葆雙足正中。

爆雷般的喝采聲中，米鴻葆由空中一個雲翻落下，離地六尺時，仍是頭下脚朝上，猛地一聲斷喝「打」！誰都看得分明，這柄刀正是杜雲鵬那柄「今生不再見」，由雙脚尖登發出去，疾射杜雲鵬右肩。

杜雲鵬一心要找回失去的光采，一個鷹旋，探手抓住這口本來就是他的飛刀，同樣換得了喝采掌聲。

那知就在采掌聲乍停，杜雲鵬倏忽立穩的當空，他竟驀地跪倒地上，在大腿肉厚處，緊釘着一柄飛刀，入肉寸半，那是米鴻葆十二飛刀中最後一柄！

「執法」洪軍高呼道：「杜雲鵬首先見紅，輸了！」

車軒突然沉聲說道：「請執法認清，小徒掌中還有一刀，米鴻葆却飛刀全數發盡！」

洪軍沒能考慮到這個問題，被問的一楞。

米鴻葆笑嘻嘻的開口道：「車五叔記錯了，小侄手中也存有最後一口屬於自己的刀！」

他果然揚手現刀，誰說不是，他還有一柄！

車軒震聲道：「這不對，我記數的十分仔細，最早刀一換一刀，互碰墜落，接着兩刀換兩刀，一墜一空，他們各餘九刀，八刀齊飛，十六口刀碰落地上，米鴻葆雙足接去小徒一刀，用之射回未中，被小徒接住，而米鴻葆自存的最後一刀，又射出釘在小徒腿上，衆目所見，請問他又怎會還存有一口飛刀？」

話不錯，數目也對，衆目不由全盯在米鴻葆身上。

杜雲鵬這時已有發現，才待出聲，車軒却止住他道：「別動，也別開口！」

杜雲鵬急的頭上直冒汗，痛的全身抖，但爲家門法規所限，不敢再說什麼。

米鴻葆十分從容的開口道：「敬煩『執法』大爺的駕，去驗杜雲鵬腿上中的那口刀，自會明白。」

一句話提醒了大家夥，當然也包括了車軒在內，全看明白了，紅綫究竟和紅綢子不同，扎在杜雲鵬腿上的飛刀，是杜雲鵬自己的！

堂口上鎮木聲響，嗡嗡的原場，頓時無聲。

當家師父目射寒光，罩定車軒說道：「飛刀較技，在第三刀上，米鴻葆已接去杜雲鵬的那口刀，隱於袖中，最後故意雙足登刀使人目光移錯，借機打出接到的第三口刀，射中杜雲鵬，杜雲鵬先帶刀傷，輸了！」

這次沒有掌聲，因爲大家知道當家師父話沒說完。

果然不錯，當家師父在一聲怒哼下，沉聲道：「堂口上『武會』，是非自有本當家師父公斷，車軒，你份屬當事人，看事不清，在堂口上向『執法』呼叫，可知道是錯了？」

車軒是狠，不過現在却狠不起來，點首道：「車五知錯。」

「很好！」當家師父道：「知錯就好，但規法不容怠忽，着罰龍洋五百，交堂口作爲濟貧公益！」

車軒只能應是，心裏對當家師父的恨怨，已難平復。

他尤其心驚的是，只聽說米鴻葆在一所「洋學堂」上學，從沒聽到米鴻葆練武的消息，今夜飛刀較技，才看出米鴻葆一身武術竟還高過自己，這如何了得，又怎生能容忍得下！

他此時心思雜亂至極，但是「武會」仍在進行中，預謀眼看成空，弄巧變作奇拙，眞的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杜雲鵬這時才敢拔下腿上的飛刀，汪光俊早已看出車軒在連負三陣之下，方寸已亂，借故向前扶起杜雲鵬，以輕到如同耳語的聲音點醒車軒道：「破釜沉舟，擲出紅籤！」

有杜雲鵬身體遮掩着汪光俊，所以除了車軒，杜雲鵬外，竟然沒有人聽到這句話。

杜雲鵬進入家門有十二年了，當然熟知家門裏面各種規矩和一切禁忌，汪光俊的話聲入耳，杜雲鵬只急得滿臉通紅，才待提醒車軒絕對不能這樣作，汪光俊雙手陡地加上五成力氣，杜雲鵬忍不住痛哼出聲，別人全當他是刀傷難忍，忽略過去。

汪光俊一邊扶送杜雲鵬到那角落去醫治，一邊却在杜雲鵬耳際陰森的說道：「你給我放老實些，難道你看不出來，你師父除了走我提醒他的這條路外，已經無路可走，雲鵬，你師父事先不聽我叫他忍耐的勸告，又未能知己知彼，已是一敗塗地，『轉輪』車家，過了今夜已無明天，惟有擲出紅籤作生死存亡的一拚，你能聽話，二大爺我心裏有數，未來的歲月有我啦，如果你想和二大爺我唱反調，雲鵬，那就怪不得二大爺心狠手辣了。」

杜雲鵬不知道是傷處流血過多，抑或是聽了汪光俊的話心底生寒，一張臉煞白，全身顫抖不止。

汪光俊微一示意，他手下兩名徒弟悄悄來到，汪光俊低聲幾句後，若無其事的步回原先站的地方。

此時，車軒那張够俊的臉上，現露出猙獰的神色，大踏步走向當家師父案前，三撲九叩，在場的人業已個個變色。

車軒叩罷，驀地搶身而前，抓過堂口上敬供着的祖師紅籤，高捧頭上，接着他雙臂抖力，才待擲出……

「且慢！」當家師父沉聲喝止道：「車軒，家門同參，遇事相爭，解決的方法許許多多，這並非面對勢難兩立的血仇對頭，有什麼必要請下祖爺紅籤，作寧爲玉碎的生死相搏？」

「叭！」紅籤已經擲出，平落地上。

當家師父頹然歸座，他不必再勸再問什麼了，籤已落地，車軒等於已作回答，那回答是自今之後，車氏米家誓不共立！

車軒一動沒動，面對着三丈外地上的紅籤，雙目煞光緊罩在米三娘身上，嘴角掀起殘酷無倫的冷笑。

紅籤落地的刹那，米三娘的確是變了面色，她現在却已恢復了正常，一伸手拉住米鴻葆，拖近大娘和二娘身前道：「你們在家門的日子太淺，不明白這紅籤的厲害，現在時間緊迫，我無法詳細說明，總之一句話，從現在起，車家和我們米家，已勢難共存，接下去的較搏，必然是有死無生的家主之戰，大姐二姐，如果小妹要有萬一，千萬別放去『懶虫』祖爺，一切聽『懶虫』祖爺的話去行事，碼頭最好是獻給堂口上，拿一筆整數回來，安穩度日，米家就只有鴻葆這一條根……」

米大娘雖說入家門太晚，但她有個身在家門四十年之久的丈夫，見多久了也知廣，接口道：「三妹，咱們不拾那紅籤不行嗎？」

「行！」米三娘道：「只是這樣的話，明天就得把碼頭移交給車軒，並且收不到分文的利益，而我米家在家門中，也再難抬頭。」

「三娘。」米鴻葆低聲道：「咱們家又不是沒有飯吃，碼頭給他就給他，又有什麼關係，至於說家門裏的地位，更算不了什麼，如今軍閥橫行，租界林立，國家主權遭人蠶食，當前大任……」

「鴻葆！」米三娘嚴肅的看着米鴻葆道：「最嚴重的是，未來車軒必將暗中下手，除盡我米家人，他是料定了我米家孤兒寡婦不敢接下紅籤，家門裏有句話，寧棄命不汚名，他車軒打錯了算盤珠兒，只顧計算我們孤兒寡婦，可忘記他連兒女全沒有的事，鴻葆你聽着，我只有一句話囑咐你，萬一我若不幸，碼頭交給堂口上以後，你要暫時離家鄉，往南邊去，懂？」

米鴻葆點點頭，「懶虫」這時候突然低聲道：「車軒只是個抗刀的，『奸賭鬼慢郎中』才是主使人，三娘，時間上已不容妳再猶豫了，拾籤吧！」

「您老……」米三娘雙目已涵了瑩淚，懇求祈盼的看着「懶虫」。

「懶虫」神色肅穆的點了三次頭道：「一切有我！」

米三娘放下懸心，緩步踱到地下紅籤的前面，哈腰拾起籤來，雙手捧籤過頂，一步步穩沉的走到車軒面前。

車軒竟然不知覺的退了一步，他被米三娘神色間傳佈的浩然正氣所震，手足行動間，已然失措。

米三娘臉上絕對沒有半絲絲恨怨或嘲諷的樣子，反之是悲天憫人的神情，微吁一聲道：「車五弟你錯了，你一向精明幹練，怎會不加仔細考慮就聽信人言，妄動祖爺『十殺』紅籤？如今紅籤落地，已成車米兩家的家主之戰，車五弟，米家家主現在有四個人，五弟你却只有一身，五弟，你……你太傻了。」

車軒臉上現出死灰顏色，米三娘淚落襟前下，已將紅籤歸位。

場上這時竟連半點雜聲都聽不到，不過車軒粗重的喘息聲却聲聲入耳。

當家師父以關懷的神情低沉的問道：「三娘，按祖規，驚動紅籤之後，被挑戰的一方，有權除執法外，另請一位公正證人，你可以挑選了。」

「回當家師父。」米三娘一字字如敲金鐘般道：「米氏挑選『奸賭鬼』汪光俊爲公正證人！」

汪光俊的臉紅了，他當然明白米三娘的用心，苦在這件事不容他推辭不就。

無奈之下，他只好一步像拖着萬斤般重的走出行列。

車軒這個時候，已經徹底明白自己被汪光俊當成了刀，只是家門裏堂口上，不容說出沒有實證的話來，何況紅籤請下，也不容車軒改變心意，不過他現在已非剎那之前那樣糊塗和衝動，冷冷地，懷有無比恨怨的掃了汪光俊一眼道：「小徒杜雲鵬人呢？」

汪光俊心虛生鬼道：「他傷勢很重，我已代你請准堂口上，先一步送他……」

車軒突然轉對當家師父道：「請堂口上作主，即刻召喚杜雲鵬來此。」

當家師父有過人的智慧，更有無比的經驗，道：「車五，你可是要在堂口上，傳召杜雲鵬接掌你『轉輪』當家大爺的職份？」

「是的，車軒必須先無後顧之憂。」

「汪光俊！」當家師父寒着一張臉道：「杜雲鵬離開堂口，是你讓手下扶送出去的可對？」

「是，現在……」

當家師父一揮手道：「你給我聽明白，記住了，今夜事過，不管結局怎樣，明天正午你要親自陪着杜雲鵬到堂口上來，過了時辰不見人影，汪光俊，堂口上立即將你除名，後果你自己去揣摸！」

汪光俊雖恨在心頭，但不敢說個不字，恭敬應聲道：「光俊定不誤事誤時。」

車軒臉上神色一片怨毒，目光如電，盯着汪光俊道：「人算不如天算，我是倒定了，不過我會放開手作最後非生即死的掙扎，絕不丢我『轉輪』車五的臉，我不怪誰，這大的人了，也羞於說是自己耳根軟上了別人的當，但是汪二哥，今後你怕要遇上事自己抗了，有今夜這場事的前鑑，相信汪二哥再也找不到替你殺人的刀，所以談到前途……嘿嘿，你的前途不堪設想！」

這番話比正面的指罰還厲害千倍百倍，使汪光俊抬不起頭來，車軒神色陡然轉變，那種奸險毒辣的天性，完全現露出來，沉聲向他車家隊列中喝道：「生天火，抬油鍋！」

六個字鎮住了全塲的人，本就滿佈濃烟悶熱的空氣，像突然凝結成爲實質，壓得人都喘不出氣來。

「執法」洪軍雙眉緊皺一處道：「車五弟，請再加考慮……」

「我考慮過了！」車軒厲聲道：「今夜不是魚死，便是網破！」

「天火」被四名壯漢抬了進來，火苗子高冒三尺，捲着滾滾濃烟。

一口大鍋，有六尺直徑，深足四尺，厚過五分，也由四名壯漢分抬進來，置於天火爐上。

「倒油！」車軒聲調已近似瘋狂的厲吼。

一大甕噴香的「香油」，全都傾入巨鍋中，油多鍋大，火雖旺也不是十分八分鐘能燒熱的。

米大娘看不懂這究竟在幹什麼，悄問三娘道：「這是什麼意思？」

米三娘苦笑着說道：「這是家門裏面，最重大的……」

「三妹！」米大娘忍不住接話道：「我是問這口油鍋，要幹什麼用？」

米三娘看了看大娘，苦水淚水交併倒往肚子裏流，偏又不能不答，道：「這也是一種挑戰，車軒在油鍋裏怎樣作，我們就要有人跟着他作，直到我們作得勝過他去，或者他已經作不了啦爲止！」

「在滾熱的油鍋裏面？」米二娘原來也正在聽。

「是的，在滾沸着的油鍋內！」米三娘沉重的回答。

米大娘和米二娘沒有再開口，老姊妹誰也不傻，誰的心裏全有數。

米三娘似乎早就有了決定，目光終於注意着烈火上的大油鍋。

幾百個人的心神，全跟着大鍋裏的大半鍋油在翻動！

火極旺，所以鍋內靠近四邊的香油，已開始往上泛出小粒，細小的油泡，也帶起一時比一時濃重的香油烟氣。

米三娘沒能注意到米大娘和二娘，這因爲是大娘和二娘一向仁厚心慈，若不是爲了必要，米三娘說什麼全不希望兩位老姊姊來的。

汪光俊和「執法」洪軍，互立油鍋兩側三尺外，現在因爲鍋裏的香油，越來越熱，兩個人竟被逼的又後退出去兩尺。

油沸了！

整個倉庫全瀰漫着香油氣的氣息，也全被一陣陣的油烟所籠蓋住。

幾百隻眼睛，全盯在大油鍋上，一股子近乎窒息的緊張，揪捏住了每一個人的心。

「油已滾沸！」「執法」洪軍嗓音變低啞了許多，但是仍像一塊萬鈞鉛錘般，一字字擊到每個人的心弦上。

「取餅來！」車軒已脫掉長衫，並且挽起小褂的兩只雪白衣袖來。

餅取到，是兩張。

做餅師父的手藝，可叫一百一，兩張餅先放到了秤上，竟是誰也不多，誰也不少，一般沉重。

車軒由公正證人汪光俊手中，接過一張餅去，按規矩，這時候就算是有話要說，也是冲着米家人說才對，豈料他一聲苦笑向汪光俊道：「小弟是由衷的感激二哥，從頭成全我到尾！」

汪光俊在這麼熱的天，五尺外又烤着個大油鍋，腦門上竟然直冒冷汗。

大家全神盯注在大油鍋和雙方當事人身上，誰都沒有注意，堂口上的當家師父悄悄離了座，「懶虫」竟站到了當家師父的「龍頭座」前，當家師父一旁肅立着。

車軒話一說完，左手五指緊抓着那張餅，笑對米三娘道：「三姐，眞的是沒想到，沒想到會有現在，就算是我連累了三姐妳吧，還請三姐妳成全我車軒到底！」

話鋒一落，車軒一隻左手和那張餅，全伸進了大油鍋裏面，吱吱聲响，焦烟飛騰下，突地有人斷喝道：「洪軍扶住車軒，醬罈伺候！」

洪軍似是早得指示，一個旋身已抱住車軒，同時空着的左手，已把車軒伸向油鍋的左手提起。

「油行」秦琪秦老四，正好捧到斗大一罈上等甜醬，洪軍和秦琪同時動作，將車軒已被滾油炸的近乎枯黑的左手，齊肘按入罈中。

斷喝又起道：「將車軒抬到醫床上，床抬堂口！」

侍役家門徒衆手脚矯捷，很快的辦好了。

有不少人，包括「奸賭鬼」汪光俊在內，這時才回味過來，那斷喝聲不像是堂口上的當家師父，紛紛注目，誰說不是，當家師父在旁肅立，堂口上坐着的竟是那米家管家「懶虫」。

堂口長案上，那紅籤旁，多了塊立着的「枯竹牌」，朱紅字，有拳頭那麼大，字只有一個——龍！

當家師父這時揚聲道：「上坐着的，是咱們北五省總香堂口上，現掌『總司法』的二龍頭，堂號『積善』，爾等還不向前見過『孫二祖爺』！」

家門裏的禮數見過後，車軒恰好醒了過來。

二龍頭孫積善，緩緩的步下堂口，當家師父緊隨在後，到了車軒床前。

車軒左手仍然還在大醬罈裏，孫積善冷冷地對車軒道：「你可以放心，那條左手毀不了，但也不會再像從前那麼細皮嫩肉的好看了，車軒，是我停下紅籤死決來的，你大概心裏不服吧？」

「車五不敢，車五感激你老人家。」

「是肺腑由衷的話？」

「家門神靈共鑒！」

「那很好，不過我仍然要當衆還給你個公道，也要當衆嚴斥你的無知妄爲，你有多大氣候，竟敢請下祖爺師的紅籤？你和米家有什麼血仇，敢作死決？現在你給我老老實實聽着，聽着我還你個公道！」

車軒連聲全不敢吭，只有點頭。

孫積善緩緩又踱回堂口上坐下，揮手處，當家師也多了個座位。

孫積善目光如炬，掃過衆人後，十分沉痛的說道：「金剛橋碼頭，並停泊不了

幾艘洋船，河道漸漸旁移，未來巨輪和碼頭，非在塘沽不可，這一點，不幸慘死的米老大十分清楚，車軒也清楚，汪光俊尤其清楚！

「自從袁世凱暗謀帝業，承認了小日本那二十一條後，引起中國人的大團結，所以他終於去年被迫吞金而死，但是他所留下來的隱患，却越來越發嚴重。

「日本人，那羣所謂日本的少壯派軍人，那羣所謂『武士道』的軍閥，在他們本國，早已掌握了實力，並且也早就暗中陰謀展開了對我們中國的侵略，目下他們還不希望引出國際爭執，所以明處還沒有更進一步的行動。

「他們早就計劃好了，不是先侵佔我們華北，就是先强佔我們東北，在接近東北的華北地區，他們首先必須獲得『海權』，至少要能掌握住一兩家海港和碼頭，所以『膠洲灣』的青島，和天津衞的『金剛橋碼頭』，他們是勢在必得……」

「總司法，車五絕對……」車軒急的在中途接了話。

「住口！」孫積善叱道：「我叫你聽着，你就給我乖乖的聽着！」

車軒嘆了口氣，他索性閉上了眼睛。

「可是金剛橋碼頭，在法租界內，日本人想掌握在手中，不那麼容易，於是他們派人找上了米老大！」

米三娘忍不往道：「誰找死鬼的？」

「別急三娘，聽下去！」孫積善長眉挑動着說道：「他們要求米老大暗中帮助，每月奉送米老大龍洋五千，米老大是有心人，問過帮助的方法，都帮助些什麼事，去和米老大接頭的人，大既輕蔑了米老大，竟說了實話，在夜深人靜時，容許他們日本船上下貨，貨有兩種，一是毒品，一是槍械！」

「啊？」在塲的無不驚呼出聲。

「米老大虛與委蛇，並暗中和他認爲交情最好的一個家門裏的弟兄商量，悄悄派人暗偵虛實，有了證據以後，再稟陳堂口上公議對策……」孫積善神光奪人的雙眸中，落下淚來，並且長嘆出聲。

沒人敢問，也沒人敢接話，寂靜至極的等待着。

大油鍋的油烟，越冒越兇猛，整個倉庫熱得像要炸開，洪軍大着胆子向前，施過禮道：「洪軍向您老回話，請示這口油鍋現已無用，是否先抬出它去？」

孫積善冷冷地一搖頭道：「還有用，你退下去！」

一聲還有用，使人眞的像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了，不過二龍頭的話，沒人敢駁敢疑，只好忍受油薰火烤吧。

「可憐米老大沒有識人之明，他夢想不到，他認爲够義氣的家門好兄弟，正是日本鬼子早就買通的漢奸，於是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米老大送了性命！」

塲內的空氣，越加緊張了，因爲孫積善說的明白，米老大是找上一位同參兄弟商量，今夜，凡屬堂口上家門裏够資格是米老大同參的，一個沒少，全在，這也就是說，那出賣了米老大的漢奸，那參與殘殺同門的兇手，也在現塲！

由於這個原因，有人推斷出總司法說那大油鍋還要用的緣故來了，不禁越發互疑而緊張。

「說起來這件事要怪我……」孫積善微吁着道：「米老大並不知道我是誰，其實五年前，我就奉派到天津來了，我喜歡上米鴻葆的天賦，又正好要在暗中偵察列强的動靜，還想辦法結識了米老大，當了他家的管家，如果鴻葆或是三娘任何一個人，知道我的身份，米老大也不會死！」

「這怎麼能够怪您老人家呢，這……這是命。」米三娘說出安慰孫老的話來。

「三娘，米老大沒有白死，如果我早已現露出身份來，說不定連我一塊全遭了暗算，現在不然了，我不但已經在暗中找到了證據，使米大老不至於寃死九泉，也叫我們增加了對日本鬼子的警惕，並且我可保證，馬上就能給米老大報仇雪恨！」

米三娘和米鴻葆，驀地伏跪地上，磕頭不止。

「執法」洪軍扶他們娘兒倆個起來，孫老示意，洪軍走進車軒臥身的床前，孫老道：「洪軍，防着點，或許有人會暗算車老五。」

車軒聽得清楚，呼了一聲從床上爬起，洪軍雙手已拿住車軒的兩肩。

孫老笑問車軒道：「車五，我只問你一句話，是誰給你出主意，每日送三千龍洋，去換米家金剛橋碼頭的管理權的？」

車軒還沒答話，汪光俊一個箭步跳到大油鍋旁，若無其事的說道：「孫老不必問他了，出主意的是我汪光俊！」

家門裏的各掌權大爺，全動了，孫老沉聲道：「全退回原處，沒有我的話，誰也不准向前去動汪光俊！」

各掌權大爺聞諭而退，當家師父此時示意，有四位壯漢半護守半阻止的站到米家人前面。

孫老面對汪光俊道：「能承認出主意的是你，還算有份骨氣，我再問你，出賣米老大的人可也是你？」

「孫老！」汪光俊嘿嘿笑了，道：「這種事可不單是憑家門裏的身份，能硬栽贓的，孫老，這要證據！」

「對！這是要有證據才行！」孫老話聲一頓，拍掌五响，聲聲震耳。

倉庫的門，一開又闔，出現了六個人來！

一是杜雲鵬，腿已經包紮好，被一位二十四五歲的白淨小夥子扶着。

有兩名正是汪光俊的親信，暗中奉汪光俊命令架走杜雲鵬的，現在被另兩個矯健的小夥子制住押了進來。

杜雲鵬由「執法」洪軍的人，扶接過去，使他躺平休息，另外汪光俊的兩名徒弟，被押送堂口案前。

汪光俊一見兩個徒弟被人押回，就知道大勢已去，不過他陰險毒辣成性，暗中悄悄準備着，表面上竟能作出從容神色。

孫老像是早就有所準備了，立刻問道：「你們可是汪光俊的門徒，李大川和唐虎？」

唐虎和李大川想回頭找他們的大爺汪光俊，無奈頭頂上像是鎖着萬斤枷，動彈不能，只好答話應是。

「唐虎！」孫老道：「十六前，晚上十一點鐘，是你到『旭街』約晤的『清水三郎』？」

唐虎猶豫着，孫老沉聲道：「講，那夜向米大爺下手的『山村政』，已然被擒，招出是你，唐虎，你只是奉你們家主汪光俊的命令行事，堂口上祖規公正，不會禍罪到你的身上，但是你如果隱瞞實情，那可就誰也救不了你了！」

「稟當家師父。」唐虎連上坐的究竟是誰，全沒看清楚，就供道：「是有這回事。」

「好，你家主可曾動手？」

「家主首先動手，不過那也是日本人逼的。」

「這話可有說處？」

「有，家主的大少爺汪洽，是『清水三郎』的義子，大小姐又是『清水三郎』的相好……」

「够了！」汪光俊突然厲聲喝呼道：「不錯，事全是你家汪大爺幹的，你們又能怎麼樣？」

汪光俊嘿嘿陰笑着，他雙手各握着一支德國造的「盒子炮」（俗語頭號匣子槍，能連發二十一响，威力極大，如同輕機槍一般），一支遙指着孫老，另一支却是對着「執法」洪軍。

他笑聲轉爲猙獰，陰森可怖。

這一手，的確是震驚住了大家伙，其實如果論槍法的高明，衆人中至少有五個人比汪光俊高明的多，苦是苦在家門裏規矩上，規矩上明寫明列，堂口公議時候，任何人不能私帶武器，進入堂口時，必須繳呈，事後領回。

就是剛才動手比較飛刀，也是比時才領取回來的。

像現在除了汪光俊以外，誰身上全寸鐵沒有，在兩支匣槍當胸下，空自咆吼餘能奈何？

孫老十分沉着，冷冷的看着汪光俊道：「汪光俊，你私通東洋鬼子，暗殺同參兄弟，堂口上擅自藏着兇器，難道你就不怕家門裏的規法了嗎？」

「家門裏的規法？」汪光俊哈哈大笑道：「這是什麼時代了？誰不在講究兵力，權勢，家門是個什麼東西？餓了能吃，渴了能喝，還是冷了能够擋寒，呸！連個屁用全不管，如果家門裏有辦法，有咒唸，好好的中國地方，又怎麼立下的租界，租界裏無法無天，殺我們的中國人像輾死一隻臭虫一樣，也沒看到家門裏有人出頭，大前天法國地的那件姦殺案，有人證，有物證，事後又怎麼樣，人證說是沒有看清，物證更好，竟然丟掉了，汪大爺不像你們，看的遠知道的多，所以還沒有一脚登開這勞什子家門的緣故，是我目下還需要人手，現在拿着家門裏那兩套來唬我，門也沒有，誰不服氣就滾出來，看看家門那些臭規矩能治的了我，還是我手裏的盒子炮能治的了他！」

孫老沒理會他，對當家師父道：「敬堂，他這些話巳經足能當作口供了吧？」

石敬堂正是當家師父的名字，聞言恭敬的回答道：「很够了！」

「那就好，聶大聶二聽令！」孫老毫不在乎汪光俊手中的兩支盒子炮。

聶大聶二，正是押着唐虎和李大川的兩個人，他們身份平於天津當家的師父，是孫老的五名弟子裏面的兩個。

他倆是親兄弟，久侍孫老，對孫老一言一行都摸的準心意，聞令揚聲道：「弟子在！」

孫老的聲調更高，說道：「將叛徒擒下！」

汪光俊哈哈的大笑起來，雙槍乍揚，兩道寒光巳從另外兩個不同地方射到，正中汪光俊的雙手背上，那是兩柄飛刀！

噹啷啷雙匣槍落地，兩條人影一射而到，汪光俊忍痛前仆去拾匣槍，巳被兩隻雙皮樑薄底洒鞋緊緊踏住，汪光俊抬着頭，正是聶大和聶二。

衆人雖然全看到寒光飛射，竟沒能找出那發刀人來，龍頭總堂上下來的家門人，的確是身懷罕絕武術，使人由衷佩服。

聶大聶二脚尖輕勾，兩把匣子槍被挑向半空，各探左手，在空中抓住槍柄，只見他們單手扣住槍身，拇指挺彈，兩匣子彈如雨般脫退出槍膛，右手承接，握了滿把槍子兒！

接着藍采閃處，一對空槍巳插放腰間，同時哈腰探手，各擒汪光俊一條肩膀，輕輕一提，汪光俊被制服挺立不能挪動。

槍彈子兒放進了口袋，拔下射在汪光俊雙手背上的兩口飛刀，手腕猛揚，一奔倉庫門旁，一投米家隊中，飛刀回到發刀人手上，衆人這才看清，其一正是剛才扶着杜雲鵬的白淨小伙子，另一個人却出乎意料的是米鴻葆。

孫老的那張原本十分慈祥的臉，如今罩上寒霜，雙目中射出來的怒火，足能溶化掉汪光俊的皮骨魂魄，這種無上的威儀，鎭懾了全場，誰全明白狂風暴雨立刻壓到。

孫老突然自座上站起，聲調平靜的說道：「汪光俊，相信你自己巳經知道將要甚麼下場了，那是規法，家門裏的規法，你所輕蔑的一種正義的律條，由於你剛才說的那些謬論，我知道直到現在你還糊塗着，不錯，如今的時代，是在講究兵力，講究權勢，但那是指一個整體的國家而言，兵備力足，才能保衛自己的國土，權勢集中，才能推行政令，至少你該知道，兵備力足是須要成城的衆志，掌握權勢那須要衆人的支持，換一句話說，必須是得民心，那不是像現在洋人對我們的，更不是目下軍閥施於我們的，那是『畏民，敬民、愛民』所獲得的民心，是以德感人的民心！」

孫老激動起來，竟然老淚縱橫！

石敬堂以次，無不垂首自愧。

「家門裏的弟兄，千千萬萬，『清水三郎』爲甚麼偏偏看上你汪光俊，一句話，因爲你是個利慾薰心的道地小人，錢能打倒你，美麗的謊言能支使你，酒色財氣使你沉迷，忘記自己是個堂堂的中國人，忘記踏進家門裏的時候，向天地神鬼所發的誓言，出賣了自己的國家，帮助敵人殘殺自己的兄弟，不談你是怎樣面對家門裏的祖爺，我只問你，你如何能對得起九泉之下汪氏的列祖列宗？」

孫老沉痛的悲吁一聲，搖搖頭，接着又道：「你可知道，若是東洋船深夜運下千萬支洋槍，那是爲了要殺我們中國人準備的？到那一天，被殺的中國人裏面，或許有你的妻子兒女和親友，若是運下大量

鴉片，汪光俊，你總該記得『鴉片戰爭』的那回事，林公多少年前，就警告過我們子子孫孫，吸食彼物，只要十年，中國無可用之人，無可用之兵，莫非你沒身受到在租界裏的敎訓？亡國奴是甚麼滋味？如果說你巳經貧苦不堪，家門裏疏於濟助，爲保衣食，爲養子女，所謂『衣食足而後知榮辱』，還有情可原的地方，但是你掌握整個中國地的賭場，又在『小白樓』一帶設了新興的『吃角子老虎』，月入超過龍洋五千，汪光俊你自己說，隨便你找出那條家門裏的赦條來，只要勉強能說的過去，我以家門裏總司法的身份，就保你個平安無事。」

汪光俊沒開口，他不能開口，他着實的找不出任何一條能保他不死的家門赦條來！

孫老目光漸漸凝成一片寒冰，老調轉變作無比的威嚴道：「執法！加火。」

「天火爐」裏的木枝，的確全燒盡了，只剩赤紅的炭條，大油鍋也不再沸滾，但是如果放進甚麼東西下去，保管立刻化作枯焦一堆。

洪軍重在「天火爐」內加上臂粗木枝，刹那間，香油再沸，油烟冒起，舉凡在塲人的心，也都懸提起來。

汪光俊自然是罪大惡極，巳將近熄滅的「天火爐」，重加木枝，不能不使人聯想到些甚麼，何况總司法早有聲明，這油鍋還有用處。

孫老在油烟重又捲騰的時候，揚聲道：「元兇雖然是你汪光俊，但主謀却是『清水三郎』，此人我饒不過他。那夜刺殺米老大的，還有日本浪人『山村政』，我若不能當着你汪光俊的面前，先處置了這個日本鬼子，相信你也絕難心服，佟磊聽令！」

佟磊正是那個白淨面孔的英挺少年，大步而前躬身道：「請總司法示諭。」

「帶進『山村政』來。」

佟磊去來快極，巳和另一位精悍少年押着「山村政」進了倉庫。

山村政似乎是被拏住了某處關節穴道，兩條手臂垂蕩着用不得力。

他被推進倉庫，首先就看到了動不能動的汪光俊，接着目光掃過那口大油鍋後，猛地臉上散佈出畏懼至極的樣子。

孫老冷冷的笑着，緩步離開堂口步向山村政。

山村政的中國話够好，眼下肌肉顫抖着道：「這個是甚麼意思？」

他指的是油鍋，人往後退着。

佟磊倏地一掌拍在山村政肩上，不知道是痛疼抑或是他內心的畏懼，他竟然頹坐到地上！

佟磊微一用力，揪起他來，孫老巳經到了他面前，語調十分平靜的說道：「這是我們中國人家門裏面的香堂口，相等你們『寒月』或『柳宗』等流的道塲，你們日本的『忍術』堂議，尤其像我們現在一樣……」

「我是說的這個的甚麼意思的有？」山村政巳有些慌亂了，驚悚了。

「這只是平平常常的家門規法的一種。」孫老冷冷地說道：「山村政，米掌櫃是身中三十二刀畢命，現在知道第一刀是汪光俊下的手，你呢？你一共刺了多少刀呢？」

「這個的……你……你的管不到的，你……你的把我送……」

「山村政，我這大年紀，不與說謊騙人，這輩子你是再也回不了日本租界啦，更別說回你日本國去。」

「八個也撈！」山村政色厲內荏的罵出小日本國的國罵之一，接着道：「我的大日本帝國的皇民的有，你們的快快的放我大大好，不放的你們的要多多的統統的死的有。」

孫老聳肩笑了，道：「你大概忘記了，用電話約你出來的是『三口子』，你的愛人，所以你死了，誰也不會疑心到中國人身上，講，你刺了米掌櫃的幾刀？」

山村政洩了氣，道：「汪樣的我的統統有。」

米鴻葆才待撲上，米三娘一把硬拖回他來說道：「別胡鬧，堂口上有堂口上的規矩。」

孫老神色一正，一字字對山村政道：「你們日本軍閥的心很毒，你們的海軍很强，你們那二十一條很狠……」

他上步單手抓住山村政的中腰，若無其事的把山村政擧過頭頂，道：「可是我們中國人的血很熱，比這滿鍋的滾油還熱，熱到足能炸焦你們這些小日本鬼子。」

孫老一步就跨到大油鍋前，左手順揑着山村政的後頸，輕輕地但極莊嚴的把山村政抛到鍋中。

是聲裂人肝肺的慘吼，是陣奇臭的焦味，人人掩鼻不忍卒睹。

「執法洪軍！」孫老陡的一聲斷喝，喝斷人魂。

洪軍顫抖着應聲而前，兩條腿幾乎不聽使喚。

孫老手指汪光俊道：「汪光俊除名家門，立即收回他所掌事務，家屬不究，其家存財物不究，現在，給我烹！」

一聲比殺豬還寒人心胆的凄號傳出，汪光俊巳嚇死在當塲。

× × ×

汪家在那一向，「笑貧不笑娼」的家主婆，汪光俊的老騷婆娘主事下，正式的投靠到日本人的懷抱中。

清水三郎元配，留在日本，汪娟，汪光俊的大女兒，汪洽的大姐，從暗口向清水三郎投懷送抱，到現在是明目張胆的姘居着。

汪家全搬到日租界的旭街，汪洽和他小妹汪玲，沾了清水三郎的光，悄悄去了日本。

汪洽並且入了日本籍，改名叫「清水恩夫」，據清水三郎的解釋，是永遠不忘「清水」大恩的一個「匹夫」。

清水家和日本皇族的「近衞」家，是兒女親家，兔子跟着月亮走，汪洽這個沾上兔子光的小子，也有了好處，被保送進個「特殊」的地方，受着爲未來侵華作準一備的「特殊」訓練。

汪玲亦然，十七歲巳出落的美艷無比，尤其身受她老騷狐母親的家敎，看開了女人先天本能的妙用，反正只多甚麼又不會少了甚麼，所以在那羣掌握別人生死的日本大亨手下，很快的就成了紅人，她也

改了個日本名字，清水恩子，關於這一點，清水三郎沒作解釋，想來是她永遠感恩給她清水的人！

老騷狐人在旭街，也沒閒着，當年汪光俊手下的第二號當家的人物，如今日夜和當年的汪光俊一樣，受着老騷狐的「爽磨」。

是毒謀也是手段，旭街的後街尾，正傍靠着中國地的邊沿，清水三郎在那個地方，那個地區還屬於日租界，人却全是中國同胞出入的地方，開了家叫「桃太郎」的吃食店。

「桃太郎」據說是日本神話中的一個好人，一個英雄，但是現在這家「桃太郎」店，暗地裏賣的却是害盡世人喪盡天良的東西。

說明白點，是家掛着小吃店羊頭，幹着賭騙和吸食毒品的狗肉買賣。

地區既然在日租界內，其他租界就過問不着，中國地的「偵緝隊」，甚至「軍警聯合執法處」的那些披虎皮的軍閥渣子，也不敢過問，要說日本當局不知道這件事，那比「掩耳盜鈴」還使人可笑！

主持這家「桃太郎」的人，是老騷狐，跑前跑後忙裏忙外的人，叫陳重山，此人正是往昔家門裏面汪光俊的二號當家的，現在老騷狐的姘頭。

他和老騷狐早就有一手，只瞞着汪光俊和汪洽父子，六年前，孫老和龍頭上下來的「五虎將」，沒費甚麼事的就偵破了米老大被殺的內情，大油鍋乾炸了日本浪人兇手山村政，陳重山幾乎嚇出尿來。

他生怕和老騷狐的姦情外洩，弄不好也變成油炸人乾，心一橫，連夜趕到賭場，拐了兩萬塊龍洋，跑到老騷狐那裏，三不管把一切說出，嚇的老騷狐立刻來個「大搬運」，全家躲到日本租界內。

六年中，陳重山很自然的在中國地又扎下了根，這是另一部份人，絕然不同於家門裏的一種人，但是全屬於江湖人，腦子裏除了酒色財氣之外，不想其他那些江湖人。

他這個根扎的很深，紮的很固，也更隱秘，所以直到現在，家門裏面還沒能獲得絲毫消息。

他打聽的清楚，孫積善老爺子，四年前就走了，帶着手下的「五虎將」，據說是去了南邊，究竟往南目的地是那裏，他不知道，不過直到今天孫老和那五虎將還沒回天津，這是事實。

當日堂口上，當家的師父是石老師父，死了，死在兩年前的一次突發事故上，陳重山心裏有數，是清水三郎買的兇手，四名兇手是清一色久在日租界混的韓國浪人！

韓國亡於日本手中巳久，被壓制也很久，他國裏的有志之士，過半逃亡在中國的江南或內陸，就因為亡國太久了，年輕一代才較為容易被日本人收買，何況他們被迫接受的是奴化教育，幾乎鮮見他們本國的正確建國的歷史，生活又苦，日本人更早有陰謀，悄悄移送近十萬孤兒遠離他們的祖國，去日本接受某種訓練，代替日本人販毒，只是其中之一（筆者幼時在青島，曾結交韓國朋友不少，此等事情，為其透露），作暗殺的工作也是其中之一。

誰也想不到，車軒如今成了堂口上的「執法」，更出奇的是，「油行」秦四爺，作了當家師父，米三娘重組家門裏的年輕人，不但在作為上比從前明朗，膽識上也巳使奸小不敢蠢動。

所以有多少次，老騷狐搧動女兒汪娟，請清水三郎作主，派人向車軒，米三娘和秦四爺暗下毒手，全被清水三郎否決掉，並且嚴諭老騷狐，說時際沒到以前，如果大膽實行，後果自己負責。

陳重山也勸告老騷狐再忍些時候，他消息快，稍稍推斷說，中日的交惡，巳日甚一日，不久就會有天大的變化，那時候整個天津或許全在清水三郎的掌握中，還怕報不了當年的仇？

「桃太郎」的業務鼎盛，老騷狐的聲威權勢也越大，這些暫時使她忘懷了報仇的事。

日本人在中國，從幾十百年前，就沒花過錢買地或是蓋房子，所以日租界的房屋，還是咱們中國同胞的血汗。

現在，多年的一「租」成為永久之「界」後，日租界有部份地方是眞的花了錢，蓋了不少房屋。

日本式的房屋，近乎千篇一律，只有大小之分，豪華和簡單之別，「桃太郎」店，就是座道道地地的日本房子，全是用上等木料加紙加釘子造成的。

很大，這本是清水三郎準備留給自己女婿來住的，所以不僅是大，並且十分豪華。

「桃太郎」店門口，二十四小時站着輪班的四名大漢，全是日本打扮，額頭上包着塊「桃太郎」標誌的布巾，上半身穿着帶有「桃太郎」標誌的號衣，屁股後面腰帶上，掖着塊春夏秋冬一樣的汗巾，客人經過，滿口是「倒糟倒糟一拉殺伊伊媽死」，還打躬外帶直點頭，客氣的邪性。

眞要是日本客人，他們往進門後的左樓上讓，那兒只賣紅豆湯，紅豆栗子，各種日本點心，飯食和生魚片。

是中國人，讓到後進，先是有兩個如假包換說日本話的中國少女，慇懃的招待你，三不管你是吃甚麼喝甚麼，就摟住腰送你上了日式的矮榻，全是「他她密」，然後再扶你躺下，她決不走，靠着你半躺着，那管你願不願意，就來上頓「五花拳」，她們說這是道地的日式按摩，試問美色當前，香拳輕揮，能有幾個「柳下惠」，焉有不渾淘淘糊塗的忘記祖宗姓氏。

這時候，大烟盤子端上來了，本就好的，看見這玩意兒敢說老婆在旁邊和大男人吊膀子，他全不顧，有甚麼話吸三筒再談，美女有千句話等着你，說甚麼有益身心啦，消除你的疲勞啦，最叫你聽得進去的是兩句話，其一是這玩意要對男女間事能管大用，其二是你不吸白不吸，這是奉敬貴客的，像倒茶送洋烟捲兒一樣，不收你分文。

貪小便宜遇大害，不能不說那些在「桃太郎」的姑娘們厲害，只要你一登門，你來過一共幾回，吸過了幾次不收錢的大烟，全記的淸淸楚楚，頭三趟，放心，絕對分文不收，到了第四次，頭一筒你吸下去以後，第二筒就斬斷了，你癮正濃，當然問，姑娘們說的好，爺您來過三回了，

我們的規矩，敬客正好三次，今天是第四次，來一筒還是我大着胆子偸給你的，再想吸呀……那可要花錢買啦，買！買！買！於是這個人的一生，包括他父母妻兒的一生，全斷送在小日本鬼子的手中。

×　×　×

「我不讚成這個辦法。」

這是一間倉庫，倉庫隔間的辦公室，三丈四方，佈置很簡單，但是電話却有四具。

是半夜，辦公室只開着左角落上的一盞垂着罩子的燈，所以仍然有些黑暗。

另一角，黑暗的那一角，一隻大沙發和兩隻小沙發上，全坐着人，小沙發正好高靠背對着外面，所以坐着甚麼人都看不見。

大沙發上其實不該說坐，是半躺着一個人，熟人。「轉輪」車軒。

剛才說話的人，是坐在左面小沙發上，另外還有一躺二站三個人。

躺着的是躺到地上，一動不動。

站着的兩個人，全赤紅着眼睛，頻頻擦淚。

他們也是熟人，一個正是車軒的大弟子杜雲鵬，另一個當年「油炸」山村政時也在場，當年「執法」洪軍的門下，人稱「不要命」魏春田。

車軒那隻油炸過的左手，早好了，如今是左腿有了毛病，毛病出在兩年前石敬堂被兇殺的晚上，他和石敬堂剛分手不久，聽到石敬堂的慘號，恰好杜雲鵬和他一路，拚命往回趕，晚了，石敬堂巳中了八槍，車軒和杜雲鵬狂追不捨，杜雲鵬發刀，射中一名兇手的後背，另兩名兇手架着傷者逃跑，其餘一人一槍擊中了車軒膝頭，於是他成了個跛子。

今夜恰逢上陰雨天，車軒那條壞腿，像天然的「氣象台」，酸痛起來，才被迫半躺靠着大沙發。

「三姐，那妳說甚麼辦法好？」車軒發問。

三姐，一定是米三娘，果然。

米三娘正坐在左邊小沙發上道：「五哥，在兩交界埋伏下人，阻止他們穿越過去到旭街的『桃太郎』，不但無效，並且會打草驚蛇。」

右面小沙發上，坐的正是現在堂口上當家師父秦四爺，秦四爺點頭道：「不錯，進入日本地的路太多了，攔不住的。」

「三姐。」車軒道：「妳還有其他的好辦法嗎？」

「有。」米三娘毅然道：「我們用治頭虱的辦法。」

「治頭虱的辦法？」車軒聽不懂了，「治頭虱用甚麼辦法？」

「毛之不存，虱將焉附？」米三娘來了句文話。

「對！」秦四爺拍手道：「好辦法，從根本上治。」

車軒也笑了，三個人湊的更近，合計了很久。

最後有了決策，魏春田才大着胆子流着淚道：「車大爺，我兄弟他……」

米三娘輕拍着魏春田的肩頭道：「別着急，你兄弟巳經抽那個玩意兒有了癮，沒得抽就會逼的發瘋，我不得不一掌砍昏他，現在叫雲鵬帮忙，先送到你『于大爺』的醫院去，要錢到我那兒拿，去吧。」

魏春田牙一咬搖頭道：「就全麻煩杜二哥吧，我要參加明天晚上的行動，給我兄弟報仇。」

車軒一瞪眼道：「胡鬧，不准，你仔細聽着，和雲鵬送你兄弟走，你一直就留在醫院裏，如果不聽話，我可拿家門規法治你。」

杜雲鵬也在旁勸說，總算使小伙子壓下了胸口的怒氣，送他兄弟進了醫院。

×　×　×

人不多，一共才十二位，但却人人一身頂尖的武術。

米三娘化粧成日本貴婦，由杜雲鵬保駕。

四名久經家門裏訓練挑選出來的硬漢子，全暗帶上六口飛刀，包括杜雲鵬在內，飛刀都是一大早在日本地買的日式「腕刀」。

另外六名，身上全用日製冬用的橡皮大暖手水袋，裝滿了汽油，每人一張兩岔彈弓，十粒內藏黑火藥露出三寸到五寸不一的引火信彈，從不同地方，踱進旭街。

他們胆量不小，檢人正多的時候動手，晚上八點正。

米三娘在「桃太郎」門前十丈，就和其他奉令動手的人打了照面，頭一點，開始行事。

米三娘在杜雲鵬扶侍下，向「桃太郎」店中走去，門口的四名大漢，兩個哈腰兩個鞠躬，同聲的：「恐棒哇，倒糟一拉殺伊……」

適時，四名身穿和服的青年，一閃而到，只見輕輕抬腿，四名浪人就全梧着「命根子」弓下身去，接着四掌齊斷，四名浪人完結了兩對。

四位和服青年，並不走，兩名把四個浪人拖了進去，兩名守在門口。

米三娘到了前左樓，杜雲鵬去了「鴉片間」。

米三娘只是買了盒日本點心，就若無其事的走出「桃太郎」，她出來，另六名和服青年進去，登上前左樓，聲明去洗手間，巳紛紛上了房。

杜雲鵬也出來了，向守門的兩名青年擠擠眼。

另兩名青年也出來了，向守門的笑一笑。

守門的這時候才大步奔進「桃太郎」，不問青紅的大叫大喊着「失火了！失火了！」一直喊到後面又喊着跑了出來。

「桃太郎」裏面，早巳亂成一片，鷄飛狗跳人奔人叫，是火，一點不錯，「鴉片間」在莫名其妙下，地火突發，一發一片，汽油味道直衝鼻子，接着前左樓上亦然，眞的有火，誰不爭先逃命，呼救聲暴喊聲亂到不可收拾。

壞了！整個「桃太郎」的房頂上，全着了火。

火太邪道，火綫像水珠似的竟從房上往屋子裏灌，不僅火綫，還有火蛇從四面八方往「桃太郎」這個地方飛，一溜溜火蛇，來是無踪去却有影，全照顧了佔地約計十幾萬呎的「桃太郎」。

這把火，是天津市有史以來三次大火

的第一次。

這把火沒有救，木頭房子澆汽油，外帶裏外一齊燒，再加上數以千斤的鴉片，就算雷公開恩，龍王佈雨，那也非等燒光了救不滅。

這是一把大快人心的火，這把火燒出日本租界販毒的事實，燒驚了日本軍閥的狗胆。

不過這把火在第二天的報紙上，却是輕描淡寫，說是「廚房烹物不愼走火」。

× × ×

沒有不透風的牆，風是從魏春田言語不愼引起來的。

魏春生死了，他是魏春田的親兄弟，他受不了戒絕毒癮的痛苦，從醫院跳樓而死的。

魏春田在撫屍痛哭時，說出叫他兄弟心安，「桃太郎」已遭了天火，大仇已報的話來。

當夜，天津市軍警執法處藍處長，執法隊蕭隊長，在受不了日本領事的壓力，和所提供的證人指證下，逮捕了魏春田！

車軒當然出了面，因爲魏春田是他「執法」的弟子，於是車軒也跌了進去。

家門裏自然也有家門裏的手段和辦法，十天之後，車軒是出來了，人却已去死不遠，據車軒在養傷時說，別指望見魏春田了，魏春田已被執法處送進日租界。

果然，從此再沒聽到有關魏春田的消息。

爲保平安，秦四爺強逼着米家和車家的人，遷到他的住家，那是英國租界的「海大道」。

又被秦四爺料到了，米家祖宅和車家的貨運行，一夜之間被燒了個乾淨，總算秦四爺走了先棋，保得個人命無傷。

米三娘女中丈夫，在三天之內，提出所有的現金，商同秦四爺，把大娘、二娘和車家的人，悄悄送到京中，免去了後顧之憂。

米鴻葆早就不在天津了，他本就是孫老五虎將中的那隻小老虎，多年前就跟着孫老去了南方。

沒了後顧之憂的米三娘，突然在年青一代的家門裏面，挑選出一隊自願行險履難的敢死志士，杜雲鵬也在其中，一共二十五個人，米三娘當然在內！

米三娘出高價，慢慢地，絕不打草驚蛇的，收購了二十五把「快慢機」（即盒子炮），和四千發子彈，憑心說，能買到這麼多上好的槍，着實叫秦四爺和車軒佩服。

敢死隊每人一把快慢機，十二口飛刀，一根外表橡膠裏面是銅絲的尺八短棒，別小瞧這支短棒，有時候它還比快慢機管用。

米三娘說的好，她說自從當年「西太后」那個一無是處的惡婆娘，發了「瘟瘋」，相信黑火藥銅壳兒嵌着鉛彈頭兒，只須二拇手指頭一扣就砰砰响的「洋槍」，硬是打不進「義合團」的肉胸膊以後，咱們中國人就倒定了「洋媚」。

洋！雖然是分東洋和西洋，但「洋媚」却不論東西是同樣的霸道。

咱們中國，外侮從「鴉片戰爭」開始，「西太后」繼之，袁世凱承認日本的二十一條爲止，在計數不清的千百「洋媚」當中，「租界」是被中國人最先接納。

自從咱們中國人抱着莫名其妙甚麼叫「租界」，而接納下這個名詞和實質以後，到漸漸理會了，「租界」究竟是怎麼回事，最後終於嚐到「租界」的特殊滋味。

這時候才恍然大悟，「租界」原來就等於是在自己和老婆的睡床上，硬割讓出一塊地方來，給你根本上十八輩子全不會成爲朋友的「洋野男人」去睡。

可惜明白的稍嫌晚了一些，既無力「亡羊補牢」，求其次，就只有日夜提心吊胆的睜大眼睛，防備着明知遲早準會發生的事情——不是洋野男人佔了你的老婆，就是一脚踢你和你老婆滾到床下去。

結果是出乎我們中國人的意外，洋人們的手法，高明到使咱們只能「望洋興嘆」，尤其東洋日本人的手法，逼的咱們只有「逆來順受」自悲命苦。

因爲那已經割讓出來的「牙床」一角，主權已不再屬你，於是不管東洋人抑或西洋人，不管他們是男人抑或女人，就有隨時隨地隨他們高興和自由的，脫他們自己的褲子。

在這種奧妙至極的自由下，你就只有帶着老婆領着孩子走儘快躲開這一條路，雖然那張床的確是你祖傳數代的東西，它絕絕對對是屬於你的東西，你也只有拋棄它這一個辦法，至於你被迫拋棄那張床後，和老婆孩子睡在甚麼地方，十分遺憾，那就變成是你自己該去傷腦筋的事情了。

因爲人家洋人們並沒有趕你走，也沒有橫不講理的一脚踢你下床去，更是口口聲聲一再表明這張床的一大半主權，還是屬於你的，他們只不過是「租」了一「界」之地，脫下他們有自由脫的褲子罷了。

現在更好了，魏春田咬牙拋棄了他的床，他的家，爲了不能叫妻子兒女眼睜睜看着洋人在自己家裏脫褲子，可是我們那些只顧要錢不管民命的軍閥，却捕送他回去非看不可，我們忍到了無可再忍的地步了，再要是忍下去，已不是忍耐而是懦弱了，我們挨够了打，該反抗了，我們已經再無生路，該在死中求活了，我們已抱定與敵偕死的心志，從現在起，我們要殺！殺！殺！

× × ×

三個月雲淡風清的日子過去了，是秋天，愁煞人的秋風秋雨天！

日租界在暗中嚴加戒備的憲兵巡警，因爲始終平靜無事，漸漸鬆懈了警戒，對進入租界人的盤查，也不像三個月前那麼嚴緊了。

又是個淒淒秋雨夜，二十五個金剛煞星，悄悄掩進了日租界，人不知鬼不覺。

他們外面全罩上一身和服，他們談話全用費時三月臨時抱佛脚惡補而得的日本話，還眞像，反正「瞧哇天氣哇如一奶」，和「憔哇天氣哇入伊乃」不差甚麼，又有誰會留心注意。

這是有計劃的一次奇襲，他們分作兩隊，各有目的的雙管齊下。

杜雲鵬帶着十名弟兄，今夜準備血洗老騷狐和陳重山的老巢，他們情報十分正確，老騷狐那座地下室裏，少說還存有上千斤的鴉片，和每公克裝成一小袋的「嗎

啡」千袋以上，米三娘曾嚴諭過杜雲鵬，老騷狐和陳重山，萬不能留，毒品必須全部焚毀，其他帮兇，能放過去就放過他們，幼弱絕不許殺傷。

米三娘親率十二名弟兄，攻襲清水三郎住所，她在動身的時候，就彼此對過手錶，正十二點動手，以半個小時爲限，先割斷電話綫路，再控制了電燈總開關，撤退時間一到，電燈總關立刻破壞，全面向日、法租界交通處撤，車軒已讓昔日弟兄，停留着三輛大客車，兩輛分乘撤退的弟兄，一衝法租界，一繞環河直往英租界撤退，但是眞正的目的地，却是「金剛橋碼頭」停泊着的一艘小火輪，登輪發車，往塘沽退，安排的可說是妥善無比。

另一輛大汽車上，是車軒手下的敢死隊，包括司機是五個人，車上架着用千兩黃金買自軍閥手中的兩挺機槍，二十五個土造手榴彈，二十枚德造手榴彈，五十個滿裝着汽油的空酒瓶，軟木塞上全挖好小洞，以棉花當作火信，這輛車是「疑兵」，準備誘走大部份追擊的日本憲兵和巡警，他們奉令在絕對難以脫身下，先毀機槍，然後放火焚車，繞到河橋，除司機外，餘皆跳入河中，然後着了火的汽車，快速回頭，再衝進旭街，直衝入日本領使館，不惜玉石俱碎。

事先，米三娘和秦四爺曾反對車軒這個安排，原因是日本民族天生來的心窄胸狹，從日俄大戰之後，更養成了目無餘子夜郎自大的優越感，如果今夜丟醜到無法掩飾的地步，必然會像條瘋狗一樣狂吠亂咬，受害的仍然是我們中國人。

車軒說的好，他說當前的北方，軍閥割據，數數看，從張鬍子，馮玉祥開始數，有一個算一個，那一個是以救國救民爲出發點的，那一個不是任憑洋人欺侮自己的同胞，只有個吳子玉，不借外貸，不聽洋諭，但對同胞的生命財產也無力保障，尤其是日本鬼子，那一天不在無事生非橫找藉口，反正北五省同胞的生死，非等全國統一之後不能保全，反正遲早日本鬼子要撕破那張假臉，晚到不如早來，當眞北五省的同胞，人人能像我們，個個拚得頭顱，別說是小小的日本鬼子，一切「洋媚」早全來個一掃而光了，所以你們不用攔我，我是下定了決心！

米三娘沒甚麼話好再勸說，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

今天出動的三十個人，包括實際行動的二十五位，保護行動弟兄撤退的五位，全是在家門裏多年的兄弟，他們從沒看到家門裏對外行動有像今夜這樣計劃週詳過，所以無不熱血沸騰，士氣鼎盛。

十一點三十分，杜雲鵬一隊業已完成最後一次「敵域巡監」工作，並且已各按佈好的路綫埋伏定當，只等再過三十分鐘，就立即行動！

米三娘這一隊十三個人，却遇上了困難。

他們是化整爲零由四面向旭街的「十番地」，（即十號）包圍，那裏正是清水三郎的廣大別墅。

彭忠和顧順首先到達十號的後巷，剛一露頭，就慌不迭的縮了回去，兩名憲兵，一東一西交义往來巡邏不懈，决對沒有辦法掩到十號的後門。

米三娘和辛富安，辛富財兄弟，直撲十號正門，也碰上巡邏不懈的憲兵，人數比後面還多了兩個，如果包括肅立像標兵似的那兩個守大門的憲兵，前面是六個倭賊爪牙。

劉金城和于宏聲走左側，同樣有兩名日本憲兵巡守，不用問，右側的王鐵遠和宋大海一樣碰上難關。

他們無奈之下，重又按米三娘預計有變時集合的地方齊集，十三個人一時都苦無三全的辦法可想。

于宏聲說，幾名守夜的小鬼子，本來很容易打發，只用飛刀就足能辦妥，討厭的是四牆上那四盞定地不滅的「探照燈」，太亮了，人在數丈外就看到，非想辦法先弄滅那些燈不行。

辛富安皺着眉頭說，清水三郎那四牆上的「電網」才眞的討厭，他和胞弟富財，正是法租界電力公司的電工，認爲不能解決「電網」的問題，其他的就根本談不到。

米三娘這時似乎有了決定，看看手錶，十一點十五分稍多一些，於是立刻向辛富安問道：「有什麼辦法對付那四牆的電網？」

辛富安道：「要有工具，我已看清電路，只要有合適的工具，很容易把外綫剪斷，這樣不只『電網』問題解決了，『探照燈』的問題也迎刃而解了。」

米三娘又沉思了刹那，把辛富安弟兄和劉金城于宏聲召近，悄悄的吩咐着，並且在地上畫着，辛富安首先歡然道：「好主意，就這樣辦。」

於是他們兄弟和劉、于兩位，很快的離開他往。

一分鐘一分鐘的過去，米三娘神色已現露出焦急，頻頻看自己的手錶。

十二點欠八分了，劉金城一個喘息着閃躲着回來，向米三娘笑着點頭！

米三娘大喜，一指手錶道：「你快點回去接他們，記住，正十二點剪斷外綫，和電話綫路，現在……十二點還差六分十秒。」

劉金城看看錶，轉身輕快的隱於黑影中。

× × ×

十二點欠一分的時間到了，後門，清水三郎的後門巷頭，傳來木屐的奔跑聲，喘息聲。

聲音驚動了那兩名守夜巡察的憲兵，燈影中，已出現了位奔逃倉惶的日本貴婦人，身後追着兩名浪人打扮的漢子。

驀地，貴婦人摔倒地上，向憲兵招手急急以日語呼救，兩名憲兵同時奔向前去接應，兩個浪人見勢不好，轉身就跑，「哭啦，嫣歹……」日本憲兵斷喝着，並且舉起槍來，另一名憲兵，扶起貴婦人。

浪人穿的是和服，木屐，這使那名憲兵沒有立刻開槍，只是厲喝着——拷伊，歹歹拷伊，哈呀哭哈呀哭！

兩名浪人聞聲早已高舉四手，現在正慢慢的轉身過來，適時，「探照燈」突然滅了，兩道烏閃劃過暗空，那名憲兵悄沒聲响的倒在地上。

另一名更死的早，貴婦人一柄七首，

斬斷了他的喉管。

更快，在暗影中，兩名浪人已換上了兩個憲兵的衣服，最討厭是那鞋底滿是釘子的皮靴，一脫一穿足足用了三分鐘。

就這個當空，除了清水三郎前門守衞和巡崗的六名憲兵外，其他三面的六名憲兵，全被解決。

辛富安兄弟和劉、于四位，先掀近了前門。

清水三郎在中國多年，不只老奸巨滑並且多疑成性，電燈一滅，他本來是睡在臥房床上的，竟然不問是不是有了變故抑或是電路發生問題，立刻悄悄起身，摸着手槍，悄悄下樓去打電話。

電話不通，這個老狐狸實有過人的險詐，竟然毫不猶豫奔到院中，放出豢養的兩條狠狗。

他更絕，狗窩着實够高够大，他又實在又矮又小，一頭鑽進狗窩，再不出聲。

「咕隆」，一聲巨震，來自東側半里路上，接着火光冲天，槍聲頻頻，米三娘等人知道，杜雲鵬一行已經得手了，大概用手榴彈和汽油，燒毀老騷狐地下室的毒品。

槍聲當然可能是還有頑敵相抗，不過大局說來一定是成功的多。

槍聲一響，當然要引動日警和日軍，辛富安不再猶豫，和同行四人槍刀齊發，手榴彈繼之，生生擊斃了守門的六名爪牙，攻殺進了清水三郎家。

米三娘等人也進去了，清水三郎家爪牙多過十數人，一是米三娘等人攻敵不防，再者論身手那羣爪牙也相差太多，很快的把爪牙們消滅掉，對婦孺絕沒傷害，因此穿着一身和服臉嚇的成了白紙的汪娟，也倖逃死刦。

但是沒能搜到清水三郎，而大羣日軍以機車，汽車救應前來，彭忠被狠狗嚙傷，幸虧顧順兩槍把兩條狠狗擊斃院中，東面大火已映紅了半塊天，米三娘含恨下令撤退，辛富安臨行放了把火。

他們撤出院子，旋身圍牆時，遠處日敵車燈已直射過來，颷颷的重機槍子彈在頭頂上橫飛，米三娘這才看到院中一角那大而堅固美麗的狗屋，銀牙一咬，兩枚手榴彈飛射擲出，她正好看到一顆落地前爆炸，炸飛了狗屋，現出清水三郎像狗一樣爬伏地上的身形，另一枚手榴彈，可能出了問題，竟然沒炸，清水三郎正邊滾邊逃還一邊向米三娘放槍。

米三娘匣槍瞄準了清水三郎，潑火如雨叭叭連聲，清水三郎慘號着滾在暗影中，是中了槍，不過米三娘心裏有數，這老兒並不會死。

辛富安等人，都已跳下圍牆，米三娘是最後一個，她剛剛下跳，遠處一聲劃空槍響，米三娘仆於路上，于宏聲和辛富財飛步而前，架起米三娘疾撤而去。

他們不再躱避兩旁竄上出現的人，如飛般奔向目的地方，那裏不但有三輛同式同色的大汽車，並且杜雲鵬等十一個人，全平安撤到，也是剛來。

杜雲鵬扶三娘坐到司機位旁，他側坐着照料，兩部車如騰雲般疾射飛駛不停。

另一部車，却調轉頭，反向出事地方駛去。

電燈已修好了，街上滿是日軍日警，這輛車絕似一條猛龍，恰像吃人市虎，車頂上機槍串響，遇之則死，刹那已衝過三個街口。

五輛跨斗摩托，和三輛大軍車，開始追擊這輛負有疑軍重責的汽車。

這輛汽車上的司機，是土生土長開了三十年車的朋友，毫不慌張，邊開車邊對同車弟兄道：「小日本鬼子又毒又辣，你愛信不信，在前面路口他們一定分開來兜截我們，準備好汽油彈，我要回頭啦。」

他疾駛的街道，正是，「旭街」，最寬的一段路，再一直走，就進了中國地，他突然一個緊急刹車，大車發出凜人的怪聲倏忽打個旋轉，不但使兩輛摩托爲躱撞車而碰到牆上，並且正好來了個天然大轉頭，再一踩油門，重向來時路上回駛。

這一着太出敵人意外，再加上車中神槍手，五輛跨斗摩托盡毀，一輛軍車中了汽油外加一枚手榴彈，只剩兩輛日軍軍車調頭重追，但前後已相隔半里多路。

另兩輛車，全平安的撤出了，在棄車登輪時，米三娘堅決不走，車軒親自勸說無效，米三娘悄悄給車軒看過傷處，她中傷在肺部，再加上一路無法止血，是絕對活不久了。

她義責車軒，索要滿桶汽油，親自看着無不痛哭失聲的同參和晚輩們上了船，身旁只有車軒和杜雲鵬時，才笑問杜雲鵬今夜行動如何，杜雲鵬給了她十分滿意的答覆，說保證這個天底下，再不會見到老騷狐和陳重山，杜雲鵬又說，陳重山就是按家門規矩，斬四肢火刑死的！

大事竟功，米三娘笑了，突然推開車軒，杜雲鵬只顧去扶腿脚不靈的車軒，米三娘已猛踩油門發動車輛飛駛而去。

她等着，等着另外那輛車到？

到了，一閃就飛了過去，後面兩輛日本軍車窮追不捨也到了，詎料米三娘一車橫出，緊踩煞車以待，於是三輛車互撞一處，接着連聲驚天動地的炸响傳於四方，濃烟大火飛捲入半空。

乘船正向塘沽進發的人，也連聲炸响，如萬把鋼刀直扎入他們的心肺，無不忍耐不住痛哭失聲，祇有車軒目注漫天烟火，喃喃說道：「大難方興，三姐，保祐我們，保祐我們！」

× × ×

上天薄待我中華民族，也是我如同一盤散沙的中國人，得到了應得的敎訓。

翻開中外歷史，古今不分中外，代代的沒落，必要橫生些國賊妖孽，代代的勃興，也必然倍出良將良相，但却着實少見像中國軍閥割據時期的笑話，他們竟然可以今朝才認祖宗，明天就挖祖墳，眞的像有錢就賣的娼妓，凡是有奶的全叫娘。

他們在莊嚴的廟堂上，鬧盡了生且淨末丑的笑話，他們把一已的享受，建築在數億百姓的國恥上，前清的「西太后」，固然毫無一德可言，固然她幼稚的可笑，但她信任了「義合團」，作史無前例的「滅洋扶清」，總還是眞的消受不下，「洋媚」和「洋罪」，總還是爲她那「愛新覺羅氏」的天下打算，可是軍閥們呢，也能媚「洋」而獲「洋援」，竟成一已勢力爲大願了，什麼國家，民族、百姓，統統的

去他娘，說起來他們只怕連喝「西太后」那婆娘洗脚水的資格全沒有。

北五省的百姓何辜，竟生存在蛇鼠一窩東洋倭賊西洋黃髮兒的刀尖槍彈下，天若有心天必哭，年年暴風雨！

天津市日租界的清水三郎倒了，倒在他自己的娘家人的脚底下。

日本少壯軍人的勢焰，幾乎能溶毀那一個被目爲神聖不可侵犯的「天皇」，於是軍政的大權，全掌握在少壯派軍人的手上。

日本派駐天津的領事，換了，並且十分嚴格規定的劃分開日租界管理權和領事權。

管理整個日租界的人，是新出道的人物，叫「山田勇」，已經接事三個月了，奇特的是竟然沒有外人見過他。

他對外，全由一位秘書出面，名叫「池田上男」，五十多歲，性情很好，幾乎從來說話沒有大聲過。

按說，一個租界的管理官，絕對高不過他們的領事，妙在這位「山田勇」却從沒去過使館，而領使大人却每週至少兩三次來拜會「山田勇」！

山田勇住的地方，正是昔日清水三郎的住所，不同的是，已不見明顯的門崗和防守，據外界紛紛傳言，說這位山田勇是個中國通，年輕有爲，是屬於同情中國，不贊成侵華的人物。

傳言儘管如此，中國人多了吃洋虧，上足了洋當，已經學會了眼見是實，傳言不聽的信條。

事實不久告訴了所有的人，包括各租界的管理官，在一次租界集會時，池田上男代表山田勇發表言論，說「租界」並不眞的是租界國的國土，還是中華民國的版圖，所以沒有道理，限制中國人進入和對中國同胞盤查，池田上男又說，山田勇不管其他租界的作法，他已決定在今天集會後，立刻宣佈日本租界即日廢止限制和盤查中國人出進。

果然，旭街上立下許多佈告牌，佈告這件事情，唯一的限制，是午夜零時起至拂曉五時間，暫不開放。

山田勇的睿智決定，僅僅三個月下來，就獲得了使人嘆服的讚美和利益，日租界的百貨及食品等物，因爲全部免稅，又能不付軍閥的軍警執法處所屬機關的需索，比中國地便宜了兩成，說良心話，也堅固美觀的多，限制取消後，中國買主大量擁進，有的日本商人，並且和中國買主間建立了從來沒有過的友誼。

各國租界至此一律看的眼紅，遂相率開放，法國一向自誇在衣物享用上，是世界最美，更別開生面籌建一座包羅萬有活像上海「大世界」的商場，於是「勸業場」終於磊落登台。

這一年，可以說是天津市最和平的一年，也是百業最繁榮的一年，也是本來名不見經傳的山田勇，一舉成名的一年。

但是山田勇這個人，却依然無人識得，別說中國人了，就是他們旭街的日本人，使館裏的工作人員，也沒有幾個人識得他廬山眞面目的！

不過這一年，對中國人來說，也是極爲不幸的一年，戰禍仍頻，而國之聖哲，民族救星，更不幸病逝北平。

也許正因爲這位創建中華民國的偉人之死，激勵起億萬國人急謀全國統一的心志，在北五省正流傳着一個消息，說南方的中國正規軍，包括還在軍校的學生，正由另一位繼起的偉人，加强團結，準備誓師北伐，完成中華民國的眞正統一。

天津家門裏的人，獲得這個消息，是從杜雲鵬口中傳說出來的。

家門裏自從當年米三娘壯烈成仁，停止活動了很久，因爲日本人壓力太大，頻追兇手，尤其是恰被米三娘一槍擊中脊椎骨，重傷殘廢的清水三郎，用盡手段威逼軍警執法處，開列出名單索要人犯。

秦四爺的油行雖然還照舊開着，却不敢離開租界一步，執法處無權越界捕人，秦四爺平日交往又寬，英國人咬定牙說秦四爺是安份商人，清水三郎也無可奈何。

家門裏重又展開活動，也不過年半，是清水三郎在娘家的支柱倒塌，他也聯帶失勢後。

秦四爺仍是堂口上的當家師父，車軒退休了，杜雲鵬升作「執法」，人是越法老練能幹了。

家門裏現在差不多全走上正當商人的這條路，不過舉凡賭台，跑馬等偏門財路上，硬底子大半還是家門裏的人，第一是求生活不易，第二是這種地方消息最快也最可靠。

車軒曾經問過杜雲鵬消息來源，杜雲鵬說是法租界的法國飯店，英租界的惠中飯店都如此傳說。

法國飯店是最早把法式「春情」，介紹到天津的，這個飯店除了一樓是商業中心，二樓賣法式大菜外，二樓以上，房間百數，但却並不外租，不過識途的明白行情的，可儘管大胆放心的去，愛住那間有那間，只是住不了空房，變不成主人，因爲房中都早有一位嬌滴滴的美俏娘，她們才是眞正的主人，你們不過是今夜看中了房主人，暫時留住一夜或幾夜的「流水客」而已。

惠中飯店建成了，自然不甘後於法國飯店，於是變成清一色的「房間女郎」大飯店，這就是歐風東漸，下繼「鴉片」之後輸入的第二「洋害」。

南瑞，一個雖然普通但不俗氣的中國名字，當然也是個中國人，不過這個中國人，在最近一年來，却成了英、法、日、租界和中國地的名人。

這個人看上去才三十出頭，臉色黑裏透紅，身量比常人稍高，留着「大學生」式的中分長髮，不擦任何頭油，一身長衫質料十分高貴，有時一天會換好幾個顏色，但大半是素色織有暗花的一種，身體看上去十個矮健，矮健到有些强悍，不過他說話和行事甚至走路，全是文靜靜的慢吞吞的，十足書生氣，雖然他雙眉稍過濃重了些，雙目也稍嫌冷酷得幾乎殘暴了些，但是他那始終含笑的臉，使人疑慮盡消，不再去想及別的地方。

他的口音帶些東北腔調，所以不必他提自己的來處，別人也會淸楚他來自白山黑水，並且由談吐和待人接物方面，看出他受過極爲嚴格而良好的家敎，當然讀的書也不會少。

南瑞所以成爲名人，是因爲生着一副愛管不平的天性和胆識，他行事的原則是，有理走遍天下，所以在根本沒理可講的各租界裏，他爲了伸手來管不平，處處碰壁，有時一天會出進各租界巡警閣子好多次，他向不屈服，一個理字打到底，非求出是非來不可。

按說他非吃大虧不可，一是他本身有錢，太有錢了，據說是東北某一大礦的少主人，再就是朝裏有人，那是他的那些父摯友好，所以總能在去財不傷人的情形下，平安無事。

他既然脾性如此，久而久之，各租界全因爲他鬧的事管的事太多而認識了他，何況也眞得了他不少好處，於是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南（難）纏」，僅僅一年，各租界的守軍巡車甚至住戶，幾乎知道有這個人，相見含笑，點頭招呼，再遇上事，就善勸或索性裝沒看見，如此一來，在租界中得他相應的同胞可多了，他朋友也多了，更包括從前曾和他纏不清的洋人在內，俗話說見面三分情，他成了人見人識人見都打招呼的名人。

杜雲鵬，也是南名人南瑞的朋友，並且可算是好朋友，尤其是最近三個月，幾乎是焦孟不離。

南名人現在的確巳經不必再用他的本名了，洋人們見到了全用中國話叫他「名人」。

南名人最近在「地道外」的沈莊子，買了一座大房子，杜雲鵬曾經問他，爲什麼不在租界住，住到半算鄉區中國地上。

他笑着說，活不住租界，死不埋租界了，因爲他是道地的中國人。

經過半年時間的觀察，杜雲鵬決心要引進南名人到家門裏來，在幾乎說破了，杜雲鵬的嘴皮子，並且承諾下家門裏將來一定會有作爲，南名人才勉强的點了頭。

杜雲鵬請車軒作南名人的引進師，拜在秦四爺名下，和杜雲鵬成了同參兄弟，由此可見杜雲鵬對南名人的重視。

當然杜雲鵬沒有想到，家門裏從這個時候起，就步步陷於危急，最後竟淪落於大敵手中。

× × ×

「地道外」是個十分奇特的地方。

「地道外」當然是中國地方，是被列强分割後剩留給中國的所謂「中國地」！

「地道外」相等於「北京」的「前門外」，尤其像「天橋」地帶，只是「天橋」地帶要比「天津」的「地道外」熱鬧得多。

至於說到龍蛇混雜的情形，只怕「地道外」還比「天橋」的形勢複雜。

南名人在「地道外」沈莊子建屋以後，可以說門前車水馬龍從無冷落，他爲人四海，有求必應，僅僅三個月，成了「地道外」舉足輕重的人物。

進入家門裏，更沾了光，識與不識的全跟着喊他「南爺」，南爺也打破了家門裏的慣例，入門未及半年，就巳經正式開香堂收徒弟，並且出人意外的一日之內，有百八十人入門。

俗話有「錢是英雄胆」一句，南爺有錢，如今更有了人，「地道外」的新舊勢力，巳全掌握在他的手中。

南名人在作某件不是絕對的私事以前，總先向杜雲鵬商量或仔細的解釋，再由杜雲鵬轉向車軒甚至堂口上報備所以南名人在沈莊子收徒，又在法、英、日三租界裏置屋，等於說是全經過堂口上的默許。

年月變了，一天比一天變的厲害，漫天飛散着謠言，說南邊的革命軍，巳經有了行動，又有的在暗中傳詢着問，聽說革命軍巳經渡江北進，分作好幾路……

從軍警執法處的偵緝隊，最近越法橫暴和急索財物這一方面來看，謠言可能是實，這批牛鬼蛇神似乎知道末日巳臨，才大肆收斂財貨。

南名人如今越加神秘，經常三五天看不到他的影子，他把在中國地上的事務，交給大徒弟袁七去主理，不過他亦每天總在一定的時間，用電話和杜雲鵬聯絡，這也是堂口上知道的事。

天津是個水陸碼頭，是北方的「上海」，所以南名人開設了一家名叫「南北」的海運公司。

車軒臨老，收了這麼個人前人後皆誇第一的關山門的徒弟，着實掩飾不住內心的欣慰，把手上的百把輛老爺貨車，也交給了南名人，南名人沒叫車軒失望，在極短的時間內，湊足了大客貨車兩百輛，全換成日本有名的「五十菱」牌，南北海運公司改作，「南北陸海空運公司」，他向車軒解說，未來貨運，空航必不可缺，所以加了個「空」字，車軒是笑的合不攏嘴，迭聲說是有見地，看事遠，前途不可限量。

車軒自從成了殘廢，很少外出，只是每天清早到公園裏散散步，因爲秦四爺也會來，老弟兄順便聊聊家常，自然也有些家門裏的事情商量。

這天一清早，老兄弟俩個又坐在公園內坐慣了的老地方，車軒就把南名人年輕有爲等事，像讚美似的說出，秦四爺當然點頭，不過最後秦四爺却告訴車軒說，南名人那個大徒弟袁七，不是什麼好貨，在「慶雲後」（書寓、妓院區）開了一家包括酒色財氣俱全的大賭場，據說還有日本鬼子給他撐腰，我正在搜察證據。

車軒無法相信，秦四爺又告訴他說，袁七是塘沽人，在日本船上幹過多年事，聽說他父親還是當年清水三郞的親信，就死在三娘在世時那次午夜突襲上。

提到了米三娘，車軒表示他十分掛記着米鴻葆，那是米家僅有的根芽，巳經不少年了，下落不知，連三娘不幸的消息全無法送達，想起來就慚愧不安。

秦四爺似乎想說什麼，但終於沒說出口，車軒又問及米大娘和二娘安好，說過一兩天一定親自去問候。

米大娘和二娘，始終住在秦四爺家中，不過最近三天，換搬了地方，車軒還不知道，秦四爺剛才要說而沒說的話，也包括這件事。

老弟兄分了手，車軒竟然沒有回家，去找杜雲鵬，杜雲鵬大感意外，接進車軒就叩問指示，車軒只說有要緊事找南名人，叫杜雲鵬通知南名人，傍晚時去車家一趟，杜雲鵬自是恭應着。

傍晚，小白樓側的車家，門口停放着一輛華貴的小轎車，南名人來了。

爺兒倆個促膝相談，車軒問及袁七的出身。

南名人神色不變，十分恭順的說道：「袁七出身不好，是個『混混』，作過日本輪船上的水手，也開過賭場。」

「像這樣的一個人，南瑞，你怎麼會收到家門裏面來的？」

「回您老的話，他父親曾是清水三郞的親信，清水家雖然垮了，但是我接到消息，如今管理日本租界的山田勇，和清水家的關係極深，似有代替清水三郞復仇的打算，也就是說，將對我家門裏的人不利，所以我們用袁七，去打聽山田勇這個人的眞像。」

車軒這才恍悟的放懷道：「原來如此，不過南瑞，你可知道袁七在『慶雲後』幹了些什麼？」

「知道，他開了家大賭場！」

「南瑞！」車軒不悅的道：「你既然知道，怎會任由他胡鬧的？」

「你老消息眞靈，是那位前輩向你老說起這件事的？」

「當家師父，你是知道的南瑞，我和當家師父無異親兄弟，當家師父的指罸雖然只是點到爲止，但我明白，袁七的賭場中，絕對不祇是酒色財氣，你聽清楚，如果還暗設烟館，叫人抽那絕八代的玩意兒的話，我可要用家門裏的規法辦他！」

「回您老的話，袁七開那家賭場，我知道巳經有十多天了，沒有向杜雲鵬大哥和您老報備的原因，是正在暗暗打聽內情，據說他背後有日本人撐腰，領的也是日本人的東，我疑心那個隱在幕後的日本人，就是始終少有人見到的山田勇，如果是他……」南瑞緊鎖眉頭，沒用再說下去。

「南瑞。」車軒自然的追問下去：「如果是山田勇的話，又怎麼樣？」

「只怕就是一種十分歹毒的陰謀！」

車軒是久經大敵的家門中人，更是個闖越過三山五岳的江湖好漢，如今修養到家，任何喜怒巳能不現形色，所以南瑞的話儘管很够驚人心魄，車軒仍然是沉着冷靜。

南瑞很久沒聽到車軒接話，遂又說道：「有個很難證實的消息，說山田勇和咱們家門裏，有深仇血恨！」

車軒笑了，道：「無稽的很，對日本人來說，只能講咱們中國人和他們可能有深仇血恨，別忘記，他們是蠻橫陰毒欺人的一方。」

「是是，」南瑞猶豫着說道：「不過這消息的來源，却十分可靠。」

「南瑞，這件事不值得多費心，因爲形勢上凡是有些見識的人，全該看得出來，遲遲早早有那麼一天，咱們和日本成爲敵仇寃家，現在該先辦袁七的事，我不能等當家師父第二次開口！」

南瑞沉思着，半晌後才說道：「事非眼見難求眞，您老看這樣好不好，知會杜大哥一聲，明天晚上九點正，咱們突然去那賭場，如果袁七眞的販毒外帶暗設烟榻，就索性當時做了他一正家規。」

「你說到我心眼裏了，只有一點不對，我不想明天去，咱們現在就走！」

「現在？」南瑞愕然反問。

「就是現在，免得夜長夢多！」車軒說得斬釘截鐵！

「回您老，該不該先知會杜大哥一聲呢？」

「沒這個必要！」

「您老請聽我一句話，杜大哥曾經跟我提起過一段舊案，說您老着實不便單獨離開英租界去中國地，那裏傍隣旭街日本地，如果萬一……」

「南瑞，」車軒打斷了南瑞的話鋒道：「別把你這個師父眞當作殘廢人看，何況今夜的行動，是我們臨時決定的，別人絕對不會知道，咱們走。」

南瑞沒話好說，只有跟在車軒那一步一顚的身後往外走。

出了大門，南瑞悄聲道：「您老坐那輛車！」

車軒巳經看到門口停放的華貴轎車，道：「你的？」

「是的，這是爲……」

車軒一擺手，止住南瑞接說下去，顚跛着走近華貴轎車，哈着腰隔窗仔細看看車裏面。

只是那麼的一眼，車軒巳經全看了個清楚，讚嘆的說道：「好車，這個不便宜吧？」

「回您老的話，只有百十兩金子的價錢！」

「英國名牌車嘛，不算貴。」話鋒一變道：「只是太過招搖了些。」

南瑞一面孔尷尬，無法答話。

「就坐你的車吧，對我這條跛腿來說，好過些。」

「是。」南瑞打開車門。

就在車軒弓身要上車的剎那，突然記起什麼事來，笑着一搖頭道：「人老了是不中用了，連那非用不可的枴杖也全忘記拿。」

「我給您老去拿去。」南瑞說着就往屋裏走。

「你找不到，我來吧。」車軒又一步一跛的走回去，南瑞這次沒有跟進去。

車軒踏進平日他靜坐看書的書房，杜雲鵬赫然在座，車軒把門一關道：「你立刻行動！」

說着，車軒在衣架上取下四支手杖中的一支，那是支象牙杖頭雕刻着一個佛像的軟手杖。

粗有鴿蛋一般，外面包着一層朱紅的橡皮，銀杖底，十分名貴。

杜雲鵬一見車軒取用這支手杖，竟然變了臉色，道：「師父，難道會有什麼變故發生？」

車軒冷冷地掃了杜雲鵬一眼道：「你立刻行動，就去，走後門。」

話聲一停，車軒馬上開門而出。

利那後，在前門口傳來轎車發動聲時，杜雲鵬正好悄悄步出車宅後門，回身鎖好門戶。

他才待轉身，脖子巳壓着一支槍管，接着一聲，冷哼，有人開了口，道：「相好的，今天出門口不太吉祥，所以奉勸你再把門開開，回去！」

杜雲鵬要回頭，頸上槍管一緊，那人又道：「識相些，別橫屍在巷子裏！」

「朋友！」杜雲鵬壓制着衝動道：「大丈夫磊落光明，這算是什麼？」

「少來這一套姓杜的，爺兒們是小人，所以說你認爲這算什麼，那就是什麼，」話聲一頓，轉爲威嚴：「開門！」

杜雲鵬再試作一次探道：「我要是不呢？」

一柄薄刄鋒利無比的刀子，已貼在杜雲鵬喉管上，是另外一個人，道：「那簡單，看到過宰雞沒有，只要重重的那麼一抹，你是叫不出喊不出，只剩躺到地下登腿瞪眼的份，不過這也只是一刹那，你小子就永遠離開這個世界了！」

那條手臂，結實而直挺，那捏着利刄的五指，連半絲絲顫動都沒有，杜雲鵬是個刀客，是個刀客中的前輩，是刀客前輩中的高手，一眼就已經看出這條揑着利刄的手臂和五指，是長在一個冷靜並且殘酷的刀客身上。

他對自己的命運，在這刹那間已看到了底，不過他並不氣餒，也沒有畏懼，使他氣餒而畏懼的，是已經乘車直赴中國地賭館的車軒的命運。

刀槍齊現　寃家火併

想到車軒的危險，杜雲鵬內心的憤怒到了頂點，一聲冷哼道：「既然這麼說，就動手吧，杜某死在那裏全是一樣！」

「姓杜的，你不想知道這件事情的內情嗎？」

「哼，杜雲鵬憤恨自己瞎了眼，引鬼上門，杜某死不足惜，可憐的是我車師父，他老人家……」

「他媽的，別貓哭耗子假慈悲了，姑南的和你擺好的調虎離山計，你……」

「閉嘴！」杜雲鵬竟不顧利刃刎頸之危，和槍管壓制之險，猛地雙足合力一登，雙肘外撞，撞開了挾制他的兩個人，霍地轉過身來。

他轉身後本待拚死，但目光掃處，剛才挾制自己的兩個人，却面含微笑的站在七尺以外，那槍，那刀更早已收了起來。

這意外叫他吃驚，更吃驚的是那名刀客已緩步向前，親切並帶有些歉意的說道：「杜大哥多躭待，是我，米鴻葆！」

沒錯，米鴻葆的模樣沒變，只是人又高了半頭，也結實多了，當年一張小白臉，如今依舊英俊，但黑了不少。

這時另外一個人也步前笑道：「杜大哥，還有小弟佟磊！」

杜雲鵬幾乎疑心是在夢中，楞了，眞的楞的像個傻子。

當他雙手分握在佟磊和米鴻葆掌中時，他激動的流下淚來，是無比歡欣而流落的眼淚，六手相合，俱皆無言。

驀地，杜雲鵬驚呼道：「糟了，只怕誤了事……」

米鴻葆笑着接口道：「放心杜大哥，誤不了，辛家兄弟，彭忠和顧順還有于宏聲，帶着四十位好兄弟早就把賭塲暗暗包圍了，我聶大哥聶二哥更早就混進賭塲裏面，如果車叔去根汗毛，杜大哥，我賠條大腿！」

一聽說連聶家哥兒倆全到了，喜的杜雲鵬合不攏嘴巴道：「這麼說，孫老大駕也……」

他沒再說下去，因爲他已經從佟磊和米鴻葆的悲愴神色上，意會出了什麼。

果然，佟磊沉痛的說道：「他老人家去年故世了。」

杜雲鵬垂下頭來，那一幕往昔堂口上，孫老揭穿汪光俊陰謀，油烹山村政的事蹟，是杜雲鵬永生不會忘記的。

米鴻葆收住悲痛道：「杜大哥，我們也該去了，有話路上談吧。」

杜雲鵬點着頭，他要說的話太多了，要問的事也不少，他想告訴米鴻葆，三娘捨身成仁的壯烈，他想問，米鴻葆是什麼時候回的家鄉，他……

他全忍下去了，反正人已經見着了，今夜事情辦好，有的是時間談話。

×　×　×

車快的像雲空過渡的流星，車上的兩個人，全沉默着沒有開口。

這是條直路，時間又是正當熱鬧的夜晚八時，坐在後座上的車軒，慢吞吞地說道：「別開的太快。」

南瑞駕車，雖然沒有應聲，不過車行是慢了下來。

就要到日本地方，南瑞試探着問道：「如果發現了袁七的確罪大惡極，您老可能把他交給我發落？」

「當然是要你親自發落，他是你的門生。」

「我眞希望能搜出他通敵證據來。」

「錯了南瑞，中日兩國，目下並不是已經在打仗，只是情況不太樂觀而已，既然不是敵對的戰鬥國，還不能說和日本人來往就叫通敵。」

「我是指他資本來源，和私設烟榻來說的。」

「這要看你了，還是那句話，他是你的門生。」

南瑞再作試探道：「您老看，當眞不必通知杜大哥？」

「怎麼，是不是你對處治自己門生，沒有把握？」

「這個你老放心，袁七固然是够兇悍，對我諒他還不敢反抗！」

車軒沒再接話，點上一支香烟，南瑞從車內面望鏡上，發現車軒十分從容安詳，沒有半點疑慮，不由暗暗冷笑。

突然，車軒似乎自語般說道：「對山田勇這個人，是該想辦法接近接近。」

南瑞一楞，神色稍有不安的說道：「您老的意思是要我……」

「你有人緣，路熟，身份也合適。」

「是，等袁七的事弄好，我就去想辦法。」

「嗯，對了，你平日出進各租界，可全認識他們的管理官員？」

「認識，您老有事？」

「沒事，我只是奇怪，山田勇你也該見過才對，怎麼會……」

「是這樣的，這個人很特別，向不見客，更不參加任何交際活動，所以……」

「的確是一個怪特別的人，也十分神秘。」

南瑞又一次的不知道該怎麼樣接話才好。

突然，車軒眞的有無限感慨的長嘆一聲，右手指着側向那巍然的金剛橋邊道：「先在那個清靜地方停會兒，有些話我要

對你說。」

南瑞心頭猛地一凜，自然的有些猶豫起來。

「別發呆，快一點，那都是些很要緊的話。」

「車開的再慢一點吧，邊走邊說不好嗎？」

「再慢也會到的，到了地頭，已經再沒有時間和機會說了，聽我吩咐是不會錯的！」

南瑞沉思刹那，方向盤右旋，終於把車子停在橋旁的暗影中。

在熄火以前，他已經悄悄的在襪筒旁摸了一把，那是他一身三槍藏的最秘密的一把三號左輪，現在已到了手中。

他側轉着身子，左手搭在車座上，右手緊握着槍道：「您老吩咐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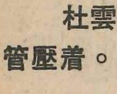
車軒連動全沒動，他殘傷的左腿，蹺放在車座上，人就成了半靠坐倚在另一端，手杖正横在腰間，又嘆了口重重的氣。

「您老像是心事重重，能說？」

「就要說了，不過也許是白說，好在我早就有了決定，任何後果都不計，也要說個清楚明白。」

「您老說的這話裏面有話，似乎指着我……」

「就是要對你說的，南瑞，你已經入了家門，當然也就全清楚咱們家門的來源，它本是來自江湖，創立家門的人，却又是出身奇特，在當時是爲種佈播散下復國的種子，但事後百發俱空之下，才決心退隱不再過問官家政事，更久，演變成一個純淨江湖上的帮口，非但不涉時政，並且也不結交任何官家……」

杜雲鵬一轉身，脖子上已被一支槍管壓着。

「您老是怎麼啦，這些弟子早就知道了，您又……」

「聽下去，不幸的是，前清末葉，太不像話，外侮頻頻，不但國家已臨危亡，民族也到了生死關頭，終於引發革命，推倒滿清，而我青，紅（洪）兩帮，家門弟兄，參與革命大業的不計其數，破壞了不問時政的規律……」

「民族生死，國家危亡，古人說匹夫有責，家門裏那條不得過問參與時政的規律，是應該廢除才對。」

「也許你說的有理，好在這也是過去的事了，不過參與革命大業的後果，却是叫一般年輕的家門弟子，全認淸了世界列强對我中國的野心，同仇敵愾下，他們對出賣中國的中國人，生出必殺不赦的恨怒，在怒恨之下，難免方法上手段上殘酷無情。」

南瑞低下了頭，不知道想些什麼。

「南瑞，你的學識，深過現在家門裏的任何一個同參弟兄，你的財力，當然更不必說，你的智慧，幹才，在在現露出不是池中之物了，你如果從軍，一定是位名將，從政，是柱石中心，可是你却甘願歸入家門裏面，南瑞，這究竟是爲什麼？」

南瑞早就有了概念，接話道：「這大概是您老停車的最大原因吧？」

「你先回答我的話。」

「官塲多詐，您老看看北洋這批東西，這也就是我甘願進入家門的原因。」

「不是，你聽着，我剛才就聲明過，我不再顧忌利和害，也不管你最後是什麼態度，決心把話說清楚，但是我要你答應我，一定要聽我說完！」

「我當然聽您老說完的。」

「那就好，當杜雲鵬瞎着兩隻眼睛，引進你見我的時候，我第一眼就認出你是誰了！」

「啊！」南瑞虎地轉對車軒。

車軒冷靜得毫無表情，道：「這不怪杜雲鵬照子不亮，因爲家門裏認識你的人太少，不，應該說根本沒人認識你，你爹早存私心，早有異志，你們住在租界裏，應酬事自有你的爹媽出面，所以沒人見過你……」

南瑞的神色和態度，全變了，冷哼一聲道：「這麼說來，只有車叔你是個照子亮的有心人了？」

「別沒有禮貌，我所以認出你來，是你爹爲了要利用我，曾表面上拿我當知己來待，我去過你家，見過你多次，雖然那時候你還小，但是對你雙目現露出來的異光，曾感覺到奇怪，因此記在心中沒有忘記。」

「我不能相信，你如果眞的認出我來，只怕早就下手對付我了。」

「狹窄的想法，自私的念頭，你一個小孩子……」

「我三十多了！」

「就算你是五十歲了，在我眼中仍然是個小孩子，你說我會對付你，難道我今天在家裏的時候，還對你不好？你太年輕了，也太輕蔑家門裏的規律，你爹的事，是你爹的事，和你無關……」

「車軒，我客氣的再稱你一次車叔，我已不再是個小孩子，你騙不了我啦！」

「我有那一句話，那一件事騙過你來呢？」

「你說我爹的事是我爹的事，和我無關，我請教，我娘又是怎麼死的？」

「孩子……」

「別叫我孩子！」

「孩子，我勸你要忍耐點，話還有很多，也很傷人，如果你不能忍耐，如果你這樣激動，你就一輩子聽不到整個事件的眞情了！」

「你說，我忍耐得住。」

「陳重山是你爹的親信，也是你爹的副手，這你應該知道吧？」

「知道，怎麼樣？」

「他侮辱了你爹，任憑你爹在家門裏犯下了多重的罪條，他仍是家門裏的一份子，陳重山敢侮辱他，是等於侮辱了整個的家門，何況你娘和他，明設烟館，傷天害理的事，作盡作絕，家門裏才請得祖爺規令，除掉他們！」

「車軒，你說的好，我再請教，家門裏可有一條規律，油烹活人？」

「沒有！」

嘿嘿哈哈……

南瑞猶笑如狂，道：「很好，既然沒有，你們怎敢活烹了我爹？」

「你弄錯了，被烹的是山村政，一個血腥兇手，一個日本浪人，一個殺人無算的暴徒！」

「我知道，也有我爹……」

「誰說的？」

「我娘，所以我娘才把我和小妹送去日本避禍！」

老天爺又在開了家門裏一個玩笑，所謂南瑞南名人，竟然是汪光俊的大兒子汪洽！

「錯了，你娘那時已存私心，而騙了你！」

「那麼你說，我爹是怎麼死的？」

車軒慨嘆出聲，帶有些自嘲的意味道「他太幸運，帶家門裏的規律都沒受，十分平靜的死去！」

「見鬼，這是什麼話？」

「汪洽，家門裏的人，沒動你爹一根毛，當他在孫老揭發眞情時，掏槍拚命，被飛葉子傷了雙手擒獲，接着孫老下令油烹山村政，你爹心臟病發，再沒醒來。」

「當眞？」

「你爹的屍骨，一直厝在塘沽『鎭海寺』內，大殮前，寺僧都見過他的遺容，你可以去問，如果你希望現在去，我就陪你。」

「當眞？」汪洽第二次這樣發問。

「不會假，不過你也要答應我兩件事情。」

「你說。」

「第一，事情是眞，不許你再和家門裏的任何一個人爲仇！」

「可以，第二呢？」

「你回答的太快，不是出於誠懇。」

「我作事一向痛快，不信只好由你不信。」

「第二件是，從現在起，不許作任何一件出賣自己國家的事情！」

「我答應你。」

「你如果違背了這個承諾呢？」

「車軒，你還相信那種『鬼畫符』的誓言？」

「相信，永遠相信。」

「好，我汪洽如果背棄承諾，身受斬刑！」

「好孩子，開車吧，咱們去塘沽！」

這輛豪華轎車，車頭調轉，疾駛向塘沽而去。

× × ×

杜雲鵬一到「慶雲後」，于宏聲已從暗影裏出現。他們相談，包括佟磊和米鴻葆，全發了呆。

因爲守住每一條通道的人，全異口同聲的說根本沒看見過車軒和南瑞的影子。

修磊和米鴻葆打個眼色道：「老五守住賭場大門，我進去找大哥和二哥，也許另有秘道，車叔已經進了賭場。」

有些可能，杜雲鵬立刻傳諭弟兄們緊急準備了，聽令即動，然後和朱鴻葆移向賭場的大門，他們不能欺的太近，在三丈外隱身注目不懈。

佟磊出來了，朱鴻葆迎上前去道：「怎麼樣？」

「怪事！」佟磊道：「大哥和二哥說、袁七始終週旋在賭台或烟榻區內，沒離開過監視半步。車叔和南瑞沒來，眞的沒來。」

米鴻葆一跺脚道：「糟了，車叔一定出事，杜大哥，咱們倆個去趟地道外。」

杜雲鵬一呆道：「你怎麼會知道地道外是南瑞的住處？」

「現在來不及解釋了，走。」

他們車現成，說走就走，佟磊等人仍然留在當地，監視着賭場。

地道外撲了個空，又到法租界和英租界南瑞的住處，也沒見到要見的人，另外、只有一個地方可去了，日租界內的南瑞住所。杜雲鵬看看手錶，十點三十八分，把頭一點道：「走，不過日租界不比別的租界，兄弟要特別小心。」

米鴻葆道：「我懂了，好在有車，我想先去趟賭場，也許……」

他們又回到「慶雲後」，自然又撲了空，無可奈何往日租界趕去。

有車不僅方便，也能提高有車人的身份，所以在進入租界的時間，日本憲兵只是遙望了一眼，揮手放他們通行。

車子停在一座花園洋房的鐵門前，杜雲鵬熄火才待打開車門，米鴻葆突然問道：「杜大哥，今天晚上你怎麼會那樣巧，去車叔那兒的？」

「是師父在下午五點多鐘，叫人通知我立刻去的。」

「車叔約南瑞傍晚談話，不是要你通知南瑞的嗎？」

「是呀，不過那是一大早的事，當時我還問過師父，要不要我去，師父說不必，可是下午五點多……」

米鴻葆輕輕擺手，阻止住杜雲鵬的話，然後開始沉思，杜雲鵬看出是在想些重要的事，遂默然等待。

半晌，米鴻葆突然問道：「當年車叔和汪光俊曾經十分親近，你該知道？」

「知道呀，有什麼事？」

「那你也該認識汪洽了？」

「汪洽？」杜雲鵬思索着道：「汪洽

可是汪家的孩子？」

「當然是，是汪光俊的兒子！」

「沒見過面……」

「怎麼會沒見呢？」

「師父和汪光俊交往，只要是去汪家，從來不帶門生，所以我只知道汪家在英租界，也知道汪家的電話號碼，就是沒去過。」

米鴻葆猛地一擂車座道：「原來如此，車叔更危險了！」

「別嚇唬人了鴻葆，究竟這是怎麼回事？」

「杜大哥你不知道，南瑞不姓南，也不叫南瑞，他正是汪光俊的兒子汪洽！」

杜雲鵬呆在車子內，臉上顏色變作蒼白。

突然，他雙目怒睜，對米鴻葆道：「不會錯？」

「杜大哥，我和他正好是同班同學，怎麼會錯？」

「你和佟七弟，在師父後門，一個動槍一個用刀，那不是個玩笑，是認爲我和南……汪洽一路？」

「杜大哥原諒，因爲汪洽是你引見給車叔的。」

「剛才前面問我的那幾句，是仍在疑心我？」

「杜大哥，我道歉。」

「不用，我該死，該死，竟然把個白眼狠引進了家門，這怎麼能怪你們疑心，我……」

「別激動杜大哥，現在不能心亂，更不能空自悔喪，那沒有用。」

「鴻葆，師父該認得出汪洽來的，怎麼……」

「對！」米鴻葆再次一擂車座道：「車叔是早就認出他來了，不過車叔沒說，直到秦四叔講出袁七販毒，車叔才決心和汪洽攤牌，早上不叫大哥去，那時車叔是一心只想解決袁七和那豪華賭場，下午又叫人傳喚你，是車叔思前想後發現絕對沒有辦法三全其美，生怕對付了袁七之後，逼使汪洽向家門裏的人暗暗開刀，才又召喚你去，吩咐暗中準備，萬一的時候，至少你能向堂口稟陳出一切……」

「這麼說來，師父今夜是要和汪洽開門見山了？」

「一定是如此，車叔一片仁心，竟甘願捨身全義，怕只怕汪洽狼子野心，那樣車叔就危險了！」

「這可怎麼辦好？怎麼辦好？」

「別急，我推斷車叔一定會話從當年說起……」

「就怕這樣，汪洽不明內情，早有成見……」

「等一等，成見？成見？他會有什麼成見呢……」

「你眞是的，他父親死在堂口上，他娘和陳重山……」

「不，如果他有成見，那是對他爹死的成見，孫爺告訴過我和四位師兄，說汪光俊一死，汪洽和他小妹就被悄悄送去日本……」

「就算只對他爹的死有成見吧，那已經足够他不問靑紅下手殺我師父的了！」

「我說過車叔是很危險，但是……且慢，杜大哥，如果換你是汪洽，會不會在沒問明一切前，就殺了車叔？」

「當然不會。」

「好，要是問的話，你先從什麼事情問起。」

「當年經過。」

「汪洽應該知道，他爹犯的家規是死罪！」

「不過……」

「杜大哥，我說過你若是他會怎樣，你說，當知道父親是該死的話，會怎麼樣對待車叔？」

「指我？」

「指你就是汪洽的話。」

「我……我不會對車叔怎麼樣，我自己會大哭，也許狂奔出去了，也許……」

「對了，堂口上不會有半絲的寃枉，除非他有成見，對堂口上的成見……沒有錯了杜大哥，汪光俊在驚嚇之下，心臟病發死後，埋在那裏？」

「沒埋，厝在塘沽『鎭海寺』。」

「快杜大哥，去鎭海寺，車能開多快就多快，快！」

杜雲鵬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的，開車駛向塘沽，眞叫快，已快到不能再快的地步！

他早想問問米鴻葆，突然像發了神經似的催快前往鐵海寺幹什麼，莫不成汪洽和師父會去鎭海寺？眞活見鬼！

米鴻葆更早料到杜雲鵬滿頭霧水下，非問個明白不可，所以在車行如飛時，以平靜的聲調笑道：「杜大哥你儘管小心的開車，我把內情告訴你，孫老油烹了山村政的事一定會傳到汪洽他娘的耳朶裏，何況陳重山正是現成的『傳聲筒』，汪洽的娘，有名的老騷狐，在知道所謀成空汪光俊已死下，無法向子女交待，必然會說堂口上處治汪光俊並沒有錯，錯在不該用慘無人道油烹酷刑，汪洽的成見在此、他當然會責問車叔，車叔求實求是，一定說出汪光俊屍骨厝於鎭海寺的事……」

杜雲鵬臉上現出笑容道：「對，咱們去鎭海寺！」

直到現在，杜雲鵬內心上才眞正接受了去鎭海寺的事，並且當然的已無疑念。

心中賊疑既去，就只怕車行不快，接應太遲了，所以他已把油門踩到底，緊咬着牙，心無二用。

米鴻葆看看錶，是十一點二十分正，沉穩地說道：「杜大哥，車叔是七點五十八分離開家的，現在是十一點二十分正，如果我的推斷沒有錯，車叔和汪洽是去了了鎭海寺，杜大哥，現在他們正好是走回頭路，你把車開的這樣快，若是他們和我們交錯過去，你也看不清楚。」

「話是不錯鴻葆，不過就算慢下來，黑夜裏兩車交錯，也看不清車上的人！」

「不一定，深夜兩車交錯，你只要打了燈號，雙方必然改換低路燈光，交錯的剎那，我們突然打開照遠的前燈，誰在車上都難以遁形。」

「看不出你好主意不少，依你，慢點就慢點。」

杜雲鵬車行慢了下來，但仍然每小時超過七十公里。

也許眞的被米鴻葆料到了，遠遠的路

盡頭，出現了兩盞明亮的車燈，杜雲鵬頓將車速漸爲四十，三十，二十公里，但車前燈並未改換。

通往塘沽的公路，就只一條，石子乾土地，行車能揚起八丈灰塵來，如果兩車交錯，不換燈，不減速，十有八九在灰土遮掩大半視綫下，會出車禍。

前面來車很快，沒有減速，米鴻葆作了最大胆的決定道：「杜大哥，小心些，咱們故意的迎着來車撞，在十五公尺外，千萬緊急應變！」

杜雲鵬懂得了米鴻葆的心意，笑道：「放心，別忘記我是『轉輪』車家的大弟子！」

雙方越來越近，來車已在急按喇叭，杜雲鵬突然直往來車撞去，並且連連變換着燈光。

這等於告訴來車，在來車晶亮的車燈和揚起的塵土下，他已視綫不淸，要來車立即換變燈光，以便安全交錯駛過。

來車仍然沒有減速，但却熄滅了車前大燈，杜雲鵬急轉方向盤，兩車在不到一尺的隔間下，交錯過去。

杜雲鵬在交錯前的一刹那，首先打開了前大燈，於是看淸來車駕駛正是南瑞，不，正是汪洽，但是車前座或後座上，却沒有車軒的影子。

他立即刹車，就待調頭去追汪洽，米鴻葆却急忙阻止道：「我們快去海鎭寺，他……」

「他車上沒有師父的影子，難道你沒看淸……」

「正因爲不見車叔，才要趕到鎭海寺，他跑不了，聶大哥他們早就知道他是誰，現在救車叔要緊！」

杜雲鵬不再抬槓，飛車而前。

車飛如同電掣，鎭海寺山門口停下，杜雲鵬已搶步下車往寺內奔去，米鴻葆緊隨於後，正迎上兩個和尚抬着片門板，門板上躺着車軒，一床被單蓋到胸口，血自被單上陰印出來。

另一個年紀大些的和尚，隨在床板後面，見到杜雲鵬，如獲至寶般搶步向前道：「杜先生你可來了，車爺受了重傷，我正要往北路口的醫院裏送……」

杜雲鵬那有空閒聽這些廢話，和米鴻葆雙雙帮忙，急急抬着車軒跑向北路口。

北路口並沒有醫院，是家教堂，裏面的修女，全受過醫護訓練，當地偶有急症或車禍等傷人的事，大半全照顧這座教堂，這也是人家的教義能迅速傳佈和萌芽生根的原因之一。

車軒昏迷不醒，那位看上去像是這座教堂主持的洋女人，很慈祥，中國話也說的通順，告訴杜雲鵬和米鴻葆說，車軒受傷多處，不過可能致命的，是肺部一槍，子彈還留在裏面，現在失血過多，不能開刀，另外有兩件事情要去辦，一件是找傷者的親人來簽個文件，一件是事爲兇殺，要報告中國政府的該管衙門。

米鴻葆只好先答應下來，指着杜雲鵬說就是車軒的親人，然後承諾立刻報告當地警社，最後借了教堂的電話打回油行，他只是簡單的說明發生的事情，秦四爺立即心頭雪亮，問他道：「你在那邊說話方便？」

「事情正好相反。」這是他的回答。

「那你仔細聽着，我馬上派出救護專車，有醫生，有醫藥一切，接洽好醫院，通知聶家哥兒倆個和家門裏的人，按家規弑師來判處汪洽……」

「這一點不合時，車叔昏迷着，賬目詳單又不在手頭上，是算不淸楚的，若能把汪掌櫃請到最好，次之也得和五掌櫃去他們那裏，請他帮忙找出副本單據來，四掌櫃您看怎麼樣？」

「好吧，叫人抓活的，次之『追拖』到他『窰口』上，還有別的事嗎？」

「沒啦，就有也是回去再向四掌櫃稟陳了，我只是不放心『皮條子』那方面，請四掌櫃多打點。」

「放心吧，我隨着醫護車去。」

掛上了電話，他向在旁發楞的一位修女笑笑，去找杜雲鵬，杜雲鵬已在那張保證書上簽了字，他說完打電話的經過，一個人去鎭海寺。

從鎭海寺和尚們口中得到的眞情不多，原因是車軒和汪洽是和和氣氣的到後偏殿，那是存棺的地方，和尚們並沒有跟進去。

和尚說，大約隔了十多分鐘，突然從後偏殿傳出爭吵聲，打鬥聲，接着汪洽一顚一跛的狂奔出來，開車疾駛逃去，繼之車軒追出，昏倒門前……

米鴻葆奇怪究竟是爲什麼會突然發生爭執，要解開這個謎，非先去後偏不可，他在後偏殿上，首先發現供有「汪光俊先生靈柩」木牌下的那口棺材，已被撬開，他心頭驀地罩上一層陰影，疾步向前探首棺內，胸口頓時像壓上一塊千斤鉛板一樣，棺中並沒有屍體。

他記得清楚，是孫老監視着入殮，由車軒，洪軍負責押送暫厝鎭海寺的，原因是孫老指派陳重山去見老騷狐，通知她領取棺木死者安葬，陳重山回報說，老騷狐消息靈通，生怕牽連，已遷居他處找不到人，無奈之下才暫厝鎭海寺直到現在。

由此可見，事情並無意外，就算有，車軒也一定不知道，否則他斷然不會和汪洽前來，除了車軒，就只有去問洪軍，不過這已經是誰也辦不到的事情，洪軍去世多年。

米鴻葆滿懷着罕悶回了教堂，並沒告訴杜雲鵬他所發現的事。

車軒還沒有甦醒，杜雲鵬急的直搓手，有時咬牙，有時跺脚，有時竟會突然自己打自己好幾個大嘴巴子，所幸修女們不在旁邊，要不非送他到瘋人院不可。

秦四爺來了，跟來兩位醫生，一位是留日的古博士，一位是德國人，他們先和教堂主持談話，然後會診病人，最後同意了個決策，說病人不能移動。

秦四爺看過車軒的傷勢，很懇切的問兩位醫師，情形如何，留日的古博士直接搖頭，說很難樂觀，德國醫師却說，如果車軒醒來，求生欲高，自己有信心的話，可能有希望活下去。

秦四爺再問教堂醫護方面的設備，德國醫師直聳肩膀，古博士也頻頻搖頭，於是秦四爺下了決定，抬着車軒走。

抬的百分小心，車上的臨時病床，墊上好幾床厚被子，那是向鎭海寺的和尚買

的，車行謹愼。天在保佑車軒，在剛剛抬進「德國醫院」後，他終於醒了過來。

是江湖人經風濺雨熬練成的超人體魄，和醫院醫師的超絕技術和醫藥，七天後，車軒摸過閻羅王鼻子的這條性命，重被奪回人世上。

這是大喜事，所以在醫師含笑告訴秦四爺這個消息後，那間本來不算太過狹窄的醫房內，刹時已擠滿了賀客。

恭喜話兒說過了，車軒更自嘲的說他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其實車軒內心正感徬徨和空虛與無比的孤寂，不過若眞叫他自己解說出個中緣故，却又覺得是一片空白，無話可說。

他既然活過來了，既然正在康復中，既然已經可以接見訪客，鎭海寺內所發生的事情，不論對那一方面來說，他都要馬上有個明確的交待，所以他向秦四爺作了個彼此明白的暗示。

秦四爺哈下身子低聲道：「身子骨頭能支持嗎？」

「放心吧四哥。」車軒道：「沒問題的。」

於是秦四爺示令除米鴻葆，杜雲鵬和他自己外，餘皆退出病房，更特別吩咐嚴守房門，誰也不准擅入。

病房裏，正題兒剛剛說起，病房外面已經傳來爭執吵聲，一個大嗓門稍有沙啞的破鑼般吼叫着，一個聲淸音亮不輸對方的據理不讓，米鴻葆眉頭一擰道：「是佟四哥和人在爭執。」

佟四哥正是佟磊，北五省家門的五虎將之一。

杜雲鵬接上話道：「那破鑼嗓子，像極了軍警執法處偵緝隊蕭隊長。」

「是蕭雜碎？」秦四爺有些惱火了，道：「他可眞够胆子，大白天跑到租界裏來耍威風。」

車軒身子骨還很虛弱，說話自然就慢吞吞的，道：「四哥別火，這準是于宏聲這個小兔蛋照子尖，老遠看到了蕭雜碎，支走大家後，請佟老四守關，佟老四面生，可以和這個雜碎橫擾蠻纏，諒也不會發生甚麼大事。」

杜雲鵬道：「您老想想看，是不是放蕭雜碎進來。」

車軒思索着，秦四爺作了決定道：「鴻葆去開門，他要進來的話，給他點難看，但不必深擱，雲鵬，我們避會兒。」

病房中別無退路，只有一頭進了洗手間，扣上門。

米鴻葆這時打開了門，一開門就是刺話，道：「是怎麼的啦？這是醫院，不是公堂和戲台，兩位有架不在你們家裏邊吵，跑到我們病房門口喊爹叫娘的是怎麼的啦？吃飽了撑的？」

米鴻葆更叫絕，索性連佟磊全來個不認。

佟磊有多機靈，連連向米鴻葆點着頭道：「是麼您老，我這不緊守着吩咐，天王老子全不放進去一個，可這小子眼睛長在腦門上，橫硬着是非進去不可，你老這怎麼能怪我嗎？」

米鴻葆一瞪眼道：「你是幹麼的，誰叫你守門來的？」

蕭雜碎一聽，可逮着理啦，沉聲的對佟磊喝着道：「他媽的小兔崽子，耍光棍要到你蕭大爺面前來了，本家說了不認得你……」

米鴻葆一步橫立到蕭雜碎面前道：「我更不認得你，我在問他話，你打的那門子橫岔，眞是豈有此理。」

蕭雜碎蕭金聲，一輩子都沒受過這個，不由一楞。

一楞的刹那，佟磊已接上話道：「您老不是關照醫院裏找個聽用的嗎？我叫佟四，是醫院找來給您老聽用辦事的。」

「喔？」米鴻葆上下一打量佟磊道，「是這麼回事呀，那好，你能幹麼？」

「回你老，別的先不用說，只說現在這小子想進去的事，我不是硬沒叫他稱心如願嗎？」

米鴻葆笑了，再故意一打量佟磊，頭一點道：「說的不錯，只是門嗓放小點，病人是要靜養的，好吧，你就先幹守門的差使。」

「是您老。」佟磊可神氣了，一挺胸，眞像尊門神似守在一旁。

米鴻葆再轉對蕭金聲道：「你又是幹甚麼的？」

蕭金聲因爲人在租界裏面，不能不壓下一肚子的怒火道：「我姓蕭，是軍警執法處偵緝隊的蕭隊長，來看個受了槍傷的朋友，車軒車五爺。」

米鴻葆冷冷地說道：「恕我眼拙，不錯，我耳朵裏面是久仰在咱們中國地上有這麼一號人物，可惜緣淺，沒見過，所以沒辦法能相信那號人物是閣下，閣下就是那號人物。」

蕭金聲穿着一襲長衫，打量了米鴻葆兩眼道：「車五爺認得我。」

「這我信，但是仍然不能就這樣請你進去。」

「爲甚麼？」

「很簡單，車五爺受了槍傷的事，還沒來得及報案，這話你懂了吧？」

「不懂。」

「好，我再解釋一下，既然還沒報案，外人就不可能知道，因此凡是知道這件事情的外人，就很可能是兇手，我怎麼會放個兇手進去？」

「那你這要怎麼辦我才能進去？」

「簡單，證明你的確是那號人物。」

「可以，這是我在軍警執法處發的文件……」

「別來這一套朋友，這不管用。」

「甚麼？」蕭金聲火了，道：「這怎麼個不管用法？」

「說出來朋友可別生氣，朋友你也別不信，一千塊龍洋，我能買到空白的委任狀，想委自己個甚麼官，我可以隨着心意的去塡，所以那裏白紙上寫的黑字，不管用。」

「你……你……」蕭金聲氣的說不出話來。

「佟四！」

「是你老！」

「嚴守門戶，有人再要是故意找事，按動警鈴，送他到德國兵營裏去。」

「是你老，我準辦的到，我那個大舅子，是德國兵營司令家的大司務，保險關進去他叫天都不應。」

米鴻葆推開病房門，不再理會蕭金聲就要回病房。

蕭金聲一見房門開了，揚聲喊道：「車五爺，我蕭金聲來拜！」

米鴻葆霍地轉身，怒目而視。

蕭金聲被米鴻葆一對眼睛，竟嚇的往後退了一步。

病房外的爭論，車軒是字字入耳，對米鴻葆和佟磊哥兒兩個唱的這台戲，由衷佩服，蕭金聲一喊，車軒順水推舟說道：「外面是那一位？」

「蕭金聲。」

「哎喲！可是貴客，鴻葆，還不快請蕭隊長進來？」

米鴻葆掃了蕭金聲一眼道：「你可眞有一套，請。」

蕭金聲進了病房，車軒有聲無力的說道：「隨便坐隊長！恕我身虛體弱，不能起迎，待慢待慢。」

「別客氣車五爺。」他坐下之後馬上說道：「這位是五爺的甚麼人？」

他問的是米鴻葆，看樣子這雜碎已暗記了仇。

車軒輕描淡寫的說道：「是位世好的公子，特意來照料我的，由京裏來，他現在是馮將軍府的西席。」

一提馮將軍府，蕭雜碎坐不住了，不用說他，連他那頂頭上司的藍處長，也得罪不起目下權傾北五省的馮大將軍。

蕭雜碎一臉的假笑道：「難怪叫人一瞧就知道是龍鳳般的人物，幸會幸會。」

米鴻葆一笑道：「隊長可要恕過我剛才不知而得罪的地方。」

「甚麼話，甚麼話。事情本來應該那樣的，何況……」

車軒立刻接過話道：「不敢敬問隊長，可有甚麼吩咐？」

「五爺太客氣了，沒事，一點事全沒有，我是聽到這個消息，正巧今天有點時間，老朋友嘛，我總得來瞧瞧五爺。」

「怎麼敢當，車軒出院後，一定登門道謝。」

「千萬可別客氣，自己人說到就等於已經作到了，好，你多休養，有該用小弟的地方，儘管賞個指寬的紙條兒，小弟是水火不計，現在我不多擾你啦！告辭。」

車軒假意要掙扎起身，蕭雜碎也假意的來個不答應，最後當然是由米鴻葆，送出這尊瘟神。

秦四爺和杜雲鵬走出洗手間就笑，米鴻葆已關上門回房，秦四爺道：「可眞沒想到，馮將軍三個字還能當符用。」

車軒也笑了道：「不這樣的話，他還不知道要說到甚麼時才走呢。」

蕭雜碎已走，他們談到正題，秦四爺先開口道：「老五，身子骨眞不要緊？」

「不碍的，四哥問吧。」

「其實事情已經差不多全弄明白了，老五，我只是不懂，你既然早就認出來南瑞就是汪洽，爲甚麼還把這隻白眼狠弄到家裏。」

「四哥，寃家宜解不宜結，再怎麼說，他並沒有罪過，我想慢慢地感化他回心轉意，對汪二哥來說，我也較爲心安。」

「老五，事情已過去了，我不是還責難你，如果不是鴻葆突然觸動靈機，去鎭海寺，老五，咱們哥兒倆那就要天隔一方啦。」

車軒低喟無言，秦四爺也長吐一口悶氣。

「老五，我再告訴你個消息，家門裏雲鵬這一輩，是咱們天津最後一代了。」

「啊！」車軒悚然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汪洽所收的門生，如今由袁七自立門戶，開了香堂，前天日本租界竟答應他們設立堂口，昨天法租界也承諾下來，就這兩三天的時間，門生帖子據說已有五千，他們一切仍按照家門裏的規律，汪洽成了當家師父，咱們這邊老少兩輩的人物，已正式被他們除了名……」

「甚麼？」車軒那張臉成了白紙，顫抖着道：「他竟敢如此大胆妄爲。」

「別激動，慢慢商量。」秦四爺低吁一聲道：「其實，他們如果眞能克守家規本份，我們退休了也好，怕只怕袁七在兵足將勇以後，作爲不堪，那就坑苦了咱們，咱們還有甚麼顏面活在世上。」

車軒掙扎着想起來，杜雲鵬按住了他悲聲道：「師父，都怪門生照子不亮，您老別急壞身子，門生有辦法瓦解他們。」

「不。」車軒剛毅的說道：「我非找到汪洽，問他個明白不可。」

「不用了五弟。」秦四爺道：「昨夜汪洽出名，送來一封信，信上寫的十分明白，他說如今一切已成事實，他希望我們不再過問他們，他也不再追究過去的一切事情，如果我們非管他們這件事情不可，那就等於說成了勢難兩立的寃家，也是逼他走上非拔除我們不可那條路，他自信所掌握的實力，在十天之內，就能消滅我們，希望我們考慮一下，三天內給他個確實的答覆。」

車軒無力的重躺到床上，雙唇顫抖着，低沉悲慨的說道：「四哥，當眞我們顧惜一條老命，城下訂盟，愧對歷代祖爺和活着的家門弟兄。」

「五弟，你看四哥是這種人嗎？」

「四哥，小弟惹的禍，當小弟能離開這個病床後，會自己去解決，汪洽那封信，四哥有責任答覆他，四哥怎麼作，我怎麼從。」

米鴻葆接了話道：「恕過我的狂妄，目下不管將要怎麼下這決定，必須是辦好兩件大事。」

「那兩件大事？你說。」

「回當家師的話，第一件，要在今天晚上，就把杜大哥、彭二哥、于三哥等的家小，悄悄遷出，我不放心汪洽這個人，也不能再容許老弟兄們遭遇暗算。」

「對！」車軒突然來了精神，道：「是老弟兄，有一位算一位，連夜搬遷，住在一起，只是這房子……」

「房子現成。」米鴻葆道：「孫老早已看出未來危機，在英國地購置了一座別墅，住三兩百口子人還不成問題。」

「那太好了。」車軒道：「雲鵬你快去調集咱們的車輛，立刻搬遷。」

杜雲鵬遲疑着沒有接話，秦四爺長嘆一聲道：「五弟，有件事你還不知道，當年你名下的車輛，不是爲了納入『南北陸海空運公司』，交給汪洽處理，他全換成新車了嗎？這家南北陸海空運公司，在各租界及中國地的照會，名字全是南瑞這兩個字……」

「我懂了。」車軒閉上眼睛，任淚水流淌下來道：「我幹了一輩子的貨運，到今天『轉輪』車五，竟是兩手空空，連一只輪子全沒有了。」

他霍地睜大了雙睛道：「人呢，我那百二十名親信的手下呢？」

「師父。」杜雲鵬回答道：「汪洽每人每月給漲了兩塊龍洋，又代租住屋，所以……」

「全歸順了他？」

「師父，這也算不了甚麼。」

「山賊呢？我是指老山賊江不空，他呢？」

「師父，就是他帶頭，現在他是甚麼『提調』，不出車了，每月十五塊龍洋，公家管他住屋，那家『飛輪修護廠』，汪洽也派他當經理，一月十八塊龍洋。」

「他媽的。」車軒火冲頂門道：「三十三塊龍洋，就叫他忘記了救命之恩？這種人……這種人……」

英雄一世的「轉輪」車軒，竟號啕大哭起來。

米鴻葆勸止了車軒道：「車子不是問題，請杜大哥協助開列出名單地址，請當家師附上家門的信物，鴻葆和四位師兄，保證負責在今夜把所有的人安全撤出。」

杜雲鵬如今對米鴻葆的能力，是再無疑問，馬上仔細的詳列姓名一切。

車軒這時和秦四爺道：「四哥，小弟大概銀行裏面還存着萬把塊錢，包括現在住的房子，我全交回堂口上，我和大家要住到一處。」

秦四爺道：「沒這個必要，堂口上的公盆金，還有五萬多，我的財產，也有五六萬，一時間還動用不到五弟你那份。」

「不四哥，人口多，如今一搬家，他們的行業就全拋棄了，從頭來是樣樣得錢，我出院後就辦這件事。」

米鴻葆笑了，道：「關於錢的方面，兩位全不必過問，孫老早有安排，我們三哥明天來，他是活財神，要多少有多少，千取萬取取用不盡，兩位放心吧。」

車軒和秦四爺聽的一楞，互望着。

以事論事，車軒和秦四爺對孫老這五虎將是千信萬信，只是錢可是硬貨，不是空架子，米鴻葆的話太大，誰有那麼大的財力，取之不盡。

杜雲鵬是好奇，邊寫着名單邊道：「對了鴻葆，這位三爺我沒見過……」

「你見過，只是那麼一面，你沒注意罷了。」

「見過？在甚麼地方？」

「當年油烹山村政的時候。」

杜雲鵬停筆回憶着當年的一幕，突然，他想起來了：「鴻葆，可是奉孫老諭令，押着山村政進來的那位精悍少年？」

「不是他是誰？」

車軒和秦四爺也記起這個人來，四爺道：「鴻葆，他是甚麼出身？」

「當家師您老可要恕罪，這不能說，不過您老萬安，他是活財神那沒有錯，要多少錢全有。」

秦四爺不用問了，車軒可有件事情沒忘，道：「鴻葆，你不是說有兩件大事要急辦嗎？另外一件甚麼事？」

「車叔，另外一件就是要盡快查出，是誰盜走了汪光俊的屍體？」

「對！」車軒道：「此人萬惡，鎭海寺內撬開棺木時，如果有汪二哥的屍體，今天斷然不會出這軒然大波。」

「車叔。」米鴻葆道：「可不是小侄放肆，車叔想的太過一廂情願了，汪洽狡猾險惡，天性生成，那天就算有屍體，僅僅可能說他不致於立刻向車叔下手，要想他放棄到手的權勢，未來的榮華富貴，就算他爹在世，也休想阻攔的住他。」

秦四爺江湖沒有白混，立刻肅色道：「鴻葆，你似乎在隱藏着已經知道的些事情，是甚麼事情，有甚麼理由非隱藏着不可？」

「當家師父，只因還缺少那麼一個點兒證據，所以還不能公開。」

「獲得這一個點兒的證據，要若干時日？」

「十天，從明天起。」

「好，鴻葆，我以當家師的身份，要你從明天起十天過後，負責給我個明確的解答。」

「是，定不辱命。」

杜雲鵬恰在這個時候，寫好了名單。

× × ×

「砰！」大寫字台上那塊價值五十塊龍洋的水晶玻璃板，被拍了個粉碎。

「叭！」袁七被一巴掌打得滾出去七尺，碰在門上。

「一羣飯桶。」汪洽怒容滿面的說道：「一共六十八家，大大小小近三百口子人，不知不覺的就全走光了，袁七，你還有臉也有這大胆子跑上向我報告，哼！」

「先生您先別動氣。」一旁站着的大漢，活像半截黑塔，模樣兇悍的如同山賊，道：「這件事其實怪不得七爺。」

「放屁！」汪洽叱道：「怪不得他，難道怪你？」

「先生這下子說對了，這件事全要怪我。」

「江不空。」汪洽陰陰地說道：「你說說我聽，爲甚麼要怪你？」

「回先生的話，七爺沒有跟過老狐狸『轉輪』車軒，我可跟了他多少年，這點子是他出的，別說我們僅僅派人盯着八九家的梢，就算一個釘子一個卯，人家搬空了我們也不知道。」

「你仔細解釋解釋給我聽。」

「是先生。他們在接到指示立刻行動後，會先派出堂客和孩子來，甚麼全不帶，並且立即去街坊家，然後和街坊堂客孩子，一道到大街上，買東逛西，釘梢的見正點子沒露面，自然毫不理會，仍然守着監哨，可是人家婦孺已經不再回來，接着串門子賣洋貨的人到，先走到別幾家，最後到正點子家裏，於是正點子成了賣洋貨的，那洋貨箱子，也正好放置細軟財物，大搖大擺的走了，至於那賣洋貨的，箱子裏一定有替換衣服，穿好他，故意叫咱們釘梢的人看個仔細，他又不是正點子，又不是奉令釘梢的人，自然任他通行，戲法就這麼兩套，說穿了是分文不值。」

汪洽又一拳擂在桌子上，碎玻璃散了

一地。

接着他手指剛剛爬起來，嘴巴還流着血的袁七道：「聽到了沒有？你他媽的聽到江不空說的話沒有，就這麼簡單，一套老掉牙的『金蟬脫殼』計，是點穿了就分文不值，不過你笨的像頭驢，不，你他媽的笨的像頭豬，死豬，就這麼叫人家耍了，像耍猴一樣，你說，你自己說，我該怎麼辦你？」

「先生。」袁七哆嗦着說道：「事情也許不像江不空說的那樣。」

「對對。」江不空道：「我是假定，事情可不會眞的這個樣子。」

汪洽咬牙沉思着，摸起電話撥號出去，在電話上，他吩咐立刻調他親信的「萬平」回來。

萬平回來了，汪洽問他調查的實情如何？

萬平的回答，幾乎氣炸了汪洽的心肺，正如江不空所說，用的是這個辦法，不但用的是這個辦法，人家是早弄明白了釘梢的人彼此互不接頭，六十八家家家全用同一個辦法安全撤淨。

「袁七。」汪洽的聲音，已是怒吼了，道：「你給我去死，明天我要是看到或聽到你還活着，袁七，我分你的屍，現在給我滾。」

袁七噗通一聲直挺挺跪倒地上，如喪考妣的痛哭失聲。

江不空也直挺挺的跪在地上，汪洽皺眉揮手道：「起來，你有功無過，兩腿幹麼發賤？」

「回先生的話，您請饒過七爺這遭，其實七爺冤枉，雖說這事七爺負責，七爺也沒派到我，可是七爺正忙着賭場的事，我既然想到老狐狸可能使乖巧，也應該把疑心到的向七爺報告，是我大意了些，懶了那麼一懶，才有現在這個結局，先生你要不能饒過七爺這遭，我也問心難安，非自殺不可。」

汪洽閉上眼睛，其實眼珠在眼皮裏面打轉，半晌，怒叱一聲道：「全給我滾起來。」

江不空和袁七全站起來了，汪洽道：「袁七，我讓不空作你的副手，在對付車軒等人這方面，你多聽不空的策劃，從明天起，賭場裏每天分五塊龍洋給不空，聽清楚了沒有？」

「全聽清楚了先生，你老萬安……」

「你再敢事事全說萬安，我就割你的頭。」

「是是，再也不提，再也不提。」

「袁七，別忘記你已經犯過一次大錯，在我手下，遇事絕不允許有錯，這次算你命大，今後給我事事親自注意，現在滾回賭場去。」

「是是，請先生恩准……」

「你還有甚麼事？」

「如果先生這裏，不空老弟沒甚麼要忙的話，門生想先陪不空老弟去熟悉一下賭場那邊的事務……」

「好，你們去吧。」

如逢犬赦般，江不空和袁七忙輕步而去。

× × ×

「不空老弟，乾了這一杯，沒話說，我袁七這條命，從今以後就是老弟你的了，空頭人情我說不出口，這杯水酒表證心意。」

他倆互乾了杯中酒，那蛇腰的「婕兒」，重給斟酒。

「七爺，我是個老粗，甚麼全不懂，今後七爺可要多提拔，至於剛才那檔子事，七爺！換了您您也會和我一樣作，好弟兄嘛！有麼說的。」

「對，對，對，好弟兄，空說幹麼，喝酒。」

這是袁七的「秘房」，除了汪洽以外，袁七眞的沒招待過別人，江不空是第二位。

這間房子，在賭場樓上，現在江不空能看到的，只是兩丈來見方的華麗客房，不論擺設，傢俱，杯，碗等等，不是百萬豪富人家，是使用不起的。

從江不空那一臉羨慕的神情上，袁七知道有八成把握抓牢這位金剛般的粗漢子，於是他悄聲道：「兄弟，明天我就叫人在左樓上，也給兄弟你設上這麼間辦公地方……」

「可使不得，我養不起。」

「笑話，兄弟別忘了，從明天起，賭場有配下來的『花紅』領了。」

「唉七爺，一天五塊，十天五十，一個月百五十塊錢，當然不少了，可是養這麼份家……」他眼睛瞟在婕兒身上，住口不言。

袁七是個幹甚麼的，哈哈一笑道：「兄弟，有些事我不便說明，你放心，先生是吩咐一天花紅五塊，可我有辦法叫這個數字後面加上個圈圈，一變成爲五十……」

「可使不得七爺，這是要命的事，先生如果知道，七爺，我死你完蛋呀。」

「笑話了，我說個比方，你來賭錢，會不會準知道輸多少或贏多少？」

「那當然不知道了。」

「對呀，那你輸一千，回家說輸三百，誰知道？」

「沒人知道。」

「說的是，如果你贏一百說贏五十，有人知道嗎？」

「沒人知道。」

「這不錯了，賭是個沒法預算的事，你每天多拿四十五塊回去，我不說，你不說，婕兒不會說，兄弟，誰又知道呢？」

江不空沒答上話來，因爲事情本是這樣的。

「還有兄弟，婕兒伺候我慣了，有時先生來了，婕兒也帮帮我的手，所以着實不能交給兄弟，不過兄弟放心，打上眼自已在咱們賭場裏看，看中了誰，從明天起那就是兄弟你的人了。」

江不空眞的全合不攏嘴了，道：「七爺，我可先謝了。」

袁七笑了，江不空也笑了，的確是一對好兄弟。

江不空走了，他明天一早要看着五輛修好的車出廠，不能兒戲，袁七也沒留他，只是在江不空口袋裏留了一整條金子。

江不空走的時候，已經十一點半多了，是晚上十一點半多，江不空有車，破車，不過破車也是車，總比兩條腿走路省勁得多。

袁七親自送出門的，當袁七再返回賭場的時候，那桌「骰子」台口上，出了問題。

並沒有人向袁七報告，而是袁七突然發現「骰子」台口上圍滿了人，這情形頗特殊，他走了過去。

正好，賭場管事在找他，迎前低聲道：「七爺，『大金牙』檔上要出漏子。」

「是怎麼回事？」

「七爺，有位賭客九點多來的，直撲上大金牙的骰子檔，手風那份順，媽的眞叫邪門，一直贏，贏到現在……」

「他全是押多少？」

「多是不算多，最多的一次是五十塊龍洋。」

「那又怎麼會要出事？」

「七爺你瞧，現在停了，話是大金牙說卯了，說他不信人家一把不輸，要能連着再贏十把，他跳着賠……」

袁七像陣風已捲進骰子檔口。

大金牙一瞧袁七的臉色，心裏已經打上了鼓。

袁七冷靜平淡的說道：「三十二張上缺人手，你快給我過去帮個忙，這裏交給我。」

大金牙應聲要走，那位看年紀三十來歲，有些精悍的賭客，把手一擺道：「慢着，這不行。」

袁七笑了，道：「貴客大概不認得我，袁七，這家賭場的東主，我那三十二張牌檔上，缺個人手……」

「久仰大名，你是此地東家是一回事，我和貴主台的約定可又是一回事，在約定的事還沒個結果以前，除非貴場認輸，要不他不能離開。」

「請教，是甚麼約定？」

「我今天手風順，竟沒輸過一把，貴主台代表的是貴場，向我挑戰，他說隨我押多少，只要能連贏十把，他每把全加倍的賠，如果有任何一把輸了，我就算輸個光，我一共贏了一千六百五十四塊龍洋，約定好了以後，我就全下上了，現在已經是第七把開始，有上百隻眼睛耳朵爲證，我已經連贏了六把，他可沒賠過一把錢，要這麼一走，我可那兒算賬去？」

袁七當時沒有答話，他在想。

他在想大金牙應該賠出去的數字。

他上了幾天學，甚麼全能將就着及格，就是「數學」差勁，越想越亂。

他一賭氣不想了，揚聲說道：「管事的。」

管事的近前，他吩咐道：「取個算盤來。」

算盤取到，袁七大大喝喝的吩咐道：「貴客下了一千六百五十四塊錢，連贏了六次，一共是多少？」

管事的才待撥弄算盤珠兒，賭客揚聲道：「且慢，袁七爺，我注可沒動過，貴主台的說好是加倍賠，要算就請按約定算吧。」

袁七江湖，還是大大喝喝的說道：「貴客安心，我說管事的，人家注沒動，贏了的當然該加上算第二注，按規矩賠，賠到第六把是多少錢？」

袁七眞沒在乎，這有甚麼，小小不然的。

管事的算盤珠兒撥弄的眞像珠落玉盤，刹那算好，竟然報不出口。

袁七火了，沉聲道：「多少嘛？」

管事的不能不說，要說索性大點聲道：「按規矩一賠一算，六把應賠十萬零五千八百五十六塊錢。」

袁七猛然的從座上一跳而下，張着大嘴沒出聲音。

旁邊的賭客，全啊出聲來。

贏了錢的這位賭客，冷冷地說道：「如果按照約定，加倍來賠，我也沒撤過賭注，應該是第一注本利合到四千九百六十二塊，第二注變作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六塊，第三注是四萬四千六百五十八塊，加到第六注的話，是龍洋一百二十萬四千八百六十六塊，不信七爺可以仔細算，好在管事的算盤現成，再請注意我的賭注，是龍洋，賭有賭規，天下一同，下甚麼錢，賠甚麼錢，如果繼續十把的約定，就請開始再賭，不過我醜話說到前面，我若僥倖十把全勝，按約定加倍賠的話，是要龍洋九千七百五十九萬四千一百四十六塊，就算一賠一，也要龍洋一百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九十六塊，究竟袁七爺你打算怎樣，請賞個話下來吧。」

沒有話，誰全沒有話，整個賭場像全死了一樣，鴉雀無聲。

躲在遠處的大金牙，已經嚇出一褲屎來了。

他作夢也沒想到，看不起眼的小小一千六百五十四塊錢，竟然會捲風起雲成了暴雨，搖身一變變成個天文似的數字，這件事不論怎麼解決，大金牙自已明白，他這條命是完了。

下期預告

馬雲首次撰寫古裝俠情中篇

『玲瓏玉』

本刊自改革以來，力求創新，連十年來一直獨寫一篇「鐵枴俠盜故事」的名作家馬雲先生，亦爲了一新讀者耳目，首次改變作風，以全新面貌會見本刊讀者，敬請留意下期刊出的「玲瓏玉」。

袁七江湖走老，也第一次碰上這個厤煩，念頭轉到不久前幾乎喪命的事上，如今再加上這一段，別說他叫袁七，就算叫袁大，也得腦袋搬家。

「袁七爺，放句話吧。」賭客催了。

袁七一橫心，腦子裏閃電般掠過至少十個應付的辦法，可惜的是個個不通，最後下了決心，緩緩坐回座去，以平靜的語調對賭客道：「貴客不但是手風順，這份算計的工夫也叫我袁七佩服，反正貴客只取出這千把塊錢來，輸了，也只輸這麼些，就算輸到第九把輸了，也不會多輸貴客一分一文錢，贏到底的話，頓時就變成天下一大富豪，不過朋友……」

「且慢七爺，我只是個賭客，不想高攀七爺，所以咱們不會成爲朋友，七爺說的一點不錯，我是精打細算過，我是不會再多輸比老本多的錢，不過有一點七爺該弄明白，這約定不是我提的，四外的賭友全能作證，提議的是貴場主台，我是被迫應戰的一方。」

這是事實，不論袁七有多麼能混纏，當着好幾百位賭客，假的也說不成眞的，反之眞的也變不了假的。

克服開封　身亡成功

如果眞的按約定來辦，不是小瞧他袁七混混，就算他幕後的大老闆，一筆也拿不出一百二十萬零四千八百六十六塊龍洋來（只是以贏過的六把計算），何況他袁七。就算能說的通，不照約定辦，現在打住的話，也得賠出十萬多龍洋去，這筆錢有，第一不是袁七的，第二不全是一吹能順耳朵發出嗡嗡聲的龍洋，再說，他袁七也不敢作主。

他想到不敢作主，反而有了主意，道：「貴客請躭待片刻，我袁七絕不賴賬，不過事情太過重大，我得先知會別位東家一聲，免得不是全落在我一個人身上，行嗎？」

「怎麼會不行呢七爺。」賭客道：「有理走遍天下，七爺只要是理字走先，我沒話說。」

袁七拱手退去，心裏又打上了鼓，賭客剛才交待的那幾句話，如鋼似鐵，生硬冰涼。

袁七一個電話打到個秘密地方，接電話的問明白暗號，才轉了過去，再發聲，成了汪洽。

汪洽不等袁七開口，就沉聲叱斥道：「你用的是什麼人，大金牙有什麼資格和賭客訂約，你說，這件事你想怎麼辦？」

袁七嚇傻了，事情剛剛發生，還沒解決，主子那裏已經獲知了詳情，這怎不叫他害怕。

他怕歸怕，不敢猶豫道：「目下只好按規矩賠上十萬五千八百五十六塊錢，然後暗派身手高明的弟兄，再找回來……」

「有把握？」

「回先生的話，這人十分明顯的是個江湖人……」

「能看出那一行來？」

「不容易先生。」

「這麼說你並沒有把握了？」

「是的先生，但我會盡全力去作。」

「那有什麼用，聽着，安撫下他，等我的人到，去的人是兩個，會找你，見面他們要交上一張缺一角的日本軍票，票面五元，聽清楚了沒有？」

「全聽清楚了先生。」

「他們自然會認清點子，你不必過問結果，再就是立刻派四個人一輛車去法租界的地方領十萬龍洋，幹什麼用你懂？」

「懂，看那小子怎麼拿法？」

「對，再就是把賭場四外的一切車輛，全打發遠處，明白？」

「明白。」

「好，這錯不算是你的，不過大金牙我無法叫他活到明天，這事交給你了。」

「是先生，還有……」

汪洽已掛上電話，袁七一顆懸心放落下來，回頭掃了婕兒一眼道：「叫人找大金牙上來，然後妳給他準備好他該坐的椅子。」

婕兒答應着立刻去辦，在大金牙上來以前，一張血紅的高背靠椅已推到袁七對面。

大金牙哆嗦着上來了，袁七一指那把椅子道：「你坐下，我要知道這賭客在骰子檔上的一切言談舉動。」

大金牙坐下了，兩隻巳經全被汗濕的手，很自然的握住靠椅的扶手，扶手烏黑冰凉，正好給大金牙一種鎭靜感應。

袁七並沒有問他一個字，只是悄悄的移動右脚，踩到個一定的地方，大金牙突然全身暴抖起來，眼珠子外面一點一點的凸出，僅僅是一分鐘，袁七瞪着他，像欣賞一種罕見光景似的，最後袁七搖了搖頭，自語的說道：「自作聰明的人，怎麼偏偏這樣多。」

袁七站起來走了，婕兒推動那張椅子，和椅子上的大金牙的屍體，隱沒在布幔後面。

袁七剛坐在骰子主台的座位上，幾百隻眼睛就全盯上他，那位賭客更不放鬆，笑了笑道：「七爺過關了？」

這是行話，說的袁七心頭擂鼓。

袁七強壓下不安，裝出個笑臉來說道：「能不能過關，要看貴客。」

「這話我有些聽不懂了。」

「貴客，賭有賭規，主台人無權破壞規矩，所以主台人和貴客所作加倍賭注的約定，我不能接受。」

在袁七心中，早巳認定賭客必然會力爭，甚至怒叱，不料賭客淡然一笑道：「七爺說的是大道理，我也講過，只要理字先走，我一切從命。」

袁七聽了不但沒有半點高興的感覺，反而寒悚賭客的沉着和豪爽。

袁七不能不接說下去，又道：「本場和我袁七，忝認貴客連贏六次，沒動賭注的事實，也承認應該賠給貴客十萬零五千八百五十六塊龍洋。」

賭客還是那麼穩沉平靜的笑了一笑，道：「貴賭場和七爺，眞的作到了賭得磊落和輸的光明，可敬可佩。」

賭的磊落還可以算是誇讚，「輸的光明」未免有些諷謔的入骨了。

袁七儘管斗大字只認識兩口袋，但是這句話可聽出了毛病，他輸了財不能再輸氣，也笑一笑道：「貴客剛才的豪賭，袁七無緣沒有目睹，想來也必是賭的磊落，贏的光明。」

「如果七爺你有這興趣，我還可以奉陪。」

「那好極了，不過說句貴客不見笑的話，今天骰子像是貴客家中養的一樣，要什麼點子出什麼點子，袁七不敢再領教了，除非貴客答應，換個賭檔。」

「可以，任憑七爺安排。」

「痛快，痛快，地方不必換，並且化繁爲簡。」袁七取出一塊袁大頭（有袁世凱像的銀元）來道：「我作莊，貴客猜押，我爲表示公平，在把這塊袁大頭拋向高處時，貴客再猜它落下來那一面向上，猜人是人像，猜字，是人像的背面，猜中的贏，怎麼樣？」

「好哇，這滿新鮮的，不知道賭注有沒有限制？」

「有，最少一千大洋，最多一萬。」

「七爺，袁大頭落地前，可不能再用手碰它。」

「那當然。」

「不過，七爺，唸唸有詞或揮手作勢，像賭牌似的叫唱，這些可不在限制之內的。」

「就這麼說了，不過貴客可要原諒，我袁七就算吆喝叫唱，也是反調。」

「自然嘍。」賭客笑道：「否則唱同調的話，豈不是搬磚頭砸自己的脚——閒着沒事找罪受。」

這話說笑了所有的人，也把始終緊張到幾乎窒息的氣氛，一變成了輕鬆。

「開始了貴客。」袁七喊着。

「扔吧七爺，你出手我就會猜的。」

袁七拇指一彈，那塊袁大頭帶着響聲翻滾着飛向了高處，賭客暴喊道：「人像！」

噹噹啷啷，袁大頭穩落台上。

人人注意了，不是人像，是人像背面的字向上朝天。

袁七笑了道：「貴客，你輸了。」

賭客點着頭也笑了，道：「七爺，你贏了。」

袁七才待想說些什麼，突然呆住了，本來就陰狠詭詐的眼神，越法陰狠歹毒，直罩着賭客身上道：「你……你並沒有下注。」

賭客似由夢中驚醒般，先是微一怔楞，接着哈哈的大笑起來，一邊笑的無法喘息，一邊却忍不住急於說話道：「妙……哈……妙透了哈哈……」

賭客終於止住了大笑，搖着頭道：「今夜我一直贏，一次都沒輸過，最後輸了，却又忘記下注，七爺，你是贏了，雖說沒有贏回一文一分，但是跌洋錢你確實是贏了我，佩服佩服。」

袁七冷冷地直等着賭客把話說完才接口道：「我想貴客是不會再賭的，喔？」

賭客自嘲的笑道：「手風順境巳經過去了，人貴自知，今夜是不賭了。」

袁七冷冷笑着道：「那請稍候，十萬多龍洋不是小數目，我叫伙計們點交給貴客。」

管事的正好這個時候來到，附身向袁七道：「有客，龍洋也提來了。」

「好。」袁七一指賭客道：「不許有絲毫錯失的點交給貴客，就辦。」

管事的答應不迭，袁七轉對賭客道：「還沒敬問貴客，上姓和台甫是怎麼樣稱呼？」

「姜若峯。」賭客道：「姜太公的姜，卄召若，峯巒的峯。」

「好名字，姜先生稍坐，袁七告個便，去去就來。」

袁七走了，接着四名壯漢，開始抬進一盒盒的散放龍洋，四名壯漢又抬了多次，才抬了個乾淨。

龍洋就放置在賭場的地當央，賭客們的眼睛裏，全閃灼着貪得的慾火，賭場八名保鏢，圍立在四外，管事的開始向賭客姜若峯淸點賠數。

每枚龍洋是一元，重正一両，含銀柒錢四分六（袁大頭含銀七錢三分），十萬零五千八百五十六塊龍洋，也就是六千六百一十六斤正，如果一五一十的點數，少說也得點上個半鐘頭。

姜若峯步向龍洋大木盆前，在每只盒子裏面伸手絞動後，各取了一枚，在亮燈下看過，吹過，聽過，向管事的說道：「勞貴管事的駕，找個秤來就行，够六千六百一十六斤，那數目也就絕不會錯，就算少個三五斤，也沒什麼。」

「如果有多呢？」管事的問。

「有多全是貴場的。」姜若峯含笑回答。

其實一定有多，因爲通行各地，人手摸弄，必然有些污垢，雖說污垢不重，多了也是分量。

管事的取到秤，在十斤十斤的秤量。

此時袁七在秘室中，已接晤了兩名訪客。

他們根本沒有交談半句話，來客取出缺角的軍票，袁七悄悄指明姜若峯，兩名訪客就悄沒聲的出了賭場。

賭場外，本來排列齊整的一輛輛「膠皮」（即洋車，天津人喊作膠皮），如今連影子全看不見了，汽車更不用說了，半里內，也少見行人，這是從來沒有的事。

袁七踱下樓來，冷眼瞥了正心無二用的在收龍洋的姜若峯一眼，嘴角掀起了一抹獰笑，踱向場外，左右看過，暗自得意，才若無其事的走向姜若峯。

袁七臉上十分平靜，就坐在姜若峯一旁道：「姜先生，你是本賭場經營以來，贏錢最多的一位，恭喜了。」

「謝謝七爺吉言，如果說七爺不反對的話，我會天天來的。」

「笑話了，開店的不怕大肚漢，歡迎姜先生天天捧場。」

「是說笑話七爺，如果我手風天天都這麼順當，七爺，那你這賭場可就……哈哈……」

「哈哈……姜先生，套你說話，是說笑話，當眞那樣也沒什麼了不起，頂了天你姜先生當這賭場的大老闆，我也可變作賭客，所謂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哈哈……」

「不不，眞有那一天，我還得留下你七爺，要辛苦七爺作總管事呢。」

「也可以呀，從老闆降到總管事，說起來只差那麼丁丁點，小事，小事。」

「七爺，」姜若峯神色一正道：「有

件事請教。」

「不敢，我在恭聽。」

「等一會兒，七爺可能帮個忙，把錢派人送到門口去？」

「姜先生是說只抬到門口？」

「抬到貴塲大門口外，一出門口，就不用再勞動貴塲的弟兄們，可以嗎？」

「可以，不過姜先生，木盒你不能帶走。」

「當然，我贏的只是龍洋，又沒有贏木盒。」

「對，所以我願意提姜先生個醒兒，這麼多龍洋，你可用什麼東西裝呢？」

「哎喲，這我事先可沒想到……」

「哈……姜先生眞會說笑，賭塲賭錢，誰也不會想到準贏，早把空口袋預備好的。」

「七爺……」

「抱歉，姜先生，除了我可以吩咐手下代你把錢抬送到大門口外，其他的忙我就帮不上了。」

「七爺你會錯了意。」

「喔？那請講。」

「七爺你愛信不信，我是事先就想到準贏，也早就預備好裝龍洋的口袋，不同的是，沒料到贏這許多罷了。」

「姜先生，這話就叫袁七無法相信，姜先生，你準備好的口袋，不是指長衫口袋說的吧？」

「當然不是。」

「口袋呢？」

「過清了全數後，七爺你就會見到的了。」

姜若峯臉上的微笑，正和袁七心裏的疙瘩相對，袁七的思路陷在一片混亂中。

這個報名姜若峯而來歷不明的賭客，袁七對他是一張白紙，姜若峯絕對不是老千，姜若峯絕對不是大江南北的名賭家，姜若峯看上去也絕對不像個江湖人，不過袁七是從心眼底下泛上來個感覺，姜若峯也絕對不是個普通人。

十萬多龍洋秤完了，還剩下三十來枚，姜若峯順手抓了幾把龍洋，加在存留盒中的三十多枚上，對管事的說道：「辛苦大家伙，盒子裏剩下來的，大家別嫌少，分了買盞酒吃。」

管事的瞟了袁七一眼，袁七微一點頭，管事的才向姜若峯道謝收下。

姜若峯這時突然向三十二張骨牌檔上喊道：「大哥，二哥，來帮個忙吧！」

「來了，」兩個精悍十分的漢子，在經過袁七身前時，袁七直覺的感應到一股子殺氣。

「老四也別閒着，過來。」姜若峯又向寶檔上招呼。

又一個白淨英挺的漢子聞聲過來，袁七不但一顆心提到嗓子眼，一身肉全覺得發緊。

人家四個人，剎那間從身上取出來近百只雪白的袋子，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織製的，極薄但强韌無比，只見八手齊動，剎時已將全部龍洋裝好。

袁七在心頭暗驚下，悄悄記數，整整分裝作八十袋，那樣重的東西，這樣薄到幾乎能透明的袋子，竟然不慮裂破，另外這三個人……

「七爺……」

袁七的沉思失神，被姜若峯的叫聲打斷。

「都裝好了姜先生？」

「是的，可要麻煩七爺請人抬到門外了。」

「不算什麼，我說過能帮忙的就一定會帮。」

袁七向塲內保鏢一揮手，幾個漢子開始抬動袋子。

這時候樓上有人喊叫道：「七爺聽電話。」

袁七正在想主意離開，恰好有這機會，立刻向姜若峯假客氣的一拱手，奔上樓去。

是電話，汪洽來的電話，竟沒有給袁七留半句話的空，袁七一接電話剛說了聲「喂」，汪洽已近乎怒吼的喊道：「姓姜的在賭塲裏早安排有同黨，你竟然沒有發現……」

「回先生你……」

「閉上你的臭嘴給我仔細聽淸楚，別管那十萬龍洋了，叫他們帶走好了，你只要派幾個心思快眼睛尖的，釘牢對方落脚的地方就行，現在快給我去通知我派去的那兩個人，叫他們立刻停止行動，火速回來，你快去辦，快！」

袁七還在拿着話筒發呆，汪洽的電話早已掛斷了。

婕兒走向袁七，從袁七手裏拿去話筒掛好，道：「別發呆了，快去辦該辦的事吧。」

這句話提醒了袁七，但並不是僅僅提醒袁七一件事情，而是兩件事情。

袁七回顧了婕兒一眼，笑笑，快步出去辦他的事。

當袁七走下樓梯的時候，正好瞥見姜若峯的身影消失在門口，袁七絕不猶豫，從後面門戶悄悄出去，並且招呼兩個保鏢跟隨着。

那兩個奉派前來對付姜若峯的人，很容易找，一個在賭塲門口側約百步的黑影裏，另一個正相反，在賭塲前門右側，袁七是老幹家子，知道這爲的是不使目的物能有逃脫的機會。

袁七先向左邊的那人走去，和那人低低說了經過，那人一點頭，向同伴走去，這本是應該的擧動，他要去通知同伴，今夜罷手。

事情壞在兩名殺手事前的約定，約定是如果其中一個移動，這表示馬上就要動手，因此右側藏身的殺手，錯會了意。

袁七只當事已辦妥，不能叫姜若峯等人看到他在外面，立刻由原路撤回賭塲。

他們沒有想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賭塲外那條筆直的寬巷左側盡頭處，正停着一輛中型貨車，已擧火待發。

駕駛座上，坐着的竟然是米鴻葆，他早把袁七和另一名隱身很久的大漢的行動，看在眼裏，憑經驗，他已看出那名大漢是個强悍的殺手，埋伏於外十有八九爲了對付姜若峯，姜若峯也正是北五省總堂口上的五虎將之一，米鴻葆口中所說的活財神。

姜若峯在賭塲門口，點了支烟，火柴的火光，正是暗號，米鴻葆駛車飛出，越過那名大漢，正停在賭塲門口。

帮助姜若峯的那三位，正是聶大，聶二和佟磊，五虎將一位不缺。

車乍停，一包包銀元已拋向車上，米鴻葆適時通知了四位師兄，叫他們隨時注意殺手的暗襲。

當左側步近的大漢，還離賭塲大門四五丈的時候，他右側的同伴却在暗影中急衝出來，右手一揚，三枚九齒飛輪電掣射向聶大和姜若峯。

聶二手中正提着一包洋錢，姜若峯挺立賭塲門前沒動，在接到米鴻葆通知後，五虎將已有了百無一失的默契。

因此聶二連理全不理，只把洋錢袋兒向頭前一擧，他肩下部份有貨速檔着，兩枚飛輪全被洋錢袋兒碰飛，聶二順勢一送，洋錢袋兒上了車，他的人却如同飛燕，一翻而上也到了車中。

姜若峯身軀倏弓，鐵板橋力使三枚飛輪擊空，他背後却傳來賭塲打手的慘號。

聶大僅僅身形一矮，就閃開飛輪，適時貨車右門開了，一連兩道寒光自貨車門中射出，行刺的右側大漢，胸，手各被射中，只旋了個身兒，就仆臥地上。

左側大漢四飛輪襲空，突見同伴仆臥，雙足猛登已飛上隣牆，聶二在車中已摸到三枚被飛輪劃破口袋裏的龍洋，身形一現，三枚龍洋帶着嗡嗡的嘯叫疾射而去，牆頭上的大漢驀地一聲慘叫，跌下牆去。

洋錢袋兒全裝上車，車馳如飛，只一霎眼，人車已經全沒了影子。

也只隔了不到半個鐘頭，蕭雜碎和十名手下開車到達賭塲，袁七親自迎接，蕭雜碎詢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袁七故作詫然，一推六二五來個全不知道，並且指天篤地說塲內平靜如常。

蕭雜碎陰笑着，拍着袁七的肩膀說，他獲得的消息却正和袁七講的相反，有人贏了十萬龍洋，有人在大街心謀刺刦財，結果是殺人的反被人殺，還連累了個無辜者，最後蕭雜碎在空口袋裏塞滿了重物下，話鋒改了，說既然袁七爺講沒什麼，那一定就是沒什麼，遂怎麼來的怎麼回去。

送走蕭雜碎，袁七吐出一口窩囊氣，大步回到樓上，他必須立刻把發生的一切事報告上去，這責任重大，重大到他負担不了。

那知剛推開門，人就傻了，不久前明明親眼目睹跳上貨車疾駛而去的姜若峯，如今竟然坐在平日他慣坐的「寶座」上，他才待縮步退回，人影一閃腕子被人刁住，一拉送，整個被拋摔到當央，房門砰的一聲關了個嚴密。

他爬起來，看清楚了，四個人，除了剛才駕駛貨車的那一個外，其餘的全都到了。

袁七總是袁七，起來之後冷冷地一哼，向姜若峯道：「姓姜的，這是幹麼？」

姜若峯扳着臉道：「袁七爺你還不明白？」

「笑話，我明白麼？姓姜的……」

他話沒說完，佟磊已到了跟前，臉上是帶着微笑，拳頭却向要緊地方擂出，噗！擊在袁七的胃口上，袁七弓下腰去，痛得混身冒汗。

姜若峯開口道：「七爺，有人親眼看到，你七爺溜出後門，和那兩個短命小子裏面的一個，鬼鬼祟祟的說了半天話，接着我就遭到突襲，七爺，這不假吧？」

「有這回事。」袁七看清了局勢，實話實說道：「不過，內情正好相反，我是去阻止他們蠢動的，沒想到另外一個太過莽撞……」

坐在另外一角的聶大，「噗哧」一聲笑道：「七爺，你猜我信不信你說的這些話？」

「不管你們信不信，我說的這些全是實話。」

「七爺，」聶大道：「我信，七爺可知道我怎麼會信你說的話嗎？」

袁七搖着頭，手不停的在揉着他的胸口。

「七爺。」聶二靠在門上道：「聽說你也是個練家子，怎麼只挨了一拳就那麼難過，要不要我搬把椅子給你坐呀？」

「對，」聶大接上話，「別叫七爺累病了。」

他說着，人已消失在布幔後面，接着他推出來了那張血紅的高靠背大椅子。

佟磊也沒閒着，拉開了布幔。

布幔後，那本來是十分秘密的暗牆，已被打開，那是另一間屋子，在大沙發上，綑着像小可憐似的婕兒，妙在婕兒身旁，緊靠着的竟然是大金牙。

聶大一把抓住袁七的後頸，硬送袁七坐上「血椅」道：「七爺，是那個小妞兒說的，你奉令去阻止那兩個短命小子動手，所以我才講信你說的話。」

姜若峯眼睛一掃大金牙的屍體，悲天憫人的嘆了口氣道：「七爺，我沒想到你這麼輸不起，大金牙死的寃，俗話說，我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所以我非替他報仇不可，我費了不少事，才看出大金牙的死因，又費了點手脚，才由那位姑娘口中獲知你殺人的辦法，所以請七爺也坐坐血椅，嚐嚐電刑的滋味。」

袁七一蹦而起，怎奈聶大的氣力比他大，又把他給按回椅子上，並且往一定的地方推。

袁七告饒了，姜若峯再問他什麼，他無不實答，最後包括汪洽的電話號碼，也記在姜若峯小日記本上，姜若峯和聶大一點頭，聶大一掌切在袁七後頸上，袁七頓即昏了過去。

× × ×

袁七爺的賭塲，被軍警聯合執法處封了。

是藍處長親自率領蕭雜碎和四十名軍警封的，被封以前，賭塲裏已經被人搗毀，成了一片破爛。

袁七爺雖說來頭大，勢力不小，無奈當他被藍處長從秘室帶出來的時候，大金牙的屍首就在旁邊，何況還有個苦主，大金牙固然沒有家小，却有個侄子，大金牙的侄子當衆指出大金牙的死因，又在秘室裏找出電流的開關地方，血椅正是刑椅，藍處長只有公事公辦。

蕭雜碎眼看袁七就要倒下了，來了個「落井下石」，報告藍處長說，要再作一次對賭塲的仔細搜查，於是又弄開兩間秘室，這下子不得了嘍，秘室地上，一排躺着另外兩具屍體，正是汪洽派出的殺手。

蕭雜碎渾水裏好摸魚，在一口小保險箱裏，發了點橫財，十幾條金子外帶幾樣珠寶，可說是不虛他「下井」投落的「一石」。

三條人命，够袁七滾的，大金牙的侄子更狠，直指地道外沈莊子那爿巨宅，是袁七的老巢，殺人，放火，刦財，販毒，應有盡有，藍處長信了實，封妥賭塲就趕向沈莊子。

眞叫大金牙這能幹侄子說着了，在那爿宅子裏，逮捕了身藏火器的暴徒三十七名，搜出良家婦女十二人，黑白毒品時價約值三十萬銀元，炸藥一千三百條，子彈十多萬發，長槍一百另六支，藍處長眞的樂了，當塲賞給大金牙的侄子大洋兩百塊，也賞了蕭雜碎三個大耳光。

袁七這官司有的打了，私藏軍械，三條人命，淫蕩婦女，很够了，很够袁七死上八次的了。

婕兒當然也被捕押，她是人證。

就因為婕兒也被收押，所以賭塲橫生事故，沈莊子老宅被執法處刨了底，汪洽還在睡他的大頭覺。

電話响了，汪洽矇矓中推開身邊的女人，抓起話筒，對方不等他發問就開了口道：「汪洽你仔細聽着，袁七的賭塲被查封了，當塲找出大金牙等三具沒來的及滅跡的屍體，沈莊子老宅也封了，黑貨白貨和一百來枝硬貨（槍械），也全到了軍警執法處手上，這只不過是家門裏邊對你牛刀小試，你再不改悔，不妨豁開來幹幹，最後警告你一句話，你那作惡多端的老子，死的不寃，車五爺很對的住他了，他的確是心臟病死的，也的確是厝在鎮海寺，當年辦這件事，沒瞞陳重山，如今屍體失踪，一定和陳重山有關，姓陳的已遭天報，不過他那親信『小上海』金虎臣還活着，此人現在日本使館當差，相信你有辦法弄個明白，車五爺有諭，不追究你弑師的大罪，聽我勸，從現在起安份點，否則只好處置了你永絕後患！」

汪洽連一個字全沒問出口來，電話就掛斷了。

他霍地起床，一張臉冷成塊冰，匆匆穿上衣服，一個人，開着車先駛向賭塲。

電話裏的警告沒有錯，賭塲完了。

再駛奔沈莊子，沈莊子巨宅前後有一隊軍警監守，他一跺脚，向旭街駛去。

天也還是矇矇亮，藍處長就被不速客給硬吵醒了。

他沒有發脾氣，因為來的正是日本領使。

接見後，日本領使毫不客氣的說執法處辦事荒唐，沈莊子那巨宅，那槍枝等一切，都屬於日本人的財產，執法處怎敢沒收，怎敢任意捉人。

藍處長答的妙，他說是日本領使弄錯了，那爿宅院在中國地上，產權屬於一個叫南瑞的中國人，不是日本人的財產。

日本領使說南瑞就是一位日本商人，藍處長叫領使拿出證據來，並且警告日本領使說，在中國地上，出了事是由中國機關辦，何況內有毒品，槍械，全是見不得光的貨，眞要弄到不可收拾，只怕日本領使也就待不了這個重責，希望領使三思。

日本領使虎頭蛇尾的走了，果然就沒再提起這件事情。

汪洽自從吃了這次暗虧以後，竟也沒再有什麼舉動，一連平靜了三個月，袁七手下的小嘍囉們，早已星流雲散，而家門裏也悄無動靜，這並不是好事，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前的緊張。

緊張！局勢已到了萬分緊張的地步！

革命軍已渡江北進，勢如破竹，尤其是河南一地，據報開封吃緊。

北五省的軍閥們，個個都土地爺捉螞蚱——慌了神，上面的大鬼們，早已心無戰志，個個悄悄的把橫槍硬奪生賴死訛的財產，往租界地移轉，下面的小鬼們，更是無所不用其極，變成兵即是匪，匪就是兵，苦的是老百姓，叫天不應叫地不靈，千盼萬望，只盼革命軍早一天來到。

開封城被革命軍克服了，消息電掣北傳，京津一帶的大小軍閥，已有不少突然失踪，其實，夾着尾巴逃到租界，當那縮頭的烏龜。

這正是各租界最活躍的時代，也正是各租界施展陰狠手段的日子，就從消息傳來說開封已被革命軍克服的那天起，租界居已變成大不易。

英租界有了規矩，名流大人先生們，論人是一百兩黃金收容一位，論家是五百兩黃金保家，用這些黃金，換得的只是一張可以通行往來無阻的證明。

當你拿到證明進入租界時，印度阿三黑手一伸，認黃金不認鈔票，收大洋不要花花紙，於是軍閥們刮來的民脂民膏，全孝敬了印度阿三和碧眼黃髮兒郎。

法租界稍稍便宜點，也是非錢不可。日租界最狠，沒有利用價值的名流，連姨太太全送上也不收，反之，他們供給房屋，不收分文，只請你在某種文件上簽字為據。

這些文件，在當時並看不出對你有什麼不利的地方，誰能想得到，這就是你的賣身契，是後來迫使你出賣國家民族的刀柄。

遠自奉天返回故鄉的湯大將軍，他本人是沒來，副官衞隊是送回夫人公子，就住在日租界。

這位副官姓藍，要多巧有多巧，正是軍警執法處藍處長的胞弟，藍處長所以能官居這最肥的高位，全仰仗手握虎符的湯大將軍。

湯夫人回籍，藍處長親自迎接的，當然也和他分別多年的胞弟見了面，藍處長一直陪湯夫人安置好，才告辭回去。

他一出湯公館的大門，就有位中國話說得很道地的日本人，客氣的迎上，並且遞上一張片子，名片，上面的名字是山田勇，後面還有一行中國字，寫的是——為湯大督軍夫人安全事，派人奉請，務祈移玉。

去吧，山田勇這個人神秘得很，藍處長對這個人可說是久仰了，何況帽子扣的太大，於是藍處長成了山田勇的貴客。

袁七瘦成了一把骨頭，這並不是在獄中受到了折磨，恰好相反，他在獄中是受着十分的優待，只為他自知這塲官司輸定了局，才被憂愁焦急所苦。

今天，他沾了革命軍的光，仍然活着，軍閥們只顧為本身的前途在打算，就誤了對這個小角色的執行，誰能想到，這個小角色竟在未來的大變動時，成了禍國殃民的厲害人物。

袁七出獄了，被極秘密的送進日本租界，他的賭塲，和地道外沈莊子的那爿宅院，全啓封發還給他，不過那些黑白貨和槍支及值錢的東西，早已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袁七出獄的事，十分秘密，但是杜雲鵬却能獲得其中的詳情，馬上把消息送到堂口上。

秦四爺只對大家說了一句話——革命軍就要到了，袁七在這個時候被日本人施用壓力釋放，必然另有陰謀，袁七早已喪心病狂，家門裏絕不允許他再為害逞兇，除掉他，一定要除掉他！

有這句話，五虎將開始策劃。

杜雲鵬供獻出可靠的消息和袁七藏身地方的詳圖，那竟是當年清水三郎的巨宅，現在日本租界管理人山田勇的家。

杜雲鵬消息來源，百分之百的可靠，說山田勇家中不但有狠狗四隻，並且有槍手多人，都是日本人，袁七住在後進左側樓上，有刀客五至八名，是中國人，袁七的舊部。當年橫行「楊柳青」等地的「白狼」組織中的悍匪。

提到「白狼」（曾為禍三省的一羣悍匪，其中可歌可泣事蹟甚多，另篇詳述），加深了五虎將的警惕，全認為必須先解決掉這些冷血的刀客，才能進一步對付袁七。要解決掉這些刀客，不是易事，最大的原因是他們很少離開山田勇的家，就算偶然外出去解決孤身男人的根本問題，也不出日本租界，而是召喚到旅館飯店中。

只要他們離開山田勇的家，自然就有機可乘，問題在他們最多兩個人外出，除去了這兩個人，無補於事並且打草驚蛇，萬般無奈，只好等候機會。

革命軍已東進到「濟南」，北上過「德州」，整個北五省，已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這天已過晌午，杜雲鵬突然一臉興奮匆匆來到，拖着米鴻葆進了那間會議室，他告訴米鴻葆個消息，說老天爺給了個天大的機會，如果事成，不只可以一下子根除那些刀客，連袁七也會斷魂亡命。

原來一艘叫「太平丸」的日本客貨船，就要到達塘沽。船只在塘沽停泊一天，加添淨水和補充給養，然後要到菲律賓等地，船上有部份貨物要送上岸，是見不得光的黑白貨和大批槍械彈藥，目下軍警聯合執法處，已和山田勇交成彼此利用的朋友，絕對不加干涉，所以明着裝車起運，不過山田勇害怕另生枝節，已決定動員他目下所有的人手，今夜分乘五輛大貨車，每隔半小時開出一輛，前往塘沽，五輛車上全有最新發明的「無綫電通話機」，定有不同的暗號。

這次山田勇雖然仍派袁七主理大局，江不空調動車輛，但沒有一個袁七所收家門裏的徒弟，從袁七入獄後，江不空成了紅人，他五輛車上全携帶武器，一名司機，兩名押運，押運全是山田勇家中的刀客和槍手，據消息來源判斷，似此大事，山田勇必將親自出馬，可能乘坐轎車一或兩輛，來往策應，又判斷這些槍械彈藥，不像要存放在日租界中，極可能利用那沈莊子巨宅，山田勇行事胆大心細，既已沒有執法處的後顧之憂，他再無所懼，他似乎已經計劃好一件很大的陰謀舉動，所以這批東西才能趕着時間從日本運來。

這等大事，米鴻葆必須取決於堂口上，雖然五虎將可以不受到天津家門裏指揮，但這是齊心對外的任務，商量着辦，百利無害。

米鴻葆第一件事就是必須明白消息的來源，如果十分可靠，那就證明家門裏業已有人不計生死打入敵方陣營，按規矩，就不能再問那人是誰，所以他沉思多時才對杜雲鵬說道：「杜大哥，這消息當眞可靠？」

杜雲鵬從身上取出小日記本來，撕下其中一張，遞給米鴻葆。

米鴻葆只見上面很簡單的寫着——一對二，報字太平。二對三，報字平安。三對四，報字安穩。四對五，報字穩當。五對詢問，車報字當然。每十五分鐘報字一次。

「這些是……」米鴻葆已經料到是什麼，為了小心仍然詢問。

「是那五輛車的通話暗號。」

「大哥，這可不是兒戲！」

「放心，四爺，五爺全心裏有數！」

經過杜雲鵬這麼一說，米鴻葆也心裏有數了。事情報向堂口，車軒車五爺親自策劃，現在是正午剛過，車五爺召見杜雲鵬，親自動手在一張白紙上繪圖，包括修改，只用了半小時，再和杜雲鵬解說了半小時，杜雲鵬已經完全領會。

車軒才說道：「馬上交給廠裏，其他的工作全停，必須在下午六點鐘前，做好它！」

「是，絕不誤事。」

「還有，做好以後，由你駕駛，你要改個樣子，車上裝配上一切必要東西，就駛向塘沽，在碼頭前里許路必經之地的那座廢鐵塲停，找個高地，準備着！」

「是，弟子懂。」

「你把圖交給老戴後，去趟德國兵營。」車軒從身上掏了張名片，蓋過章，反面寫了幾個字道：「取一千銀元，和這張片子，拜訪『蓋斯伍長』，只要告訴他廠址，他就會把咱們要的東西絕不誤事的送到，要小心，一丁點都不能含糊！」

「師父放心，我誤不了事。」

「你走吧，咱們塘沽廢鐵廠見了！」

杜雲鵬走了，米鴻葆笑着問道：「五叔你像是要展開一次世界大戰嘛。」

「胡說！」車軒道：「事要往萬一方面打算，有了這輛特製的車，加上法國兵營偷出來的『反戰車炮』，就算出了意外，也還足够消滅山田勇那五輛車的！」

「車叔，我有件事存疑，杜大哥在不好意思說……」

「說吧鴻葆，是件什麼事？」

「今天杜大哥送來這個叫人開懷的消息，我曾經很仔細的全盤想過很久，似乎全沒有問題，不過裏面有個漏洞，我怎麼推斷全不大對勁……」

「老五。」姜若峯是五虎將的智囊，接口道：「是什麼漏洞？」

「汪洽，今天的消息上，半點沒有提

到汪洽這個人，好像汪洽巳經平空消失了似的！」

車軒雙眉緊緊鎖起，米鴻葆說的不錯，山田勇不惜爲汪洽手下的袁七盡力，却是怎地沒照顧到汪洽呢？

如果說親和近，汪洽似乎比袁七對山田勇該親近的多。由於袁七出獄，加上這次行動，車軒這個老江湖，業巳看出山田勇雖然僅僅是日本租界的管理人，但在日本對華事務上的身份和職權，似乎超過了日本領使，那也就是說。山田勇才是眞正負責日本侵華事務的人，一個日本派駐中國的特務人員。

這判斷不是錯誤，那汪洽也該是身受山田勇指揮之下的人，除非汪洽犯了不可原諒的過失，巳被山田勇秘密除掉或送回日本外，類似今夜這種緊要行動，斷無不用汪洽的道理，米鴻葆疑心的對，這的確是個漏洞，稍以不愼，這漏洞足能埋葬了家門裏今天參與行動的人！

看出車軒神色不寧的米鴻葆，試探的說道：「車叔，可不可以向消息來源打聽一下這件事的內情？」

「不可以。」車軒道：「約定不容背棄。」

「但是車叔。」米鴻葆道：「這關係着今夜行動的成敗，和大家的生死！」

「我懂，不過若是現在去聯絡消息來源方面，不但無補，反而使消息來源自此中斷。」

姜若峯終於沒再開口，這時候突然說道：「鴻葆，接個電話給汪洽。」

米鴻葆懷有疑問的看着姜若峯，姜若峯道：「你始終並沒有和汪洽對過面，大白天的，何不去找找老同學？」

車軒搖頭道：「不好，須要防備打草驚蛇。」

佟磊道：「其實這雖是問題又不算問題，反正我們打定對方必有汪洽一份的主意，然後詳定安全對付的計劃，使今夜的行動，進退有矩，何必又爲一個汪洽費太多精神呢？」

這才是一針見血的話，於是不再爲汪洽的問題費心，仔細商量着今夜的行動計劃。

聶大出去了一個小時，回來證實「太平丸」的確是將在午夜前傍晚後停泊塘沽，也證實了地道外沈莊子的那爿宅院，不但早巳修理粉刷一新，並且有人出進，出進的人都很面生，絕對不屬於袁七所收家門裏的人，以聶大的眼睛看來，他說那是些久闖江湖的人物，不是刀客就是槍手。

車軒十分嚴肅的作最後決定道：「反正我們計劃週密，從塘沽碼頭到日租界也好，往地道外也罷，我們全有準備，一句話，今夜是和對方決一死戰的日子，我們和對手，必然的是全都動員了最得力的人手，沉着應付，取得必勝！」

× × ×

傍晚六時正，在山田勇的華麗大客廳中。

山田勇帶着烏黑的墨鏡，穿着漢式的勁裝，黑色的小褂，黑色長褲緊紮着腿帶，脚下一雙黑色膠鞋，和大客廳內其他的人絕無分別，他只多了副墨鏡。

袁七，江不空，打扮也一樣，顯然這是有計劃的一種安排。

大廳左側十六個人，左腰帶上都垂掛着二尺長的短刀，正中掖着「快慢機」，寬皮帶上滿是子彈。

右側八個人，臉上兇悍之氣較左側十六個還狠，腰帶是軟絲編織，腰間插着兩排飛刀，沒有槍。

包括山田勇、袁七和江不空，正正是二十七個人，就是不見汪洽露面。

「諸位！」山田勇的中國話說得像中國人一樣：「從現在起，那一位不幸落了單，獨自離隊，不論他有多好理由，他也只有一條路走，那就是死！並且是立即格殺，所以任何有必須離隊的理由時，要先得我的允許，希望諸位全能牢牢記住！」

「是。」刀客們齊聲恭應。

「哈一。」槍手們以日本話恭應着。

「實話告訴諸位！」山田勇道：「太平丸上的貨物，並不在塘沽碼頭下船，現在……」他看看手錶道：「是六點正。七點三十分時，貨物由兩艘摩托船由內海繞泊在金剛橋前，巳另外有人接取，送往沈莊子。」

刀客槍手們，無不動容，臉上全現露着詑然神色。

「你們一定奇怪，我這樣安排是爲了什麼？」山田勇嘿嘿一笑說道：「很簡單，我要某些人能獲得這並不確實的消息，相信他們一定會全力在中途去刦擊我們，我要趁這個機會，把他們剷除殆盡以絕後患。」

袁七恭維的道：「先生妙計。」

山田勇道：「我們這五輛車上，我早巳暗中安置了定時炸彈，也有疑軍而用的長短木箱，當有人出面刦奪的時候，只要稍作抵抗就行，看我命令撤退，明白？」

刀客、槍手紛紛應是。

「走！」山田勇下達了動身的命令。

當刀客、槍手魚貫走出的時候，山田勇轉身由大客廳的內門，轉向另一間小客廳中，小客廳內，蕭雜碎赫然在座。

山田勇一露面，蕭雜碎竟起身相迎，山田勇含笑道：「蕭隊長，後面的事可要看你的了。」

「放心山田勇先生，我不會誤事。」

「那我先謝你了，對了，七番地那房子，尊夫人還住得慣吧？」

「太好了山田勇先生，我沒有別的話好說，反正山田先生你知道，從現在起，我是你的人，有一天革命軍到……」

「你也放心蕭隊長，我山田勇一向說一不二，任何時期，只要我大日本帝國存在一天，就能保證你蕭隊長身家性命和財產的安全，我說過，遲早有一天，還要重用你蕭隊長的。」

「山田先生的提拔，我永遠不忘。」

「那就好，蕭隊長請在我走以後，也立刻動身，我的消息絕不會錯，車軒等人巳經和革命軍暗中私通，今夜成功，在隊長來說，也是件不小的功勞。」

「是是，我理會得，理會得。」

山田勇一笑，握握蕭雜碎的手，轉身而去。

蕭雜碎在十分鐘後，也離開了山田勇的家，乘車疾駛回轉隊部。

他眞的沒閒半分鐘，用電話向藍處長

報告，說塘沽一帶，發現許多身份來歷不明人物，似乎人人暗藏槍械，極可能是從滄州地帶下來的悍匪，或者就是革命軍的便衣別動隊，請示當該如何。

藍處長老奸巨猾，要蕭雜碎看着辦，蕭雜碎報備過後，早有成竹，立刻集隊，百二十名實槍足彈的偵緝隊員，分乘五輛軍車，五輛警車，風馳電掣般的往塘沽駛去。

山田勇的安排，的確是陰狠毒辣而週到，不但本身是疑軍，更埋伏了蕭雜碎這一着殺手，不論官、私兩面，今夜他是都佔了上風。

他唯一的錯失，是過份輕蔑了家門裏的義氣和家門裏的力量，不錯，家門裏代代都出過賣友求榮的匹夫，這和古今中外往大處說每一個國家，往小裏講每一個家族一樣，都有忠臣烈士，也有奸險小人，有成家的，也有敗家的，但總說起來，善良的多，惡詐的少。

家門裏的人，並沒有腦袋頂上刻着字，除非他司有專責，像杜雲鵬，像車軒，那是無人不知，如果像于宏聲，彭忠等人，巳多年沒負家門裏實際的責任，在外又是獨有經營，多少年下來，幾乎沒人知道他們曾是家門中的一員虎將。

當然山田勇知道，因爲他曾打進過家門裏的核心，不過要說山田勇還知道彭忠有個弟弟，正是蕭雜碎的親信，那就過份神話了。

在蕭雜碎來說，大部份的事都要彭興去辦，包括這三天悄悄把兩份家小遷進日租界，和價值五十多萬銀元的黃金，存於英租界銀行的保險庫中等等，自然蕭雜碎今夜的行動，也沒瞞彭興。

所以在蕭雜碎電呈藍處長的時候，彭興也一個電話通知了彭忠，他說的簡單，是檢要緊的講，完全用家門裏的切口（行話）。

彭忠再電話通知車軒的時候，是六點三十分，車軒等人正要行動。

接到消息，車軒恨得跳脚，不過五分鐘後，他就冷靜下來，手扶在米鴻葆的肩頭上，嚴肅而沉重的道：「鴻葆，我把家門裏全部人手，全交給你了，也就是說，把他們的生死，今後家門的興亡全交給了你，我只囑咐你一句話，要以最低的傷亡，去瓦解山田勇的陰謀，阻止這些黑白貨踏上中華民國的國土，不論用什麼方法，也要除掉山田勇和袁七，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件事了，江不空始終忠於家門，我怕山田勇巳經疑心到他，更怕他將不計後果離隊來送消息，如果這樣，江不空必死無疑，記住，給他報仇！」

誰也能聽得出來，車軒這些話像是遺囑。

米鴻葆急忙問他道：「車叔您的打算是……」

「杜雲鵬和于宏聲巳經去了塘沽，我不能坐視不理，也不能再派人前去送死，我只有自己去！」

「不行車叔，我去！」米鴻葆大聲說着。

「鴻葆！」車軒十分平靜的說道：「當年我如果能分清是非，汪二哥就不會死，三娘也不會死，當家師父也不致遭人暗算，所以說我當年就錯了一次，如今明知南瑞就是汪洽，仍然收在名下，任他發展，年過半百又錯了一次，鎭海寺內我巳經應該死了，竟然又活下來，剛才我想過了，這是我車軒報答家門重恩的唯一機會，因此我非去不可。」

「車叔別往牛角尖裏鑽，杜大哥奉令埋伏，未必馬上動手，我去通知他作罷，也未必就有危險……」

「既然未必危險，你幹麼不放心車叔我去？」

「車叔提調全軍，任重道遠……」

「鴻葆！」車軒正色叱斥道：「你可是認爲家門中的規矩，你不必遵守？」

「鴻葆不敢。」

「那就好，快去研判該如何阻止毒品槍械登陸，其他的事不必多說！」

米鴻葆不敢再說，車軒打開他很久沒有摸過的一個小鐵匣，取出六口飛刀，六只飛輪，兩把手槍，順手又帶上四枚手榴彈，兩盒子彈，獨自開着他那破車，疾馳而去。

× × ×

金剛橋下里半路的水道，是不屬於任何地方的個別水道，沒有人家，沒有碼頭，不過若在兩岸登陸，距地道外沈莊子是最近最近。

正七點，岸上巳經人影幢幢。

七點十分，人影聚結，一、二、三、四……十個人。

他們一聚即散，分佈開來，每隔十幾步一人，據住了較高的地方，伏身而待。

七點二十分，天全黑了下來，這地方沒設路燈，所以半里一圈烏黑一片。

黑而靜，今夜無風，不過靜能知遠，遠近寂悄無聲。

刹那，下游處傳來噗！噗！嘭！嘭！的馬達聲。

一艘、兩艘，兩艘小汽艇逆水而上，越來越近。

河面寬有五丈，兩艘汽艇突然熄火停在河心，並且抛落鐵錨。

接着，第一艘汽艇上閃着燈號，一長、一長、三短、一長、一長，相隔片刻，打了一遍。

而岸上有人用手電筒發出燈號，是三短、三短、一長，三短、三短、也是打了兩遍。

汽艇重又發動，鐵錨拉起，往西岸緩緩攏靠過去。

此地，巳經是屬於地道外了。

此地，是地道外最最荒凉的所在。

此地絕對沒有人家，一箭外只有高石坡上的小龍王廟在監視着河水漲落。

龍王廟只有一進殿，丈八高，廢置少說有二十年了。

廟脊上有人，是屬於西岸黑影羣中的一份子。

這人取的地勢好，可以瞭望四野，監守二路，來路和去路。

這人手裏一支快慢機，木匣子巳經頂在槍後座上（快慢機的木匣，其實就等於槍托了，匣前有滑齒，槍後有凹槽，恰好滑入頂緊，可當輕機槍用，容易取準而威力極大。），抱在胸前，他還有一支快慢機，同樣是頂上了木匣子，叫起了大機頭

，那是準備一槍子彈潑火打光，來不及另裝子彈時用的，可見準備有如何妥當了。

這時，西岸上的黑影，有四個撲近了兩艘汽艇，接住艇上拋下來的纜繩，很快的拴在早已備好的拴樁上。

接着艇上出現人影，低沉的問道：「天黑啦，怎麼沒帶盞燈？」

問話的不但實槍荷彈的戒備着，艇艙裏更露出不少槍管，只等岸上人一個答覆不對，立即開槍。

岸上人答道：「燈有，用不着，太陽就要出來了！」

艇上的人還有話，問道：「你們是三島？」

岸上人答道：「也是九州。」

艇上人一跳登岸，和岸上人一一握手，然後吩咐起貨。

一箱箱的貨物，從第一艘艇上搬下來，搬得很快，全堆到岸上，一切行動悄靜而迅捷。

第一艘汽艇搬空了，艇上人全返回艇中，馬達甫響，纜繩取下，開始調頭好讓另一艘下貨。

就在第一艘汽艇馬達發動後，第二艘汽艇外弦邊河水中，冒出兩個人來，他倆手在水外，輕快的解開油紙包兒，雙雙在紙包物件上一拉，輕輕的把物件放置在第二艘汽艇上，然後一沉入水，飛快的急沉游走。

馬達聲遮蓋住了兩只物件的滾動聲，也遮蓋住了那兩個潛水急游的浪花聲。

第一艘汽艇已半調轉頭去，第二艘汽艇上驀地轟轟兩聲震天爆響，火光直沖而起，接着就引發了艇上的彈藥，連聲轟響，整個艇身和殘肢木片碎鐵血珠全捲飛空中，僅僅是一刹那，除了水面上漂流的碎木片和雜物外，第二艘汽艇已沒了踪影。

在岸上人心驚肉跳胆顫而呆傻的一霎眼下，第一艘汽艇也被火引着，艇上人紛紛撲救，並且打開了「探照燈」，在河面上搜索。

爆炸聲時，龍王廟脊上的瞭望哨，霍地因受驚而站起，寒光閃飛，一柄七寸飛刀，已沒入這人的後心，這人直摔下龍王廟來。

廟下早已有人承接住屍體，拖向廟後，人影閃拔，廟脊上仍然有人在瞭望，而脊坡背後，更多了四支足火的快慢機，和整整一箱百二十發手榴彈。

廟內側半高地的雜草亂石間，更隱伏着十幾名槍槍見準的好手，作扇形散據，待令而動。

西岸邊上的人，應變也快，不再顧念已失的汽艇和正被火燒的汽艇，紛紛動手抬起貨物，往回飛奔。

內中一人遠遠的向龍王廟脊揮手，廟脊上的人，也揮手相答，於是西岸邊的人放了心，只要後路沒斷，過了龍王廟就是車道，他們那兒停着四部車子，雖然損失了一船貨，那是船上的事，貨沒下地，他們有理由不負這個責任，不過現在到手的一批，却絕對不允許再出任何紕漏。

看上去就知道貨够重，使他們抬走的並不能疾快，在接近龍王廟不足十丈的時候，自龍王廟脊上倏地射下三盞强力車燈來，接着廟脊上的人喊道：「相好的，貨留下，人滾蛋，往回裏滾，滾到水裏面，天太熱，下水涼快涼快！」

聞聲知警，接着一連八聲槍響，抬貨的已有八個人腿上掛了彩。

喊聲又起道：「相好的，四部車老子們沒收了，貨也留下了，誰不服氣，老子們就先送誰一顆小黑棗，喔，你小子想掏槍，躺下！」

眞聽話，西岸邊的人中，那位發施號令的，膝蓋一軟躺下了，在他對眉正中，多了個眼，血沫子直往外噴，他右手還緊握在槍柄上，槍還有一小半在腰帶上。

「扔貨不傷人，我喊三個數，過數的他只有死！一、二……」

貨全抛在地上了，人全舉起手來。

「請自己量力，把自己身上帶的傢伙也取出來扔在地上，快！」

十來支槍，全拋在貨上面了。

「還有刀，朋友們，咱們是好商量，別帶着寸鐵，那玩意兒傷感情！」

果然，有二三十柄刀子，也堆到地上了。

「還沒完朋友們，是咱們中國人的，右邊站，是日本朋友左邊請，快，別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爺們時間寶貴，不能久候。」

裏面六名中國人，很快的出隊站到右側。

廟脊上一盞燈，罩照住這六個人。

不用說，其餘五名是日本人，所以沒動。

「中國朋友們，請再帮個忙，用日本朋友們的腰帶，把他們綁在一串，請綁緊一點，誰要是在這方面放交情，誰可是自己找死！」

綁吧，全綁好了。

四面已緩步圍上人來，全是槍在前，幪着臉，只露出眼睛來。

六名中國人，被趕到水裏去，硬逼他們游向東岸登陸，五名日本人被帶走了，地上的槍和刀，全被取去，貨物更有準備，槍枝碰砸彎了槍筒機頭，烟土澆上鹽水，再澆汽油，和那些彈藥壞槍，一把火燒了個十分好看。

事辦完，人湊足，毫髮不傷，是由聶大聶二和姜苕峯領率的好手。

姜苕峯在事畢之後，立刻揮手道：「別遲延了，快，塘沽道上接應老四和老五還有車叔。」

他們利用對方的四部車，疾馳撲奔塘沽。

五名人質並沒有帶，只是取下他們身上的東西，問清名姓，交給人幪上他們的眼睛，帶到早就安排好的地方。

× × ×

塘沽的碼頭上，可熱鬧了。山田勇和太平丸的船長，談笑甚歡。

談笑中，山田勇知道兩艘汽艇已進入內海，計算時間，正好到達該定地方，山田勇看看錶，整整七點三十分。

他仍然和船長聊着，一直到了八點，才告辭登車往碼頭外面緩緩駛去。

剛出碼頭，他已經和手下悄悄下了車，只留五名不知內情的司機，開車返回市區。

這些司機，不是來時開車的人，是江不空那汽車修配廠內的人，也是白天時候，山田勇下令叫江不空先一步派到塘沽碼頭的人。

山田勇和親信手下，在下車的刹那，打開了三十分鐘後爆炸的定時炸彈，江不空暗中又恨又急却無可奈何。

山田勇首先帶着親信，停步在碼頭外右側的一座房屋前，屋門打開，包括袁七在內，全不知道這是山田勇早有安排的工作站。

進了屋子，山田勇暗中示意，兩名日本槍手突然擒住了江不空，江不空還要掙扎，山田勇獰笑着說道：「你還記得我臨時行動說的話嗎？」

「我當然記得，我並沒有離隊……」

「哼，我和井村船長談話的時候，你告訴袁七說要上厠所，是不是？」

「是，我在厠所還碰見了『澤田』先生。」

「對。」山田勇道：「你去過厠所以後呢？」

「就向七爺報到，沒再離開。」

「爲什麼澤田比你先回隊很久？」

「他的小解，而我是去大便，這怎麼能……」

「對。」山田勇獰笑連聲道：「澤田回來，你决想不到，我會叫『三板』去厠所找你，你已不在厠所，監視碼頭辦公室電話的『籐山』，報告我說你和外界在通電話，江不空，你還有話說嗎？」

江不空道：「那是……」

他話還沒有說完，山田勇把頭一點，八柄飛刀不差先後的全釘在江不空的心口上，江不空一聲痛吼，雙手倏地拔出四柄刀來，在他嚥下最後一口氣前，四刀分發，兩柄照顧山田勇，兩柄射向袁七。

山田勇好身手，輕巧的已揑住了飛刀，袁七却太過大意，一刀被他避開，另一刀扎上膝頭，可巧扎斷了大筋，使袁七成了跛子，江不空在四刀射出後，已仆地死去。

袁七已無法行動，山田勇派一名刀手照料，他率領其他的人駕車而去。

這時候，車軒剛剛趕到，但是還沒能和杜雲鵬聯絡上，因爲在距廢鐵場還有半里路時，車軒已發現偵緝隊佈的防，他不能硬往火坑裏闖，只好停下車來，跛着一條腿，躲避着蕭雜碎手下的皮條子，緩慢的從側向繞爬向廢鐵場。

廢鐵場高坡上停着一輛像是「壓路」的車，蕭雜碎並沒有疑心什麼，不過車上的于宏聲，在望遠鏡內部已發現了蕭雜碎和他的手下，立刻告訴了杜雲鵬。

杜雲鵬一咬牙道：「由此可見山田勇承接毒品軍火的事不假，蕭雜碎一定是知道革命軍指日可到，爲保身家投靠了山田勇，于兄弟，看起來今夜咱們要大幹一場了。」

「杜大哥，這正好，連蕭雜碎一塊下手，除了他總不是傷天害理的事！」

「對，不過于兄弟，咱們也要作最壞的打算才行。」

「放心吧，杜大哥，家門裏沒有個歪種！」

「行，兄弟，看仔細，咱們道回豁上幹了！」

此時，車軒已經快爬到廢鐵廠的高地後面，如果于宏聲能回頭看看，一定能看到車軒，可惜他沒回頭。

五輛貨車風馳而到，杜雲鵬沒見到自己這方面的人，于宏聲判斷是，車五爺一定是發現偵緝隊的人，進不來，杜雲鵬相信這個判斷很對，這樣的話，能瓦解對方車輛毒品和軍火的，也只有他們兩個人，於是杜雲鵬知會于宏聲動手。

山田勇絕沒想到杜雲鵬改裝了一輛裝甲車，更沒想到，車裏面還能發反坦克用的「平射炮」，溜的一道火光，平射炮擊中第一輛貨車，定時炸彈也正好引發，這一聲爆響，聲傳市區以內，咸認爲革命軍已打到了天津。

爆炸是一聲接一聲的响着，蕭雜碎多虧早跟着軍閥們養成兵在前他退後的習慣，死了十幾名弟兄，他只是嚇去一層胆皮，直哆嗦。

車軒爬上了特裝的怪車，于宏聲發現了他，才待叫杜雲鵬停車開門，一排飛槍，把車軒擊落車外。

于宏聲通知杜雲鵬，停車抬進車軒，車軒半身已成了血人，車軒掙扎着告訴杜雲鵬內情，要杜雲鵬立刻撤退，杜雲鵬淚落如雨，于宏聲也泣難止聲，車軒緊抓在杜雲鵬手臂上的手，鬆了，這位家門裏的强人，不幸死在那排飛槍上，飛槍是由電掣來到的山田勇等人車上所發，車軒一死，于宏聲再不猶豫，自己裝彈，瞄準對方車輛，一炮擊出，只見對方車飛毀人散亡，亂成一片。

杜雲鵬匣槍連發，于宏聲重新裝彈，又一炮，打擊了最後一輛轎車，這時山田勇等人，死剩了九個，全四散奔逃着往高地撲進。

失去目標的于宏聲，告訴杜雲鵬調來，那是正對蕭雜碎的偵緝隊，于宏聲一發狠。剩下的炮彈全照顧了蕭雜碎，炮彈打光，于宏聲和杜雲鵬一身是胆飛下車來。槍發不空刀刀致命，不幸他們身上的手榴彈，成了致命的東西，在山田勇只剩下他和一名槍手「澤田」時，澤田擊中了于宏聲身上的手榴彈，波及了杜雲鵬，一雙家門裏的好兄弟，民族的眞英雄，在狂爆炸聲中，離開了人世。

× × ×

以五名活着的日本人，來換車五爺和杜、于三位屍體的事，悄悄進行，雙方誰也沒再施用計謀，都分由一個人出面，山田勇和米鴻葆。

山田勇早已經通知家門裏，說杜、于兩位只有殘肢，家門裏承諾了。

將黎明正黑暗，革命軍的號角聲已傳到京津，五名俘虜被牽着由東往西過金剛橋，一具棺木和兩只骨灰罈兒，被車推動由西往東過金剛橋，雙方停在橋中間，很難看清彼此模樣，彼此領取所要的，天空恰正出現一絲曙光，兩個當事人都看清了對方，米鴻葆驚呼一聲——原來你就是山田勇！汪洽冷冷地點着頭別去，好同學，好朋友，在未來的時日裏，只怕還要各爲其不移的志願，再作生死的較搏，他們的事蹟，容作者另篇撰述，這篇「地道外」，至此全部結束。

（完）

驚魂六記故事之三

黃鷹·文
盧令·圖

黑蜥蜴 (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龍飛和司馬怒在山坡上交手，龍飛戰勝了司馬怒後策馬離去，欲去見他未婚妻紫竺，半路他遇到一輛馬車載着一副棺材，內裝一個木雕的美人，像貌極似紫竺，而車把式樣子也很怪異，使龍飛大吃一驚，龍飛一路追踪，而車把式武功不低，追至鳳凰鎭一個莊院，怪人抱着木雕美人逃進了莊院之內，龍飛追至莊院入內，院內長滿野草，假山上伏着一隻栩栩如生的黑蜥蜴雕像，不遠處有一小樓閃着燈光，龍飛向樓上走去，在樓中見一水月觀音，在那裏撫琴……。此時捕頭鐵虎正好走過，和龍飛兩人正對此事感到怪異，忽又見一個白衣老婦人——

義莊飄魔影　蜥蜴現觀音

魔手

夜已深，風更急。

龍飛牽着坐騎，轉了兩個彎，終於來到了丁家莊門前。他躊躇了一會，才步上石階，叩動門鐶。

到他第三次叩動門鐶，門方在內打開來。

開門的是一個老蒼頭，打着燈籠，精神飽滿，雙手也很穩定。

「是誰？」

「壽伯，是我！」

那個老蒼頭正是丁家莊的老家人丁壽，這時候他亦已看清楚龍飛的臉龐，驚喜道：「龍公子！」

他慌忙大門開戶，連聲道：「快，快進來，別要讓雨淋壞了。」

龍飛道：「對不起，吵醒你出來。」

「那有這麼早睡覺？」丁壽從龍飛手中接過韁繩。「三年不見，公子還是那個樣子，英俊瀟洒，溫文有禮。」

龍飛尚未回話，丁壽說話又已接上：「是了，公子怎麼三年都不來一趟，我們小姐眼都快要望穿了。」

龍飛一笑，道：「小姐可好？」

丁壽道：「好，就是整天惦掛着公子呢。」

龍飛問道：「她現在大概已經休息了吧。」

丁壽搖頭道：「小姐她今天清早去了隣鎭探望外婆，據知會留宿一宵，明天才回來。」

龍飛試探問道：「那邊沒有事吧？」

「沒有。」

龍飛心頭一沉。

他立即走來丁家莊，主要當然是想要知道紫竺到底有沒有遭遇意外，其次就是要問清楚紫竺有沒有曾經給什麼人對着彫刻。

對於那個木美人，他始終耿耿於懷。

但現在他心頭一沉，却並非因爲這件事，而是因爲紫竺的不在家。

——紫竺今天應該在家的。

十天前，他已經差人送信紫竺，告訴紫竺他今天必會到來。

可是現在紫竺並沒有在家等候。

丁壽當然不知道龍飛那許多，接道：「小姐雖然不在家，老爺却在家，公子要不要先去見見？」

龍飛心念一轉，道：「不知休息了沒有？」

丁壽道：「方才我經過書齋，見書房之內仍然有燈光，相信還未休息。」

龍飛道：「我現在就去書齋。」

丁壽道：「書齋在那邊公子是否還有印象？」

龍飛道：「才不過三年，我的記憶力相信還不致那麼差，自己去可以的了。」

三年前，龍飛乃是這裏的常客，對這裏的人固然熟悉，地方也一樣熟悉得很。

丁壽道：「那麼我先替公子安置好坐騎，回頭再準備房間。」

龍飛道：「有勞。」

丁壽道：「就以前那個房間好嗎？」

龍飛道：「最好不過，省得再麻煩你老人家指引。」

丁壽道：「什麼說話，公子不罵我骨頭懶我已經開心得很。」

龍飛笑接道：「那個房間也無須怎樣準備，隨便可以了。」

丁壽道：「這最低限度也得打掃乾淨，否則公子你如何睡得舒服？」

龍飛道：「不要緊，時間經已不早，你還是早些去休息吧，打掃什麼，明天再算。」

語聲一落，龍飛舉步西面走去。

書齋正在西面。

×　×　×

夜雨梧桐，秋風落葉。

這個院子秋意似乎特別深濃。

書齋在這個院子的正中。

龍飛一踏入這個院子，就有一種熟悉的感覺。

他並非第一次進來，雖然三年，也並未忘記這裏的一切，可是那種熟悉的感覺，却竟似不是因此而生。

是不是因爲這座院子的結構與方才他進去的那座小樓所在的那院子有些相似？

進口一樣是一道月洞門，入門一樣有花樹，有梧桐，那邊也一樣有一爿竹林，位置却與那個院子的一爿相反，乃是在西面。

一東一西，這兩座院子莫非就只隔着一爿竹林，一道圍牆？

龍飛好容易才壓下那股穿過竹林，翻過圍牆一看究竟的衝動。

書齋果然有燈光外透，門半開。

龍飛來到門外，仍然聽不到絲毫聲息，舉手叩門，也沒有反應。

他仍然等了一會才舉步走進去。

書齋內並沒有人。

丁鶴去了那裏？

×　×　×

西牆下有一面三稜屏風，屏風上畫着一幅松鶴圖。

孤松上悽然立着一隻孤鶴，獨對着一輪孤月，一股難言的蒼涼幽然從畫中散發出來。

龍飛早就已感覺到這股蒼涼，甚至曾經問過丁鶴，何以不多畫一隻鶴在上面？

丁鶴當時却只是淡然一笑，龍飛也沒有再問。

因爲那剎那他已經省起丁鶴早年喪偶，一直沒有續弦再娶。

三年後的今日，屏風仍然是放在西牆下原來那個位置，書齋內的一切陳設也顯然和三年前一樣，並沒有任何改變。

丁鶴毫無疑問是一個非常守舊的人。

龍飛目光一轉，又落在那面屏風之上，忽然舉步向那面屏風走過去。

屏風後面也沒有人。

——怎麼我忽然變得這樣多疑？

——不成着了魔？

龍飛搖頭苦笑，轉向那邊書案踱去。

書案上放着筆墨硯，還有一軸橫卷。

硯中半載墨汁，燈下閃着異光，筆放在架上，飽染墨汁，看來仍未乾透。

橫卷上寫着一首詩——李商隱的一首無題。

來是空言去絕蹤
月斜樓上五更鐘
夢爲遠別啼難喚
書被催成墨未濃
蠟照半籠金翡翠
麝薰微度繡芙蓉
劉郎已恨蓬山遠
更隔蓬山一萬——

字寫得很好，很工整，寫到那個「萬」字却出現敗筆，最後那個「重」字也沒有寫上去。

那會子必然發生了什麼事情，也必然很突然，很重要，以至丁鶴非獨寫不好那個「萬」字，甚至立即放下筆離開。

——究竟是什麼事情？

龍飛不由自主的俯身拿起那軸橫卷。

那個「萬」字也已經完全乾透，丁鶴離開書齋顯然已相當時候。

什麼時候才回來？

龍飛沉吟未巳，身後倏的傳來一陣奇怪的聲响，好像有什麼東西在爬騷。

他應聲回頭，就看見一個人冷然站在那面屏風的旁邊。

那個人年逾五旬，顴骨高聳，目光刀一樣，閃亮而銳利，兩頰亦有如刀削，三綹長鬚，一身藍靛花綉，無風自動。

他身裁出奇瘦長，站在那裏就像是一隻孤鶴。

龍飛一眼瞥見，當場怔住。

那個人不是別人，也就是輕功兩河第一，劍下從無活口的「一劍勾魂」丁鶴！

這是丁鶴的書齋，丁鶴在這個書齋出現，並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龍飛驚訝的只是丁鶴如何出現。

他雖然不是面門而站，但在他站立的位置，若是有人從門外進來，絕對逃不過他的眼睛。可是現在丁鶴的出現，他竟然全無所覺。

書齋那邊的窗戶只有兩扇開啓，但燈也就是掛在那邊，丁鶴若是從窗口進來，縱然那輕功如何高强，身形展動，亦難免帶動燈光。

那剎那燈光並無任何變化。

那個窗戶與丁鶴現在站立的地方而且又有一段距離。

丁鶴簡直就像是本來站在那面屏風之後，現在才轉出。

龍飛方才却已經看清楚屏風之後並沒有人在。

難道丁鶴竟然懂得魔法？抑或是他輕功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丁鶴看見龍飛在書齋之內，亦顯得非常奇怪，半晌才脫口道：「小飛！」

龍飛回應一聲：「師叔！」放下手中的那軸橫卷。

丁鶴事實是龍飛的師叔，武林中人知道這件事的却並不多。

龍飛的師傅「一鷗子」二十年前已歸隱，丁鶴近這十年來亦已入於半歸隱的狀態中。

後起的一輩，很多都已不知道有丁鶴這個人，但對於龍飛，却很少有不知道。

尤其這三年，龍飛的聲名更是凌駕任何一人之上。

武林中當然有很多都想弄清楚龍飛的底細，特別的龍飛的仇人。

只可惜龍飛雖然沒有隱瞞，在他們來說，大都仍然是陌生得很。

只有很小人聯想到丁鶴，知道龍飛的師傅一鷗子與丁鶴乃是師兄弟。

丁鶴上下打量了龍飛一眼，道：「你什麼時候來的？」

龍飛道：「才到了片刻。」

丁鶴道：「到來之前怎麼不先通知紫竺一聲？」

龍飛道：「十天前，我已經着人送了一封信給她。」

丁鶴道：「倒沒有聽她說過。」

他的說話語聲很冷淡，面上亦毫無表情，一反三年之前的那種親切，在龍飛的感覺，簡直就像變了一個人。

龍飛在不由自主仔細的打量了丁鶴一遍。

丁鶴比三年之前明顯的蒼老了很多，也不知是燈光影响還是什麼原因，面色異常蒼白，眉宇間彷彿凝聚着重憂，瞳孔的深處又依稀隱藏着恐懼。

目光轉落在丁鶴那襲藍靛花綉長衫之上，龍飛那顆心更就砰然一跳！

——在那邊小樓之中，突然出現在水月觀音之前的那個人不就是穿着這種藍靛花繡衣裳？

——那個人不成就是他？

龍飛心念一動，自然又省起丁鶴的突然出現。

——那個人不也是這樣鬼魅般出現？

他連隨發現丁鶴的左手用白布緊緊裹着。

白布之上血跡斑駁。

他脫口問道：「你老人家的左手怎樣了？」

丁鶴一愣，有些狠狽的道：「沒什麼，方才磨劍的時候一不小心割傷。」

——這個時候磨劍？

——好像他這種老手怎會這樣大意？

龍飛雖然在懷疑，仍然關心的問道：「傷得不重吧？」

「皮外傷，不要緊。」丁鶴好像看出龍飛在懷疑，忙不迭解釋。「眞個是八十老娘倒綳孩兒，我磨劍三十年，這還是破題兒第一趟。」

龍飛試探道：「師叔這時候磨劍，莫非出了什麼事？」

丁鶴打了一個哈哈，道：「你師叔差不多已經有十年絕足江湖，恩恩怨怨早巳了斷。」

他笑得顯然有些勉强，一頓又說道：「不過武功不練，日久難免生疏，劍不磨，日久亦難免生銹，好像你師叔這種嗜劍如狂的人，縱然巳退出江湖，武功始終還是不離手，劍也是還要常磨。」

這番解釋雖則是甚有道理，龍飛仍然有一種感覺。

——丁鶴在說謊。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爲什麼他要這樣隱瞞？

龍飛畢竟是一個尊師重道的人，儘管在懷疑，也沒有追問下去。

他兩步走到那邊竹榻前，拂袖一掃，連隨揖身道：「你老人家快請過來休息一下。」

丁鶴失笑道：「在你面前，我最少老了十年。」

這一次他笑得雖然很自然，眉宇間的重憂並沒有稍退。

他仍然走了過去坐下，說道：「你也坐。」

龍飛欠身在旁邊一張竹椅坐下。

丁鶴旋即道：「這三年你在外面幹得實在不錯，前些時有幾個朋友來探我，提起你，都讚不絕口，連『雙斧開山』杜雷都倒在你劍下，年輕的一輩之中，論聲名，相信沒有蓋得過你的了。」

龍飛道：「侄兒並非刻意求名，只是有些事實在不管不快。」

丁鶴道：「好！有所不爲有所必爲，這才是男子漢！大丈夫！」

一頓又說道：「你這次來得却不是時候。」

龍飛道：「哦？」

丁鶴道：「紫竺去了探她的外婆，要見她，要明天才成。」

龍飛道：「壽伯巳跟我說過了，不過我……」

丁鶴笑截道：「不要不過了，師叔也曾年輕過，你們年輕人的心事又怎會不知道？」

話尚未說完，他的笑容便是淡下來，好像忽然觸起了什麼心事。

龍飛正要回答，丁鶴說話又巳接上：「壽伯這時候大概巳替你準備好房間。」

言下之意，無疑的就是要龍飛離開書齋。

龍飛脫口道：「師叔，我……」

丁鶴鑑貌辨色，道：「你莫非有什麼要與我說？」

龍飛沉吟道：「的確有件事想向你老人家打聽一下。」

丁鶴道：「什麼事？」

龍飛道：「那是關於隔壁那一幢莊院的。」

丁鶴一怔，瞬也不一瞬的望着龍飛，道：「隔壁那幢莊院怎樣了？」

龍飛道：「我只是想知道那是誰的地方。」

丁鶴想想道：「那是蕭立的莊院。」

龍飛道：「『三槍追命』的蕭立？」

丁鶴道：「正是那一個蕭立。」

龍飛道：「聽說他與你老人家是很要好的朋友。」

丁鶴無言頷首。

這並非什麼秘密，老一輩的武林中人很少不知道丁鶴蕭立情同手足，「一劍勾魂」「三槍追命」曾經連袂闖蕩江湖，所向無敵。

可是現在提起蕭立這個人，丁鶴却顯得好像不大開心。

龍飛也是現在才知蕭立就住在隔壁。

——既然是那麼要好的朋友，丁鶴何以一直沒有提及？

——莫非兩人之間曾經發生了什麼衝突？

龍飛試探道：「不知道那位蕭老前輩現在怎樣？」

丁鶴緩緩地道：「很好。」

他連隨反問龍飛：「怎麼你突然問起隔壁那幢莊院？」

龍飛道：「沒什麼？不過方才走過，看見奇怪，信口一問。」

丁鶴追問道：「何奇怪之有？」

龍飛道：「那幢莊院好像巳荒廢了多年？」

丁鶴道：「你如何得知？」

龍飛道：「莊院的門戶沒有關閉，裏頭的院子野草叢生……」

丁鶴道：「這幾年我也不知道蕭立在攪什麼鬼，好好一幢莊院弄成這樣子。」

龍飛道：「師叔與他既然是那麼好的朋友，怎麼不問他？」

丁鶴微喟道：「他巳經有三年閉門謝客了。」

龍飛道：「哦？」

丁鶴沒有再說什麼，呆呆的坐在那裏，一面的惆悵。

龍飛轉問道：「這附近可有什麼人精於彫刻的？」

丁鶴沉吟道：「蕭立的長子玉郎據說精於此道，無論蟲魚鳥獸，在他的刀下，據說都無不栩栩如生，所以有『魔手』之稱！」

「魔手？」龍飛的眼前不覺浮現出那個酷似紫竺的木彫美人。

——莫非就是出於蕭玉郎魔手之下？

丁鶴接着道：「這附近有兩間寺院的佛像據說都是出於他的刻刀下，我却是沒有見過。」

龍飛道：「紫竺與他認識不認識？」

丁鶴道：「認識，以前他不時都有過來這邊找紫竺閒坐，小時候更是玩在一起呢。」

「是麼？」龍飛的心頭蠻不是滋味。

丁鶴好像瞧出了什麼，笑笑道：「你不是在那兒聽到了他們兩人的什麼閒言閒語，所以趕回來一看究竟。」

龍飛慌忙搖手道：「不是不是，完全沒有那種事。」

丁鶴道：「縱然有，你也大可放心，紫竺與他話雖說青梅竹馬長大，完全不喜歡他這個人。」

龍飛苦笑道：「眞的沒有那種事。」

丁鶴雙眉忽然皺起來，道：「不過他經巳三年沒有過來這邊了，自從蕭立閉門謝客，他就好像也都絕足戶外。」

龍飛道：「也許眞的發生了什麼事情吧。」

「也許。」丁鶴一聲歎息。

歎息着他望了一眼窗外，道：「不早的了，你還是去休息吧，有什麼需要吩咐壽伯就是。」

龍飛欠身道：「師叔你……」

丁鶴道：「我還想在這裏坐坐——明天我再跟你好好的談談。」

龍飛只好告辭。

× × ×

出了書齋，龍飛心頭更加沉重。

不見了丁鶴倒還罷了，見了丁鶴，他心中的疑問非獨沒有解決，反而增加。

丁鶴的那一襲藍靛花綉長衫的突然出現，自然使他聯想到在那邊小樓中突然出現的那個人。

受傷的左手，自然使他聯想到小樓中傳出來的悶哼聲，慘叫聲。

——丁鶴是否就是那個人？

——他的手是否就在那邊受傷，屏風上的血是否也就是他的血？

——如果都是，這到底什麼一回事？

——他如何出現？爲什麼要到那邊？

——還有那個水月觀音，那個長滿了蛇鱗的怪人，那尊酷似紫竺的木彫美人到底是仙神抑或妖魔的化身還是什麼？

——不是仙神妖魔的話又如何離開那座小樓？

這些問題如果丁鶴就是那個人，縱然不能夠完全解答，最低限度也可以解答其中大部份。

當然丁鶴或者有他自己的苦衷，一個問題也不會解答。

也當然他或者根本就不是那個人，對於那些事完全一無所知。

龍飛幾經考慮，好容易才壓抑住那股回頭去一問丁鶴的衝動。

因爲他看得出丁鶴現在的心情很惡劣，現在並非說話的時候。

——酷肖紫竺的那尊木彫美人若非魔法或者仙術幻化出來，毫無疑問就出於高手刀下。

——丁鶴長居於此，附近如果有第二個精於彫刻的人，應該不會只說出一個蕭玉郎，那麼那個木彫美人毫無疑問就是蕭玉郎的傑作。

——蕭玉郎儘管有「魔手」之稱，那把刀出神入化，但是沒有眞實的東西來對着，縱能得其形，亦不能得其神韻。

——那尊木美人就像是紫竺的化身。

——紫竺與玉郎既然青梅竹馬長大，交情應該不會淺，可是裸對蕭玉郎，這豈是朋友之間所能够做出來？

——萬一眞的是如此？

龍飛由心生出了一種强烈的妒忌。

那眞的是妒忌，强烈到他自己也立刻發覺了。

他不由苦笑起來。

毫無疑問他是深愛着紫竺。

沒有眞愛便沒有妒忌。

× × ×

雨終於停下。

夜更深。

一輛馬車在鳳凰鎭西面的一條小路上徐徐前行。

這正是日間險些與龍飛相撞，在龍飛追到蕭家莊後門，一旁奔了出去的那輛馬車。車廂中仍放着那副棺材，車座上也仍然坐着那個車把式。

一樣的白范陽遮塵笠子遮蓋着面目，一樣的衣衫裝束，控韁握鞭的雙手長滿了一片片蛇鱗。

不就是那個怪人？

他進入蕭家莊之後便不知所踪，現在却出現在這裏，仍然駕着那輛馬車。

——這到底是妖怪還是人？現在他又要去什麼地方？

——那副棺材中是否又仍載着那個木彫美人？

× × ×

轔轔車聲與得得蹄聲劃破了深夜的靜寂。

沒有驚動任何人。

這附近根本就沒有人家。

小路在大道的左側，剛好容得那輛馬車駛過。

在前面不遠的地方有一幢小小的莊院，隱約有微弱的燈光透出來。

那也並不是人家。

整個鳳凰鎭只有一個人敢胆住在那裏，也非住在那裏不可。

因爲他是鳳凰鎭的鄉紳出錢請來看守那幢莊院的。

他叫做何三，本來是一個仵工，年老無依，也所以非接受這份工作不可。

那幢莊院之內的確只得何三是個活人，却有無數寃魂。

客死他鄉，無人認領或者有人認領未暇運返家鄉的死人都住在那幢莊院之內。

他們當然是不分晝夜，都臥在棺材之中。

變成殭屍的在深夜或者會例外。

至於他們之中到底有沒有變成殭屍，那就得問何三了。

何三却從來都沒有說過有那種事情發生。

儘管如此，沒有必要，鳳凰鎭的人還是很少從這裏經過，夜間更就不在話下。

那幢莊院是一幢義莊。

× × ×

車馬聲終於停下。

那個怪人赫然就將那輛車停在那幢義莊的門前。

他插好馬鞭，從車座上躍到後面的車廂，托起了那副棺材，抬在右肩上。

好大的氣力。

那副棺材之中縱然沒有死人，也不會輕到那裏去，可是他竟然就那樣托着，而且從容從車廂躍下來！

義莊門大開。

這幢莊院除了死人與棺材，根本就沒有什麼東西可偸，也沒有小偸敢偸到這裏來。

瘋了的當然例外。

怪人就托着那副棺材穿門走入義莊之內。

棺材又蓋上，裏面現在又載着什麼東西？

× × ×

穿過一個小小的院子，就是義莊的大

堂。

一排排的長櫈上放着一具具的棺材，有的還很新，有的連黑漆都巳脫落。

近門的一張木桌子之上，放着一盞油燈。

燈火暗淡，一種難言的陰森充斥着整個大堂。

風從堂外吹入，燈火搖曳，燈影搖動，每一副棺材的蓋子都好像要打開來。

無論胆子怎樣大的人走進這種地方，只怕都難免毛骨聳然，少躭一刻得一刻。

那個怪人却托着棺材從容走到大堂正中，緩緩的轉了一個半身。

燈光映射下，他雙手蛇鱗膩然閃着異光。

突然，他偏身猛撞在旁邊那副棺材之上！

那副棺材被他撞得從長櫈上飛落！

隆一聲巨响，棺材撞在地面上，整塊地面以至整個大堂都爲之震動。

那個怪人旋即將肩托那副棺材，在空出的那兩張長櫈之上放下。

然後他一拍雙手，坐在地下那副棺材之上，既像在歇息，但又像在等待什麼。

風吹燈影，陰森的氣氛更濃重。

× × ×

大堂的左面有一間小小的房子。

何三就住在這個房子之內。

房子很簡陋，但日用之物大都齊全。

那盞油燈也燃着，放在窗前一張桌子上，燈旁放着一個空酒瓶。

做仵工這種跟死人打交道爲職業的人大都很喜歡喝酒。

也許因爲酒能够壯胆，又能够使人容易入睡。

何三雖然是仵工出身，但看守這幢義莊，晚上如果沒有幾兩酒下肚，也一樣睡不闔眼。

今夜他喝了二両。

現在他正睡在床上，熟睡。

二両燒刀子並不足使人醉得不醒人事，對於何三這種終年累月與酒爲伍的酒徒，根本就算不了什麼。

只是他不能够多喝。

因爲他賺的錢只够他每天喝二両，今夜若是喝多二両，明夜便得乾瞪眼等着天亮。

所以雖然沒有人管他，他也不能不自我節制。

現在他只是睡着，並沒有醉死。

房外堂中棺材撞在地上那一聲巨响，只怕醉鬼也得被震醒。

「隆」一聲入耳，何三嚇得整個人從床上跳起來！

——什麼事？

他揉了一揉老眼，周圍望一眼。

房中並沒有任何異樣。

——不成是打雷？

——可不像。

——聲音好像是大堂那兒傳來，難道是來了小偸？

——小偸又那有這個胆量，偸到來這裏？

——莫非是屍變，連棺材都弄翻了？

何三一想到這裏，機伶伶的連打了幾個冷顫。

可是他仍然悄悄的滑下床，穿上鞋子，躡足往門那邊走過去。

人總難免有好奇心。

× × ×

門在內緊閉。

何三從門縫往外瞄了一眼，並沒有看見什麼。

他大着胆拉開門閂將門拉開兩三寸。

門「呀」的一响。

這道門也實在太老了。

雖然明知道是門响，何三仍然嚇了一跳。

——見鬼的，看老子那天將你大卸八塊！

這句話，何三其實巳不知駡過多少遍，但不管怎樣，他只要還幹這份工作，就絕不敢弄散這道門。

這道門雖然巳太老，但若少了它，何三以後只怕就沒有一覺好睡的了。

× × ×

門外並沒有任何異樣。

何三詛咒着再將門拉開幾寸。

他終於看到了掉在地上的那副棺材，看到了坐在棺材之上的那個怪人！

一股怒火立時從何三心底冒上來，一雙手不由自主用力一拉！

「依呀」的一聲，門大開，何三跳着衝出去，衝到那個怪人的身後。

那個怪人彷如未覺，始終背向那邊。

何三一收住勢子，右手就指了出去，大吼道：「老子還以爲屍變，原來你這個小子弄鬼！」

那個怪人既不應聲，也不回頭。

何三接着吼道：「你小子瞎了眼睛，也不看現在什麼時候，棺材放在車上一晚也不成，硬要貪夜放進來！」

那個怪人仍然沒有反應。

何三目光落在地上那副棺材，火氣更盛，咆哮道：「好哇，居然還將別人的棺材搬下來，是誰給你的胆量！」

怪人還是沒有反應。

何三嘶聲道：「你以爲裝聾扮啞就成，沒有這麼容易！識趣的你就將地上這副棺材搬回原位，將你那副棺材搬出去，否則有你這個車把式好瞧！」

怪人終於緩緩的轉過身來，頭却仍然低垂。

他轉動的姿勢很奇怪，陰慘的燈光下，混身彷彿包裹在一重烟霧之中。

何三看着看着，滿腔怒火不知怎的，竟然完全消失。

這片刻，他巳經發覺眼前這個車把式雖則一身車把式裝束，與一般的車把式似乎有些不同，但他又看不出不同在那裏。

不過一個人的心情平靜下來，自然就會留意到很多這之前沒有留意到的事情。

——一般人絕不敢在這個時候走來這個地方，更不敢坐在死人棺材之上。

——棺材那麼重，這個車把式居然能够獨自搬上搬下，別的不說，就是這份氣力巳經驚人。

——這個雖然是義莊，也有義莊的規矩，現在這個車把式的作爲非獨完全不合規矩，而且觸犯義莊的種種禁忌，即使並非鳳凰鎭的人，既然來到鳳凰鎭，正所謂入鄉問俗，也應該知道避忌才是，莫非就

侍着幾斤蠻力？

——或者根本是一個白痴？

何三忍不住又問：「你這個車把式到底是那兒來的？」

怪人依舊一聲不發，默默站起身子。

一聲呻吟即時從堂中响起來，苦悶而淒涼，竟然是女人的聲音。

這聲音飄飄忽忽，彷彿在前，又彷彿在後，彷彿在左，又彷彿在右。

何三張目回顧，除了那個車把式之外，堂中並沒有其他人。

再一聲呻吟。

這一次何三終於聽得出聲音乃是在前面响起來。

前面除了那個車把式，就只有兩副棺材。

聲音不像是來自那個車把式，倒像是發自放在櫈上的那副棺材。

何三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寒噤，脫口說道：「棺材裏放着的究竟是死人還是活人？」

話說到一半，怪人已轉過身去，雙手按在棺蓋上。

何三的目光自然亦落下，到現在他才發現怪人那雙手遍佈墨綠色的鱗片。

燈光下，那些鱗片膩然閃動着一層光澤。

——人手怎會這樣子？

何三吃驚未已，怪人已經將棺材蓋揭開。

又一聲呻吟！

這一次的呻吟聲比方才那兩次清楚得多，仍然是那麼苦悶淒涼。

何三聽得很清楚，聲音的確是來自棺材之內，由心寒出來。

他雖然仵作出身，從未遇過今夜這種事情，也是破題兒第一趟聽到死人在棺材之內呻吟。

——棺材之內的也許是一個活人。

何三儘管吃驚，還是壓抑不住那股好奇，探頭望去。

× × ×

不是死人，也不是活人，躺在棺材之內的只是一個木像。

一個木彫的美人。

也就是龍飛日間所見，先前擺放在小樓之中，烟散後龍飛闖進去又不知所踪的那個木美人。

——怎會又回到這副棺材之內？

龍飛若是在，少不免有此一問。

何三却不知道那許多，但目光落在棺材之內，亦不禁面色一變。

燈光儘管暗淡，可是站得這麼接近，加上眼睛早已習慣這種環境，所以何三仍然看得出躺在棺材之內的不是一個眞人。

頭髮眉毛眼睛嘴唇全都與肌膚同一色澤，眞人又怎會這樣子？

他不覺移前一步。

——原來是一個木像。

——木像又怎會發出聲音？

他正在奇怪，那個女人的聲音忽然又响起來，呻吟着問道：「這裏是什麼地方呢？」

何三脫口應道：「義莊！」

這句話出口，他的面色又一變，整個身子都顫抖起來。

他聽得很清楚很清楚，聲音是由棺材之內傳上來。

棺材之內就只有那個木美人。

——莫不是妖怪？

那瞬間，木美人面色也好像變了，尖呼道：「不要將我放在這裏，不要——」

說話未盡，「隆」一聲，棺蓋已經落下！

尖呼聲，彷彿仍然在空氣中搖曳，恐怖而淒涼。

何三面色一變再變，由青轉白。

怪人放下棺蓋，緩緩的又回過身子，倏的舉步，一步跨前！

何三慌忙退後。

怪人第二步緊接跨出。

何三再退一步，啞聲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這完全就不像他本來的聲音，他非獨面色大變，連聲音也已變了。

怪人終於出聲，却是「呱」的一聲怪叫，有如鴉啼，但比鴉啼最少難聽十倍。

在這種環境之下，更覺得恐怖。

何三從來都沒有聽過這樣恐怖的聲音，魂魄也幾乎給驚散了。

他的胆量其實並不大，否則也用不着每一夜都要喝二両燒刀子，才能够睡覺。

怪人脚步不停，竟是迫向何三！

——敢情要殺我滅口？

何三愴惶後退，冷不防脚下一滑，一交摔倒地上！

他趕緊爬起身子，眼睛當然沒有離開過那怪人。

由下望上，他終於看見了怪人隱藏在笠子下，那張佈滿鱗片，完全不像人臉的臉！

怪人即時裂嘴一笑。

這笑容你說有多恐怖就有多恐怖。

「妖怪！」何三驚叫一聲，一個身子裝了彈簧也似彈了起來，轉身就跑。

驚恐之下，連方向他都弄錯了，一步才跨出，「蓬」的便撞在一副棺材之上。

這一撞只撞得他昏頭昏腦，疼痛未已，稍後就感覺一冷！

他惶然回首，怪人正站在他的身後一尺不到之處，一隻怪手正貼着他脖子向前摸來，摸上他的臉頰！

濕膩膩的怪手，落在皮膚上也是濕膩的感覺，就像是一條蛇爬在肌膚上。

何三混身立時都起了鷄皮疙瘩。

怪人一張臉亦凑近來，嘴巴仍裂開，露出了上下兩排鋸齒一樣的牙齒。

一條鮮紅的舌頭同時從齒縫中吐出來，尖而長，刹那沾上了何三的臉頰。

何三心胆俱喪，驚呼未絕，雙眼翻白，當場昏迷過去！

一股腥臭的氣味從他的胯下散發出來，他整條褲子都已濕透。

也不知因爲何三突然昏迷抑或那股臭氣味影响，怪人對何三好像完全失去興趣，連隨就將手鬆開。

何三貼着棺材邊倒了下去，腥臭的氣味更濃郁。

怪人沒有再理會，拉了拉頭上那頂白范陽遮塵笠子，向堂外走去。

這一次他的脚步起落快了很多，身形動處，颯然生風。

陰風！

走過桌旁，放在桌上那盞油燈一幌熄滅。

義莊的大堂刹那被黑暗吞沒。

× × ×

夜更深，風更急。

不知何時，夜空中已多了一輪明月。

蒼白的月色之下，那個怪人幽然走出了義莊。

馬車仍然在門外。

怪人縱身躍上了車座，拿起了馬鞭，「忽哨」一聲馬鞭落處，蹄聲得得，車聲轔轔，馬車繼續向前馳去。

× × ×

小路的兩旁長着不少樹木，披着月光，投下了一路斑駁樹影。

風吹，樹搖，影動，有如羣鬼亂舞，馬車從中駛過，有如駛在冥路之上。

越西道路越荒僻，也逐漸崎嶇起來，馬車已開始顚簸。

義莊再西，就是何三，入夜之後也不敢走過去。

因爲那邊才是眞正的鬼世界。

× × ×

義莊西半里是一個亂葬崗。

馬車停在亂葬崗之中。

遍地野草叢生，到處都是墳墓，過半沒有墓碑，墳頭上亦長滿野草。

月光流如水，凉如水，雨後的野草墓碑水濕未乾，冷然生輝，一種難言的陰森蘊斥着整個亂葬崗。

風吹草動，「悉索」聲响，偶爾幾聲蟲鳴，飄忽不定，益增陰森。

馬車甫停下，野草上就出現了幾隻螢火蟲。

碧綠的螢火蟲鬼火也似上下飛舞。

× × ×

草蟲悽愴，流螢耀光。

「忽哨」的一响，怪人手中的馬鞭突然揮出，一飛兩丈，捲在一塊墓碑之上。

一捲一收。

那塊墓碑「呼」地脫土飛出，飛上了半天，突然四分五裂，暴雨般打下！

一條黑影幾乎同時從墓碑後面草叢射出，橫越兩丈，竄入右邊另一墓碑後面。

「忽哨」又一响，怪人那條馬鞭凌空一轉一落，又捲住了黑影竄入的那一塊墓碑。

墓碑尚未飛起，那條黑影便已現身，凌空一翻，落在後面墳頭之上。

墓碑離土飛入半空，碎裂，落向那條黑影去。

「嗆啷」的即時一聲異响，寒光閃處，黑影的右手之中已然多了一把長刀。

一聲暴喝，刀光飛閃，落下的碎碑刹那被斬飛。

好快的出手。

那個怪人也不知是否驚於這種出手，馬鞭停留在半空，沒有再飛捲過去。

黑影也沒有衝過來，收刀横胸，悍立在墳頭上。

月光下，那柄刀散發着一蓬迷濛的光芒，彷彿包裹在一重白霧之中。

那個人的身子亦彷彿有一重氣霧散發出來。

一隻螢火蟲悠悠飛至，才飛近那個人的身旁三尺，突然一頓，凌空飛墮。

殺氣。

只有殺人無數的刀，殺人如麻的人，才能够發出這麼凌厲的殺氣。

× × ×

刀長三尺，形式古拙，刀脊筆直得如削。

刀主人一張臉亦刀削也似，目光比刀光還要凌厲，不是別人，正是司馬怒。

「快刀」司馬怒。

由斷腸坡開始，他一路追踪龍飛，只等機會拾命再一搏。

龍飛雖然馬快，但他却路熟，抄捷徑守候在那片楓林的出口，誰知道龍飛竟然是追着一輛馬車出來。

楓林中發生了什麼事情他並不知道，在他的眼中，那輛馬車也只是一輛棺材車子，但看見龍飛追得那麼急，亦不禁奇怪起來，所以非獨沒有將龍飛截下，反而尾隨在後，一看究竟。

龍飛一心追上那輛馬車，並未發覺司馬怒的追踪。

司馬怒一直追入那幢莊院之內，不過乃是在龍飛進入之後一會，安置好坐騎才進去。

翻牆進去。

他綠林出身，年輕的時候，日走千戶，夜盜百家，偷入別人莊院，本來就是他的專長。

這種本領他雖然已經放下多年，但並未忘掉。

他本非善忘的人，即使是一個善忘的人，也不會忘掉經年累月積聚得來的經驗，訓練出來的本領。

失去了記憶，變成了白痴當然例外。

他沒有。

現在他身手的靈活敏捷比當年又何止高一倍。

他進入的地方是別人容易疏忽的地方，然後向有燈光透出來的那個院子走了過去。

到他壁虎般爬上那個院子的圍牆，貓叫聲已下，那個水月觀音正從竹林中走出來。

龍飛的偷窺，碎窗，白烟的湧出，鐵虎的闖進，都看在司馬怒眼中。

在龍飛鐵虎進入那幢小樓之後，他忍不住亦滑下圍牆，竄到樓外。

兩人的說話他大部聽入耳裏。

他同樣奇怪得很！

因爲他居高臨下，同樣沒有看見那個水月觀音離開那幢小樓。

那裏去了，難道眞的是化成了那股白烟飛升天外？

老婦出現的時候，他已經閃身藏在牆邊一叢花樹之後，原是想追那個老婦，問她幾件事。

也是龍飛要問的那幾件事。

他當然只是想，並沒有追下去。

因爲他知道，只要他身形一動，立即就會被龍飛察覺。

當時的環境實在太靜寂了，他輕功雖然高强，但周圍長滿野草，一任他身形如何矯捷，都絕對難於避免發出聲响。

以龍飛耳目的敏銳，在當時來說，無論怎樣輕微聲響，只怕都難免給他覺察。

他並非害怕龍飛察覺，只是他心中當時已無戰意，龍飛的心中他相信也一樣，雙方會面實在一些意思也沒有。

所以他一動也不動，而且盡量避免發出任何的聲響。

龍飛鐵虎離開之後，他仍然伏在花叢的後面，一來避免龍飛兩人突然折返看見，二來在盤算下一步自己應該採取什麼行動。

最後他決定還是先進去那座小樓一看究竟。

正當他站起身子，還未走過去，小樓的門戶倏又開啓，那個車把式竟然從樓內閃出來，雙手抱着一個赤裸的女人。

他幾乎失聲驚呼。

目送那個車把式走出了月洞門，他才貼着牆壁追過去。

追出了莊院之外。

他極盡小心，始終保持着相當距離。

那個車把式裝束的怪人也始終沒有察覺也似，抱着那個木美人，走在黑暗中。

那輛馬車就停在前面不遠山脚下的一個雜木林子之外。

將那個木美人放回棺材之內，怪人就驅車向西行。

司馬怒緊追在後面。

車行並不快，這正合司馬怒心意，他若是要騎馬才能够跟上，定必會驚動那個怪人。

車到義莊，司馬怒追到義莊。

何三昏迷之際，他正「倒掛金鈎」，從屋簷上掛下，透過窗戶偸窺。

偸窺下來，更是如墮五里霧中。

然後他追到這個亂葬崗。

他已經完全不由自己。

事情非獨恐怖，而且詭異，他雖然並不認識紫竺，與事情全無關係，但他的好奇心，絕不比龍飛少。

——這個車把式到底是妖怪還是人？

——現在他到底要去什麼地方？

——這一切舉動到底有何目的？

儘管滿腔疑惑，司馬怒的行動仍然極盡小心，藉着荒墳野草墓碑掩護，尾隨不捨。

他雖則有些緊張，身形並未受心情影響。

可是他終於還是被察覺。

× × ×

一次也許是巧合，接連兩次，就絕不會是巧合。

司馬怒知道已經被發現，索性現身出來。

一鞭捲飛墓碑，司馬怒自問也可以做到，但墓碑在半空碎裂擊下，却在他的能力之外。

他拔刀盡將碎碑斬下，一隻右手竟有些發麻。

這若非魔術，對方內力的高强，顯然已到了摘葉飛花，傷人數丈，出神入化的地步。

他却又想不出這附近一帶有誰有這樣高强的內力。

丁鶴一劍勾魂，不出劍則已，出劍必殺人，蕭立三槍追命，丈八鐵槍之下亦從無活口。

這兩人都不是以內力見長。

除了這兩人，那附近難道還有什麼高手？

江湖中臥虎藏龍，這未必沒有可能，當然這也許眞的是魔術。

——莫非這個車把式眞的是什麼妖魔鬼怪。

司馬怒雖然驚訝，但並不退縮。

無論對方是人抑或是妖魔鬼怪他都準備一鬥的了。

這在他來說，無疑是一種刺激。强烈的刺激，前所未有的刺激。

× × ×

荒墳野草，風吹蕭索。

司馬怒不動，那個怪人也不動。

就連拖車的兩匹馬那刹那也陷入完全靜止的狀態中。

還是司馬怒首先開口道：「朋友好武功！」

怪人不作聲。

司馬怒應問道：「高姓大名。」

怪人「呱」的一聲怪叫。

司馬怒給叫的心頭一凜，冷笑道：「以朋友的武功，根本就無須如此來裝神扮鬼。」

怪人不答，反手掀下戴在頭上的那頂白范陽遮塵笠子。

一頭散髮左右披下，那張遍佈蛇鱗的臉龐更顯得恐怖。

司馬怒雙目圓睜，盯在那個怪人的臉龐之上。

這是他第一次看見那個怪人的臉龐。

月光照耀下，他看得很清楚，一股寒氣立時由脊骨冒上來，不禁就連打了兩個寒噤。

他從未見過一張這樣恐怖的臉龐。

本來已經陰森的亂葬崗，彷彿也因為這張臉龐的出現，再添幾分陰森。

這時候，崗上的流螢也多起來，飛舞在荒墳野草之間。

螢火異常碧綠。

——到底這是螢火還是鬼火。

司馬怒不由自主回頭一瞥。

在他的身後，流螢無聲飛舞，墳頭的野草籟然搖擺，塚中的野鬼並沒有爬出來，却好像已經開始蠢動。

他脚踏那個墳墓也好像在蠢動，墳頭搖擺的野草搔拂着他雙脚，尤如一雙無形的鬼手。

那些野草並不是現在才搔拂他雙脚，他却是現在才生出這股感覺。

這也是他第一次生出這種感覺。

他雙脚毛管不覺支支逆立，但雙脚仍然穩立墳頭之上，目光一轉即回，又轉回怪人的那張怪臉。

怪人倏的以笠作扇，輕輕搧動。

風勢竟彷彿逐漸急勁起來，亂葬崗的野草也彷彿搖擺得更厲害。

司馬怒心愈寒，正盤算應該採取什麼行動，突然發現馬車的周圍冒起了縷縷白烟。

——又是白烟？

司馬怒動念未已，縷縷白烟已迅速擴散，眨眼間就將那輛馬車包裹起來。

白烟由淡而漸濃，那輛馬車眼看就要消失在白烟中。

司馬怒知道再不能等下去，一聲暴喝

，身形離弦箭矢般射出，一射兩丈，連人帶刀斬向那個怪人。

那刹那，整輛馬車已經被裹在濃烟之內！

激烈的刀風却立將濃烟攻開了一條空隙。

怪人已經不在車座上。

刀斬空，司馬怒落在車座上，一刀突然化千鋒，整個人都包在刀光之內，彷彿變成了一個刀球。

白烟被刀風激蕩得四下亂射，亂成一團！

烟更濃，刹那裏住了刀光。

也只是刹那，人刀都在白烟消失。

白烟擴散得非常迅速，整個亂葬崗迅速的被白烟吞噬！

碧綠的螢火也在白烟中隱沒。

司馬怒衝入這樣的一團白烟中，是不是太魯莽，太愚蠢？

白烟中驀地响起了撕心裂肺的一聲怒吼。

是司馬怒的聲音。

憤怒而夾雜恐懼。

强烈的恐懼。

白烟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司馬怒到底遭遇了什麼意外。

只一聲。

亂葬崗又靜下來，寂死，但連隨被車馬聲劃破！

烟更濃！

× × ×

夜風淒冷，白烟終於消散。

冷月中天，荒墳野草依舊，怪人與馬車却都已不在。

司馬怒也不在。

車馬何去？司馬怒現在又怎樣？

蜥蜴魂

雲散碧天長。

午前。

陽光絢爛，斜照在蕭家莊的大門上，龍飛斜披着陽光站在門前。

蕭家莊的人縱然不能够消解他心中所有的疑問，也必然消解其中部份，即使小部份。

所以他一定要走一趟。

門上的朱漆不少已經剝落，顯然很久沒有修飾，蕭立難道竟貧窮至此？

龍飛兩次敲門，都是沒有反應。

——這個莊院之內到底有多少人居住呢？

龍飛實在有些奇怪，正準備第三次敲門，那道門忽然在內打開，一個人探頭出來。赫然就是昨夜那個老婦。

她一身灰布衣裳，陽光下那張臉龐當然就沒有昨夜燈光下那麼恐怖。

龍飛並不奇怪，一笑。

那個老婦却是意外之極，一怔，道：「是你？」

龍飛笑應道：「老人家……」

老婦面色一沉，截口道：「你走來幹什麼？」

龍飛道：「這裏是蕭家莊？」

老婦瞪着龍飛，道：「是又怎樣？」

龍飛道：「未知蕭立蕭老前輩可在家嗎？」

老婦又是一怔，道：「你是來找我家主人？」

「正是。」

「你認識我家主人？」

「不認識。」

「那麼你……」

「未知老人家又是蕭家莊什麼人？」

「我是這裏的管家，你叫我白三娘好了。」

「豈敢。」龍飛始終一臉笑容，始終那麼客氣。

白三娘拉起的臉龐不覺鬆下來，眼前這個年輕人來得雖然是這樣突然，但無論怎樣看，都不怎樣討厭。

她警戒之心，却並未因此鬆懈，上下打量着龍飛，道：「既然不認識我家主人，怎麼又走來找他？」

龍飛早已盤算好一番說話，正準備回答，門內忽然响起洪鐘也似的一個聲音：「是誰要找我？」

白三娘慌忙偏身讓開。

一個金衣老年人標槍也似站立在白三娘身後七尺院子中的花徑上。

他的頭髮已經開始有些灰白，年紀即使沒有六十，相信亦很接近，可是一點兒老態也沒有。

他的身裁魁梧，手掌寬厚，熊腰，虎背，鷹鼻，獅口，眼似銅鈴，眉如漆刷，每一部份比一般人都大一些，站立在那兒，簡直就像是一座鐵塔。

龍飛目光一落，連隨抱拳一揖：「可是蕭立蕭老前輩？」

金衣老年人洪聲道：「正是蕭立。」

龍飛接道：「晚輩龍飛……」

蕭立截口道：「一劍九飛環的那個龍飛？」

龍飛頷首，道：「正是。」

蕭立上上下下打量了龍飛兩遍，突然大笑道：「好，英雄出少年，眞個聞名不如見面，見面更勝聞名。」

龍飛欠身道：「前輩過獎了。」

「憑你今日的聲名，想不到竟還如此虛謙，怪不得江湖上的朋友一提到你，總是豎起大拇指，難得，難得！」蕭立大笑不絕，猛可一聲吆喝：「不交你這種朋友交那種朋友？快請進來，喝杯水酒！」

連來意都未問就請人進去喝酒，這個蕭立倒也豪爽得可以。

龍飛雖然有些意外，反而放下心來。因爲豪爽的人通常都是比較容易說話的。

龍飛連隨應聲：「恭敬不如從命。」隨即舉步跨進去。

那個白三娘在一旁乾瞪眼，却沒有阻攔，待龍飛進來，又將門關上。

蕭立即時吩咐道：「三娘，你快去給我們拿酒來，下酒的東西也莫要少了。」

白三娘應聲正想退下，蕭立又叫道：「且慢！」

「老爺還有什麼吩咐？」

「你經過玉郞的房間，叫他來大廳見我。」

「大少爺不在家。」

「那裏去了？」

「不知道，昨天他已經不在的了，今早我走遍莊院，都找他不着，到現在仍然

未見回來。」

「小畜牲什麼時候學得這樣大胆，去那裏也不留句說話。」

「老爺找他有什麼事情？」

「就是要小畜牲一會這位龍英雄，讓他看看人家如何出息，他又如何沒用。」

白三娘垂下頭，不敢作聲。

龍飛聽在耳裏，不禁有些詫異。

兒子是小畜牲，老子豈非是老畜牲？以蕭立的豪爽，應該就不會來這種謙虛，罵出那種說話，對兒子必然就不大滿意。

蕭玉郎精於雕刻，有「魔手」之稱，何以說沒用？

蕭立連隨擺手，道：「既然不在，算了。」

語聲一頓，回顧龍飛，道：「請！」當先轉身走向那邊大堂。

龍飛亦步亦趨。

× × ×

前院並沒有後院那麼荒凉，最低限度，並沒有長滿野草，但兩旁的花木，顯然都經已很久沒有修剪。

牆壁的白堊很多剝落，欄干支柱的朱漆也是，這個蕭家莊，蕭條得就像是一張褪色的扇面。

儘管這樣，仍然可以看得出規模絕不稍遜於隔壁的丁家莊。

大堂名符其實是一個大堂，四壁却一片空白，並不像丁家莊的大堂那樣，滿掛着書畫。

看來這個蕭立還是一個粗人。

不過這比起附庸風雅，不懂强裝懂的那種人却是好得多了。

對門的那面照壁之前，放着一道奇高的屏風，後面白烟繚繞。

一股既不濃，又不淡的檀香氣味充滿了整個廳堂。

屏風的後面到底放着什麼東西？

龍飛目光一落，不由自主的生出這個念頭。

素白的屏風之上，並沒有畫着什麼，一片空白，主要的作用似乎就在於將後面的東西屏起來。

蕭立就招呼龍飛在這道屏風前面的那張八仙桌旁邊坐下。

龍飛雖然很想繞到屏風後面一看究竟，結果還是坐在那裏。

他沒有忘記這是別人的地方。

在未得蕭立同意之前，他又豈是能够到處窺望？

蕭立隨即道：「你是從丁鶴那兒來的吧？」

龍飛頷首未答，蕭立又問道：「丁鶴可好？」

「很好。」

「紫竺呢？」

「我還沒有見到她。」

「不在家？」

「聽說午後才回來。」

「你們的佳期相信很近的了？」

龍飛實在想不到蕭立竟然有此一問，怔住在當場。

蕭立看在眼內，笑笑道：「不用瞞我，你們的婚事我早巳知道。」

龍飛道：「哦？」

蕭立笑接道：「爲了你們的婚事，玉郎那個小畜牲還難過好一段日子。」

龍飛道：「哦。」

蕭立道：「他難過也是自討苦吃，這要怪，只能怪自己。」

一頓又說道：「雖然是自己兒子，我這個父親還是要這樣說。」

龍飛道：「聽說玉郎兄精於雕刻，一雙手出神入化，有『魔手』之稱。」

蕭立道：「事實是如此。」

龍飛道：「晚輩在雕刻這方面却是門外漢。」

蕭立道：「這種雕蟲小技要學固然容易，要精也不難。」

龍飛道：「無論如何，玉郎兄總算是有一技之長。」

蕭立道：「而且附近好幾間廟宇都重金禮聘他雕刻佛像。」

語聲倏的一沉，道：「只可惜我的追命三槍，他却連半槍也練不好。」

龍飛奇怪道：「玉郎兄一雙手既然是那麼靈活，怎會練不好？」

蕭立搖頭道：「小畜牲生性柔弱，自幼不喜歡習武，强迫也强迫不來，却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龍飛道：「原來如此。」

蕭立道：「紫竺難道就沒有跟你提過他？」

龍飛道：「從來也沒有。」

蕭立笑笑頷首，道：「由此可知，紫竺根本就沒有將他放在心上。」

龍飛笑笑不語。

蕭立接着道：「他們是青梅竹馬長大、的。」

龍飛道：「嗯。」

「不過感情這種東西非常奇怪，不喜歡就是不喜歡。」蕭立好像有些感慨。「日久未必就會生情。」

龍飛不覺點頭。

蕭立又道：「我這個人雖然魯莽，看人却是很少走眼，早在多年前我便巳看出紫竺是絕對不會喜歡玉郎那種柔弱如女人，全無丈夫氣概的男人的了，所以當他提出要娶紫竺的時候，也實在令我煩惱過一陣子。」

龍飛道：「爲什麼？」

蕭立道：「你知道的了，丁鶴跟我是老朋友，憑我們的交情，要撮合這頭親事應該絕對不成問題，但是要兩個性情格格不入的人勉强生活在一起，我個人却是最反對的。」

龍飛連連點頭，對蕭立又平添三分好感，這並非因爲蕭立沒有讓兒子娶紫竺，完全是因爲蕭立對這件事情採取的態度。

能够有蕭立那種思想的人在當時來說事實不多。

蕭立繼續說道：「亦所以，我只是閒談間略略提過一次，甚至沒有問丁鶴有甚麼意見。」

龍飛說道：「可是，那總要有一個交代。」

蕭立道：「我雖然不忍心勉强紫竺嫁給那個小畜牲，同樣也不忍心看見他幾日茶飯不思，到底是自己兒子，現在你明白我是煩惱什麼的了？」

龍飛道：「那……」

「那麼怎樣辦？」蕭立截口說道：「正當我大感煩惱之際，事情忽然又有了變化。」

龍飛急問道：「是什麼變化？」

「他母親，也即是我老婆極力反對這件事。」

「哦？」

「大概她亦發現，玉郎紫竺的性情格格不入，不適宜結爲夫婦。」蕭立一頓才接道：「也許是另有原因亦未可知，但難得她來反對，省得我煩惱，我也就懶得過問。」

「後來……」

「也沒有再問她。」蕭立又打了兩個哈哈壓低嗓子道：「你也許不知道，我武功雖然很不錯，樣子也長得够兇惡，可是在老婆面前，就連話也不敢多說一句。」

龍飛不禁莞爾。

蕭立歎了一口氣，接道：「見到她，我簡直就像是兔子見到老虎一樣，只有發抖的份兒。」

龍飛實在想不到蕭立怕老婆竟然怕到這個地步。

那位蕭夫人到底是怎樣子的一個人？

龍飛不由想起「母大蟲」顧大嫂。

顧大嫂乃是武林中有名的三條母老虎之一，非獨性情兇悍潑辣如老虎，甚至聲音容貌亦是老虎也似。

不成那位蕭夫人就是顧大嫂那一般模樣。

蕭立好像知道龍飛在想什麼，笑接道：「但你若是以爲她眞的老虎一般，可就大錯特錯了。」

龍飛道：「哦？」

蕭立道：「她年輕的時候是這附近出名的美人，便老了，也比一般的老女人好看好幾倍。」

龍飛道：「哦？」

蕭立道：「一個男人之所以怕老婆未必是因爲老婆脾氣暴燥，容貌醜惡，所謂怕，其實是愛的一種表現，如果他不愛老婆，根本不會怕老婆。」

龍飛亦想不到蕭立居然還有這種論調，笑應道：「這也是道理。」

蕭立笑顧道：「你現在或者仍在懷疑，但相信很快的，你就會知道到底是不是的了。」

龍飛無言頷首。

蕭立連隨轉回話題，道：「如果只是他母親一人反對，事情未必全無轉機，但連我都不贊成，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了。」

照壁前一座觀音彫像，赫然與龍飛昨夜所見的水月觀音相貌一樣。

一頓他又道：「小畜牲性情柔弱，見母親激烈反對，自然不敢再提及，不過並沒有因此死心。」

龍飛道：「哦？」

蕭立道：「否則他又怎會廢寢忘餐，日以繼夜的去雕刻紫竺的木像？」

龍飛心頭一動。

——莫非就是那個木像？

蕭立搖頭接歎道：「這孩子也未免太痴了。」

龍飛亦不禁一聲微喟。

「這方面他母親倒沒有加以阻止。」蕭立雙手一攤。「事情始末也就是這樣，現在你總該明白，也總該放心的了。」

龍飛道：「我……」

蕭立道：「你大概最近從什麼人口中得知這件事情，所以走來找玉郎一問究竟，年青人到底是年青人，想當年，我做事又何嘗不是你這樣單刀直入，直截了當，不喜歡拖泥帶水。」

龍飛繼續搖頭。

蕭立笑接道：「今天你來得雖然不是時候，恰巧玉郎不在家，但你與我說亦是一樣，他能够告訴你的，相信不比我爲多，再說他現在經巳心灰意冷，便是見上面，只怕也不願與你多說什麼。」

龍飛好容易等到蕭立住口，苦笑道：「前輩誤會了。」

蕭立一怔道：「誤會？誤會什麼？」

龍飛道：「晚輩這一次到來，是另有原因，即使前輩與玉郎兄都不在家，只要是住在這個莊院的人，晚輩都準備請敎一

下的了。」

蕭立大奇道：「到底什麼事？」

龍飛道：「這要從昨天說起……」

話說到一半，堂外人影閃處，白三娘巳捧着盤子走進來。

盆子上放着一壺酒，兩樣小點，兩只酒杯。

蕭立目光一轉，說道：「喝杯水酒再說。」

龍飛點頭。

蕭立待白三娘將盤子放下，揮手道：「沒你的事了。」

白三娘冷冷的瞟了龍飛一眼，應聲退下。

蕭立連隨拿起酒壺，親自替龍飛斟了一杯酒。

滿滿一杯，甚至溢出杯外。

這個人就是這樣的粗心大意。

× × ×

不是水酒，是醇酒，陳年美酒。

龍飛只嗅那酒香便巳經知道，却沒有細意品嚐。

今天他並非爲了喝酒到來。

他只是淺淺的呷了一口，便將酒杯放下，那麼滿的一杯酒在他手中，竟然沒有再外溢。

蕭立亦是替自己斟下了滿滿的一杯，却倒水一樣倒進嘴巴，一口喝乾。

這杯酒喝下，他的眼瞳最少光亮了一倍，誰也看得出他意猶未盡，還想再喝。

也就在這個時候，龍飛開始說出他昨天的怪異遭遇。

蕭立無可奈何的放下酒杯。

× × ×

龍飛的口才並不怎樣好，也沒有加以修飾，只是平舖直敍的將昨天的遭遇說出來。

蕭立却巳經聽得呆住。

事情實在太詭異。

蕭立的驚訝似乎並非完全因爲事情的詭異，聽到那個水月觀音在竹林之外出現，他的面色就明顯的起了變化，越變越難看。

可是他始終沒有打斷龍飛的說話。

龍飛的目光也始終沒有離開過蕭立的臉龐，所以都看在眼內，不過仍耐着性子說下去。

等到他將話說完，蕭立的面色巳蒼白如紙。

× × ×

風從堂外吹進，兩片落葉在狂風中飛舞。

舞入了堂中。

風雖急，但不冷，蕭立給這陣風一吹，竟然打了一個冷顫，即時道：「你說的都是事實？」

就連他雄壯的聲音現在也變得低沉而沙啞。

龍飛斬釘截鐵的道：「都是。」

蕭立又問道：「那個女人是作水月觀音的裝束？」

龍飛道：「一些也不錯。」

蕭立再問道：「後來出現的那個男人叫那個女人做仙君？」

龍飛頷首道：「嗯！」

蕭立突然站起身子，斜裏一個箭步標到那面屏風之前，探手一拉。

「拍拍拍」三聲那面屏風迅速摺合在一起，在屏後面的東西就呈現龍飛眼前。

龍飛目光一落，當塲怔在那裏。

照壁的前面赫然放着一尊觀世音的雕像。

這尊觀音手捧蓮花，悠然作觀水月之狀。

——水月觀音！

× × ×

像高一丈，檀木刻成，栩栩如生。

龍飛雙目圓睜，一瞬也不一瞬地盯着這尊水月觀音的臉龐。

這尊水月觀音的臉龐赫然與他昨夜所見的那個水月觀音完全一樣。

花一朶，葉兩塊，就連手捧那支蓮花也一樣。

這尊水月觀音立在一朶亦是檀木刻成的蓮花之上。

在它的前面，放着一張供桌，而在桌上除了香爐燭台之外，還有一座小小的銅鼎。

白烟繚繞，銅鼎中正燒着檀香。

蕭立連隨手指着這尊水月觀音，顫聲道：「你昨夜見到的那個水月觀音是不是這個樣子？」

龍飛沉聲說道：「裝束相貌都完全一樣。」

「果然？」蕭立連手都顫抖起來。

龍飛道：「果然！」眼瞳中疑惑之色更濃。

——蕭立到底爲什麼如此恐懼？

——那個水月觀音到底是蕭立的什麼人？

蕭立却沉默了下去，沒有再作聲。

龍飛等了一會，忍不住問道：「這尊水月觀音是否出自玉郎兄手下？」

蕭立道：「除了他，還有誰能够雕刻出這尊水月觀音！」

龍飛道：「這是說，玉郎兄的雕刻技術是天下無雙的了。」

蕭立搖頭道：「我說的並非是雕刻技術。」

龍飛試探道：「那是說相貌？」

蕭立點頭。

龍飛道：「這尊水月觀音的相貌莫非很像某人？」

蕭立道：「這不是很像，而是完全一樣。」

龍飛追問道：「像誰？」

蕭立一字字的道：「我老婆！」

龍飛一怔道：「哦？」

蕭立點頭道：「她姓白，白仙君！」

龍飛道：「那麼她……」

蕭立截口道：「巳死了三年！」

「什麼？」龍飛大驚失色？

蕭立面色蒼白，顫聲道：「她是病死的，死後七天才下葬，蓋棺之前，我還見過她的臉，由那個時候到棺材下葬爲止，並沒有離開過棺材半步！」

龍飛目定口呆。

蕭立接着說道：「如果不相信，可以問白三娘，甚至我可以帶你去一見她的墳墓。」

龍飛呻吟着說道：「那麼說，我昨夜是……」

蕭立啞聲道：「只怕……只怕見了鬼了？」

龍飛不由得苦笑。

蕭立亦苦笑，道：「你不相信鬼神的存在？」

龍飛道：「不相信。」

蕭立道：「但是也不敢完全否定？」

龍飛點頭。

蕭立道：「正如我。」

他歎了一口氣，道：「可是你說的這件事情又如何解釋？」

龍飛只有苦笑。

現在他總算明白昨夜白三娘爲什麼那樣恐懼。

——難道我昨夜眞的見鬼。

他不覺又抬頭望去，這一望，脫口就一聲：「看！」

蕭立冷不防嚇了一跳，慌忙再抬頭望去，一望之下，亦失聲驚呼道：「血！」

爲什麼？

血又在什麼地方？

× × ×

血在水月觀音的嘴角流下。

是否眞的血？

木像的嘴巴何以竟有血流出來？

龍飛驚訝未巳，又發覺觀音的嘴巴，似乎在輕輕的震動。

他只怕自己眼花，聚精會神再望去。

眞的在震動。

「噗！」突然一聲異响，觀音的嘴巴裂開，裂出了一個洞，木屑簌簌落下。

一樣黑黝黝的東西旋即在洞中爬出來，爬上了觀音的臉龐。

是一條蜥蜴。

——黑蜥蜴！

× × ×

龍飛那刹那之閒最少打了七個寒噤，蕭立更就是面無人色。

那條黑蜥蜴的脚爪染滿血，爬過的地方，繼續留下了血痕，但它的行動却是非常靈活，顯然並沒有受傷。

嘴巴裂出了一個洞，那個水月觀音的相貌經巳大受影響，再加上那條黑蜥蜴，還有那條黑蜥蜴脚爪所留下的血痕，美麗的容顏就變得醜惡起來了。

醜惡而妖異。

在這個水月觀音的臉龐之上一折，那條黑蜥蜴就往下爬，由脖子爬下，順着臂彎一轉，又變回上爬。

它爬過觀音的手指，爬上了觀音手捧的那支蓮花，才停止爬行，血紅的舌頭開始不住伸縮，一雙小眼睛彷彿在瞪着龍飛和蕭立二人，無聲的散發着一種難言的邪惡。

蕭立也在瞪着它，驀地一聲怪叫，拔起了身子，凌空一袖拂去！

那條黑蜥蜴似有所覺，正要往下縮，但巳經來不及，颯然被拂落地上。

蕭立那刹那亦巳落地，反手抄起了旁邊一張椅子，用力砸下。

「叭」一聲，磚裂椅碎，那條黑蜥蜴亦被砸成肉漿，半截尾巴却脫落一旁，仍然在跳動。

蕭立連隨立卽一脚踩在那截蜥蜴尾巴之上。

看他一副咬牙切齒的表情，那條蜥蜴與他們彷彿就是有深仇大恨一樣。

龍飛驚訝之極，忍不住問道：「是誰將那條蜥蜴放在觀音的嘴巴之內？」

蕭立緩緩的轉過頭來。

一照面，龍飛更驚訝。

蕭立的面容實在太難看了，非獨是臉色蒼白，幾乎每一寸的肌肉都在顫動。

他雖然沒有說過一聲恐懼，但一種強烈的恐懼顯然巳佔據他的整個身心。

無論誰現在看見他，相信都可以發覺那種恐懼的存在。

——是什麼令他這種恐懼，是不是那條蜥蜴？

——那條蜥蜴的出現是不是暗示有什麼恐怖的事情將要發生？

龍飛一腹的疑團，正想再問，蕭立巳顫聲應道：「不是人爲，是蜥蜴作怪。」

龍飛詫異的道：「蜥蜴作怪？」

蕭立一字字地道：「黑蜥蜴！」

龍飛不明白。

蕭立知道龍飛不明白，歎息道：「這件事實在太無稽，太難以令人置信。」

龍飛道：「前輩能否說詳細一些？」

蕭立苦笑搖頭道：「本來我也不相信有這種事情，但現在只怕不由我的了！」

龍飛方待追問，蕭立說話經巳接上，道：「仙君的木像無故流血，黑蜥蜴出現，難道就暗示，大禍即將要降臨？」

他一面說一面回頭雙眼直勾勾的瞪着那尊水月觀音，語聲神態越來越激動，突然斷聲道：「好，只管來，蕭某人大半生闖蕩江湖，頂天立地，總不成就怕了一條蜥蜴。」

龍飛只聽得怔在那裏！

蕭立旋即狂笑起來。

——這個人的腦袋莫非有些問題。

龍飛不由生出了這個念頭。

狂笑聲很快落下，蕭立霍地回顧龍飛道：「我實在不該請你進來喝酒。」

龍飛爲之愕然。

蕭立接着解釋道：「這並非我請不起，也並非吝嗇，乃是這幢莊院充滿了邪惡災禍，你進來，只怕邪惡災禍亦會降臨到你身上。」

龍飛淡然一笑，道：「生死有命，前輩又何須替晚輩担心？」

蕭立擊掌道：「好漢子！」

龍飛連隨追問道：「這幢莊院何以充滿了邪惡災禍？」

蕭立沉吟片刻，道：「說來話長。」

龍飛微一欠身，說道：「晚輩洗耳恭聽。」

蕭立繞着桌子緩步走了一圈，在龍飛旁邊的一張椅子坐下，尚未打開話匣子，那個白三娘就神色倉皇的從堂外奔進來。

龍飛蕭立聽得脚步聲，一齊轉頭望去，蕭立目光及處，輕叱道：「三娘何事如此慌張？」

白三娘一收脚步，喘着氣，道：「門外有人送來了一副棺材。」

蕭立大驚而起，道：「棺材？」

白三娘點頭道：「他聲言要交給老爺的。」

蕭立急問道：「他是誰？」

白三娘道：「住在鎭西的二楞子。」

蕭立道：「是不是那個傻頭傻腦的矮

胖子。」

白三娘道：「就是他了！」

蕭立皺眉道：「那個小子又在發什麼神經？」

白三娘道：「他說是別人給他錢，叫他送來這裏！」

蕭立「哦」一聲。

白三娘接道：「那副棺材的底下好像有血流出來。」

「血？」蕭立本來已經平靜的面色又再一變。

龍飛脫口道：「我們快出去瞧瞧。」

這句話才說到一半，蕭立已放步奔出去，龍飛自然緊跟在後面。

他們才走出了大堂，就看見一個矮胖子，雙手抓着一副棺材，半拖半托的走進來。

那個矮胖子四肢粗短，五官好像都攢在一起，樣子很滑稽，而且還堆着一股傻笑。

他一頭汗落淋漓，已累得不住喘氣，但仍然搬得動那副棺材，氣力看來倒也不少！

蕭立龍飛來到他身旁，他仍無所覺，一直到蕭立一聲輕叱：「二楞子！」

「在這裏！」二楞子應了一聲，方才停下來，東張西望道：「誰叫我？」

蕭立道：「我！」

二楞子這才知道叫他的人在那裏，望着蕭立傻笑道：「原來是這位大爺，不知道有什麼叫我做？」

蕭立瞪着二楞子，道：「是誰叫你將棺材送來？」

二楞子恍然大悟的道：「這位一定就是蕭立老爺了？」

蕭立再問道：「是誰叫你這樣做？」

二楞子道：「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蕭立道：「你到底在那裏遇上他？」

二楞子道：「在那裏？」

蕭立道：「你家裏？」

二楞子道：「是啊！」

蕭立道：「那麼他又在那裏將棺材給你？」

二楞子道：「我家裏！」

蕭立道：「什麼時候！」

二楞子道：「在我睡覺的時候！」

蕭立道：「那是昨夜的事情？」

二楞子道：「大概是吧，我給他叫起身的時候，天還沒有亮。」

蕭立道：「除了叫你將棺材送來這裏之外，他還有什麼說話？」

二楞子想也不想一下？就道：「沒有了！」

蕭立轉問他道：「他是怎樣子的一個人？」

二楞子道：「我怎知道？」

蕭立道：「怎麼你會不知道？」

二楞子道：「他頭上戴着笠子，我家裏的燈又沒有點上……」

蕭立截口道：「那麼你怎知道他頭上戴着笠子？」

二楞子道：「窗外有月光啊！」

蕭立扳起臉龐道：「連他是什麼人你都不知道，就答應替他做事？」

二楞子搖搖頭，說道：「你不知道的了。」

蕭立問道：「不知道什麼？」

二楞子傻笑道：「他給我錢。」

蕭立道：「是多少？」

二楞子舉起右手，伸出兩隻手指，道：「二兩銀子！」

蕭立道：「銀子呢？」

二楞子道：「我放在袋子裏。」

蕭立道：「拿給我看看。」

二楞子一面解下繫在腰帶上的一個布袋，一面正色地說道：「我是從來不說謊的。」

蕭立道：「你是否說謊瞞不過我的眼睛。」

二楞子驚奇的道：「你眼睛怎麼能夠看得出我是否說謊？」

蕭立沒有回答。

二楞子連隨伸手入布袋，掏了一會，驚叫道：「銀子那裏去了？」

蕭立冷笑道：「你記清楚銀子是放在布袋之內。」

二楞子急道：「我親手放的，怎會不記得？」仍然在使勁的掏。

那個布袋也快要被他掏穿了。

蕭立皺眉問他道：「會不會給別人拿去？」

二楞子道：「我這個布袋誰也不給碰的！」

蕭立道：「也許丟失了？」

二楞子用力搖頭，道：「不會丟失了的。」

他着急起來，雙手把布袋一轉，袋口朝下，將裏面的東西往地上倒。

那個布袋，載的東西倒不少，有玩的，有吃的，竟然還有兩張紙錢。

燒給死人用的紙錢？

龍飛蕭立一眼瞥見，不約而同面色一變。

二楞子却沒有理會，將整個布袋都反轉過來，看清楚，眞的什麼也沒有，才蹲下身子，在倒在地上那堆東西之中找尋起來。

他找得非常仔細。

根本就沒有銀子，可是二楞子仍然反覆找尋。

蕭立看在眼內，搖頭一聲歎息。

也就在這個時候，二楞子抓住了其中一張紙錢，上下一看，奇怪道：「是什麼東西，怎麼走進了我的布袋？」

蕭立突然道：「這不是從你那個布袋倒出來的？」

二楞子道：「那是你們的了？」趕緊放手。

蕭立道：「是風吹來的！」

話口未完，一陣風吹過，將那兩張紙錢吹飛。

二楞一見之下傻笑道：「眞的是風吹來的。」

蕭立不由直搖頭。

二楞子傻笑了一會，才省起銀子的事，嘟喃道：「一定是丟在路上。」

他連隨爬轉身子，顯然就要一路找回去！

蕭立即時叫住二楞子，道：「他給你的是不是二錠銀子。」

二楞子用力點頭，道：「是二錠，一錠就一兩。」

蕭立望着他道：「你怎知道一錠就是一兩。」

二楞子道：「是他告訴我的！」

蕭立迅速從懷中掏出了一把銀子，道：「你看看在不在這裏？」

二楞子慌忙爬起身來，走到蕭立身旁，瞪着眼，仔細看了好一會，道：「怎麼你有四錠銀子跟我那兩錠完全一樣？」

蕭立拿起其中四錠道：「是不是這四錠？」

二楞子連連點頭。

蕭立道：「那麼，有兩錠是你的。」

二楞子奇怪地問道：「你在那裏找到的？」

蕭立道：「在地上，大概是你搬棺材的時候一個不小心，倒轉了布袋，跌出來的。」

二楞子摸着腦袋，道：「我想一定是了。」

蕭立道：「還給你。」將兩錠銀子塞進二楞子的手裏。

二楞子慌忙抓穩。

蕭立接着吩咐道：「小心放好，不要再丟掉。」

二楞子不住點頭，道：「不會再丟掉的了！」

他趕緊拾起那個布袋，小心翼翼的將兩錠銀子放進去，搖了搖，捏了捏，確定了，才將其他東西放進去。

然後他將那個布袋放入懷裏，拍了拍，傻傻的一笑道：「這樣還不成？」

蕭立微喟道：「你現在可以離開這裏了。」

二楞子這才省起那副棺材，道：「我替你們搬進去裏面……」

蕭立截口道：「就放在這裏。」

二楞子道：「那麼我得走了。」

蕭立把手一揮，對他說道：「路上小心。」

二楞子手按懷裏的布袋，道：「我知道小心的了，如果老爺要人用只管叫我二楞子。」

蕭立道：「要人用的時候我才去叫你來。」

二楞子爬在地上，叩了一個頭，才起身離開。

蕭立目送二楞子出了莊門，側顧龍飛道：「你可知道我爲什麼要那樣做？」

龍飛頷首道：「你不想嚇着那個二楞子？」

蕭立道：「好像他那種人是嚇不得的，一嚇很容易就會鬧出人命！」

龍飛道：「會這麼嚴重？」

蕭立道：「年前曾經有一個無賴尋他開心，故意扮鬼嚇他，結果幾乎將他活活嚇死。」

他一聲歎息，接道：「現在若是告訴他，那兩張是鬼用的紙錢，是從他那個布袋內倒出來，昨夜找他的不是人，是鬼，只怕不難就將他嚇死當場。」

龍飛道：「他怎會變成這樣？」

蕭立道：「以我所知，他生下來就已是這樣！」

龍飛道：「哦？」

蕭立道：「你是否有些懷疑，我爲什麼特別留意這個人？」

龍飛道：「爲什麼？」

蕭立道：「因爲我最疼的第二個兒子也是一個白痴！」

龍飛一怔。

蕭立沉痛的接道：「我只有兩個兒子，一個柔弱如女子，埋頭於彫刻，不喜歡學武，另一個我只望能夠練成我的追命三槍，那知道却是一個白痴。」

龍飛暗歎一聲，岔開話題道：「前輩方才那麼說，莫非已肯定那兩張紙錢乃是兩錠銀子所化。」

蕭立搖頭道：「這種事有誰能夠肯定呢？」

一頓又說道：「不過你我都看到的了，那兩張紙錢事實是從二楞子的布袋中倒出來。」

龍飛道：「二楞子應該不會跟我們開這種玩笑。」

蕭立道：「我看來，這種人也藏不住說話。」

龍飛說道：「然則他昨夜是眞的見鬼了。」

蕭立道：「就像你。」

龍飛道：「其中只怕是另有蹊蹺。」

蕭立道：「即使眞的是鬼神所爲，也一定有他們的目的。」

龍飛嘟喃道：「他們的目的何在？」

蕭立目光落在棺材上。

嶄新的棺材，黑漆發亮，棺底的接口果然有血外滲。

血色鮮明，似乎尚未完全凝結。

棺材之內到底是載着什麼？（未完）



兩期完俠情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六絕降魔（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雲霹靂與段無涯本是至誠之交，然而爲了爭奪催心劍，雲霹靂誤以爲段無涯是他殺妻毀家的仇人。段無涯遂向他解釋一切，此乃齊大先生的陰謀，而皇甫老人及赤手老魔亦死於其暗殺。赤手老魔臨終時付以重任，托其以催心劍瓦解降魔樓，及殺死齊大先生，後來二人交手，經過一番生死劇鬥，段無涯身中齊大先生的九霄魔掌，命在旦夕，幸賴周巒峯大俠以死相救——

强援扭乾坤　英雄拯浩劫

周巒峯在江湖上，人稱神弩鐵掌追魂斬。

他的穿雲神弩，在十八歲的時候便巳名動江湖。

段無涯忽然想起了當日與齊大先生交手的時候，那輛神秘的馬車曾射出過一支強弩。

「難道周大俠之死，與在下有關？」

長髮少女眼睛巳紅了，顫聲道：「周巒峯爲了救你，曾在你昏迷之後，與齊大先生苦戰了一千招過外。」

段無涯聽得呆了。

長髮少女接道：「齊大先生的武功，原本在周巒峯之上，但當時除了周巒峯之外，還有他的一個忠僕周正忠，他拚死與齊大先生拚了三掌，結果周正忠登時斃命，但齊大先生巳受了內傷，他大概做夢也想不到周巒峯的一個老僕人，原來竟是一位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一時大意，被周正忠擊傷了內臟，雖然沒有性命之虞，但却巳影响了他的武功，不能全力對付周巒峯。」

段無涯全身都巳凉透，接下來所發生的事，他巳知道得八八七七。

長髮少女沉默了半晌，幽幽嘆道：「後來我在最後關頭加入了戰圈，終於逼退齊大先生，但周巒峯身中齊大先生數掌，終於不治逝世。」

段無涯冰凉的身子，突然又有一陣熱血上湧，直塞住他的喉頭，道：「周大俠是爲我而死？」

長齊少女嘆道：「他並不是爲你而死，他根本不認識你，他這樣做，無非是爲了催心劍。」

段無涯聽得有點痴了。

長髮少女又道：「他有四個結義兄弟，但都死在降魔樓高手暗算之下，他本來就打算與齊大先生決一死戰，當他知道你手裏的就是催心劍之後，拚命之心更是堅決，他無論如何，都不肯讓催心劍落在齊大先生之手。」

段無涯當然也明白催心劍的重要性。

但周巒峯終究是救了他一命的大恩人，可是他巳長埋黃土之中。

段無涯恭恭敬敬的，在周巒峯的墓前拜了三拜。

長髮少女嘆了口氣，幽幽道：「你現在可以走了，歡喜神君魚不多巳在峯下等你十多天，他是唯一能帶你去見六絕尊者的人。」

段無涯大喜，道：「歡喜神君就在山峯之下？」

長髮少女道：「不錯，他曾數番欲登上絕峯山莊，但都巳被我下令拒絕。」

段無涯一怔。

長髮少女冷冷一笑，道：「魚不多總算做事還有點分寸，不敢硬闖上來，否則他可要大吃苦頭，甚至丟了老命，亦未可料。」

段無涯忍不住問道：「小姐爲甚麼堅決不肯把姓名告示給在下知道？」

長髮少女冷冷道：「總有一天你會知道我是誰，但現在還不是時候，再見。」

「再見」二字甫出口，人巳遠在十丈之外。

段無涯呆了好一會，終於下山而去。

× × ×

魚不多果然就在山峯之下等着。

在他的身旁，有兩匹健馬。

他一看見了段無涯，立刻便鬆了口氣，道：「段老弟，你果然還活着，總算那臭婆娘沒有欺騙老子。」

段無涯感到很可笑。

一個如花似玉的妙齡少女，在魚不多的口中居然就變成了臭婆娘。

魚不多接着又道：「那臭婆娘是有名的難纏惡魔，想不到她的女兒倒還有點人性。」

段無涯這才發覺到自己會錯了意，道：「她的女兒？她的女兒是誰？」

魚不多一楞，道：「她的女兒就是她的女兒，又有甚麼誰不誰的？」

兩人越說越是纏夾不清，弄了好一會，段無涯總算明白了魚不多的說話。

原來這裏名爲鎖翠峯，峯頂上的就是鎖翠山莊，江湖上知道這個地方的人並不多，但這山莊的主人，却是遠在二十年前便巳成名的女魔頭太湖毒姬朱傲霜。

朱傲霜的女兒，就是那個長髮披肩的妙齡少女。

但朱傲霜的女兒姓甚麼，連魚不多都不知道。

魚不多只知道她的名字是湲湲。

× × ×

段無涯一直想知道的名字原來就是湲湲。

× × ×

魚不多與段無涯騎着兩匹快馬，日夜兼程趕路，一日之後，來到了微山湖的西岸。

微山湖在江蘇之北，與山東西南隅毗鄰，微山湖之名來自湖中有座微山，山上有微子墓，微子乃商朝末代賢相，可惜終於鬱鬱不得志，繼後遂遯跡於此，以至終老。

路上，段無涯曾問魚不多，雲霹靂的性命如何。

魚不多道：「他穴道被老夫解開，老夫放他遠走天涯，他巳明白你所說的俱是事實，不會再向你尋仇了。」

段無涯輕輕嘆息了一聲，道：「但願如此。」

魚不多自從魚見愁死在齊大先生手下之後，一直鬱鬱不樂，平時臉上總掛着的笑容，俱巳一掃而空。

雁行折翼，魚不多雖然個性樂天，却也難免爲之沮喪萬分。

六絕尊者隱居之地，原來就在微山湖內。

× × ×

微山湖西岸，有一座頗大的城鎮。

這就是屢遭黃河之水淹沒的沛城。

沛城最著名的就是高粱酒，不懂喝酒的人喝高粱，就像喝辣椒油一樣，包管吃不消。

即使是懂得喝酒的人，也不敢喝得太多。

魚不多和段無涯前後巳有兩天滴水未飲，粒米未進，到了沛城自然餓得要命。

魚不多對於這裏的環境，似乎十分熟悉，左穿右插的在街道上策馬奔馳，結果却把段無涯帶到了一間又霉又臭的小飯館裏。

兩人剛拴好馬，立刻就聽到了一個沙啞而蒼老的聲音冷冷道：「你們兩個都給我滾出去，別阻着老衲喝酒。」

飯館裏竟然有個老和尚，這個老和尚不但喝酒，而且還咬着一條狗腿。

魚不多一直鬱鬱不樂的神情，忽然又一掃而空，笑嘻嘻的對老和尚道：「你若還算是個和尚，老子就是十八羅漢！」

老和尚一口把狗腿咬了一大半，瞪着眼睛對魚不多道：「灰孫子到外面可還風流快活？魚家帮的威風，近年來可嚇怕了不少賊子賊孫。」

魚不多哈哈笑道：「老禿頂消息倒還算靈通，你這一頓酒帳包在老子身上。」

「老子老子！」老和尚哼一聲，道：「嘴裏沒正沒經的，你把老衲看成了甚麼人？你若敢再在老衲面前胡說八道，老衲就革除你兩兄弟的帮籍。」

魚不多笑容忽斂，道：「你可以革掉一半。」

「革掉一半？」老和尚將整壺酒都喝得乾乾淨淨，道：「甚麼意思？」

魚不多苦笑一聲，道：「魚見愁現在巳變成鬼見愁了，他在陰司路上，一定又攪得枉成城城滿城風雨。」

老和尚突然手中一緊，整個錫酒壺立刻變成紙做一般，毀爛成粉碎。

「甚麼？魚見愁死了？」老和尚戟指對魚不多道：「他奶奶的熊，這種玩笑可開不得。」

魚不多擦了擦汗，道：「誰與你開玩笑？」

老和尚長長吐出口氣，久久才道：「他是怎樣死的？」

魚不多道：「他是給人殺死的。」

老和尚聞言霍聲站起：「殺他的人是誰？」

魚不多嘆着氣，苦笑道：「殺他的人，保管你連汗毛都不敢去碰他一根。」

「笑話！笑話！」老和尚轟聲大喝，道：「大禿尊者除了怕老鼠之外，誰都不怕。」

段無涯心中一陣咕嘀，這個老和尚原來居然怕老鼠。

而「大禿尊者」這四個字，却也不禁令段無涯暗暗一震，想不到這個老和尙原來就是六絕尊者中排行第三的大禿尊者。

魚不多瞪着大禿尊者，過了半晌才道：「殺魚見愁的人，就是降魔樓主齊大先生。」

「齊大先生?」大禿尊者面色驟然一變，道：「想不到這個虛僞的傢伙居然動到六絕帮的頭上來了，如果六絕帮不是丟了催心劍的話……」

說到這裏，忽然雙眼直瞪着段無涯，喝道：「你是甚麼東西?」

段無涯故意道：「我不是東西，是南北。」

大禿尊者一怔。

魚不多笑道：「甚麼東西南北，簡直一場糊塗，這個小娃娃叫段無涯，至於老和尙，他就是六絕尊者裏的大禿尊者。」

大禿尊者打量了段無涯好一會，忽然雙眼看得發直：「段老弟，你手裏拿着的是甚麼劍?」

魚不多搶着道：「這就是催心劍。」

大禿尊者定了定神，抹了抹眼睛，猛然道：「他奶奶的，果然是催心劍，三十五年不見此劍，今日重睹，差點認不出來了。」

段無涯輕嘆一聲，道：「就是爲了保護這把催心劍，魚見愁前輩死在齊大先生的掌下。」

大禿尊者哼聲道：「齊大先生是算甚麼東西，他又不是個老鼠!」

段無涯差點忍不住笑了出來，魚不多却對大禿尊者道：「還有五個老不死呢?在哪裏?」

大禿尊者怒道：「甚麼老不死?倘若六絕帮不是已經自行解散，憑這句說話就要你淹死在豬糞堆裏。」

魚不多大笑道：「老子就是想六絕帮能够執行帮規，就算把老子卸開八大塊，却又何妨?」

大禿尊者突然問段無涯：「令師尊是誰?」

段無涯道：「在下恩師是東海八極無塵仙翁……」

「八極無塵仙翁」六字一出口，魚不多和大禿尊者的臉上，皆露出肅然起敬之色。

原來八極無塵仙翁李難滌，是五十年前便已名震天下的絕頂高手，昔年六絕帮六位帮主與李難滌甚有交情，但若眞正論起輩份，仍以李難滌爲高。

但李難滌性格豪爽，大家遂以平輩論交，直到他年紀老邁之後，性格才漸漸變得冷傲孤獨，並隱居於東海一個無名島嶼之上。

李難滌隱居東海一隅，數十年來只曾到過中原三次，每次都是希望能够尋覓得到一個適當的人選來承繼自己的武功，但三次都未曾如願以償。

直到最後，他才無意中發現段無涯，覺得這個少年資質特異奇佳，而且他當時處境可憐，於是收他爲徒，帶到東海島嶼之上。

李難滌武功極高，一手八極無塵劍法全套六十四招，連他自己都要苦練二十年方始練成，但段無涯却只是花了五六年的時間，便已盡得這套劍法精髓。

然而段無涯劍法雖已成功，但內力方面，仍與李難滌大有距離。

所以，他始終打不過齊大先生。

若不是湲湲和周巒峯把他救出險境，他早已死在齊大先生的鐵掌之下。

大禿尊者盯着段無涯手裏的催心劍，心中無限感觸。

他忽然對魚不多道：「其實六絕帮早就應該復出江湖，只可惜除了老衲之外，其他五個老傢伙都懶散得要命，整天躭在微山湖裏樂不思蜀，眞是……」

他最後一句說話剛說了一半，飯館門外立刻就有人大罵道：「老禿驢別胡說八道，老夫躭在這裏悶得要命，幾時及你大暑熱天時還吃狗肉這般風流快活!」

大罵聲中，一個赤膊上身，滿頭銀髮的老人，已揹着一頭驢子走了進來。

× × ×

銀髮老人揹着的驢子，雖然比不上一匹馬，但最少也有四五百斤的重量。

可是他却仍然步履輕盈，神態從容得很。

段無涯一呆。

這個銀髮老人也眞奇怪，有驢子不騎着倒也罷了，却不知何故居然還要把驢子揹在肩上，難道是用來練練氣力不成?

不但段無涯覺得莫名奇妙，連魚不多也是給弄得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這個銀髮老人，魚不多當然認識，因爲他就是六絕尊者裏號稱大賭尊者的第五把交椅人物。

大禿尊者哈哈一笑，對魚不多道：「你回來得還算合時，老五揹着這匹五花驢已經九天，還有今天就是十天，到了明日他就不必再揹着這匹蠢驢了。」

魚不多大是奇怪，道：「他爲甚麼要揹着這匹驢子十天?」

大禿尊者笑道：「十天前他與大智賭牌九，說好誰若輸了的話，就得揹着這匹五花驢十天，除了睡覺之外，就算吃飯、甚至上毛坑都得揹着這匹驢子。」

大賭尊者哼一聲，怒道：「老二一定是在骰子上做了手脚，否則老夫豈有連輸八次之理，每次都是老夫碰得一鼻子灰，哼!」

魚不多聞言大笑，道：「三十五年前老子就已經勸你戒賭，你偏偏不聽，活該!活該!」

大賭尊者怒道：「老王八若再口沒遮攔，老夫就對你不客氣。」

目光一轉，落在段無涯手中的催心劍上。

「催心劍旣已重現，老夫也不想再在微山湖混混沌沌的躭下去，咱們去找老大，逼他重出江湖，做一番風風流流的大事。」大賭尊者把五花驢高高舉起，神采飛揚的道。

大禿尊者「呸」一聲，道：「別人都指望做些轟轟烈烈的大事，你却只顧風風流流，像甚麼話了?」

大賭尊者大聲咆哮道：「風流和轟烈有甚麼分別?你分明是在找岔子，是不是又想打架?」

段無涯心中暗暗好笑，他做夢也想不到六絕尊者其中兩位居然是言行古怪得跡

近乎野蠻的老人，和自己師父那種孤獨沉默的性格，剛好完全相反。

倒不知道其他四位尊者，又是些怎樣的人物?

× × ×

距離沛城東北三里，有一座用竹建造而成的小橋。

小橋彼岸，有一條兩邊都是蓮葉的小徑，小徑兩旁，全是微山湖清澈可鑒的湖水。

小徑直通湖心，蜿蜒竟達半里之遙。

如果不是大禿、大賭兩位尊者帶路，誰會想到六絕仙境竟然會在這條荒僻小徑的盡頭。

段無涯覺得這裏的風景，就像一幅錦繡瑰麗的水鄉圖，艷麗中又帶着七分清雅脫俗之氣。

小徑盡頭，有幾間建築精緻的竹舍。

段無涯細心一數，竹舍不多不少，恰好六間。

除了六間建築精緻的竹舍之外，還有一個很美麗的大花園。

園中有座小亭。

亭下有兩個老人，正在下棋。

大禿尊者和大賭尊者大步走過去，魚不多却不知從那裏弄來一根釣竿，居然到湖邊釣魚去了。

大禿尊者看了好一會，忽然「哇」一聲叫道：「這局棋昨天中午已經如此，你們下了兩天，竟然連一步棋子都未曾走動過?」

兩個下棋的老人冷冷的望了大禿尊者一眼，好像怪責他多管閒事。

大禿尊者碰了一個軟釘子，沒精打采的退下。

大賭尊者却還揹着五花驢，好像看得津津有味。

那兩個下棋的老人，一個穿碧綠繡花綢緞長袍，剪裁合身，質料華貴，而且手上戴着幾枚碧綠玉戒，雙腕上還有六枚玉鐲環，看來氣派十足，倒像個富甲一方的殷商巨賈。

而另一個却剛好完全相反，全身上下衣服襤褸不堪，手甲又長又髒，一雙瘦脚踏着一對破爛布鞋，神態之間有着一種說不出的霉氣。

他不但模樣難看骯髒，下棋的本事也極低能，這一局他已必輸，而且輸得一敗塗地。

只要他再走一着棋，無論怎樣走法，都非輸不可。

對方的棋已兵臨城下，主帥性命危在旦夕，就算是天下棋王，也沒有辦法可以起死回生。

於是，髒老人便只有賴着不肯走這一步棋。

段無涯越看越悶，倒不明白大賭尊者有甚麼好看。

過了好會，段無涯終於忍不住問大賭尊者：「你在看甚麼?」

大賭尊者嘻嘻一笑，道：「看呆子下棋，看他們還能够呆得多少時候。」

就這一陣的時間裏，魚不多已釣了七八尾又肥又大的鯉魚。

魚不多笑了笑，對段無涯道：「在亭下奕棋的兩個老傢伙，一人叫大玉尊者，是六絕帮裏的老四，和他對奕的是老六大窮尊者，論棋藝，是大玉尊者遠勝大窮尊者十倍，但論到耐性嘛，嘿嘿，倒是棋鼓相當的。」

段無涯沉吟半晌，忽然道：「六絕尊者除了大智，大禿、大玉、大賭和大窮五位之外，還有一個是誰?」

他的話才說完，背後就有把清澈蒼勁的聲音道：「還有一個就是大烈尊者。」

段無涯一轉身，就看見了一個比他矮了半截的老人。

矮老人的身裁雖然矮，但他的腦袋却比任何人的都還更大。

他有一雙烱烱發亮的眼睛。

他有一副威而不怒的莊嚴。

雖然他比其他五位尊者都矮小，但雙目神光閃動，顧盼之間，另有一股逼人氣勢，果然像個發號施令的龍頭老大哥。

他就是大烈尊者。

× × ×

黃昏。

魚不多總共釣了八十九尾鯉魚。

但太陽還未下山，八十九尾活生生的鯉魚便已剩下了一堆魚骨。

魚不多釣魚本事，但吃魚的本事却不及大窮尊者。

光是他一個人，便已吃下二十八尾鯉魚。

這一頓，總算是吃魚兒塡飽肚子了。

大賭至尊雖然仍揹着那匹五花驢，但他吃魚也不慢，總共吃了十九尾鯉魚。

大烈尊者忽然冷冷道：「你揹着這匹驢，是不是覺得很舒服?」

大賭尊者舌頭一伸，道：「舒服個屁，大智也不知道用了甚麼辦法，居然連驢子的穴道都能制住，所以牠才這樣乖，整天都讓我揹着。」

大烈尊者冷冷道：「把驢子放下。」

大賭尊者搖搖頭道：「那可不成，我不是大窮那種輸棋便賴的混蛋，不到明天，誰也休想我把驢子放下。」

大烈尊者森冷的目光一轉，盯在一個白面微鬚的老人。

他穿着很隨便，但態度溫文和氣，似乎是個很有教養的，很有學識的老學者。

他就是令到大烈尊者要揹着驢子十天的老二——大智尊者。

大智尊者淡淡一笑，對大烈尊者道：「我和老五只不過是鬧着玩的，誰曉得他會這樣認眞?」

大烈尊者滿意地點點頭，忽然對大賭尊者道：「你聽見了沒有?還不快把驢子放下?」

大賭尊者堅不肯放，道：「我就偏要揹着牠，不放不放，一千一萬個不放。」

大烈尊者臉色一變，道：「你以爲我不敢動手教訓你?」

大賭尊者道：「你憑甚麼教訓我?沒有催心劍，誰都不配教訓誰。」

大烈尊者冷笑道：「別忘記催心劍又已重現江湖，而且就在段無涯的手中。」

大賭尊者道：「在段無涯的手中又怎樣?你打算搶劍?」

大烈尊者「呸」一聲，道：「我當然不會搶劍，但我可以叫段無涯把你頭上的驢子斬開兩截。」

「就憑這個娃娃?」大賭尊者怪笑道：「若果他能把我這匹驢子砍開兩截，老五就奉他爲帮主。」

「帮主，甚麼帮主?」魚不多立刻搶着道。

「當然是六絕帮的帮主。」大賭尊者不改慮便道。

魚不多大聲對段無涯道：「這一注你就跟他賭一賭。這個老五是六絕尊者裏最窩囊廢的一個，怕他的便不是好漢。」

段無涯一呆。

大烈尊者也道：「不錯，憑着令師尊李難滌的八極無塵劍法，决不會連砍匹驢子都砍不着，這一注老夫也賭定了。」

段無涯更是面上陣陣發熱，他做夢也想不到有人要强逼自己去砍一匹驢子。

但形勢已到如此地步，他似乎已無可推卸。

「既然這樣，晚輩得罪了。」

劍影一揮，六十四招八極無塵劍法已施展，直向大賭尊者揹着的五花驢罩去。

大賭尊者雖然揹着一匹驢子，但身法仍然甚是輕盈，左飄右閃的，似乎毫不備受催心劍的威脅。

但段無涯畢竟是八極無塵仙翁李難滌晚年精心調敎出來的得意弟子，六十四招劍法之後，又再六十四劍，而且劍勢更加快速得多。

大賭尊者仗着本身內力充沛，全然不懼，段無涯的劍快，他的身子也轉動得更快一倍。

突然間，段無涯的劍勢轉慢。

現在，誰都可以看得出，段無涯的劍勢慢了很多。

但殺氣却也濃厚得多。

這幾劍雖然看來既緩慢而且平平無奇，但却蘊藏着無限的變化和殺着。

大賭尊者原來輕盈的步法，也被帶動得緩慢了下來。

大烈尊者淡淡道：「果然不愧是八極無塵仙翁的嫡傳弟子。」

驀地，段無涯身形如飛，催心劍淩空向大賭尊者的頭上劈下。

大賭尊者皺眉道：「來得好。」

說話聲中，人已連驢子一起倒臥在地上，變成雙腿飛踢段無涯腰腹要穴。

誰知段無涯却於劍勢大盛之際，突然收招。

他整個人也像大賭尊者的姿勢般，倒臥在地上，反手一劍就向驢背之上擊去。

這一劍顯然是絕對出乎大賭尊者意料之外的。

大賭尊者陡地大聲道：「阿花，你不能死。」

阿花，就是那匹五花驢的名字。

可是，他現在才迸出這六個字，是否已經遲了一點?

× × ×

當然遲了。

段無涯這一劍的去勢是何等急速，那匹花驢早已被劍擊中。

然而，段無涯並沒有把那驢子斬開兩截。

他也沒有把驢子殺死。

他只是在驢背之上，削下一片薄薄的驢皮而已。

× × ×

雖然驢子沒有被斬開兩截，但大賭尊者畢竟還是輸了。

如果段無涯眞的把五花驢殺死，大賭尊者可能還會不服。

因爲這匹驢不單是一匹驢，而且也是大賭尊者的朋友。

人和人可以成爲朋友。

人和動物也一樣可以成爲朋友，而且其間的感情，往往會比人類所建築的感情更眞摯得多。

因爲動物野獸不會欺騙朋友。

永遠都不會。

× × ×

大賭尊者以爲阿花今次死定的了。

但阿花沒有死。

牠沒有死，是因爲段無涯劍下留情。

大賭尊者很感激段無涯。

衷心的感激段無涯。

他一聲不响，把驢子放下，放在大智尊者的面前。

大智尊者當然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要自己替驢子解開「穴道」。

大智尊者一笑，對大賭尊者道：「牠並不是被點穴，而是被一種痲藥痲醉住了，這種藥力只能維持十天，到了明晨，牠就可以恢復原狀。」

能令一匹驢子痲醉十天的痲藥，也的確駭人聽聞。

更難以令人置信的，就是這匹驢子十天不吃不渴，居然還能够支持着。

大智尊者又在解釋：「這種痲藥裏還滲着十包六畜大還散，這匹驢子雖然十天不吃不喝，保證絕對不會死掉，大不了瘦上十斤八斤而已。」

大賭尊者哼了一聲，道：「你的花樣眞多，下次我决不再與你對賭，以免上你的大當。」

魚不多倏地拍掌道：「六絕帮在江湖上『絕』了三十五年，總該出來顯顯威風了。」

大賭尊者附和道：「何況本帮現在已有了催心劍，又有了一個武術超羣的新帮主……」

大窮尊者搔搔腋窩，道：「咱們都已經行將入木，却讓一個黃毛小子做帮主，未免難看一點罷?」

大玉尊者却道：「有甚麼不好，段無涯是八極無塵仙翁的弟子，就算他來做六絕的帮主，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大窮尊者道：「他武功雖然不錯，但始終在咱們六人之下，如何能做六絕帮的帮主。」

段無涯忙道：「這位尊者說得對極了，晚輩何德何能，的確不能做六絕帮的帮主。」

大禿尊者却微微一笑，道：「老子對於誰做帮主都沒有意見，就算叫魚不多做帮主，老子亦一律贊成。」

大烈尊者怒道：「老三，你喝酒喝得太多了。」

一時間，五位尊者都各持己見，你一言我一語，始終談不出甚麼結果。

只有大智尊者，仍然靜靜地坐在一張竹椅之上，甚麼話也沒有說。

過了好一會，大烈尊者喝住了衆人，

問大智尊者道：「老二，這件事情你的看法怎樣?」

大智尊者悠然一笑，道：「咱們六人爲了帮主一職，爭辯了三十五年還沒有結果，誰也不肯服誰，照愚見認爲，帮主的確不妨由段老弟來担任。」

大智尊者此言一出，竟然無人敢加以反駁。

大智尊者又道：「段老弟年紀比咱們六副老骨頭，年輕了不知多少倍，他的前途比咱們六個人將更爲遠大，這是毫無異議的事。」

五尊者聞言，又覺得有理，連大窮尊者也不禁聽得頻頻點頭。

大智尊者輕輕一嘆，道：「段老弟唯一不足者，就是他的內力修爲，並未達到咱們這一代的水平，但這亦難怪，皆因他年紀尚輕，假以時日，必然大有改進。」

大烈尊者微微頷首，道：「剛才他不殺五花驢，足以證明他是一個仁慈正直，不願傷及無辜生靈的正義之輩，否則五花驢恐怕早已變成一頭死驢了。」

大賭尊者慨然道：「段老弟勇敢，仁慈，聰敏，老五第一個擁護他成爲六絕帮的帮主。」

段無涯連忙搖頭，道：「那怎麼可以，帮主一職，晚輩萬萬不敢承担……」

大烈尊者截住他的說話，道：「當仁不讓，段老弟不必推辭，否則六絕帮永無重生之日。」

段無涯不禁一呆，六絕尊者忽然已一齊跪了下來，堅請段無涯担任六絕帮帮主之職。

段無涯眞有點不相信這是事實。

然而，這是事實，而絕不是夢境。

× × ×

微山湖仍然是微山湖，一點也沒有改變。

但微山湖裏六個武功絕頂的老人，却已因爲催心劍的重現而改變了他們三十五年來的悠閒生活。

六絕帮終於在江湖上重現了。

這當然是一件大事。

而且是一件驚天動地，駭人聽聞的大事。

× × ×

初秋，姑蘇城外七里的一個小市鎭裏，來了七個陌生人。

這個小市鎭甚麼商號都沒有。

沒有酒家，沒有店舖，連雜貨店都沒有一間。

但這裏却有一座很著名的賭坊。

姑蘇城裏有三座賭坊。

但姑蘇城裏的人，反而時常坐着馬車來到這座賭坊豪賭。

只有豪賭的人，才配走進這座賭坊。

這座賭坊，就是鴻賓賭坊。

× × ×

這七個陌生人，其中六個都騎着一匹馬。

但其中一個，却是騎着驢子而來的。

他們六老一少，浩浩蕩蕩的來到了鴻賓賭坊門外。

現在，正是賭坊的開始生意旺盛的時候。

就在此際，一輛華麗馬車，四馬並馳，來勢極快，直奔到鴻賓賭坊門外，方始停下。

這種巨型馬車氣派奇大，連趕車的都身穿華服，雖然一望而知是下人身份，但連下人都衣飾煌然，車廂中人究竟是何方神聖，自是令人難以想像。

誰知道從馬車走下來的，竟然是個衣衫襤褸不堪的老人。

他的手甲又長又髒，一雙瘦脚穿着一對破爛的布鞋，神態之間有着一種說不出的霉氣。

鴻賓賭坊門外的守衞登時不禁看得呆了。

一輛如此華麗的大車，裏面居然會載着一個霉氣十足的老人，豈不是天下奇聞麼?

那六老一少一見霉老人，反而恭恭敬敬的上前迎接。

一時之間，賭坊門外的守衞都弄不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

接着，這八個人便昂然大步，進入賭坊之中。

× × ×

鴻賓賭坊的總管，是一個四十來歲，滿臉精明强悍之色的中年人。

他姓言名萬武，本是姑蘇成名已久的武術敎頭，擅用一柄黃金扇，專打人身三十六大穴，七十二小穴，論到天下打穴名家，言萬武已足可排名在前十名之列。

對於這八個來歷不明的神秘賭客，言萬武自然「另眼相看」，暗中注意他們的行動。

另一方面，他已派了兩個行動迅速的手下，將這件事情稟告給傅老師。

× × ×

傅老師並不是個敎書先生。

他之所以被稱爲傅老師，是因爲他姓傅，名老師。

他的父親目不識丁，希望自己的兒子長大後能成爲一個飽學之仕，於是將兒子命名爲「老師」。

但傅老師活到今年六十三歲，他的才學也是僅比父親略勝一籌，絕對談不上「飽學之仕」四字。

但他却練成了三種驚世駭俗的武功。

江湖傳言，傅老師一手混元歸一眞炁，九十八路萬封無終掌，已練到了第八層境界，再加上他的神鷹十七鏢，曾經在一招間連殺十七江湖高手，憑他這三種武功，又還有誰敢對傅老師稍爲無禮?

近十五年來，傅老師總算已打出了自己的天下。

在姑蘇城內外，敢不賣賬給傅老師的人，實在還不多見。

而且，他更已成爲了降魔樓九大舵主之一。

鴻賓賭坊的老闆，是傅老師。

但傅老師身後還有一個大老闆。

這個大老闆就是齊大先生。

× × ×

傅老師原本還是舒舒服服地躺在一張大床上的。

但他一接到了言萬武的報告之後，一張臉立刻就皺得好像忽然間老了三十歲。

他從大床一躍而下，行動仍然和三十年前般敏捷。

這個時候，服侍他的，是個剛好二十歲的小姑娘。

她叫馨苔。

馨苔是傅老師三十八個乾女兒中，最得寵的一個。

傅老師沒有妾侍，只有一個妻子。

但他却有三十八個乾女兒。

而且每一個都年輕、漂亮。

他忽然對馨苔長長的嘆了口氣，把一張銀票交在她的手中。

「這裏是五萬兩的銀票，妳拿去和那個混小子結婚，然後最好滾得遠遠，再也別回來姑蘇城。」傅老師緩緩的道。

馨苔的臉色一下子刷的發白。

她甚至整個人都在發抖，冷汗涔涔而下。

傅老師皺着眉，冷冷笑道：「妳別以爲我甚麼都不知道，妳和黃猴子的事，我早就已經知道得清清楚楚。」

馨苔的臉色更加變得像死人一樣，張大了嘴巴，但却甚麼話也說不出來。

她本來就是一個啞吧。

傅老師又輕輕嘆了口氣，道：「傻丫頭，妳不必害怕，妳若不是個啞吧，也許我早就已經把妳殺了，但我既然還未殺妳，妳就不必害怕我將來會對妳報復，這些銀子，妳好好的留着用，黃猴子那個小混蛋，人品還不錯，忠厚老實……」

馨苔的眼睛紅了，滿臉都盡是感激之色。

傅老師輕輕揮了揮一下，道：「妳走吧。」

馨苔手裏拿着銀票，却依偎在傅老師懷中，好像依依不捨。

傅老師突然厲聲地道：「妳再在老爺子面前假惺惺，別怪我改變主意一掌斃了妳！」

馨苔的臉色又再一變。然後，她就像一縷輕烟般消失在傅老師的懷裏。

她消失得頭也不回。

傅老師長長嘆了口氣。

他突然擊掌。

三個威風凜凜的勁裝武士應聲而入。

傅老師擺好墨硯，揣筆匆匆修了一封密函，然後對三人道：「飛馬將此函送至南蒼山青刀堡，將它交給齊大先生。」

三武士接過密函，貼肉藏好，然後就策馬望南飛奔而去。

傅老師喃喃道：「不出樓主所料，六絕帮果然來了，這一戰生死存亡未卜，唯有希望齊大先生早早支援，否則，唉……」

忽然間，園外一人大聲笑道：「傅舵主何必心焦多慮，樓主早已遣派援兵到來支援了。」

傅老師精神一振，大步越過花園，只見迴廊處已有三人，先後魚貫而入。

這三人的年紀，都比傅老師稍爲年輕，但亦俱在五十歲開外，三人中最惹人注目的是個枯瘦頎長，獨目高顴的老道人。

他是個出家人，衣着却異常華麗，道袍上銀綫閃爍，手中一柄奇形長劍，套着金花耀眼的麒麟寶鞘，劍柄上還鑲着六顆彩雲碧玉，他雖然瞎了一隻左眼，但右眼所透射出來的銳芒，却似比劍鋒還鋒利百倍。

這老道就是寒貞敎的敎主寒霄子。

寒貞敎在江湖上已成立了三百年，劍法以迅急詭秘見長，十六年前寒貞敎與骷髏谷爲了一把碧玉麒麟劍，展開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決戰，骷髏谷主以及門下八十三弟子都死在寒貞敎劍下，但寒霄子的師父和十三位師叔伯，師兄弟亦死傷殆盡，只剩下寒霄子和幾個年輕的道士，經此一役，寒霄子便成爲寒貞敎的敎主，而那柄碧玉麒麟劍，也落在他的手中。

在寒霄子身後的，是個鶉衣百結，面貌獰惡，氣概不可一世的乞丐。

這個乞丐背上懸着一個大酒壺，而這個酒壺竟然是透明的。

這人本是丐帮八袋高手，但却作惡多端，早已被逐出丐帮，但由於他武功奇高，連丐帮帮主鐵面神丐都奈他不何，於是他索性自稱爲乞丐祖宗，專向丐帮弟子搗亂，終於爆發一幕丐帮高手聯羣追殺乞丐祖宗的活劇。

然而，乞丐祖宗倒有兩手，經過七八次的火併，他都能安然無恙，未被誅殺。

還有最後一人，長得白白胖胖，他的耳朶很小，但鼻子却大得令人難以置信，幾乎連眼睛都被擠成一綫。

但這瞇成一綫的目光，其銳利程度猶在寒霄子的那隻獨目之上。

雖然他也算個胖子，而且初秋天氣還是很炎熱，但他的身上居然穿着一件厚厚的袞袍。

在他的手裏，握着一柄刀。

這一柄刀長僅一尺一寸，但却已殺人逾百。

這就是江湖上著名的丹鳳刀。

而眼前這個身穿袞袍的大鼻胖子，就是降魔樓百刀院三大刀聖之首的丹鳳刀聖聞拜沙。

× × ×

寒霄子、乞丐祖宗和聞拜沙都是降魔樓中武功極高的好手。

傅老師對於這三個人的實力，相當清楚。

有這三人助戰，傅老師的信心無疑是增强不少。

但就憑他們四人，是否就能够擊敗六絕帮？

傅老師心裏有數，六絕帮是不容易被擊敗的。

無論是誰，想擊敗六絕帮，首先就得擊敗六絕尊者。

但六絕尊者成名江湖垂數十年，遠在三十五年之前，便已幾乎是天下無敵的高手，想擊敗他們實在談何容易。

降魔樓能否擊敗六絕帮，主要關鍵就在於能否順利解決六絕尊者。

傅老師雖然自出道以來，未嘗一敗，但面臨到與六絕尊者決戰的時刻，心中也是不禁大爲躊躇。

然而，降魔樓主齊大先生是個怎樣的人，傅老師也很清楚。

如果他臨陣退縮的話，他將永遠不會得到齊大先生的饒恕。

齊大先生將會視之爲叛徒。

而齊大先生對付叛徒的手段如何，傅老師實在是再清楚不過的。

他寧願戰死，也絕不願意做齊大先生的叛徒。

他的想法如此。

寒霄子，乞丐祖宗和聞拜沙的想法，也莫不如此。

× × ×

在鴻賓賭坊裏，那八個神秘的賭客已弄得整座賭坊一團糟。

他們自然就是六絕尊者，魚不多和段無涯。

段無涯現在已成爲六絕帮的帮主。

那個從華麗大馬車走出來的霉氣老人，就是大窮尊者。

那輛馬車，本來是姑蘇城一個綢緞莊大老闆的。

大老闆坐着馬車，原來打算到鴻賓賭坊賭牌九。

但他的馬車才走到半路，便被六絕尊者攔住，還把大老闆推下馬車，讓大窮尊者坐了上去。

這個綢緞莊大老闆平素爲人尖酸刻薄，在姑蘇城裏早已是個著名的「一毛不拔大富翁」。

但他在賭坊裏賭錢的時候，「一毛不拔」這四個字就完全用不着了。

他賭一注的牌九，已足以讓許多人一輩子都賺不來。

大烈尊者本擬將這種爲富不仁的人打死的。

但段無涯認爲太過殘酷，這種人雖然可憎可惡，但却也不必處以死罪。

於是，這個尖酸刻薄的大財主僥倖地檢回一條性命，連跑帶跌滾回姑蘇城去。

× × ×

大窮尊者把下注得最大的一個賭客，一手撥開。

「讓個位置給我坐，因爲我比你賭得更大！」

這種理由不但不充份，而且簡直就是强横霸道的手法。

這個賭客在牌九桌上已賭了整日整夜，他的透氣一直都不很好，直到剛才連贏三口，正準備翻本，突然無緣無故的被人趕開，當然大不忿氣。

他想上前跟這個霉氣老人爭論，嘴巴忽然已被一件東西堵住。

他背後已站着一個禿頂老和尚，這老和尚自然就是大禿尊者。

堵住他嘴巴的，是一個已經快要霉爛的楊桃。

賭客大怒，伸拳就想打大禿尊者。

但大禿尊者忽然把他整個人揪起來，就像摔小鷄似的，一摔就把他摔到五丈開外。

那賭客臉都黃了，以爲這一次必被摔個頭焦額爛。

誰知道他翻觔斗般被拋出去，却平平穩穩的降落下來，連一點損傷也沒有。

大禿尊者笑嘻嘻的道：「你是不是想再來一次？」

賭客顯然已被嚇呆了，稍爲定一定神之後，那裏還敢再說甚麼，匆匆從牌九桌上撈回賭本，一溜烟也似的走了。

這件事，言萬武當然也已經看得清清楚楚。

同時，他也明白甚麼叫做拿人錢財，與人消災。

他既然做得了這座賭坊的總管，遇上這種事情，當然是一定要管一管的。

但他也不敢過份得罪這八個神秘賭客，因爲他已知道他們的來歷。

他走上前，正想抱拳對大禿尊者說幾句自我介紹之類的說話，冷不防背後已被人踢了一脚。

言萬武是成名十餘年的武術敎頭，忽然被人踢了一脚，這一口氣就算再好脾氣也是吞不下去的。

他立刻拔出黃金扇，向後連續發出八招。

但這八招完全落空。

因爲他背後早已完全沒有了敵人的蹤跡，踢他一脚的人，連影子都不知飛到哪裏。

言萬武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

大禿尊者却笑瞇瞇的對他道：「這位兄台的扇子很漂亮，老衲悶熱得很，何不也給老衲撥幾撥，讓老衲也涼快涼快？」

言萬武怔住。

一時之間，出招也不是，呆在那裏也不是，整張臉已變成紫醬之色。

就在這個時候，賭坊門外忽然响起了一把冰冷的聲音：「大師想涼快涼快，還不容易？貧道這一把劍，也會讓你的咽喉覺得很涼快的。」

× × ×

原本一片喧嘩熱閙的賭坊，現在已變得很謐靜。

那些胆小的賭客，都已悄悄走避，靜靜的離開這個充滿危險的賭坊。

一個枯瘦頎長，獨目高顴的老道人，已大搖大擺的走了進來。

大賭尊者忽然大聲對魚不多道：「我敢打賭，這個牛鼻子手裏的劍，就是碧玉麒麟劍。」

獨目老道人冷笑道：「你的眼光還算不錯。」

大烈尊者怒聲一叱，道：「你算是甚麼小雜毛？憑你這臭小子也配在咱們面前吭大氣？」

獨目老道人傲然道：「貧道就是寒貞敎第八代敎主寒霄子。」

大禿尊者「哦」一聲，道：「原來是寒貞敎的敎主，難怪你說自己的劍能够讓老衲的咽喉涼快涼快了。」

寒霄子向來目空一切，雖知六絕尊者並非等閒之輩，但臉上仍然掛起一副傲慢之色。

劍已出鞘。

碧玉麒麟劍果然是一把好劍，也難怪昔年寒貞敎與骷髏谷爭奪得如此厲害。

大禿尊者朗聲一笑道：「老衲也想看看磨磚道人的徒孫，究竟有多大能耐！」

寒霄子面色微變。

大禿尊者乾咳兩下，又道：「五十年前，老衲曾與磨磚道人比過內力，結果平分秋色，小雜毛，你可別丟了祖師爺的威風，敗在老衲手下！」

寒霄子冷哼一聲，碧玉麒麟劍已如飛矢般向大禿尊者咽喉怒射。

× × ×

寒霄子當然是和傅老師，乞丐祖宗，聞拜沙三人一起來到鴻賓賭坊的。

乞丐祖宗和聞拜沙都有些蠢蠢欲動之意。

但寒霄子既巳和大秃尊者纏上了，他們也就不妨首先靜觀其變。

寒霄子劍招竟然勢逾雷霆，一發不可收拾。

但大秃尊者從容不逼，輕輕鬆鬆地便巳接下寒霄子十幾劍。

寒霄子這十幾劍，可以說巳經把畢生劍法，內力上的精華都完全豁了出去。

他想一舉擊敗大秃尊者，挫一挫敵人的銳氣。

可是，敵人的銳氣還未被挫，他自己便巳先洩氣七分。

最後三劍，他巳不求殺敵，而只求自保。

大秃尊者雖然赤手空拳，但掌風呼嘯，威力竟然猶在寒霄子劍鋒之上。

倏地，「擦」一聲，寒霄子左肩中了一掌。

只見他那襲道袍，忽然穿了一個大洞，衣洞中清清楚楚的現出五條淡紅色的手印。

寒霄子臉上的血色却一下子褪得乾乾淨淨，變成雪般蒼白。

大秃尊者却在這個時候退了開去，淡淡的道：「你與磨磚道人的本領，相差太遠了。」

寒霄子臉上無顏，恨不得挖個地洞鑽了進去。

他巳敗陣，而且是慘敗。

若非大秃尊者手下留情，後果只怕更難想像。

乞丐祖宗和聞拜沙，二人皆是面露吃驚之色。

寒霄子的武功如何，他們總也知道得七八成的。

想不到寒霄子竟然一出師便告失利，這一仗打下去，只怕還是輸多贏少。

反而傅老師神色鎭定，臉上毫無表情，既不張惶失措，也不作貿然一時衝動。

魚不多却巳迎了上來，對傅老師道：「傅老師，久違了。」

傅老師嘆了口氣，道：「姑蘇毒手門巳栽在你的手中，想不到今天你我還是要壁壘分明，再打一仗。」

魚不多淡笑道：「昔年毒手門被咱們兄弟殺得片甲不留，傅老師爲甚麼不趁趁熱鬧，施展一下老兄的神鷹十七鏢，來替毒手門主出頭？」

「神鷹十七鏢雖然在江湖上薄有名氣，但用來對付魚氏兄弟，恐怕還是無所施其技罷？」傅老師嘴裏謙虛，雙手却巳左八右九，一共十七枚神鷹鏢扣在掌中，隨時蓄勢待發。

魚不多眉心一皺，道：「江湖傳言傅老師的神鷹鏢，神出鬼沒，每每殺人於無聲無息之中，如今看來，却似乎剛好相反，看你的手勢，倒是明刀兵槍的，似乎唯恐別人不知道你手中巳扣着十七枚神鷹鏢，倒不知這究竟是何緣故？」

傅老師冷冷道：「面對高手，藏頭露尾只會落得個鬼鬼祟祟之名，又何不光明磊落，大家憑眞功夫見個高下？」

魚不多狂聲大笑道：「這倒還像句人話！」

傅老師道：「你有沒有信心接我這十七鏢？」

「沒有，我連一點信心也沒有。」魚不多笑道：「但我却還是很想試一試。」

傅老師冷笑道：「好！」

這個「好」字還未口出，左三右四，七枚神鷹鏢巳首先打出。

「好」字說完之後，又再九枚神鷹鏢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勢逾流星的向魚不多身上激射而至。

魚不多手裏只有一根竹釣竿。

但這根竹釣竿忽然間插向地上，一塊石磚登時爆裂，整根釣竿插入地下深逾半尺。

魚不多整個人蹲矮一尺，竹竿左右急速搖擺，竟將十六枚神鷹鏢完全擊落。

傅老師手裏還有一枚神鷹鏢。

這是他最後一鏢。

他突然竄身閃前，手持神鷹鏢，直向魚不多的咽喉插去。

這一招巳不屬於暗器，而是把神鷹鏢當七首使用。

魚不多伸手一抓，釣竿又復在手中，連消帶打一共十三招，反擊傅老師胸前三大要穴。

傅老師突然把唯一剩下來的神鷹鏢甩手，向魚不多的額上射去。

神鷹鏢甩手之後，九十九路萬刦無終掌也同時展開。

魚不多把神鷹鏢擊落之後，傅老師的一雙鐵掌巳排山倒海也似的湧到。

這一戰，倒是旗鼓相當，勢鈞力敵之局。

乞丐祖宗和聞拜沙精神稍振，正欲再向六絕尊者挑戰，齊大先生巳經從南蒼山青刀堡趕至。

× × ×

齊大先生這一次並沒有戴上人皮面具，但仍和上次追殺段無涯時一樣，穿着一襲青衫。

齊大先生知道六絕尊者都在鴻賓賭坊當然不會孤身而來。

降魔樓的高手，最少巳有八成齊集在這個小鎭之內。

南蒼山青刀堡，也是降魔樓九大分舵之一。

青刀堡堡主宇文觀，人稱百忍神刀，他的百忍刀法，創自一百年前的風塵異人百忍齋主，刀法沉雄博大，自成一家。

但誰也不知道，宇文觀早巳加入了降魔樓。

他不但是降魔樓九大舵主之一，而且也是百刀院三大刀聖之一，身兼兩職，由此可見齊大先生對他是如何的重視。

齊大先生不但聯同宇文觀一起來到鴻賓賭坊，而且更以最快的方法，將降魔樓許多高手，都調派到這個賭坊四週。

這是許勝不許敗的一戰。

齊大先生有足够的信心獲得勝利，因爲他知道六絕尊者實際上只有四個是需要他去對付的。

六絕尊者巳有兩人，被他所控制。

他抓住了六絕尊者其中一人的把柄。

同時，他又用各種手段，收買了六絕尊者另外一人的心。

六絕尊者中，早巳有兩個在他控制之下。

這當然是個秘密。

一個絕大的秘密。

誰都不會想到，六絕尊者這六位曠世異人中，竟有兩個巳成爲了降魔樓的秘密殺手。

所以六絕尊者雖然重出江湖，但齊大先生仍然有相當的信心，可以把它摧毀。

而且將會把它摧毀得徹徹底底，斬草除根。

× × ×

戰爭巳開始。

魚不多力戰傅老師，彼此都未曾佔着甚麼便宜。

乞丐祖宗却巳和大賭尊者拚得天翻地覆。

乞丐祖宗橫行江湖多年，連丐帮如此衆多高手都未能將之制服，他的武功自然頗有獨到之處。

但無論如何，大賭尊者仍然是勝他一籌。

言萬武見乞丐祖宗武功略遜於大賭尊者，於是上前，與乞丐祖宗聯手，雙雙劇戰大賭尊者。

這一來，倒又暫時拉成了均勢。

聞拜沙這時候也開始與大窮尊者展開拚搏。

聞拜沙身穿裘袍，手持丹鳳刀，氣勢果爾不凡。

大窮尊者却哂然笑道：「還是大熱天氣便要穿裘袍，倘若下雪的時候豈非要揹着個火鍋才不被冷死？」

聞拜沙冷冷道：「可惜你巳永遠等不到下雪的時候，那時就算我眞的揹着個火鍋，你都不會看得見。」

兩人一言一語之間，瞬即巳對拆了一百二十八招。

大窮尊者大笑道：「好刀法。」

聞拜沙却巳被他手裏的爛布鞋，逼得無法回話。

大窮尊者對付聞拜沙所用的武器，原來竟然是他那雙又爛又臭的布鞋。

倏地，清脆「拍」的一聲，聞拜沙的臉上被爛鞋打了一記，半邊臉登時高高腫起。

× × ×

齊大先生的目光，不停的掃向段無涯身上。

這個藉藉無名的小子，現在竟然成爲了六絕帮的帮主。

其實段無涯在江湖上也不能說是毫無名氣。

甚至可以說，他的名氣巳比他的年齡大得多。

但齊大先生似乎直到現在，才驀然發覺這個人的存在。

大烈尊者沉默了很久，終於淡淡的對齊大先生道：「你對段帮主好像很有興趣似的。」

齊大先生並不否認：「他曾中過齊某一掌，居然還能活到現在，而且還成爲了六絕帮的帮主，這的確是一種奇蹟。」

大烈尊者冷冷一笑，道：「世間上的奇蹟並不少，例如閣下，本是波斯精魔教中微不足道的劍手，但短短二三十年間，居然就變成了中原神魔敎的敎主，這又何嘗不是一項奇蹟？」

齊大先生面色森冷，道：「你雖然隱居三十五年，對於江湖中的秘事，倒還知道得不少。」

大烈尊者嘆了口氣，道：「你這降魔樓的組織，根本就是神魔教，你這種瞞天過海的手法，也算很高明，只可惜瞞得過天下人，還是瞞不過咱們六絕尊者。」

齊大先生忽然莫名其妙的笑了笑。

就在這一笑間，他的右掌巳向大烈尊者擊去。

一笑間，巳連擊十八掌。

這十八掌眞是快得驚人。

但大烈尊者的反應也絕不稍慢，齊大先生十八掌擊出之後，大烈尊者的人巳在屋頂，就像隻大壁虎，緊緊的貼在上面。

齊大先生怪笑連聲，身如巨鳥，直衝向大烈尊者，呼呼呼又再連續攻出八掌。

大烈尊者不再閃避，雙足一蹬，翻身也回敬了八掌。

兩條人影，一高一矮，在半空中乍合又分。

齊大先生與大烈尊者平分秋色，誰也沒有佔先。

這時候，大智尊者巳手持九節鞭，貫注內勁鞭梢，宛如一根長槍般向齊大先生刺去。

齊大先生轟喝一聲：「來得好，就算以一敵六，齊某人也絕不皺眉。」

好大的口氣。

大烈尊者與大智尊者聯手對付齊大先生，情況顯然有所改變。

齊大先生口氣雖大，但掌勢巳被逼得緩慢下來！

六絕尊者畢竟是曠世異人，能够敵得過其中一人的高手巳絕少見，以一敵二，齊大先生自然難免要屈居下風。

大烈尊者看準形勢，突然雙掌齊出，與齊大先生的雙掌緊緊黏在一起。

大智尊者毫不怠慢，九節鞭「霍」一聲向齊大先生的胸口刺去。

這一鞭，勢必取齊大先生性命。

段無涯認爲如此。

大秃尊者也認爲如此。

但事實上，却絕非如此。

× × ×

眼看大智尊者的九節鞭就要刺在齊大先生的胸上，突然間鞭勢一轉，竟然化硬爲軟，纏在大烈尊者的頸子上。

這一個變化，眞是令人難以置信。

大秃尊者喝道：「老二，你瘋了？」

叱喝聲中，大秃尊者，段無涯和大玉尊者三條人影，同時向大智尊者撲去。

但大烈尊者頸際被九節鞭所纏，巳無法凝聚眞氣，對抗齊大先生的深厚內家掌力。

剎那之間，大烈尊者的一張臉變成血紅之色。

齊大先生當然不會放過這種機會，數十年練就的內家眞氣，源源不絕向大烈尊者的掌上湧去。

大烈尊者兩面受敵，就像暴雨中缺堤一樣，再也不能支持，頹然倒下！

他雖然空負一身絕學，但在這種情況之下，又如何能够挽回危局？

他巳氣絕身亡。

但他的一雙眼睛，仍然瞪得很大。

這雙向外凸出，宛如死魚般的眼睛並

不是瞪着齊大先生，而是瞪着大智尊者。

他顯然想問一句：「你爲甚麼要出賣我？」

可是，他已噤氣。

他永遠都不會知道大智尊者爲甚麼要出賣他。

× × ×

大智尊者突然出賣大烈尊者，這一件事已經令人難以置信。

但更令人大吃一驚的事，又再發生。

大玉尊者忽然拔出了他的獨門兵器——黑白玉環。

他在這個時候拿出黑白玉環，每一個人都以爲他準備對付大智尊者。

誰知道他要對付的並不是大智尊者，而是要殺段無涯。

段無涯雖然做夢也想不到大玉尊者會向自己出手，但大禿尊者却已在千鈞一髮之際，看見了大玉尊者的不軌舉動。

他竟和大智尊者交換了一個眼色。

這種微不足道的小動作，落入了大禿尊者的眼簾中。

大禿尊者平素雖然只顧喝酒和吃狗肉，但却也是個經驗豐富的老江湖。

而且，他對於大玉尊者這個人，向來都有點疑心。

曾有一次，他無意中發現大玉尊者在微山湖附近一個小鎭上，向一個販賣珠寶玉石的商人，用一張銀票購買一顆漢朝的翡翠玉斑指。

事後，他查到這枚玉斑指的價值，是白銀十五萬兩。

而那個商人，其實却是名震天下的獨行大盜。

「大玉尊者爲甚麼會和一個獨行大盜交易？」

「他這十五萬兩的銀票從何而來？」

現在，啞謎已破，大玉尊者原來竟已和齊大先生，有所勾結。

六絕帮裏的兩個叛徒，就是大智和大玉兩位尊者。

× × ×

黑白玉環已擊向段無涯。

但段無涯根本完全不理會大玉尊者。

他的劍已經出鞘，催心劍直指向大智尊者。

他絕不會放過大智尊者，他也沒有忘記自己現在已是六絕帮的帮主。

大智尊者從未想到，段無涯的劍竟然也具有一種令人無可抗禦的威力。

段無涯畢竟是八極無塵仙翁李難滌的弟子。

八極無塵劍法共八八六十四招，而最具威力的一劍，也就在第六十四招之上。

這一劍的名堂是「劍動乾坤」。

段無涯在東海無名島嶼上，練得最多，但也最不滿意的，就是這一劍。

誰知道這時候全力一擊，使出來的劍法就是這一招「劍動乾坤」，連段無涯自己都不知道是怎麼的一回事。

但這一招竟然立奏奇效，一劍便已將武功絕頂的大智尊者殺死。

這一劍，把大智尊者的咽喉齊中剖開，劍痕直達心臟要害。

就在大智尊者被殺的同時，大玉尊者也吃了大禿尊者兩掌。

大玉尊者臉色大變，叫道：「老三，你……」

大禿尊者怒道：「你果然是降魔樓主的走狗。」

大玉尊者神情慘然，道：「我應該……先殺你才對付那臭小子的……」

大禿尊者冷笑道：「現在，一切都遲了，我出掌比你快，所以，你死，段帮主仍然活着。」

大玉尊者口中突然噴血，終於氣絕倒下。

齊大先生突然嘿嘿冷笑一聲，說道：「甚麼六絕尊者，段帮主，全都活不過今天。」

賭坊門外，却在這個時候傳來陣陣慘叫之聲。

忽然間，一人從賭坊門外滿臉鮮血的蹌踉走進。

他竟然就是青刀堡主，百忍神刀宇文觀。

齊大先生怒叫道：「外面來了些甚麼人？」

宇文觀慘然道：「是……八極無塵仙翁……李難滌……」

說完，人已不支倒了下去。

齊大先生面色驟變。

他怎樣也料不到，在這個緊要的關節裏，對方突然會出現了一個强援。

敵人的强援，也就是自己的强敵。

八極無塵仙翁李難滌的突然出現，將一切局勢完全扭轉！

× × ×

李難滌。

果然是李難滌出現了。

齊大先生沒有逃避。

因爲現在他似乎已無路可逃，也無處可避。

他現在只有一條路可走。

他要從李難滌的劍鋒上闖出去！

× × ×

八極無塵仙翁李難滌是個老人。

他的年紀，甚至遠在六絕尊者之上。

他整個人已暮氣沉沉，一張瘦臉滿佈皺紋，連手裏握着的一把劍都已說不出的又殘又銹。

但這把劍仍然是可以殺人的。

百忍神刀宇文觀就是死在這把劍的劍鋒之上。

但李難滌却忽然把劍拋下。

齊大先生道：「你不用劍就和我交手嗎？」

李難滌緩緩的點了點頭。

齊大先生不再說話，突然一掌向李難滌擊去。

一掌之後，齊大先生的人已遠遠飄到賭坊門外。

他並不是眞的要與李難滌交手。

他主要的目的，只是想找機會離開這裏。

但他剛到了賭坊門外，就發覺面前站着了一個人。

而這個人赫然又是八極無塵仙翁李難滌。

李難滌輕嘆一聲，道：「你本可以與我決一死戰的，老朽也是人，而不是神，你並非必敗，而老朽也並非必勝。」

齊大先生神情木然。

李難滌淡淡的又道：「你爲甚麼不敢和我對一掌？」

齊大先生仍舊木然站在那裏。

忽然間，他嘴角間開始冒血。

而且是大量的鮮血。

「李仙翁……」齊大先生慘笑着，道：「剛才那一劍……是不是名爲『仙劍徐來』？」

李難滌嘆道：「不錯，你如果不逃避老朽，老朽根本就沒有辦法用這一劍來殺你。」

齊大先生又是一聲慘笑，道：「好劍法……」

說完這三個字之後，他的人已向前仆臥。

他的背心之上，赫然插着一柄又殘又銹的古劍……

× × ×

降魔樓，原來是波斯神魔教的另一支派。

齊大先生死了之後，餘下來的人也被羣雄紛紛撲滅，總算不致演變成爲一場慘烈的江湖浩刼。

一個月之後，魚不多陪着段無涯，來到了鎖翠峯。

原來湲湲的母親太湖毒姬朱傲霜，曾與大智尊者有過一段孽緣。

湲湲這個女孩子的父親，就是大智尊者。

誰也不知道大智尊者在這三十五年隱居期間，居然也有過一段風流事跡。

一個七八十歲的老人，竟和朱傲霜秘密來往了一段時期，而且還生下了一個女兒。

大智尊者這件醜聞，終於被齊大先生知道，而且加以要脅，要他背叛六絕帮。

湲湲曾救過段無涯。

同時，她也知道，當時救了段無涯，說不定將來就會害死自己的父親。

果然，事實證明如此。

但朱傲霜却認爲齊大先生野心太大，縱然冒着害死大智尊者的危險，也不得不先救段無涯，讓催心劍重回六絕帮中。

朱傲霜對於齊大先生，可謂是恨之入骨。

因爲她的父親朱華，就是死在降魔樓百刀院刀手之下的。

她知道憑自己的力量，絕不足以替父親報仇，所以她希望能借六絕尊者把齊大先生殺死。

× × ×

段無涯很想看看湲湲。

但湲湲始終不願意見他一面。

如果她不救段無涯，他的父親就不會死。

人間的恩怨情仇實在太多，試問又有誰能够完全擺脫恩怨情仇所帶來的煩惱？

湲湲不能。

段無涯也不能。

但他在鎖翠峯最後唯一所能做到的事，就是在冀州大俠周巒峯的墓前，恭恭敬敬的行禮道別而已……

× × ×

故事好像已經結束。

但三年之後，湲湲忽然主動的去找段無涯。

她對他說：「我知道你很喜歡我，也知道你很思念我，據說你爲了我，一直沒有和任何的女孩子來往，甚至連看都不看她們一眼。」

段無涯沒有否認。

他也不能否認。

因爲事實上的確如此。

湲湲接下來的說話，却令段無涯受寵若驚，她幽幽的說道：「我媽死了，她臨死的時候，囑咐我來找你，她說……」

段無涯忙問：「她說甚麼？」

湲湲的臉紅了。

過了很久，她才把母親的遺言說了出來：「她說你這個人很忠誠可靠，比我的父親好得多，她要我找你，然後……」

說到這裏，她是無論如何都說不下去了。

她畢竟還是個黃花閨女，一個冰清玉潔的女孩子。

段無涯興奮得忍不住跳起來，突然把她緊緊的擁抱。

從此之後，他們就再也沒有分開，成爲中原最受人羨慕的江湖俠侶……

（續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運財金童（一）

親人被綁票　金童遭勒索

司馬洛第一次看見金童子的時候，他的印象是相當深刻的。金童子破壞了他一個熱吻，再且也破壞了應該跟着這個熱吻而來的事情。

那本來是很羅曼蒂克的氣氛，燈光幽暗，而他的住處是沒有別人的，不會有人打擾。對手也是很理想的，一個美麗年輕的女孩子，剛剛二十歲，而在他的技巧的親吻之下，她的身子也開始熱起來了，她的兩隻手也自然地放到他的頸後。司馬洛的手也正要放到適當的地方時，就發覺她的雙手做了一個相當奇怪的動作，而且她本來閉着的眼睛也張開了。

司馬洛知道她是在看錶。她戴着一隻那種黑色錶面的女裝石英錶，平時是漆黑一片，要由另一隻手按鈕，那錶面才會亮起數字來，指示時間。他奇怪爲什麼她要戴一隻這樣痳煩的錶。當然，聽說準確性每年相差不到兩秒鐘，但這跟女人有什麼關係呢？一隻錶祇要每天相差不到十分鐘就已經够了，反正她們都不愛守時，一遲到就是半個鐘頭。臨出門口時有幾條頭髮的位置不合心意，她就可能要花上半個鐘頭去弄好，那怕一出門就給風吹壞了。這些就是最準確的錶也算不出來的。

跟着她把嘴唇拉開了，說：「我得開電視。」

「電視？」司馬洛詫異的說，「什麼電視？」

「電視機，」她說着從他的懷中脫出了，走過去按了電視機的掣。司馬洛忽然後悔裝了這電視機了。他又不看電視，不過是用作裝飾品吧了。

而這電視機還是即開即亮的。吵耳的音樂聲，幾個割切溶疊鏡頭，顯現出樂隊奏樂的手法，跟着鏡頭就搒到了那個穿着一身金色衣服的怪物身上了。

那隻怪物叫喊起來，身子抽搐。

她嘆息一聲，回來靠在司馬洛的懷中，但是司馬洛不覺得高興。她的眼睛正凝在電視機上，好像受了催眠似的，司馬洛的懷抱，在她的心目中大概變成那金色怪物的懷抱了。

「這位小姐是誰？」司馬洛問。

「他不是小姐，他是羅拔士。」她回答說。

「謝謝天，」司馬洛說，「假如他是女人，他的身段還過得去，就是胸部要加兩塊海綿。」

「他是那麼富於男性魅力，你怎可能以爲他是女人？」

「因爲他的頭髮比你還長呀。」司馬洛說。

「那你爲什麼不以爲我是男人？」她說。

「因爲你的打扮不像。」司馬洛說。

「他是金童子羅拔士，」她說，「你沒有聽過嗎？」

「對這種事情不大有興趣。」司馬洛說，「這也許是代溝吧。」

「人人都爲他瘋魔，」她說，「你這年紀不懂了。」

「我這年紀——」司馬洛覺得胸口有什麼東西塞着，「這傢伙今年幾歲了？」

「三十七。」她對這些資料當然隨口就可以唱出來了，既然是一個迷。

「女人說三十七很可能就是四十九了，」司馬洛說，「在這一方面總是不計成本大減價。」

「他不是女人。」她說。

「噢，我忘記了，」司馬洛說，「他實在應該剪剪頭髮。但是他三十七歲，我不過三十八吧了，我就是老頭子了？」

「他的三十七怎麼同你的三十八？」她說。

「我猜他的一年大概祇有六個月，而我的一年却是有十四個月吧？」司馬洛笑說。

她根本不在聽，那是說，不在聽他的。電視機上那金色的人的瘋狂扭動和叫喊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力。司馬洛伸出手掌擋在她的眼前，上下揮動着。

她一手把他的手掌擊開：「你在攪什麼鬼？」

「我想告訴你，我也會表演。」司馬洛說。

「你？別傻吧。」她說。

「有一次我穿上了褲子才發覺裏面有一隻大螳螂，」司馬洛說，「那一次我叫得跟他一模一樣！」

她的眼睛還是看着電視機。金童子現在蹲下來了，兩隻手捧着拖電綫的米高峯，聲音降低變成呻吟。

「這個我也會，」司馬洛說，「那一次跟人打架，兩腿之間給踢了一脚就是這樣，不過我拚命捧着的不是米高峯！」

「看你多粗俗！」她的手在他手上緊揑着。

司馬洛嘆一口氣。也許他眞是老頭子了。連粗俗的觀念都跟不上時代。他祇好不做聲，讓她盡情欣賞了。

過了一會，她嘆一口氣：「祇表演一場，我出盡辦法都弄不到一張票子，你知道，黑市票子比原價貴了二十倍，我想買還是買不到，祇好看電視了。」

「看電視不是更好嗎？」司馬洛說，「起碼他的口涎不會噴到你的臉上來，還有假牙飛出來的話，你還有生命危險！」

一隻手肘在他的肋骨上撞了一下：「什麼假牙？」

「你看不出來嗎？」司馬洛說，「彩色電視機對假牙就像照妖鏡，一看就看出來了，那反光跟眞牙齒就是不同！」

「我不相信！」她說，「你的電視機不好吧了！」

忽然之間，畫面不見了，變成山明水秀的畫面。她埋怨地呻吟一聲：「香烟廣告，討厭死了！」

「人人罵電視廣告掃興，」司馬洛微笑，「我現在才發覺也有可愛的時候！」

「你這個人就是專門在搗蛋！」她說道。

「我還以爲這是青春的表現，」司馬洛說，「祇有青年人才會是不滿現實，反對一切嗎？」

「憤怒中年！」她那尖尖的指甲在他的臉上輕輕一劃。

憤怒中年這個稱呼使司馬洛的臉上一紅，不過起碼她的注意力是回到他的身上來了。他們的嘴唇又接在一起，直至那長長一段廣告時間結束。

廣告一映完了，她的魂魄就像給電視機勾回去了。這使司馬洛大爲失望。他的吸引力竟然遠不及這個叫金童子的怪物呢！但是她也同樣地失望，因爲螢光幕上出現的並不是金童子，而是另二個流行歌手，合唱一首相當流行的歌曲。這反而令司馬洛覺得順眼而悅耳得多了。而這一曲完畢之後，還是不見金童子的影子，繼續下去的是一羣年青的舞蹈家表演舞蹈。懷中這個金童子迷的臉上有着懷疑受騙神情。

當廣告片再出現時，她就斷定是受騙了。

「豈有此理！」她說，「怎麼可以這樣？人家出了這樣高的價錢看表演，他却不出來！」

「人家出了高價，你却是免費的。」司馬洛說。

「總之是有人出了錢，」她說，「他怎麼可以這樣撳場？那一次湯鍾士來表演，差不多從頭到尾沒有停過。」

「這的確不大公平，」司馬洛說，「他這一偷懶，起碼少了四分之一的時間。也許他是不舒服吧？」

「別咒人家！」她說。

「我不是咒他，」司馬洛說，「我這不過是客觀的分析吧了。像他這樣高價的藝員，偷懶也該偷得技巧一點，不應該這樣一聲不响就把別人推出來頂替他。假如我是他，我會代替司儀之職，出來介紹幾句，那就會順眼得多了。」

「唏！你怎麼也懂得這個？」她問。

「以我這把年紀嘛，」司馬洛說，「愈是世故的事情就愈知道得多了！」

「你說得對，」她說，「他起碼應該出來一下的。」

但似乎金童子並不明白這一點，當廣告片映完了之後，螢幕上再出現會塲的情形，司儀還是介紹另外兩位流行歌手。這時台下的人就開始鼓噪了，根本無法聽到司儀講的是什麼。觀衆們叫囂着：「我們要羅拔士！」

司儀狠狠地解釋，但是完全聽不到他講什麼，幾隻汽罐丟到台上去了。還好現在已不大流行汽水瓶，而多數是那些鉛質的汽水罐，否則這司儀就可能有生命危險了。台下這些都是年輕的野獸；年輕的一代是不大有人性的。

「鎭靜一點，鎭靜一點，」司馬洛連忙抱緊懷中的女人，「我這是一座買了幾千塊錢的電視機，祇是電視機吧了，你擲什麼過去都擲不到人的！」

「我才不會這樣做！」她說，「你放心好了！」

司馬洛還是抱着她，對她的保證並沒有很强的信心。

而從電視機中，他們可以看到表演塲中的情況混亂得似乎難以收拾了。司馬洛說：「你看，我早就說他自己應該出來一下，你知道我猜什麼嗎？一定是他上洗手間時假牙掉進馬桶了，就是找回也不能戴上，所以他出不來！」

「別下流吧！」她的拳頭一搥。也許不是故意，但她這一拳却搥得很下流，司馬洛的叫聲果然像是金童子的歌聲，但是她顯然不覺得，正如她認爲金童子的三十七歲是比司馬洛三十八起碼年輕了十年。

正在混亂得不可收拾的時候，金童子出來了。假牙並沒有丟掉，不過可以看到他的臉色不大好。金童子高擧兩手，要求大家靜下來。他就像伏魔大師，鼓噪變成了歡呼，之後就安靜下來了。

金童子拿起米高峯說話。當他不唱歌的時候，他倒有一把很動人的聲音，有着一種特殊的磁力。他充滿了痛苦地說：「各位，我很多謝你們的愛戴，我剛剛表演的時候扭傷了腿子，醫生說我需要休息，所以我很抱歉，不能再爲你們盡力，但是——」在一陣鼓噪聲之後再說下去：「請保留你們的票尾。我本來祇是打算在這裏逗留一天，但是現在我改變了計劃，我會休息好之後再表演一次，而將來你們可以再憑票尾入塲，不另收費，謝謝你們！現在我得到醫院去，請你們繼續欣賞我的朋友們的精采表演！謝謝你們！」

歡呼聲又來了，這一次擲到台上的不是汽水罐，而是花朵、手帕，還有幾條女孩子的內褲，司馬洛奇怪那是當塲脫下來的抑或是早已預備好。總之控制現塲直播的攝影師一定很尷尬了，這些東西是不能出現在螢幕上，但是鏡頭又不能够移開。

「多謝，多謝！」金童子鞠躬好幾次

之後才一拐一拐地向後台走回去。

「看他的風度！」懷中的女郎說。

「他是假裝的！」司馬洛叫道。

「你這人的頭腦眞骯髒！」她說。

「他出來時拐的是左腿，」司馬洛說，「現在拐的是右腿，就是風濕痛也沒有走得那麼快！」

「別胡說八道！」她說，「你不過是在吃醋吧了！」

司馬洛聳聳肩，沒有做聲。唱歌的事情也許騙得過他，但是一個人假裝扭傷是瞞不過他的眼睛的，金童子在那邊一定出了什麼問題了。不過這與他無關，所以他不再提了。

懷中的女郎忽然跳起來，向電視機衝過去。

「不要打破！」司馬洛哀鳴道。

她祇是把電視機熄了而已。

「你不要看了嗎？」司馬洛問，「節目還沒有完。」

「我要看的祇是金童子，」她說，「別人我才不看。」

「那容易了，」司馬洛說，「這一次看你是免費，下一次看還是免費。」

「下一次我也許可以設法弄張票子。」她說。

「對了，還有一個機會，也許會有人願意出讓的。」司馬洛說。

「你有辦法替我弄一張票嗎？」她滿懷希望的問。

「這却非我之所長了，」司馬洛說，「也許我可以給你偷一張回來吧？」

「別講這些不三不四的話，」她說，「算了，反正這些事情你也是不懂的了。剛才我們談到哪裏？」

「剛才我們不是在談，」司馬洛說，「我們是在接吻。」

「對了，」她說着挨進他的懷中，「讓我們繼續吧！」

司馬洛的心情登時改善得多了。他們又緊緊地擁抱着，而嘴唇又接在一起。還好，在她的心目中，司馬洛還不是一個老到不可親近的老頭子。雖然她也的確是年輕一點的。

但是並不是年輕到不懂得欣賞大人的事情。因此，幾分鐘之後，司馬洛說：「我們還是到房裏去吧，這沙發太窄一點了。」她亦並沒有反對。她祇是閉着眼睛點點頭。

他把她抱起來，抱進房間裏，放到床上，他是決心要使她知道，他是比金童子更可愛的。

這之後，事情就一步一步發展了。她的衣服穿得愈來愈少，跟着——床頭的電話響了起來。

司馬洛並不準備去接聽，但是她却有相當强烈的反應。她把他推開，說：「有人找你！」

「不接聽就行了，」司馬洛說，「打電話的人會以爲我不在家。」

「但我受不住鈴聲。」她說。

司馬洛奇怪怎麼這種柔和的電話鈴聲她也會受不住，既然金童子的歌聲她也受得住，不過她既然是這樣說，他也祇好把聽筒拿起來，放在一邊。他又貼近她。

「那是個女人打來的。」她說。

「你怎麼知道？」司馬洛問。

「因爲我聽見！」她推開他坐起身。

事實上司馬洛亦聽見，電話裏一把女人的聲音正在盡量提高地大叫着：「司馬洛，我知道你在那裏，司馬洛！」

司馬洛把電話掛回了。她却坐起身來，抓起她的衣服。

「你怎麼了？」司馬洛說。

「你怎能這樣做？」她說：「對你的舊情人也這樣忍心？」

「但她並不是，」司馬洛苦着臉，「我也不知道她是誰，但總之在這樣的時候，難道你認爲應該跟她談情？」

「你起碼應該好好地跟她講，」她說，「我也是女人，我也同情女人。」

「這就是婦解運動了，」司馬洛說，「但是錯已經錯了，我答應下次不再犯同樣的錯誤好了！」

跟着電話又再響起來了，司馬洛看看她，她說：「接吧，電話打來了怎麼能夠不聽？」

司馬洛祇好緩緩的拿起聽筒來，說：「喂？」

「司馬洛，」那邊一把女人的聲音說，「你在攪什麼鬼？好好的在家也不接電話？」

「你是誰？」司馬洛問道。

「梅麗。」她說，「怎麼，你忘記了我了嗎？」

「哦，沒有，」司馬洛說，「不過很久沒有見了。」

「我有要緊事情找你，」梅麗說，「我得馬上跟你談談。」

「你知道我現在沒有空的。」司馬洛說。

「我知道，」梅麗說，「但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你有你的重要事情，我也有我的重要事情，」司馬洛說：「兩個鐘頭之後再給我電話好嗎？」

「你——盡快完事好不好？」梅麗說，「你打電話給我吧。我住在雅斯酒店。你找羅拔士那一層就行了。」

「誰？」司馬洛問。

「金童子，」梅麗說，「你沒有聽過嗎？我現在是他的女秘書。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你。」

「這眞巧了，」司馬洛說，「我遲一些再跟你聯絡好了。」

「你答應過就要做，」梅麗說，「別忘記了。」

「行了，」司馬洛說。他放下了電話，轉身。

她已經差不多把衣服都穿好了。她拉上最後一條拉鍊，站起來，走向房門。

「唏，」司馬洛說，「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我要走了，」她說，「我在找自己的鞋子。」

「你怎麼了？」司馬洛苦着臉看着她，「我有什麼地方開罪了你嗎？」

「你講話的語氣使我很不滿意。」她說。

「我不明白！」司馬洛道：「我講錯了什麼？」

「兩個鐘頭，你當我是什麼？」她說道。

「我並不當妳是——」司馬洛氣急敗壞地說，「我的意思是，她說她有要緊事找我，那我祇好這樣回覆了。」

「你連她是誰都記不起了，」她說，「你却帮她？」

「我已經兩年沒有見過她了，」司馬洛說，「一時之間當然記不起！」

「我正在想，」她說，「也許我再打電話問你是誰，你也問我是誰了。」

「我不會——」司馬洛正打算指天誓日時，她已經出去了。

他連忙追出去，有點手忙脚亂地：「你不能現在就走呀。」

「我爲什麼不能現在就走？」她說，「我又不是你的奴隸，我喜歡去什麼地方，我就去什麼地方！」

司馬洛祇是張大着嘴巴。他能說什麼呢？

她已經找到了鞋子，穿上了，說：「再見！」就走掉了。

司馬洛也沒有留她。這是一個很難應付的女人，走就走好了。

他在廳中坐下來，看着那灰色的電視機的螢幕。都是金童子不好，不然的話就不會出現這種災禍了。

對了，想起金童子，就想起了梅麗，司馬洛拿起沙發旁邊的分機，打到雅斯酒店去找金童子那一層樓。接綫生替他接上去，梅麗接聽電話。

「噢！這麼快。」梅麗說。

「這不是正式紀錄，」司馬洛說，「我還沒有起步就給取消出賽資格，眞是寃枉！」

「你可以過來一趟嗎？」梅麗說。

「爲什麼你不過來呢？」司馬洛說，「也許你可以賠償我的損失！」

「我不是——我是爲了正經事找你的，」梅麗說，「別跟我開玩笑好不好？現在就來吧！」

「好吧，好吧，」司馬洛說，「正經事。」

× × ×

雅斯酒店是一家一流的酒店，而金童子佔了整整一層樓，派頭眞不小。但他是一流薪酬的歌手，樂隊，陪襯歌手都是自己帶來的，一大堆人都是住在一起。

司馬洛去到的時候有不少青年男女聚集在酒店的客廳裏，有許多還是拿着花。但沒有人接受他們的花，沒有人接受他們的簽名册，他們也不准上樓。司馬洛能夠上樓主要是因爲梅麗吩咐過約了他。雖然他的樣子不像歌迷也不行的，因爲還有不少記者正在企圖乘隙而入。

司馬洛由二個侍者領班陪同上樓，升降門開處，梅麗已經在等着他了。

「梅麗，」司馬洛說，「你比前更美麗了，這怎麼可能？你沒有老，反而年輕了！再過幾年，你豈不是變成未成年少女了？」

「別開玩笑，司馬洛！」梅麗說着，拉着他的手，「來吧！」

她領着他通過走廊，到了一間房間門口，扭開門，把司馬洛拖進去，隨即把門關上了。

金童子就在裏面，看見司馬洛就站起來。他的身上現在已經換上了一套便服，很新潮，但是由於臉上的化粧品都已除去，於是他三十七歲就每一年都顯出來了。司馬洛覺得他看來不祇三十七歲。除了蒼老之外他還有着一種特殊的憔悴，就像他剛剛受了一個很大的打擊。

「羅拔士先生，司馬洛先生，」梅麗爲他們介紹了，也是很正經的。

金童子羅拔士與司馬洛握過手，司馬洛發覺他的手是冰冷的。這人雖然有一個英文名字，却不是西方人。也許是混血兒，有一點點西方血統吧。但他這一行非要改個西方名字不可，最好半中不西，半男不女。這是迎合時代的成功秘訣。

「素仰素仰，」司馬洛說，「你的腿子沒事了吧？剛才我在電視上見過你，不過我弄不清楚你究竟是左腿還是右腿有問題？」

羅拔士苦笑聳聳肩：「請別挖苦我吧！司馬洛先生，我不過是一個走江湖賣藝混飯吃的人吧了。」

司馬洛忽然之間感到很難討厭這個人了。假如羅拔士是以藝術家自命的話，那就眞是討厭死了。但是現在羅拔士却自己承認是混飯吃的人，這樣算是一個有自知之明的人。司馬洛向來都喜歡那些有自知之明的人。

「羅拔士先生，」他說，「是你找我來嗎？」

羅拔士苦惱而困倦地瞥一眼梅麗：「你告訴他吧，梅麗。」

「他的外孫兒給綁票了。」梅麗說。

「他的什麼？」司馬洛的眼睛也快要跳出來了，「誰的外孫兒？」

「我的外孫。」羅拔士說，「我知道了消息之後，就沒有辦法再表演下去。」

「等一等，」司馬洛說，「你究竟幾歲？」

「四十九歲。」羅拔士說。

「你倒眞是駐顏有術，」司馬洛說，「人們還相信你是未婚的。」

「吃這一行飯都是要求說謊宣傳的，」羅拔士，「這個謊也非說不可。假如我承認已婚，人們就想見到我的妻子，那麼他們就會知道我有女兒，也知道我的女兒已經有了兒子。一個已經做了祖父的金童子，誰要看呢？」

「那麼這是擄人勒索了，」司馬洛說，「他們要多少錢？」

「還沒有開價，」金童子說，「我還沒有得到聯絡。」

「你不打算付錢嗎？」司馬洛問。

「羅拔士先生是打算付錢的，」梅麗說，「但是不知道對方要什麼數目，也不知道會不會把孩子放回。你明白嗎？羅拔士先生連報警也不敢，這件事不能夠宣傳出去。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個可能性就是這種事情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羅拔士先生會給吸乾了爲止，第二個可能性就是對方收了錢之後撕票。」

「第三個可能性就是我，」司馬洛說，「我替你把孩子找回來。」

「梅麗說你幹得來，」羅拔士說，「司馬洛先生，請你相信我，我並不是吝嗇錢，事實上我雖然不窮，也並不富有，不錯我的收入很好，但是我的開銷也不是別

人看得出來的，錢好像水一樣流來，也像水一樣流出去。我最害怕的就是綁票的人不相信我不是那麼富有，也許他們要的是一個我付不起的數目。」

「他是願意付你費用的，」梅麗說，「我知道你這個人不會不近人情，也不會開天索價。」

「多謝你們這樣看得起我，」司馬洛聳聳肩，「不過我覺得我們還是講點實際的話好些。第一，我並不是萬能，不一定保證做到，尤其是綁票這種事情是最辣手的。第二，我並不一定答應做這件事。」

「你看，」梅麗對羅拔士說，「我已經對你講過了，他這個人是很重視原則的，他要先知道這件事值不值得他做！」又轉問司馬洛，「這一點我相信不會有什麼問題的，羅拔士先生是受害人，他並不是壞人，也沒有做過什麼壞事，現在他是一個值得同情的人，剩下來的祇是能不能做到而已。」

「讓我們先假定是如此吧，」司馬洛說，「羅拔士先生，你心目中有什麼可疑人物嗎？」

「沒有，」羅拔士搖搖頭。

「有多少人知道這件事情？」司馬洛又問。

「你是說——」羅拔士皺着眉頭看着他。

「我是說綁票的事情。」司馬洛說。

羅拔士聳聳肩：「我，梅麗，還有我的太太，孩子的媽媽。就是這幾個。」

「孩子的爸爸呢？」司馬洛問。

「孩子並沒有爸爸，」羅拔士說着，煩惱地搖搖頭，「這是一個私生子。」

「你的意思是孩子的爸爸不顧而去？」司馬洛問。

「不，」羅拔士又痛苦的嘆息着：「我的女兒，她是一個很放蕩的人。她不知道孩子的父親是誰。也許是我沒有時間管教吧。」

「你的經理人呢？」司馬洛問。

「我沒有經理人，」羅拔士說，「我的業務是我自己處理的，而梅麗也幫了我不少忙。」

「你的事情，」司馬洛說，「總不會完全沒有人知道吧？關於你的妻子和女兒的事情。怎麼一直沒有給揭發出來呢？」

「我猜也總有一些人知道的，」羅拔士說，「也許會有一些傳說，但是沒有人敢在報紙上寫出來。」

「為什麼？」司馬洛問。

「我可以否認和提出控訴，」羅拔士說，「我跟我的妻子並沒有正式結過婚，我們否認，就沒有人能證明了。」

「你沒有仇人嗎？」司馬洛問。

羅拔士搖搖頭：「我不是那種有風駛盡的人，我不愛對不起別人，但是假如有人妒忌我在事業上的成就，那就很難講了。」

「在這裏，」司馬洛說，「重要的是在這裏，因為事情是在這裏發生的。你在這裏有什麼仇人嗎？」

「這裏更沒有，」羅拔士說，「這個地方我還是第一次來，怎會有仇人呢？」

「你外孫幾歲了？」司馬洛問。

「五歲。」羅拔士說。

「五歲，」司馬洛說，「請你聽我講一個好消息，羅拔士先生，你的孫兒祇有五歲，那他給放回來的機會是很高的，因為一個五歲的孩子不大認得人，連講話也還不很流利，大人在他的眼中都是差不多的。那些捉他的人也不担心事後會給認出來。」

「我也希望他們會這樣想。」羅拔士說。

「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司馬洛問。

「我的女兒帶了他到郊外去散步，」羅拔士說，「忽然之間一部車子開來，兩個幪面的人下車把他捉去了。」

「他們有槍嗎？」司馬洛問。

「不知道。」羅拔士說，「我的女兒坐在樹下，他們的車子忽然到達，把孩子捉上車。距離太遠，我的女兒跑過去制止時，他們的車子已經開走了。假如他們有槍的話，他們也不需要應用。」

「你的女兒當時怎辦？」司馬洛問。

「她沒有報警，」羅拔士說，「她是明白我的處境的，所以她就馬上回來告訴我。」

「而你一直沒有得到對方的聯絡？」司馬洛問。

「沒有，」羅拔士說，「還沒有。梅麗說你可以替我解決這件事情，所以我就交託她了。」

司馬洛沉默下來，一隻手指在鼻樑的旁邊揩着。

後來還是羅拔士再開口。他說：「司馬洛先生，你還有什麼好消息可以告訴我的嗎？」

「這恐怕不是一個很好的消息，」司馬洛說，「我提議你等着。他們把孩子捉走，當然有一個目的，而正如你所講，最可能的目的就是為了錢。等他們來跟你聯絡，開了價錢，你付得起就付，把孩子贖回來。」

「就是這樣？」羅拔士皺眉看着他。

「就是這樣了。」司馬洛說。

「那麼——」羅拔士深吸一口氣，又沒有說下去了。

「那麼找我來有什麼用處？」司馬洛說，「事實上是不大有用處，你不想公開這件事情，我就不能動手去找了。我找到了又如何？難道我把那些人都殺掉嗎？我又不是殺手，我捉到了他們又不能把他們交給警方，那就不如不去找了。」

羅拔士呆呆地看着他。

「所以，」司馬洛說，「暫時我是不能幹什麼的。假如他們開的價錢太高，或者收了錢之後不把人交還，那時我才出動。在這之前，我動手去找反而會危及孩子的性命，這也許是不值得的。所以我提議先等一等了。」

羅拔士迷惘地看着他。

「你什麼都不做嗎？」梅麗說，「連準備工作都不做？」

「準備工作是可以做的——」司馬洛說：「我可以再跟羅拔士小姐談談，是羅拔士小姐嗎？」

「我姓文，」羅拔士說，「我的女兒叫文淑美。」

「我猜她不是住在這一間酒店吧？」司馬洛問。

「當然不是，」羅拔士說：「她是住在金輪酒店。」

「跟她的母親一起？」司馬洛問。

「是的。」羅拔士說。

「你到各地巡迴演出，她們總是跟你一起去嗎？」司馬洛問道。

「有時是，有時不是！」羅拔士說：「我差不多沒有休息的時間。所以她們有時也跟我一起來了。」

「對不起，羅拔士先生。」司馬洛說：「我要去打個電話。」

「隨便好了。」羅拔士說。

「這是一個私人的電話。」司馬洛說道：「我還是到外面走廊中的管理處去打吧。」

司馬洛去打了電話，十分鐘之後再回來，羅拔士還是留在原處，愁眉苦臉的，而梅麗則顯得不耐煩，司馬洛說：「好了，梅麗，現在妳陪我去看看文小姐吧。」

「我？」梅麗說，「我要在這裏陪着羅拔士先生。」

「羅拔士先生是個大人！」司馬洛說：「他懂得照顧自己了。假如你不陪我去，那麼文小姐怎麼會有信心跟一個陌生人談話呢？」

「他說得對，」羅拔士說：「你陪他去一趟吧，梅麗，這裏的事情，我自己應該可以應付了。」

「好吧。」梅麗說，「我們走吧。」

她不需要換衣服。

他對羅拔士告別，與梅麗一起出去。進入了升降機之後，司馬洛說：「你跟羅拔士工作了多久？實在我最應該談的就是你，我還沒有機會跟你談。」

「我已經跟了他三年，」梅麗說：「我們分手之後我就是替他做事了。」

「祇是純粹賓主之間的關係？」司馬洛問！

「當然了。」梅麗瞪着他，「你的頭腦眞骯髒，你以為是怎樣？他也不是我那一型。」

「對了，」司馬洛說，「他太老了。你很了解他嗎？」

「應該眞很了解！」梅麗說，「他讓我知道他許多秘密，連這件事他也馬上告訴我。」

「那你認為他有沒有講眞話？」司馬洛問。

「這是什麼意思？」梅麗皺眉。

升降機到了二樓，梅麗拉着他轉向側門，進入二樓的咖啡館下樓，以躲避那些可能認得她的記者。司馬洛說：「我的意思是，他究竟有沒有把全部眞話都告訴我們。」

「我——相信有，」梅麗說：「你這個人眞多疑！」

「我不認識羅拔士，」司馬洛說：「對於自己不認識的人，我當然是缺乏信心的，而且，羅拔士的整個世界，整個事業都是建築在諾言之上，對這樣一個人，我難道應該百份之一百信任嗎？」

「你好像不喜歡羅拔士。」梅麗說。

「相反。」司馬洛說道：「我一點也不討厭他。不過我認為不能太相信他講的話。」

「眞多謝你！」梅麗諷刺地說。

他們已經到達了司馬洛的車子，司馬洛開車門讓梅麗上了車，自己也繞過去登上了司機位。他開動了車子，說：「多謝什麼？」

「多謝你沒有懷疑我！」梅麗說，「依你的看法，我似乎應該是第一號嫌疑人物了。」

「多謝你自己吧？」司馬洛說，「是你自己證明了自己並沒有嫌疑的。假如這事是你主謀的。你就不會找我來，你會找一個你肯定沒有能力解決問題的人，或者根本不推薦什麼人，是不是？」

「你——你這——你這——」梅麗氣憤地說：「你什麼人都不信任！」

「我不是信任你嗎？」司馬洛說。

「但你並不是因為我而信任我！」梅麗哽塞地說。

「假如你想我證明我是仍然喜歡你的話，」司馬洛微笑，「那容易不過去了，我們可以先到我家去一趟。」

「別下流！」梅麗無情地在他的腿上揑了一下，司馬洛很困難才能把車子控制住而沒有駛上了路邊！

「這也不是什麼過份的要求呀，」司馬洛說：「你知道當你打電話給我的時候，你破壞了我什麼嗎？」

「這個以後再談！」梅麗說，「我們現在是在辦事，講起辦事，你剛才做了一件不對的事情，我們正在談的時候，你不應該去打什麼私人電話。羅拔士這個人雖然名利雙收，但是他的家庭生活煩惱重重，所以他的自卑感是很重的。你這樣，他會以為你是根本不重視他這件事情了。」

「我打那個電話就是為你而打的！」司馬洛說：「我一個人不能够同時做太多事情，因此我託一位私家偵探朋友替我弄弄那位文小姐的電話。」

「弄什麼？」梅麗一面莫明其妙地看着他。

「聯絡接綫生！」司馬洛說，「另一方面也派人到電話公司那裏佈置一下。有人打電話給文小姐，接綫生會盡可能拖長時間才接上去，讓我們有機會查出那個電話是什麼地方打來的！」

「你是說假如那些人打電話來提出勒索？」梅麗問。

「是的！」司馬洛說：「所以我不能等人，愈快安排就愈好了。很可能在我們談話之中，這個電話已經打通了。」

「那麼我們的酒店你也作了同樣的佈置了？」梅麗問。

「沒有。」司馬洛說。

「為什麼呢？」梅麗詫異地看着他。

「因為假如那些人有什麼要求的話，他們也不會打電話給羅拔士。」司馬洛說，「你想一想吧，一個陌生人會那麼容易打通電話給羅拔士嗎？他的歌迷們一定一天到晚不停地打電話去，羅拔士當然全部都不接，這種安排是必然的，對嗎？」

「這倒是眞的，」梅麗說；「我們也考慮過這個問題了，但是沒有辦法，我們總不能對接綫生說，祇有勒索的人的電話才接上來。」

「而且一定也會有一些喜歡報導內幕消息的新聞界與接綫生作同樣的安排！」司馬洛說：「那些勒索的人一定也不會那

麼笨，打電話到那裏去的。他們也許知道你不敢報警，而這也是他們不希望發生的事情，這件事假如宣傳出去，對他們也是一樣沒有好處的！所以假如他們打電話，一定是打到女兒的那邊去了。」

「我們倒沒有想到這一點！」梅麗說：「我們祇是猜，也許他們會用電話以外的方式進行聯絡。」

「這個可能性也是有的。」司馬洛說：「不過我已經作了必要的佈置看看事情以後如何發展了，現在，我們要去見這位文小姐，我希望有一點心理準備。你可以告訴我她是怎樣一個人嗎？」

梅麗十分不屑地冷笑一聲：「一個怪物。」

「一個怎樣的怪物？」司馬洛問！

「說不出來！」梅麗說，「這個要你見到了她之後才能知道了。但也許她是你所歡迎的那種怪物！」

這一句，再加上羅拔士對她形容，司馬洛巳經有一個概念了，雖然他不一定就是歡迎這一種怪物的！他說：「她的母親呢？」

「也是一個怪物！」梅麗說，「老怪物！那個孩子是一個小怪物。」

「你似乎對他們一家人沒有好感！」司馬洛說：「除了羅拔士之外。」

梅麗聳聳肩：「羅拔士也是一個怪物，不過那是外表，是爲了謀生而裝出來的，其實他是一個好人。他也是一個可憐的人，與這樣三個大中小怪物連在一起，假如我是他，我巳經變成瘋子了。」

「這是觀點問題吧了。」司馬洛說：「那是他的親人，他對自己的親人當然是容忍得比較多的。我們也差不多到地方了，你還有什麼可以補充的嗎？」

「補充什麼？」梅麗問。

「我剛才說羅拔士很可能還有一些隱裏沒有告訴我。」司馬洛說。

「我沒有什麼可以補充的，」梅麗說：「我的看法就是羅拔士這個人比較簡單，那兩個怪物呢？你就很難知道她們什麼時候是說謊，什麼時候是說眞的。」

「我們到了！」司馬洛說。

× × ×

文淑美這個名字是改得很好聽的。不過像多數名字一樣，並不完全與他的人配合，司馬洛初步就可以看出，她是美而並不淑，但他還是暫時看不出她爲什麼是一個怪物。她祇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美麗得很厲害。看不出她已經是一個幾歲孩子的母親。不過這個時代的女人很多都看不出是已經成爲了母親的。

她在酒店的套房的廳中招待他們。司馬洛看到她兩隻手的指甲的顏色是不同的！這並不是最新的化粧法，祇是表示她是正在指甲上塗指甲油，一隻弄好了，一隻還沒有弄好。在這種情形之下，她還有興緻做這件事，假如她不是漠不關心，那她就是一個意志力非常堅强的女人了。

她的身上穿着一件白緞的長睡袍。這一種料子是很奇怪的，透明程度本來不高，但是假如下面有些什麼顏色的話，却相當顯眼，司馬洛看到兩點隱隱的紅色和一個黑色的三角。她在下面是什麼都沒有穿的！

「這是文小姐！」梅麗說：「這是司馬洛先生。文小姐，司馬洛先生是來帮忙調查這件事情的，他認爲應該跟你談談，問問你經過情形，你媽媽呢？」

「她出去了。」文淑美說。

「淑美，你換一件衣服，我們在這裏等你吧。」梅麗說。

文淑美低頭看看自己的身上，對司馬洛微笑：「這衣服有什麼不好嗎？司馬洛先生。」

「還好。」司馬洛說。但他還是同意梅麗的講法。這衣服太好了。

「那就沒所謂了，」文淑美說，「你們喝點什麼嗎？」

「讓我來好了！」梅麗說，「你們談吧！」

她走到酒吧那邊去。這是一間很昂貴的酒店，每間房間裏有小型的私人酒巴，酒巴內有各種的酒。

「我要一杯血瑪莉，謝謝你？」文淑美說。

梅麗瞪了她一眼，不過還是依她，把一杯血紅色的飲品拿到她的面前。那是蕃茄汁加伏特加酒。司馬洛的是一杯威士忌加冰。梅麗自己祇是拿了一罐鋁罐的汽水，她以前是不喝酒，顯然現在還是不喝。

司馬洛說：「我有幾個問題想問你的，文小姐。」

「讓我先問一些問題好不好？」文淑美說。

「隨便吧！」司馬洛說，「看來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梅麗！」文淑美說，「我看你還是先回去吧，我們的大歌星需要褓姆。」

梅麗沒有什麼表示，祇是咬着下唇。很顯然地，她並不喜歡文淑美，而文淑美也並不喜歡她。

司馬洛說：「梅麗，你回去照應一切吧，我在這裏跟文淑美小姐談就行了。」

梅麗冷冷地看看司馬洛，但她雖然表示不願意，司馬洛却巳站起來，她祇好讓司馬洛送她到門口了。

在門口，她幽怨地看着他，低聲說：「一會兒回來找我好不好？我自己有一間房間。」

「很好！」司馬洛說，「不過目前我認爲我單獨一個人跟她談會好一點。」

梅麗給他送走了，司馬洛又回到文淑美的身邊，看着她說：「你說有些問題要問我？」

「是的，」文淑美把兩腿縮起來放在沙發上，因爲她的睡袍是長到拖着地面的，這樣做並沒有什麼暴露的效果，不過這却有着親切的作用，表示她在司馬洛的面前是不拘小節的，她打量着他的眼光也很明顯地表示她對這個男人感到濃厚的興趣。她又說：「我看你不是警探吧？」

「當然不是！」司馬洛說。

「當然了，」文淑美說，「爸爸怎麼敢報警呢？」

司馬洛覺得她並不認爲這事是一個悲劇，而且不如他所預料那麼緊張。梅麗說這是一隻怪物。似乎並不形容過甚，這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却是美麗得帶着邪氣的。他說：「你爸爸認爲不大方便，所以才找我來。」

「你是梅麗的男朋友？」文淑美問。

「我是她的朋友。」司馬洛說。

「你跟她上過床嗎？」文淑美又問。

「我們是朋友。」司馬洛說：「我信任她，她也信任我，所以她才叫我做這件事情。」

「她在床上還好嗎？」文淑美露着一個頑皮的微笑問道：「我沒有機會知道她這一點。」

「你還有什麼問題嗎？」司馬洛問！

「你再替我弄一杯可以嗎？」她把杯子遞上前來。

司馬洛這才發覺她巳經把杯中的酒喝光了。這個女人消耗酒精的速度倒是相當之驚人的。他想勸她別喝那麼多，但是又沒有開口，梅麗說不容易知道她說眞話還是說謊，也許在她半醉的時候就比較容易分別出來了。

他過去替她再斟了一杯酒，拿回她的面前來。

「謝謝，」文淑美接過來，一口又喝下了一半，「既然你不願意回答我的問題，那你問我好了。」

「有人跟你聯絡過嗎？」司馬洛問。

「聯絡？哦？你是說勒索，」文淑美說着搖搖頭，「還沒有。」

「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司馬洛問。

「梅麗難道沒有對你講過嗎？」文淑美問。

「她講過了！」司馬洛說，「不過我認爲聽你親口講一遍會好的。」

文淑美聳聳肩：「我帶了孩子到郊外去散步，我坐在樹下，孩子跑來跑去，忽然有一部車子開來把他捉去了！就是這樣了！」

她講得比梅麗所講的更簡單。

「你可以講得詳細一點嗎？」司馬洛問。

「當然可以了。」我們有很多時間，文淑美說，「假如你再給我一杯！」

司馬洛呆呆地看着那隻又空了的杯子。文淑美似乎有一隻鉄鑄的胃。那到底是伏特加酒。是很烈性的酒。他說：「我看你還是少喝一點吧，文小姐，」他並不是害怕她醉，祇是怕她醉到倒下來，連話也不會講。

「你少替我担心吧，」文淑美說：「我從來不會醉的。你們喜歡喝茶，我却是喜歡喝這個，這就是我的茶了。」

她搖着那隻杯子！

司馬洛祇好再替她斟一杯來，說：「這眞是奇跡，你喝酒喝得這樣多，還是那麼美麗！」

「那應該看看我媽媽。」文淑美說。

「你媽媽——」司馬洛說：「她也喝酒，而她還是像你的姐姐一樣？」

「不，」文淑美說：「她像我的祖母，而她是從不喝酒的。這故事敎訓我們別聽醫生和科學家的胡說八道，你自己喜歡的東西就放心吃喝好了。有人抽了一輩子的香烟都沒有毛病，有人從不抽烟却死於肺癌。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你知道嗎？命運的安排！」

那杯血紅色的液體又去了一半。她果然是個怪物。

「我們剛才正在說孩子的事情。」司馬洛說。

「哦，對了，」文淑美仍然像覺得這是一件閒事，「我答應對你講得詳細一點，現在我就對你講吧！」

她講得比較詳細了，但仍然不比梅麗所講的詳細多少。她沒有看見車牌號碼，沒有看清楚那些人。他們穿牛仔衫褲，但是現在有多少人不是穿這個的？不是穿這個的人反而比較容易認出來。至於車子，是一部灰色的小型福特，也是很普通的車子。

「文小姐，」司馬洛說，「你心目中有什麼嫌疑人物嗎？」

「什麼嫌疑人物？」文淑美又把杯子搖一搖，手指上那顆大鑽石使人目爲之眩。這個時代的假珠寶簡直可以亂眞。

「這種事情，一定是很明白你們的內情的人幹的，」司馬洛說，「說不定還是你們認識的人！」

「這就比較難了，」文淑美說：「我在這裏不認識什麼人。」

「你有什麼值得懷疑的對象嗎？」司馬洛又問。

「沒有，」文淑美說，「我想不出爲什麼有人要這樣對我們。」

「爲什麼你對這件事情像是不很担心呢？」司馬洛問。

「爲什麼我要担心？」文淑美說：「担心的是我爸爸吧了，這個孩子對我並沒有很大的好處，他使我嫁不出去。你願意連同孩子要我嗎？」

「我看你似乎還不明白這件事情的要點，」司馬洛說，「孩子是給綁票了，他可能會有生命危險。凡是綁票的人都是不擇手段，也不講信義的。你也不希望你的兒子有什麼不測吧？」

「我們當然不希望，」文淑美說：「不過我也不大相信會有什麼不測。爸爸會解決的，他們當然目的是在錢，爸爸祇要付錢就行了。」

到現在，司馬洛巳經習慣了，用不着她開口，他看見她的杯子空了，就拿過來再替她斟一杯。

「謝謝你，」文淑美說，「所以，假如你不介意我的坦白，我可以告訴你，你根本沒有什麼用處，你東查西查的話，祇會壞事吧了！」

「我也是跟你爸爸這樣講，」司馬洛說：「事實上我祇是後備軍，假如對方開口，你爸爸付了錢，那事情就算了。怕就是祇怕對方開一個你爸爸付不起的價錢，或者對方拿了錢之後却不把人還出來。我也是希望一切順利的。」

「既然如此，」文淑美說，「那我提議你還是不要妄動了，假如太多人知道你在調查這件事情，那麼就可能把他們嚇跑了。所以，我看我們暫時最好別再提這件事情了。讓我們談點別的吧。」

「例如什麼呢？」司馬洛問。

「例如，你剛才說我是一個美麗的女人，這是眞的嗎？」她說着把睡袍的腰間向下一拉，腰以上便大大收緊，顏色與輪廓就馬上清楚得多了，不由自主地，司馬洛深深地吸入了一口氣，視綫也向旁邊移開了。

「怎麼樣？」她問。（未完）

大俠溫振眉傳奇故事

溫涼玉・文
盧令・圖

鐵血大旗

（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溫振眉策馬狂奔，一心想趕在青烟子等還未下毒手之前保護虞允文將軍，其後又必須與龍在田會合，以助其應付震懾淮北的宋金擂台大比武。虞允文將軍與淮北武林英雄相會於山神廟，意欲研究出一個反金大計，而青烟子等人則加以襲擊，與虞將軍及二十名快刀手發生一場混戰。將軍數度遇險，幸賴寧知秋，柯鎭缺及溫振眉誓死保護才得保存性命。另一方面，下關的擂台比武也進行得如火如荼，金算盤信無二正苦戰鐵算盤錫無后……

擂台生死鬥　猛士守四方

錫無后擊落五枚尖刺時，手下稍稍一滯，信無二的拳頭突然已出現在他眼前。

錫無后只聽「蓬」地一聲，天旋地轉，手中鐵鞭，脫手而飛，自己也巳跌出七尺外，半晌爬不起來！

信無二一擊得手之後，衆人大喜拍掌歡呼。

信無二一步一步走向錫無后，錫無后忙道：「別別別別……我服輸了。」

台下觀衆，歡呼更甚。

信無二淡笑趨前，扶持而道：「我們下台吧！」

錫無后掩住臉孔道：「好。」

突然左手抓住信無二的右琵琶骨，右拳重重地擊在信無二的小腹中。

信無二身子如蝦米躬起，錫無后大笑而退，揮拳意欲再擊！

信無二隨即左手一搭，抓住錫無后的右手！

而錫無后的左手，却巳制住信無二右臂琵琶骨。

就在這時，信無二忽然一脚踢出！

一脚全踢入錫無后的下陰裏去！

錫無后的臉色忽然變成了赤綠色，扭曲成燒餅一般！然後他張嘴，開闔了幾下，便說不出話。

最後便倒了下去，再也不會起來。

信無二吐血，慢慢地蹲下身子，喘息着道：「你不講道義，你詐降，虧你還是使算盤的……」

史文聖的聲音响起如雷動：「宋金武術大賽，第二場，『金算盤』信無二勝『鐵算盤』錫無后。」

這一個短短的「勝」字，却是用人命，流血，榮辱，所換得來的呵。

× × ×

這七場比武，大宋巳贏兩場，只要再贏兩場，便巳勝定。

龍在田臉上却不見喜色。

——對方的金太子，夏侯烈，喀拉圖，完顏濁都還未出場！

——而這四個人，才是眞正難惹的敵手。

只聽「一劍穿九環」史文聖道：「宋金比武大賽，第三場——」

× × ×

馬狂奔，人和馬巳經連在一起。

身旁的景物巳如閃電一般過去，他在狂奔中驀然記起，昔日東堡堡主黃天星向他發過的一番浩歎：「……如此一個朝代又一個朝代的捲土而去，那自然的黑夜就再不是一件潮濕的外衣了……」狂奔中彷彿一切的定局都成了不定局，移動的物體反而成了恒定的存在，他想起杜甫的望江長歎之「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
名成八陣圖，
江流石不轉，
遺恨失吞吳。

多少成敗，多少輝煌，一個轉變下來，人事滄桑，彷彿什麼都破滅了，他在瞬間腦裏活躍着無數前人的浩歎，又如漢高祖的引吭高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溫振眉雖不是「歸故鄉」，也沒有什麼所謂「威加海內」，但是那種「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感覺，也許不如高祖寥寞，却有同等急惶！

馬依然飛奔，溫振眉雖一面思考中，但身子巳和馬匹成了一綫，全力衝馳！

× × ×

烈日當空，正午恰過，台上台下的人，都汗如雨下。

多希望有一場雷雨，來洗滌這一切污垢。

台上的史文聖直着嗓子叫道：「第三場——」

金方突然直挺挺的站出了一人，衆人見他身形又高又瘦，活像殭屍，不禁「咦」了一聲。

只見此人，一步一步，走路居然膝蓋不彎，走到台前，身形平平昇起，一跳就跳上了丈餘高的擂台，直綳綳的站在那兒，淮北英雄豪傑，有些眼尖的，不禁呼出：「完顏濁！」

原來這完顏濁曾三入中原，殺傷數度，後被溫振眉逐出中原，但淮北的一些人，畢竟還是記得他的。

只聽一老者大叫道：「這活殭屍又來了。」

完顏濁怪眼一翻，左手五指一伸，「颼颼」兩聲，食指與尾指長利的指甲竟破空飛出，「哧哧」地射入老者左右雙目！

老者受襲之下奇痛攻心，滿臉鮮血，倒地哀叫。

衆人大驚大怒，只聽宋方一人沉聲道：「宋金兩方比武，却拿旁人出氣，這難道是金國之風度嗎？」

話一說完，只見一人灰袍鐵衣，如一葉巨鳶，平平昇起，巳逸落台上！

衆人見此人露了這一手輕功，不禁嘖嘖稱好，再定睛看去，正是他們所敬愛的淮北四義之二俠，「算盤先生」包先定。

包先定與完顏濁對峙而立。

只聽史文聖嚷叫道：「第三場——金方完顏濁對宋方包先定。」

台下衆人忍不住高呼大嚷道：「包二俠，殺了這活屍！」

「殺了他，殺了他！」

「包先生，請要爲我們申個寃，出口氣！」

完顏濁臉無表情，如同木石，萎然而立。

包先定氣定神閒，雙目有神，默視完顏濁。

完顏濁沒動，他也就沒動。

× × ×

完顏濁一動，他就動了。

完顏濁一振衣，像隻巨梟，迎臉飛撲而來！

包先定大喝，吐氣開聲，坐馬沉橋，出拳！

然而完顏濁突然之間，像完全沒動過一般！

連一點動靜都沒有。

包先定那一拳，等於白打了，完顏濁五指如鈎，閃電般擒拿住他的手！

當日之時，淮陽鏢局的伍沉石，也非浪得虛名之輩，却三招死於完顏濁的手中，就是因完顏濁的武功奇，詭，異，險！

完顏濁這次四度再入中原，武功又是精進不少，除了與大俠我是誰那一役慘敗外，幾乎未逢敵手！

完顏濁這閃電般的一抓，巳抓住包先定的右手腕骨！

就算是抓住石頭，完顏濁也可以使之粉碎。

完濁顏一運力，却覺一滑，手中所揑的竟似滑不溜丟的東西，巳溜出了他的手心。

不但溜出了他的手心，還變掌心雷，插擊他左太陽穴！

完顏濁全身如同木石，而太陽穴正是他罩門之一，包先定竟巳一眼看出他的死穴！

完顏濁腰不旋膝不動，竟一跳退開了兩尺。

他這一退，只見四面八方都是拳頭。

包先定的拳頭。

包先定本就是嵩山少林寺的俗家弟子，一套「百步神拳」，巳使得出神入化。

「百步神拳」一百另八式，包先定一利得先機，連環出拳，完顏濁却左騰右挪，都避了開去。

一百另八式使完，完顏濁正待反撲，包先定吐氣揚聲，拳勢一變，竟是「少林伏虎拳法」！

完顏濁招式雖奇，下手雖辣，但少林拳法乃正宗拳術，一旦搶得先手，天衣無縫，威猛穩愼，完顏濁竟還不了手！

但完顏濁脚下之步法，也是中原人氏[illegible]未見，挺蹬拔挪，總在千鈞一髮間，避過了包先定的攻擊！

完顏濁心下暗定，包先定的拳法畢竟有使完的時候，有使累的時候，一挨彼時，立時給予致命的打擊！

就在這時，包先定的拳法一頓！

完顏濁一振，正待反擊，突然包先定的所有破綻，又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套威猛的拳法：「少林羅漢神拳！」

羅漢拳法一出，擂台上儘見拳影，不見人影，儘聞拳風，不聞人聲！

如果這時擂台上點的是蠟燭，縱有千支，也都被打熄了！

完顏燭猛地一震，抬目看去，只見包先定宛若大神，目威膚潤，不但毫不氣喘，而且拳風只有加劇，透臉紅潤，看來至少還可以打五、六個時辰不倦！

完顏濁左避右閃，突然發覺，自己已被逼到四丈闊的擂台邊緣！

完顏濁的臉色變了！

本來已是難看，此刻更是難看。

「出台算輸」，這是比武的規則。

包先定雙拳一冲，「三展冲拳」，左伏虎，右金鈎，「連環鞭搥」，再來「三環套月」！

完顏濁突然發出一聲令人胆寒的怪嘯聲！

彷彿大草原的惡夜，野狼山梟，面對酷月而長嗥！

完顏濁對來拳完全不避不閃，突然間，雙腿不曲不折，閃電般踢出！

包先定一怔，他可不願同歸於盡，弓箭步轉插花步，燈籠提脚，正待再前攻，但完顏濁踢出兩脚後，又迅速踢出兩脚！

兩脚後，又四脚！

四脚後，又八脚！

八脚後，又十六脚！

剎那間已踢出七八十脚，把包先定逼得向後直退！

台下的龍在田失聲叫道：「勾魂連環腿！」

× × ×

原來完顏濁自命「鷹手錯骨門」門主，他的「鷹爪手」，自是了得，連中原「鷹爪王」黃飛，也畏之三分。

但所謂「錯骨」，人人以爲他以「鷹爪手」錯人筋骨，其實不然。

他之斷人筋骨，錯人筋脈，乃用他的這一雙腿，施展的「勾魂連環腿」，專踢人要穴死穴，奇經百脈，尤其是關節要害，一旦給他用上，一腿快過一腿，你避得過十腿，避不過一百腿，一旦給他踢中一腿，便不死也殘廢，十分歹毒！

他這一輪使出，一招快過一招，迫得包先定節節後退，一直退到擂台邊緣！

眼看完顏濁就要把包先定逼得摔下去，猛地「卜勒勒」一陣亂响，完顏濁的身形猛地後退！

只見包先定手中多了一張算盤，既不是金鑄，也不是鐵鑄的，只是一張樸樸實實，木製的普通算盤！

而這面算盤一出之時，完顏濁便開始後退！

別人還看不出這張算盤有何特異，而龍在田眼尖，及時瞥見完顏濁有兩腿，是「卜卜」地踢在這張算盤上的！

一踢中之後，完顏濁的臉上曾浮有些微難以察覺的痛苦之色，雙腿也立時沒那末靈活了。

於是他開始後退！

× × ×

包先定的算盤看起來毫不起眼，但是一使久了，別人看來簡直不是算盤！

是刀，是劍，是杖，是鐧，是判官筆，是日月鈎！

因爲包先定手中算盤，上一招是刀法中的「削足就履」，下一招便是劍法中的「直搗黃龍」；前一招是杖法中的「降龍伏虎」，後一招便是鐧法中的「分水引月」；第一招是判官筆中的「勾鞁生死」，第二招便是日月鈎中的「日月雙提」！

招法使用得這般純熟，招式之變化，使法之複雜，信無二與錫無后適才的算盤招式與之一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完顏濁招架得刀勢架不住杖勢，閃得了枴勢却閃不了鞭勢，只好急退！

包先定劍勢補鞭勢之不足，鞭勢補杖勢之不足，打到最後，還是一張算盤，但一攻一守之間，竟似十八般武器齊出，轉眼間已把完顏濁迫到台沿！

衆人看得一口氣提在半空，忽聽完顏濁一聲怪叫，雙手一長，竟箍住了包先定的咽喉！

原來就在這刹那間，完顏濁猛攻出兩爪！

包先定左一招「鬼王撥扇」，右一招「金撞鐘鳴」，撥開了兩爪，不料「颼」地一聲，爪已抓住自己的脖子！

原來完顏濁的手驟然暴長了半尺！

台下的龍在田脫口叫道：「天竺無常鬼爪！」

包先定一掙不脫，眼看要糟，忽然衝回五步，猛跨五步，竟脫離了完顏濁的鬼爪！

完顏濁雙手暴長，已經可以當作兵器用，化作漫天爪影，攻向包先定！

只見包先定三綹長鬚，無風自動，左行四步，後退六步，左四右五，猛踏一大步，忽又連環九個碎步，左四右五，猛抬一大步，看得人眼花撩亂，完顏濁的雙爪始終沾不到他身上！

台下的信無二竟忘了身受重傷，看得目定口呆，忍不住叫道：「算盤步法！」

原來這三大算盤名家中，錫無后可以算盤聲懾人心魄，再以算盤子暗器殺人，然而仍是武功最弱。信無二的算盤，可以打出各家各派的武藝，甚至可以把算盤框拆作飛刺施用。三人中却以包先定武功最高。

他不但可用算盤使出各家各派武技，更可融之爲一爐，而且把算盤的算法，全融入他的步法裏。

——要知道數學本來就是很深奧的學問，現在有人認爲，甚至人生命運，也像太空宇宙裏漫遊的行星，可以用數學算測出來。

——數學本來就是深奧無窮的。所謂「五行陣法」，諸葛亮佈下之「八陣圖」等名陣，無不是用五行數算推演出來。

——就算是八卦、天寅、兩儀、四象，以及占卜，也是用蓍草推算的。

——中國古代的科學家、醫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甚至遠在西方蒙混時期，已有了驚人的成就。如華陀的外科醫學，到目前西歐還認爲是神乎其技。他的金灸術，迄公開始被重視，成爲最新穎重視的醫術。世界上第一部丹書的作者是春秋時代鄭國魏伯陽，世界上第一部藥方集作於唐高宗永徽三年，作者孫思邈，世界上第一位發現痲疹粘膜斑的人，是櫻寧生滑壽，還是中國人。

——宋寧宗開僖年到理宗景定年間的秦九韶，已經發明「三斜求積術」，他所

發明使用的四次方程，直至五百五十多年後，歐洲的蠟芬尼和賀納才推算出來。

——當時這種數學，喚作「大衍求一術」，包先定的算盤推算法，可以列作這種求一術裏的變化。

——現代數學家甚至認爲，算盤計算出來的字數的精確性，甚至不下於電子計算機。

× × ×

包先定開始避開完顏濁扣着脖子的暴長雙爪，乃用衝五步，跨五步，正是「算盤歌訣」中的「五下五」的步法。後來的左四步，退六步，踏一步，正是歌訣裏的「四去六進一」，連環九碎步，左四右五，猛抬一大步，正是訣裏的「九上四去五進一」，把完顏濁的封鎖與截擊，全消弭於無形。

完顏濁怒吼狂叫，手中突然金光一閃，竟多了一柄金光烱烱的利爪，長兩尺七寸，撥刺鈎打，撩截劈爪，竟把包先定逼得不住後退！

完顏濁手已奇長，再加上金爪，二十三十招後，完顏濁又把包先定迫入台角！

兩人一來一往，變化萬千，一進一退，已然兩回四遭，台下觀衆，看得眼花撩亂，一口心像吊在半空連大氣都不敢呼。

這一場比試，又比錫無后與信無二之戰，精采百倍！

包先定已進入牆角，欲振無力，完顏濁招式一緊，眼看包先定就要下台，包先定的招法步法又是一變！

包先定前衝三步，手中算盤却驚天動地攻了七十招！

完顏濁接得一半，已退了七步，包先定却連踢廿一脚，換了五種身法！

完顏濁避得過時，已退了十一步！

原來這套招法，正是求一術中的歌訣：「三歲孩兒七十稀，五留廿一事尤奇，七度上元重相會，寒食清明便可知。」

包先定的衝前三步，手中攻七十招，正是「三歲孩兒七十稀」的精神變出來的招式，涵有高深的數理，完顏濁又怎麼應付得了。

跟着下來的五種身法廿一踢，正是「五留廿一事尤奇」的涵數，完顏濁接不下來，唯有再退！

包先定再連退七步，猛一掌冲出，到了一半，忽然收回！

完顏濁一見包先定衝至，出掌向自己拍來，便硬着頭皮，正待出掌硬接，殊料自己的手掌才按出去，包先定的手掌便突然不見了！

原來包先定這一招，正是「七度上元重相會」，「上元」喻意「半」的意思，一招只劃出了一半，便縮了回去，而這一招厲害之處，也正在這半招之間，留待更厲害的殺着！

完顏濁一掌落空，撞跌半步，猛見包先定前後左右，進進退退，竟一十五步，手中却攻了一百另五招！

要知道「寒食清明便得知」，乃歌訣中最後一句，也是最有殺度的一句，「寒食」刀指十五之數，「清明」係指一百零五之數，完顏濁那裏能架得住！

完顏濁一面飛擋一面激退，已退至台邊，結結實實，被包先定的算盤正正反反，擊中了十五下！

這十五下清响，分別打在完顏濁身體各處，若換作別人，早已筋骨碎裂，但這完顏濁，確有過人之處，他的「殭屍功」，也着實可怕，竟硬捱一十五記，身子搖搖欲墜，却仍未倒下。

如他一倒下，就會跌下台去！

這一來，又是人影閃處，又由左至右，轉眼間又到完顏濁佔盡下風，台下的宋民看得目不暇給，緊張得說不出話來。

包先定眼見完顏濁勢已將盡，不擊之於台下，只怕夜長夢多，一按算盤，算盤子全數射出，激射完顏濁身上各穴！

完顏濁退無可退，避無可避，忽然不見了！

算盤子全數落空，完顏濁又「呼」地出現！

原來在這刹那，完顏濁忽然倒臥下去，雙脚却鈎住台沿，算盤子一過，又盪了回來。

包先定不由一怔。

就在這一怔之間，完顏濁突然低頭撞來！

包先定更沒有料到這一着，「砰」地一聲，胸口被撞個正着！

包先定大叫一聲，被撞飛半空！

完顏濁一挺身，手中金鈎，驟然鈎柄脫離，飛彈出去，「颼」地一聲，半空追擊包先定！

包先定人雖被撞飛，手中算盤框子，却也脫手飛出！

算盤框子在半空打着旋轉，閃電般襲向完顏濁！

完顏濁沒料到包先定在這種情形之下，仍能反擊，本已受傷，身法稍滯，「崩」地被算盤框子擊中胸口，「咕嚕」一聲栽下台來！

衆人大呼，正在這時，金鈎五指尖利，直飛刺包先定！

包先定半空强一吸氣，借勢飛退，但金鈎更快！

包先定再提氣，猛沉身，金鈎自髮頂險險擦過！

但包先定落地之所，却也在擂台之外了！

家人嘩然，久久不歇。

龍在田一個箭步，走上前去，只見包先定臉色紙金，忙相扶道：「賢弟，你可安好？」

包先定苦笑，嘴角有一絲血絲，無力地道：「……有負兄長所望……」

龍在田一手按在包先定背心上，一股內力熱流，暖烘烘的傳到包先定體內，一面道：「快別那樣說！」

那邊的完顏濁，却是栽下台來的，好不容易才掙扎起來，猶搖搖欲墜，却慌忙跌撞到金太子處，「骨咚」地叩頭道：「太子息怒，卑職已然盡力……」

金太子冷冷一笑，揮了揮手，夏侯烈在旁，才把他一手扶起。

這時台上的史文聖大嚷道：「宋金比武大賽，第三場結局，宋方包先定與金方完顏濁作和論！」

然後史文聖又直着嗓子大呼道：「第四場——」

× × ×

馬狂奔，力衰，將倒。

温振眉的身子驟然昇起，掠起，飛起，一越十餘丈。

再這樣騎下去的話，這匹馬只怕要廢掉了。

馬何辜？

所以温振眉寧願自己提氣飛奔。

雖然這樣子的飛奔，對於一個高手的內力來說，是一種無度而過量的耗費。

可是午時已過，未時將至，烈日如炙，龍在田啊龍在田，淮北的英雄們，你們，可，撐持，得住？

於是温振眉不顧體力如何消耗，白衣翻飛，全力奔馳！

下關，下關，下關城在遠處！

× × ×

史文聖的「第四場——」三字一出，一人已從台上一個觔斗，跳了上來。

這一個觔斗，看來平平無奇，可是這台一丈餘高，這人一個觔斗就跳了上來，也就是說，他這一個觔斗，足足彈跳了丈餘高遠！

這個人一個觔斗上了台，却是背向觀衆，好像在翻觔斗時，一下子弄不清方向，還用手遮蓋額頂而問道：「咦？觀衆們呢？大家呢？」

台下觀衆笑叫道：「這裏，這裏！」

「在你後面呀！」

「要好好的打一陣呵！」

只見這人笑嘻嘻的回了身，不是別人，正是嬉謔成性，貪玩愛樂的「五湖神釣」沈太公！

只見他右手持鈎，左手略掩左脇，笑道：「各位安好，各位安好，各位多多捧場，多多捧場！」

只聽台下一聲暴吼，紅光一閃，一個大喇嘛從天而降一面怪叫道：「畜牲！」

這喇嘛正是西藏活佛喀拉圖，喀拉圖一見是沈太公，憤恨至極，忍不住便飛撲出來！

正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

沒料他脚才落地，沈太公一揚手，已「嘯」地一聲，把飛鈎捲住喀拉圖的脚踝，用力一拖，喀拉圖便足足跌了個四脚朝天！

衆人突見這樣一個凸眼豎眉的光頭大和尚，倒沒看清楚沈太公拂出的細絲，見他一上來就跌了個大跤，不禁笑彎了腰。

喀拉圖也非等閑之輩，一旦被拖倒，立時一蹬足，足吮穩地板，「呼」地全身遢了起來。

衆人一時沒了笑聲，就算在中原的好手裏，能把這樣一式「鐵板橋」使得如此好的，只怕也沒有多少人！

沒料他一站直，正想立穩馬步，不讓沈太公拉倒，而沈太公却猛地一鬆，喀拉圖用力過度，前衝三步，然而沈太公的魚絲却纏住他的右脚，向後一拖，喀拉圖一時失去重心，又俯地跌倒一次！

這次是跌得個「餓狗搶屎」，衆人本因喀拉圖一招「鐵板橋」而震動，不料只見這和尚站起來後又收勢不住，撲倒於地，不禁笑得震天價響！

喀拉圖一跌，沈太公正待出手，但左胸一陣疼痛，手下一慢，喀拉圖是何等人物，雖跌個漫天星斗，但又立時彈起，怒吼起來，沈太公突然道：「畜牲倒是起來得快！」

衆人一聽，又是大笑！

因爲喀拉圖半空撲來時，曾用漢語罵了一聲「畜牲」，而今一跌再跌。這一句畜牲，反而像在罵他自己了。

喀拉圖怒無可抑，吼道：「吱呱地爾葛啦，葛無鈴葛兒鈴天同來巴不架勒！」

沈太公搔了搔頭，向台下道：「這人說什麼，前面的我不懂，後面倒是有三個字我聽清楚了，他說不嫁啦！」

衆人被錫無后與信無二那一場緊張了一陣子，再被包先定與完顏濁那場嚇了老半天，而今這一場，沈太公一出，他的搭檔恰好又是個奇形怪狀的大和尚，笑得他們肚子也痛了。

喀拉圖見台下又是大笑，氣得呼呼嘩嘩，沈太公忽然向他一揖，他倒是呆了一呆，以爲沈太公又有什麼意圖，只見沈太公笑道：「請教大師父。」

喀拉圖奇道：「我？」

沈太公恭敬地道：「你。」

喀拉圖倒沒想到：「什麼事？」

沈太公道：「謎底猜着了沒有？」

喀拉圖奇道：「什麼謎底？」

沈太公也奇道：「大師父如此聰明，竟會猜不着？」

喀拉圖問他道：「你什麼時候給過我猜？」

沈太公搔搔白頭，沉思道：「嗯，今天，早上，淮河……淮河岸邊，我說，說，那番話，然後，說完就跑……」

喀拉圖這可樂開了，笑嘻嘻地道：「噢呵，那段話，吓吓，你先不要告訴，我猜猜看對不對，便是：太子的爸爸夏侯烈也就是温振眉的兒子？——對不對？」

沈太公跳起來豎起姆指讚道：「好，好聰明，好兒子，乖孩子！」

衆人不明就裏，只聽喀拉圖說又是金太子又是夏侯烈的，最後竟都是「温振眉」的兒子，台下只有一個人笑到震天價响，正是大俠我是誰；大家不明所以，但對白衣温振眉，自有好感，聽來是温振眉佔了便宜，也隨而笑了起來。

台下金太子臉色一變，只聽夏侯烈暴喝一聲道：「住口！」

喀拉圖一震，返身回頭，只見金太子右手一抬，姆食二指一彈，「颼」地一縷指風，打在喀拉圖張大的口中。「督」地一聲，喀拉圖一顆門牙，立時帶血飛出！

喀拉圖本來就給沈太公釣去了一枚門牙，只剩下一枚，而今又被金太子彈去一顆，變成沒了門牙。

只聽金太子變色道：「唏哩勒基無絲呀詩虎虎樸，不登格怒利力利依呀嗚嘸，巴得卡特！」

喀拉圖嚇得向着金太子，不住叩頭不已，一面哀求道：「地呀努啦，地呀怒吃啦！」

大宋民衆看見這等情境，不禁大笑：

「看他的奴才相！」

「眞是一點氣派也沒有！」

「這種人還比什麼武呢！」

金太子突然喝道：「星得金巴，咯手區！」

喀拉圖立時翻身而起，紅光大現，急撲而下！

這一下，氣勢狂飈，勢不可當！

沈太公那一番話，其實是在逗喀拉圖生氣，因爲事實上，喀拉圖的武功與他不相上下，但以智力而論，久戰當可勝之；可是此刻沈太公左胸被喀拉圖的木珠所傷，劇痛難當，功力大打折扣，只好一心一意，要把喀拉圖氣得失去法度，才能一擊勝之，這就是沈太公有意使激將法原由。

但是金太子顯然看出了這一點，發話示警，喀拉圖即刻發動攻擊，使沈太公計略不能得逞。

喀拉圖的紅袍迎頭蓋下！

沈太公欲退欲避，但猛見四處皆是紅影，如天羅地網一般地罩來。

沈太公大喝，右手魚竿往地面一插，如一根木柱，當中頂撐住紅布！

沈太公立時從紅布的縫隙衝了出去。

這時喀拉圖用紅袈裟以罩沈太公，認定他必逃不出去，立即發掌！

掌風凌厲，袈裟魚竿，齊飛出台外！

要是沈太公在紅布之中，必死無疑！

沈太公以一根魚竿，換了喀拉圖身上的袈裟。

喀拉圖發掌的時候，沈太公已衝了過去！

這刹那間，喀拉圖並未料到，沈太公快如閃電，左「鳳眼」頂「人中穴」，右「鶴嘴」啄「中樞穴」，眼看就要得手，突然左胸一痛，出手稍慢，喀拉圖已發出了兩枚頸上的木珠！

沈太公唯有收招，跳避！

在上午淮河畔一役中，沈太公爲要對付「鐵臂」程千斤，所以中了喀拉圖的暗算，左脇吃了一枚木珠，斷了一根脇骨，所以一移動起來，自是十分疼痛，又未有機會使之復原，一動起手，自然打了一個折扣。

沈太公剛剛避過兩枚木珠，喀拉圖又打出兩枚，沈太公用魚竿一挽一覆，收了兩粒木珠，喀拉圖却大吼一聲，手中提起月牙方便鏟，舞起漫天鏟影，在追打沈太公！

這方便鏟約七尺長，重三十來斤，經天生神力的喀拉圖舞起來，漫天肅殺，虎虎有聲，幾乎兩丈長四丈闊的擂台，無半寸容身之地；沈太公仗着小巧輕功，閃，騰、挪、移、避、讓、卸、跳，因手上沒有兵器，被逼得險象環生，更遭的是左脇奇痛加重，逐漸影响了身法的精靈迅速。

台下的人，也紛紛爲沈太公担心，一口氣也吁不過來。

× × ×

温振眉的身上沒有被汗水所濕，但却騰昇了一層淡淡的白烟。

他必須要全力奔馳，趕到下關城去！

可是要這樣的奔馳，是非常消耗體力的。

就在這時，他突然瞥見了一匹馬。

這匹馬正是他從下關趕赴五龍山時中途所棄的。

顯然這匹馬已經經過調歇，恢復了精力。

温振眉飛越而上，雙腿一扶，馬長嘶一聲，直奔而去！

× × ×

沈太公已被喀拉圖逼得險象環生，有幾次俱是有驚無險，在千鈞一髮間給沈太公巧妙地避過了。

但誰都看得出來，沈太公左邊的身子似不太靈光。

七十回合一過，喀拉圖精力過人，不但不倦，反而更勇，雙目妖目暴長，施展「懾魂大法」，沈太公正值疲憊，更不敢以目光相接觸，因此對喀拉圖的鏟法更無應制之法，越發危險！

喀拉圖一陣發狠，把沈太公迫至擂台邊緣，「霍霍」又發了兩顆木珠！

沈太公用魚簍上下接替，又收了兩顆木珠！

喀拉圖一聲大吼，月牙鏟一招「烏龍入洞」，直鏟過去，沈太公一蹲身，避過，喀拉圖揚手又打出兩顆木珠！

木珠來勢又快又急，直射沈太公！

好個沈太公，魚簍一翻一蓋，又已接住！

忽然一聲斷喝：「送回給你！」

魚簍一揚，十餘顆木珠，自魚簍裏激射回去！

人也同時衝了過去，「帶馬將軍」，「唐兵留客」，「痲姑獻壽」，「斬草除根」，一出手便是四招，封，鎖，推，切，招招都攻其所必救。

喀拉圖雙袖一揚，竟把木珠都捲進袖子裏去。

沈太公那四招一到，喀拉圖橫身立馬，「天王托塔」，「鬼王撥扇」，「霸王舉鼎」，「羅漢曬尸」四招，封住了沈太公四招！

突然之間，喀拉圖頸上的木珠，以及捲在袖子中的木珠，共一百另八顆，全數射出！

這些木珠，又急又多，沈太公簡直無法接下避過！

幸虧就在這刹那間，喀拉圖却雙目一瞪，全身一震，發出了一聲怪叫，亂跳亂走，好不容易才從衣襟裏掏出了一條活魚來！

就因這一下震動，所以大部份木珠勁道猶存，準頭已失，有些射到台側空地去，有些射到柱子裏去，有些射到台後布幔上去，有些射向沈太公，有些射到台下，有些竟射到觀衆人叢裏去了！

台下有幾個人武功高的，還在匆迫間接了下來，有幾個武功低的或不會武功的，捱了木珠，慘叫大吼起來。

幸虧木珠射到台下，距離已遠，勁道已所剩無幾，可是仍使兩個人掛了彩，另一人頭破血流，一人脫了一隻門牙，還有一人，被射瞎了一隻眼睛！

龍在田、羅通北，化灰和尚，不同道人幾乎同時跳了起來，龍在田怒道：「濫傷我大宋民衆，是何道理？」

只聽金太子冷笑道：「豈止傷，殺了又怎樣？」目光殺氣大現，肅殺的王威使龍在田等人一慄，却不料一人冷笑道：「憑你殺得了？」使金太子倒爲之一怔。

說話的人正是大俠我是誰。

旁邊的夏侯烈冷笑道：「是你自己找死，待會我可不留情！」

我是誰一陣大笑道：「誰要你留情來着？」

台下的幾句對話間之同時，台上又有了變化。

原來沈太公在魚簍裏運用內功射出木珠時，夾雜射出一尾活魚，喀拉圖不知就裏照單全收入袖中，魚因無水而活動起來，使他發出全數的暗器，大半失了準頭！

其中射向沈太公之部份，沈太公避接開去，但右腿中了一珠，鮮血四濺！

喀拉圖挖出了活魚，嘰哩呱啦的罵了幾句，慢得一慢，揮鏟就劈！

這慢了一慢，沈太公已衝到！

這一鏟劈來，沈太公已無去路。

他背後是台沿，既不能退，而腿又受傷，閃避不易。

所以他只有前衝，在鏟未擊下的刹那，衝入喀拉圖懷裏，抓到就摔！

可是料不到喀拉圖下盤功夫極好，一摔竟未動！

而方便鏟已自後戳到！

沈太公無處可避，忽然蹲下去，穿過喀拉圖的袴下！

喀拉圖一鏟眼見得手，忽然一空，發招太猛，收勢不住，反而被月牙鏟雙鋒尖口刺入了肚皮！

饒是喀拉圖收招得快，銅皮鐵骨，也被自己刺得鮮血淋漓！

就在這時，喀拉圖只覺下盤一浮。

原來沈太公竄過喀拉圖雙腳之間時，順手一抓喀拉圖雙腳腳踝！

喀拉圖在西域一帶，腿法雖少，但下盤紮根却極好，沈太公這一分，不但分不開，反而激起喀拉圖怒火，雙腿運力就是一挾！

這一挾，如同兩道厚牆，同時闔來！

沈太公閃避無及，連臂被夾住，想呼吸都沒有辦法！

沈太公幾乎可以聽到自己骨頭抵受不住强大壓力的聲響！

沈太公一面運力相抗，靈機一動，不圖掙出，反而把背脊向上一頂！

這一下，也是喀拉圖所始料無及，「蓬！」地被撞在下陰上，痛得搶天呼地的叫了起來，月牙鏟也抓不住，「嗆啷」一聲落地，忍痛連發兩掌，「拍拍」拍在沈太公的臀部上！

沈太公的屁股連捱兩掌，也是奇痛無比，要知道喀拉圖雖是負痛出掌，但「朱砂掌」飲譽江湖，這兩掌下去，足叫沈太公兩個月內，連坐下去都不舒服。

沈太公雖然忍痛，但機智仍存，情知如此纏鬥下去，只怕必會給大宋輸這一場，忽然心中一動，雖然掙不脫，却提步急奔了起來。

這一來，喀拉圖的雙腳乃挾在他腰上，一見沈太公移動，心忖道：無論怎樣，我都不放開腳，硬生生把你夾死！

沈太公其實也被夾得筋骨欲裂，却提氣猛奔，等於把喀拉圖負在身上，說時遲，那時快，沈太公已跑出了台外！

喀拉圖背向台外，猛覺身子一空，向下猛沉，知道要糟，仍想死夾沈太公不放，不料沈太公是一個觔斗摔下一丈餘高的台下來的，喀拉圖等於頭下腳上，腳腿間仍夾住了沈太公，「砰蓬！」一頭撞在台下！

台下雖無利石，却是硬地，再加上沈太公挾着墜力的一壓，喀拉圖不單鬆了腿，而且當場暈了過去，沈太公借勢用腳尖往喀拉圖身上一點，又溜昇上台去！

沈太公畢竟尚未腳觸地面，利用喀拉圖身軀一點之力，只要再回台上，便算後輸，可惜沈太公也給喀拉圖挾得差不多，一提氣竟吊不上來，只差半尺──就要到擂台上，但身子已然沉落！

好個沈太公，雙手却及時抓住台沿，猛一發力，終於上了擂台，重心虛浮，腳下嗆啷，畢竟沒有下台──衆人不禁尖叫歡呼，聲若雷動，良久不散！

金太子臉色鐵青，夏侯烈霍然而起，道：「這老頭也下台去了。」

龍在田道：「他可腳未沾地，不能算輸。」

羅通北接道：「這笨驢却是暈倒於地，你眼睛未瞎吧？」

夏侯烈變色道：「你們使詐！」

沈太公在擂台上勉力笑道：「我們可有規定鬥力不鬥智？」

只聽史文聖長聲道：「第四場結果──」一面走了出來，沈太公拚命想從疼痛中擠出一點笑容，表示勝利，不料左腿因中木珠而一軟，想抓住史文聖以不倒，不料史文聖似誤以為沈太公出襲，一回一帶，沈太公一個嗆啷，「咕通」一聲，竟落下台來。

史文聖惶然叫道：「沈前輩──」

沈太公跌了個稀哩巴啦，大宋民衆皆發出一聲噓嘆，沈太公的人生性豁達，倒無所謂，抓住柱子，掙扎起來，這時喀拉圖也漸漸甦醒，這番僧的身體的確恁地了得，沈太公笑道：「你別怨我，我也沒勝你，大家扯平，今日上午你暗算我，今天現在我把你摔得個烏龜王八，大家彼此彼此！」

只聽「一劍穿九環」在台上漫聲道：「宋金比武大賽，第四場，大宋沈太公與金國喀拉圖，不分勝負，計作和論。」

大宋民衆，一場歡喜一場空，不勝唏噓。

金太子，夏侯烈眼見沈太公也沒得勝，便不再言語。

只聽史文聖繼續道：「宋金兩國武術大賽，第一場，宋國化灰和尚、不同道人勝，第二場，宋國信無二勝，第三場，宋包先定與金完顏濁和，第四場，宋沈太公與金喀拉圖再和──宋二勝二和，若再勝一場，則此比武可定論宋國勝利。」

比武共有七場。

若已有二和二勝，大宋的確只要再勝一場，便可定江山。

只是金國那方面剩下來的是金太子與夏侯烈這等人，且看來胸有成竹，自己這邊呢？

只有受傷的我是誰、化灰、不同、羅通北這幾個人，這等人，看來是絕不會出手冒這趟渾水的。

想到這裏，龍在田的手心發冷，胸口裏的傷，又作痛了起來，黃豆大般的汗珠，不斷地滲自額頂。

這時只聽史文聖又道：「宋金比武，第──五──場──」

話未說完，左右二處，兩條人影如烏雲急起，影雨急臨，人影，拳影齊現，衣聲，拳聲齊響，狂風烈雨般已在台上交手一十二招。

× × ×

人影倏分。

衆人連兩人是誰也分不清，只見急騰的身影，變招與拳風，驟又靜止下來，兩個天神般的猛漢，對峙而立，雄佇嶽峙。

一人契丹紹服，一人黑衣勁裝。

夏侯烈與我是誰。

只聽夏侯烈冷冷地道，「好。」

我是誰冷冷地道：「好甚麼？」

夏侯烈道：「好武功，好體魄，好勇色。」

我是誰還想說話，忽然一張口，吐出一口鮮血。

原來我是誰在早上淮河畔，已中了夏侯烈一掌，喬厲花一刀。

捱了喬厲花的「中原彎月刀」，像我是誰這種彷彿鐵打的漢子，足可以捱受得起，但是中了夏侯烈正中一掌的人，從來沒有再站得起來打鬥的。

因為連站起來也不可能。

但是我是誰在兩天內，已連中夏侯烈兩掌！

我是誰却還未倒下。

可是剛才那閃電雷霆的一十二招，已引發我是誰的內傷迸發，剛想說話，便已吐血。

我是誰，不但自幼體魄過人，而且有過奇遇，得喫一些千年難逢的寶物，所以身子之强健，確非常人能比。

× × ×

我是誰吐了血，喘了幾口氣，道：「廢話少說。」

夏侯烈道：「你是條漢子，我倒是想成全你。」

我是誰道：「沒有閣下成全，我是誰也活到現在。」

夏侯烈搖首道：「可惜活不到下一刻了。」

我是誰冷冷地一笑道：「那要試過才知。」

夏侯烈忽然道：「就算我想成全你，也不能了。」

我是誰倒是奇道：「哦？」

夏侯烈長嘆道：「因為──」

我是誰凝神而聽，夏侯烈輕聲道：「我不但要殺你，而且還要攻其無備地殺了你。」

一面說一面出招，說完時已攻了三十四招。

他一步即跨過了距離，在完全不像出擊的時候出擊。

這三十四招，是武術的神髓，武功的精華，變化的精要。

我是誰竟接不下去，以他現在的體力，竟連一招都接不下去。

× × ×

我是誰就乾脆不接。

接不下就不接，這是我是誰一向的原則。

我是誰一拳就打過去。

「黑虎偷心」。

武學中最基本，最簡單，人人都會的一招。

也就是使用最多的，最實用的一招。

我是誰這一招使出來，其實只有一個特點。

把「黑虎偷心」發揮得淋漓盡緻。

最快、最準、最狠。

無論夏侯烈要用那一招擊倒他，或三十四招都同時擊中他，可是夏侯烈也絕躲不開這一招。

最簡單的招式往往也就是最有效的招式。

× × ×

漫天的拳影立刻都不見了。

三十四招變成了一個身影，全速向後退避。

避開了「黑虎偷心」，三十四招立刻成了三十四腳。

夏侯烈全身不動，就算眼看着他的人，也不知道他已踢出了三十四腳。

招招狠辣的腳法。

夏侯烈至少可以肯定，自己一腳就踢死一頭契丹悍馬。

更何況踢人。

我是誰沒有避。

他一反手，一招「海底撈月」，以手抓腳。

「海底撈月」，就是膝一屈手一招，連學過半天武功的人都懂。

但是他這一招使出，就連一隻蚊子飛過都可以撈得住。

而且不傷其一足一翅。

後面這一點並不簡單。

這一招各門各派都有，但不見得比我是誰會用。

懂得沒有用，懂得用才有用。

× × ×

所以所有的腿影都忽然消失了。

夏侯烈已在我是誰的背後！

也不知道夏侯烈是怎麼閃的，總之已在我是誰背後，一掌冲出。

我是誰好像也料定夏侯烈會到他後面去似的，一回頭，就是一掌。

「獨劈華山」。

獨劈華山，獨劈華山，江湖上，武林中，各家各派都有這一招，幾乎在每次打鬥中，很少不用到這一招的。

我是誰用了。

就算夏侯烈一掌震得他五臟俱裂，他也可担保這一劈，很容易就把夏侯烈劈成兩爿。

這一點在夏侯烈來說，可就大大不同了。

他在契丹以勇色出名，九歲搏豹，十歲射虎，但猶未見過，比我是誰更不要命的人。

就算他可把我是誰一掌震碎內臟，可是自己却成了兩爿，又有甚麼用呢？

所以他只好收掌，轉掌，冲掌，要架我是誰那一掌了！

就在這時，我是誰的掌法突然變了。

× × ×

變得詭異，急辛、狠辣、出奇。

掌勢由掌變拳，拳易指，指成啄，啄轉鈎，鈎為爪，「哧」地已抓中夏侯烈的右臂。

但是這刹那，夏侯烈的掌勢也變了。

──未完──

俠艷奇情小說／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紅粉金剛

（廿九）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馬成懷疑失踪的東方女俠及山海二女一行人刻下正囚在百寶齋內，要求王致遠給他一個答覆，不然則要進行搜查。南宮俊甚至懷疑王致遠并非百寶齋主人。二人吃過飯後便往赴風塵三俠的約會，却看見宇文雷正走入百寶齋內，是以認為百寶齋、百花宮，甚至紅粉金剛，橫江一窩蜂都是一伙的。二人偷爬進百寶齋，馬成用毒蜂子把守門的迷倒，來至一巨大神殿內，偷聽到王致遠、金寶及大祭司的一段對話。南宮俊現身向他們說魔教教主委他為總護法，及請他清理門戶——

廢墟隱殿堂　石碑刻秘笈

大祭司翻着白眼道：「笑話，不在地下在地上，地上能容這麼大的屋宇而不被人看見的？」

南宮俊道：「要是跟入口距離得遠，而且故意把方向弄亂，使人無從辨識就行了，我知道這棟殿堂是建在地上的，只是外表用土石遮掩，改變了形狀，使人看不出來而已，我佩服妳的巧思與匠心，故意造上那麼一條幾里長的通道來連通兩幢屋子，使人眞以為這是建在地下的，實際上這兒祇是另一幢建在地上的屋子。」

大祭司的臉色大變，嗄聲道：「你胡說……」

南宮俊道：「我一點都不胡說，這一帶靠近白下地接秦淮，挖下三五丈就是水源，在地道中都十分潮濕，可是這殿堂中却十分乾燥，這就是一個破綻，在這裏是絕不適宜建營地室的，尤其是如此高大的地下殿堂，大祭司，妳實在挑錯了一個地方了！」

大祭司道：「你知道這是那裏？」

南宮俊道：「距百寶齋里許處，有一所巨宅，屋子倒不大，但有個大園子，園裏有一座土山，更大得出奇，我日間轉過，感到很奇怪，順便打聽了一下，據說是林御史的故宅，我想就是妳的聖堂吧。殿堂外面，被妳堆上了土石，偽造成假山，因此我只要帶人破山而入，就可以直搗聖堂，用不着那麼費事了！」

這番話南宮俊祇是憑着猜測，信口而出的，但是他對那棟林氏故宅却的確打聽了一下，據說林氏故宅已經賣給別人了，因為宅中不乾凈，經常鬧鬼，業主就任其荒廢，只有一對老夫婦在看守着。

南宮俊當時沒在意，此刻却因為一些綫索的湊合使他作了那個猜測，再看了大祭司的臉色，他知道這猜測十九是正確。

大祭司的臉部肌肉都扭曲了起來，眼中噴着怒火，似乎要把南宮俊活活吞掉才甘心，她只說了一個字：「殺！」

金寶與王致遠都向南宮俊移近，而大祭司却再度站在那噴火的蓮座下，緩緩地下沉！

那兩名手執燈籠的女郎也向南宮俊包圍過來，南宮俊道：「你們還打算要跟我拚命！」

王致遠沉聲道：「不是拚命，是奉命殺死你！」

南宮俊冷冷笑道：「你們能殺得死我嗎？」

王致遠說道：「一對一也許不是你的敵手，但四比一却絕對殺得了你，舉世之間，沒有一個人能抵得上我們四個人的聯手！」

他說的倒不是恫嚇之詞，因為他第一掌攻到時，南宮俊回手攻出時，雖然把王致遠推後兩步，自己也跟着退了一步，這說明了王致遠的功力只比他略遜一籌！

金寶的　擊却是一對短劍，劍鋒凌厲，南宮俊先用手中的摺扇招架，扇面却被劍尖嗤的一聲，刺了口小孔，這證明那對短劍是極為堅利的寶劍，另外兩個女郎則是使的軟劍，劍風霍霍，砭肌如割，證明他們的內力也是相當激厲，南宮俊發出幾縷指風，都被她們運劍封住了，南宮俊沒想到在這兒會遇上這樣四個高手！

好在他的身形輕便，只有利用卓越的輕功與那些大石柱子，迅速地移動位置，使得四人無法合圍，但已經打得很吃力了，他一邊戰，一面盤算，一定要設法爭取到先機，否則今夜就危險了！

他自從正式出道以來，大部份是憑着自己的機智決勝，只有對宇文雷，才是使用眞正的武功，但也沒有像此刻的艱險，因為他發現，這四個敵手，沒有一個是比宇文雷差的。

轉來轉去，他忽地一扇逼開了金寶，向着黑暗中逸去，這所殿堂很大，祇有神壇上才點着燈火，離壇稍遠就是一片黑暗了，他一竄入黑暗中倒是很好的掩護！

那兩名持軟劍的女郎怕他逃掉了，連忙執劍追了過去，但才祗追了五六丈，就因為太暗而失去了南宮俊的蹤跡，一個道：「不好了，給他逃去，快去掌燈來！」

另一個迅速回身，她們進來時的燈籠還綁在台上，這一個上台取了燈籠進來，却已看不見同伴了。

黑暗中也看不見南宮俊，燈籠的火光照得很近，她舉着燈籠，高聲喊道：「小秋，妳在那裏？」

喊了兩聲都沒有回答，她不禁着慌了，又大聲喊道：「金寶護法，王護法，妳們在那裏？」

黑暗中，有條人影竄了過來，却是金寶的聲音，道：「小春姑，別慌，我在這裏！」

小春好高興地道：「金寶護法，妳可見到點子了？」

金寶沉聲道：「剛才幌了一下，現在不知道上那兒去了，這傢伙狡猾得很，小秋一定是着了他的道兒了，我們別分開，沒有燈火他跑不出去的！我們搜搜看！」

小春道：「王護法呢？」

金寶道：「我叫他也隱入暗中去阻截點子了，這傢伙一定不能讓他逃出去，因為他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小春點點頭，二人繞着圈子找了一下，却什麼都沒找到，金寶道：「這地方太黑太大，找一個人實在很不容易，小春妳能不能多找幾個人來？」

小春苦着臉道：「沒有用，如果准許找人幫忙，大祭司早就把她的身邊的侍兒分配出來了，在這聖堂裏能找到的人只有她身邊的侍兒，現在她把人都帶走了，可見是責成在我們身上要把對方殺死了！」

金寶道：「可是她也該想想我們的人手是否够呀，那個傢伙是南宮世家的少主，又精通我們魔教的武功。我們都不是他的對手，就算是我們兩個加起來，也不見得準能贏得了他呀。」

小春却畏縮地道：「大祭司認為人是我們帶進來的，所以要我們負責清除，她不會管我們是不是敵手。」

金寶道：「她的目的在於保密，要是我們殺死不能南宮俊，給他逃掉了，這秘宗不是仍然要洩漏嗎？」

小春道：「我不知道，我從來沒想到這些，我們跟着大祭司，向來祇是多聽少問，大祭司最忌諱的就是這個了，我們原來有四個人，小夏跟小多就是在無意間，發現了大祭司的秘密而被處死了。」

金寶不禁一呆道：「什麼秘密？」

小春道：「我不知道，可能她們到了不該到的地方，大祭司找到我們的臥室去，連申辯的機會都沒有，每人一枝追魂釘就處死了她們。」

金寶默然片刻又道：「小春，妳在聖堂中出入多次，應該比我清楚，這兒到底是不是如同那個南宮俊所說的，是在林氏花園中的假山肚中。」

小春說：「這個我怎麼知道呢？這兒的地形位置是最大的機密，除了大祭司外，連教主都不知道，教主每天進來，都要我們引路的，不讓他在中途多作一步的逗留。」

金寶道：「小春，妳也到過林氏花園吧？」

「我去玩過一次，是去採桂花的，對了，很可能因為小夏她們說在這兒聞到桂花香……」

說到這兒，她的臉上忽現恐佈之色道：「就是那天，她們兩人就遭到了處死，恐怕也是為了這個秘密。」

金寶哦了一聲才道：「這就對了，我總覺得大祭司今天的行動好奇怪，她聽南宮俊說出秘密後，應該極力撲殺對方才是，可是她自己居然退走了！叫我們來執行撲殺的工作，也不管我們是否辦得了！」

小春顫聲道：「金寶護法，妳是說大祭司故意叫我們給對方殺死？」

金寶道：「比這更為嚴重，我們若不給對方殺死，她也會殺死我們的，因為她不會讓秘密外洩。」

小春道：「這所聖堂又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秘密，為什麼她不肯讓別人知道正確的位置呢？」

金寶道：「因為本教的武功秘笈就供在聖堂中。」

小春道：「她不能把秘笈搬到別處去嗎？」

金寶道：「不能，秘笈是一冊經文，刻在一塊大石碑上，由大祭司保管，每年只開啓一次，啓碑的鑰匙却是在教主的權杖上，每次十二個時辰，大家對着碑上的經文研習武功，過了這段時間，誰都不准多學，多少年來，教主一直想得到聖碑，大祭司也一直想得到鑰匙，互相相持不下，如果他們一方得了手，就能成為天下無敵的高手了。」

小春道：「他們難道不能互相合作，共同研習碑上的經文，一起修成無敵神功嗎？」

金寶一嘆道：「文無第一，武無第二，誰也不願意有人比自己更強的，以前有個少林俗家弟子凌无咎，來到西方，被他偷學去了碑上的武功……」

「那他不就是天下無敵了嗎？」

「還沒有，因為他只學了半年，只看了一半的經文，還有一半的經文尚未出箱，現在那些功夫我們都會了，只不過他研習時間較久，比我們了解得更多，所以他可能比我們更為深奧一點！」

小春道：「他就是那個號稱東佛的悟非和尚？」

金寶點點頭道：「是的，不過聽說他已經死了，把所學傳授給了南宮俊，這是本門的秘辛，只有護法，長老才得知，現在我告訴了妳是有原因的！」

「什麼原因呢？」

金寶道：「因為我們也知道了聖堂所在地的位置，大祭司已經不讓我們活下去了，我們若是不想死，就得趕緊打主意，快離開這兒！」

小春道：「離開這兒又到那裏去？」

金寶道：「自然是出去，妳知道路徑，我們可以出去，到了外面，我們就去找教主去！」

「教主會保護我們嗎？」

金寶道：「一定會的，他是我的哥哥，我再告訴妳一個秘密，我投向大祭司這邊，就是教主的授意，目的也是探悉聖堂所在地的秘密！」

小春道：「我們一跑，大祭司知道秘密外洩，她難道不能把聖碑另外換個地方嗎？」

金寶道：「談何容易，那座聖碑是我們魔教的至寶，重有五萬多斤，要五十多名大力士才能夠抬得動！」

小春驚道：「會有那麼重？」

金寶道：「是的，我不騙你，整座碑有一丈二尺高，六尺厚，四尺寬，上面刻了五萬個字的梵文經典，也是我魔教的神功寶典，當初搬來中土，費煞了功夫！」

「那麼重的東西，他們是怎麼搬運來的呢？」

金寶道：「那次是找到一名巧匠，將碑石分割成五十個小塊，分開搬運而來，來到此地後，又用一種神膠粘合起來，可是這石碑祇能粘合一次，所以現在不但無法分開，也無法移動，所以才必須要找一個秘密的地方樹立起來，這座神碑要由教主與祭司共同掌管，也是為了這個原故，聖堂之內，以祭司為主，教中事務，則由教主專司，這個傳統是西方傳來的！」

小春道：「那我們出去，把聖堂的位置告訴教主，他就能夠進來取得神碑的武功心法了？」

金寶道：「是的，神碑由一座大鋼罩子覆蓋，那鋼罩狀如箱子，開啓的鑰匙却在教主手邊，除了教主，誰也開啓不了，只要知道地點，教主一定能掌握神功。」

小春想了一下道：「大祭司如若知道我們違令逃出，一定會作防備，教主還能那麼方便進來嗎？」

金寶急道：「那是以後的事，反正她搬不走，小春，我們已經知道了聖堂之秘，大祭司不容我們活下去，我們必須自保。除非妳不想活下去。」

小春道：「我當然要活下去，可是還有王護法呢？」

金寶道：「他也要活下去，我們把他一起叫出去！」

於是她拉開了喉嚨叫道：「王致遠！王致遠！」

連叫了兩聲，都沒有回答，不禁狐疑道：「這傢伙上那兒去了，莫非遭了南宮俊的毒手了。」

忽地一陣寒風迫體而來，她算躲得快的，連忙閃過一邊，而且還把小春推了一下，雖然避過了這一招突擊，手臂上却一陣火辣，被利器刮了條口子！

那突擊的人現身了，却是王致遠，金寶怒叫道：「王致遠，你這是幹什麼？」

王致遠冷笑道：「我在一邊聽到了你們的談話，金寶，大祭司一直就懷疑妳心生異圖，妳總算不打自招了。」

金寶又驚又怒道：「王致遠，難道你不想活下去！」

王致遠道：「我活得好好的，為什麼不想活下去！」

金寶道：「我們知道了聖堂之秘，大祭司有意叫我們去殺南宮俊，實際上是讓我們給南宮俊殺死。」

王致遠笑道：「不錯，殺了南宮俊，妳們必須死，殺不了南宮俊，妳們也得死，聖堂之秘是不容輕洩的。」

金寶道：「那你呢？你能不死嗎？」

王致遠道：「我當然不會死，聖堂之秘我早就知道了，而且還是我設計的。」

金寶道：「什麼，是你設計的？」

王致遠笑道：「你應該記得，是我最先找到這地方，開設起百寶齋的，我自然知道這一切的設置。」

金寶道：「王致遠，你跟着大祭司她會給你什麼好處，這個女人陰險狠毒，她會容得下你嗎？」

王致遠笑道：「她的好處，就是我的好處，她是我的妻子，妳想我有什麼好處呢？」

金寶叫道：「什麼，她是你的妻子，大祭司是不能嫁人的，她怎麼會是你的妻子呢？」

王致遠一笑道：「等我做了教主之後，這個規矩就可以改變了，遠在二十年前

，她就是我的妻子了，而且我們還生了個兒子，現在妳們乖乖地死吧！」

金寶道：「殺了我們也沒有用，聖堂之秘已揭！」

王致遠道：「南宮俊也不可能活着出去的，寶珠剛才急着離開，就是去封閉出路，我在這兒，目的就是要消除妳們，妳們絕對逃不掉的！」

金寶橫下心來道：「王致遠，我們活不成，你也別想當得成教主，我哥哥早知你跟紀寶珠是一氣的……」

王致遠笑道：「我知道，他去邀南宮俊來入教，目的就在借重外力對付我們，可是這次事機太巧了，南宮俊一個人摸了來，我們只要殺了南宮俊，南宮世家的人自然會找到他，拚個兩敗俱傷後，這教主之位，順理成章該我接下來，取得靈碑之鑰，苦研個幾年後，我們夫婦不但可以取得魔教的一統，君臨天下也不是難事！」

他說得高興，沒想到斜裏劈刺來一劍，躲閃不及，只有避開要害，讓那一劍刺中脅下，然後再飛速地跳開，看出刺他一劍的居然是那個久呼不應的小秋。

小春叫道：「小秋，怎麼是妳，妳上那兒去了？」

小秋道：「剛才我被南宮俊制住了穴道，就在那根柱子後面，你們的談話我都聽見了，就苦於無法行動！」

金寶哦了一聲道：「那你又怎麼恢復行動了呢？」

小秋道：「我也不知道，忽然一股勁道傳來，把我閉塞的穴道解開，然後又有一股暗勁，把我推送了過來，我就勢給了王致遠一劍！」

王致遠受傷不重，一面運功止血，一面道：「小秋，妳也要像她們一樣背叛大祭司不成！」

小秋道：「是的！上次小夏跟小冬就是無意間發現了聖宮之秘而被處死的，大祭司絕不會容我們活下去！為了要自求活路，我只有投向教主那邊去了！」

金寶忙道：「對！小秋，做得對，我們先宰了他！」

三個人執劍向王致遠逼近去，王致遠忙叫道：「妳們別糊塗，快找到南宮俊，我還可以網開一面……」

金寶道：「王致遠，你已經說出你跟紀寶珠是夫婦，對你們夫婦的手段，我們可都很清楚……」

王致遠道：「聖堂之秘如果給南宮俊知道了，那就更糟了！」

金寶道：「糟不到那邊去，南宮俊是教主聘來的總護法，他是我們一邊的！」

說着招呼了小春與小秋合力攻上，王致遠只有打起精神，咬緊牙關跟她們戰成一團道：「妳們這是自找死路，少時寶珠帶了人過來，妳們活得成嗎？」

金寶笑道：「南宮俊既然跟我哥哥連絡上了，而且是受到我哥哥的指點而進來，可見教主也有了準備，很快也會帶了人來支援的，王致遠，你得意得太早了！」

南宮俊一直藏身在暗中，聽他們自己窩裏反，也知道了他們內部的分裂，心中十分得意，盤算了一陣後，他決定了該怎麼做了！

他先看了一下戰局，王致遠的武功比她們三個人都高，以一敵三，堪堪戰成平手，可是他受了傷，影響了功力，再拖下去，他是必敗無疑。

南宮俊本來想上前帮上一手，解決掉王致遠的，可是他再仔細一想，覺得還是留下他們自己去造成對立與矛盾的好，只不過他必須要做一件事，引開紀寶珠，保全這三個女的，把聖堂之秘宣洩出去。

因此他把跨出的步轉子個了方向，一直掠向那座聖台，縱身而上，向火池的中央看去，那兒是紀寶珠上下升降之處，南宮俊想必然會有機關操縱。

可是他目中只見到一片烈焰，什麼都看不見。

南宮俊又稍作沉思，然後就靜坐聚氣，使全身進入一種為氣殼所包裹的狀態，才慢慢地升起空中，又慢慢地向火池中心降去。

這一手功夫太玄妙了，他的人仍維持端坐的姿勢，全身衣衫鼓起，像是個吹了氣的球，他升起時，好像有人托着，下降的時候也一樣，只不過那些火焰在靠近他的時候，被逼向一邊露出了一個大缺口。

這正是魔教中氣功的絕招，靈座飛昇神功，決鬥中的四個人看見後，都停了手，一時呆了。

等到南宮俊降下了火池後，四個人又不約而同地跳上了聖台，在火池旁邊看着，南宮俊已經下去了，火焰也已恢復了原狀。

片刻後，金寶問道：「王致遠，你想必知道那下面是什麼地方，南宮俊已經下去了，寶珠是否還攔得住他。」

王致遠道：「這小子是找死，那火會活活地烤死他！」

金寶冷笑道：「你別自欺欺人了，你也曉得南宮俊的那一身功力，已經到了火水不侵，百毒不傷的境界，別說這點浮火，就是把他投進了炭爐子，只要他一口氣不散，也可毛髮不傷，他已經出去了！」

王致遠道：「沒關係，他出去了，你們可不能再出去了，寶珠會把他截殺下來的！」

金寶道：「你這話連你自己也難以相信，寶珠如果去到入口處去佈置攔截，就不會在底下，如若出口就在底下，他一下去就脫困了，寶珠還攔個鬼，再說寶珠如果亦靠身邊那幾個小鬼，也未必能攔得住他！」

王致遠聽得心中大急，縱身一躍，也向火池中躍去，他沒那種慢升徐降的功力，可是他在空中揮劍急舞，劍氣直逼，居然也蕩開了一個缺口，人由缺口中下落。

他這一下去，金寶與小春小秋可就直了眼，小春道：「金寶護法，我們是怎麼辦呢？」

金寶道：「我們當然是出去了，可是我們沒南宮俊的本事，對這兒的情形又不熟，還是從原路出去吧！」

小秋道：「不行，妳沒聽王致遠說嗎，大祭司已經趕到出口處去佈置對付南宮俊了，我們一同去剛好趕上，我們還是由

此地出去的好！」

金寶道：「誰知道那底下是怎麼個樣子呢？」

小春道：「我們照王致遠的樣子試試再說吧，我先去，到了底下就通知你們，如果我沒聲響，就是被火燒死了，你們另想辦法找別的路吧！」

不待兩個人阻攔，她已縱身而起，也學王致遠的樣子，用武器逼開了火焰，投入了火焰的中心。

另外兩個人緊張地等待着，半天後，聽見小春說道：「妳們快下來，我來接你們。」

聲音落後沒多久，池中的火焰忽又由中心處的兩邊分開，一具石台上升，台上站着小秋向他們招手，兩個人忙躍向台上，但見小秋將一個機紐用脚踩踏，石台又自動地下降，一若紀寶珠出入之狀。

並沒有多久，差不多降下兩丈多三丈處，已能到底了，底下只是陳設很簡陋的機械，與幾千甕油甕，原來那池中的烈火是熱油所造成的，整個火池，是一具圓圈形的石槽構成，中間開了個圓孔，有一具昇降石台，而石台的升降，則是利用鐵鏈等機械。

另外還有一根繩子，拴着一具銅鈴，鈴旁是一口小的油燈，燈的肚子很大，貯油很多，終年不熄。

金寶跳下石台後，仔細地看了一下道：「原來是這個玩意兒，外面弄得倒是唬人的樣子。」

她向兩個女孩子解釋道：「妳們看，這個鈴上的繩子是連着上面入出處那扇石門的，石門開啓，鈴聲就會響，同時這油燈就會移過去，點着那根粗的燈蕊，很快地把火池中的油燃燒起來，就造成外面聖台上的景象。」

小秋道：「那不是聖火嗎？還說永久是不熄的。」

金寶道：「活見她的大頭鬼，我知道在西方，魔教的總壇是在一個叫地獄谷的地方，那兒有永年不熄的地火，是由地底噴出來的，這兒是金陵，那兒來的地火呢，自然要靠人爲了，都是用這些油燃燒起火的，再加入一些藥末，使得火焰變爲綠色了。」

小秋道：「那麼一池子的火，也用不了多少油，就一直點着好了，幹嗎還要熄掉呢。」

金寶笑道：「一直點着倒不是燒不起，而是油烟無法處理，一池油火，冒出的烟是很大的，而且一定要通出去，偶而一燃，油烟用烟窗導向別處，別人還以爲是舉炊燒飯，但整天的噴烟不息，就會使人懷疑了。」

小春道：「難怪大祭司規定得很嚴，過了黃昏就不難晉見了，這兩天是爲了特別。」

金寶笑道：「以前她還要分駐百花宮，一年只有幾個月的時間在此，所以除了那幾個月，根本見不着她，現在妳們也看見了，這些聖堂中的神奇現象，根本都是人爲的，沒什麼可異之處，現在我們來找出路吧。」

其實不必去找了，出路處的一扇暗門已經打開在那兒，暗門後是一道階梯，順路而上，出去就是一口古井，就在一座廣大的假山旁。

雖在夜暗，晨光依稀，她們看出，這正是林氏的故園廢宅，小春嘆了口氣道：「果眞是這兒，那個南宮俊的確有兩下子，一眼就認出是那裏。」

金寶一嘆道：「紀寶珠跟他作對，是註定了失敗的命運，只不知南宮俊帮我哥哥是否爲眞心，否則我們魔教的多年苦心，恐怕也要白費了。」

「我待人以誠，處事唯義，只要不是違反這兩個原則，那麼我一定不會搗誰的蛋的！」

聲響從旁邊響起，然後就出現了南宮俊笑嘻嘻的臉，三個人都嚇了一跳，金寶鎭了一下心神才道：「參見總護法，請恕妾身先前冒昧之罪。」

南宮俊笑笑道：「沒什麼，妳既是受教主之命臥底，在身份未加暴露前，是應該對我採取敵視的。」

金寶很客氣地道：「總護法，我們快出去吧！王致遠已經由此出去了，等他通知了紀寶珠來此就走不成了。」

南宮俊一笑道：「那倒不必擔心，這上面就是林氏廢園的假山，出入的門戶很多，到了這個地方，就不怕她人多了，再說紀寶珠想降住我們也不容易。」

金寶道：「不，總護法，她身邊那八個孩子很難纏，每個人都跟你身邊的山海日月一般功力。」

南宮俊道：「沒關係，我應付得了，我有幾個問題要對夫人請教的，請夫人見告。」

金寶不安地說道：「我們上去說不行嗎？」

南宮俊笑道：「上面是空曠的廢園，反而容易受到暗算，不若在此地，只有兩條通路，容易控制。」

金寶只得道：「好吧！總座要問什麼呢？」

南宮俊道：「首先我要問的是東方英，西門姣姣以及海月二女，被紀寶珠囚禁在什麼地方？」

金寶道：「這個我不知道，……」

小秋道：「我從後園將她們引了進來，大祭司在聖台上預設了迷香把她們迷倒了後，不知道囚禁在那兒。」

南宮俊點點頭道：「好！只要知道她們被引進此地，我想一定是被藏在那兒，我去找好了！」

思索片刻他又問道：「富貴山莊的暗中主持人爲長春子，據說此人是教主的兄弟……」

金寶忙道：「胡說，教主只得我一個胞妹，長春子是王致遠的兄弟！」

南宮俊道：「這個長春子與本教是什麼關係？」

金寶道：「他跟王致遠一樣，也是本教長老，不過他習得本教的術字眞訣，仗着本教的一些異術，居然在宮庭中大受寵敬，對本教有不利之心！」

南宮俊道：「他是跟紀寶珠串同一氣

的了！」

金寶想想才道：「這很難說，不過他們比較接近就是，所以教主感到勢力很孤單，才求之外助！」

南宮俊道：「我身邊的山日二童是誰的人！」

金寶道：「他們是教主身邊的侍兒，分出來以供總座驅策的，只不過他們對本教的內部爭鬥不清楚，才會受到紀寶珠的亂命所指，進而對總座不利！」

南宮俊一笑道：「這總算把我的一些疑問都澄清了，最後，還有一點問題，紀寶珠既然在教中擔任大祭司，何以她的分宮主持人虞莫愁却不知道！」

金寶道：「紀寶珠另組百花宮，副教主另組紅粉金剛，原是爲本教擴張外圍，正如教主自組百寶齋一樣，爲各人的基本實力，未到必要時，是不宣佈的，祇不過百寶壇由於是教主直接統轄，在總齋所屬的人員，都已經舉行過入教儀式，成了本教的正式弟子，知道得較爲多一點，在分號中的那些人，還是不知道的！」

南宮俊笑道：「教主行事很謹愼。」

金寶道：「沒辦法，本教遠來中土立足，在羽翼未豐之前，必須要十分謹愼，以免招致外力的干預！」

南宮俊一嘆道：「一個組合在沒有立定基礎之前，就已經四分五裂，各自爲政，那是很危險的！」

金寶也苦笑道：「有什麼辦法呢，本教在一開始就分裂成幾個有力集團，這些年來，教主致力於團結，好容易才把紀寶珠給拉攏住了，那知道得不償失，本身內部出了個王致遠……」

南宮俊道：「夫人應該及時提醒教主才是！」

金寶道：「以前我在外面，根本不知道，直至最近才跟王致遠接觸，知道他跟紀寶珠有連繫的！」

南宮俊道：「他是紀寶珠的丈夫，而且兩人已結婚多年，難道教主都一無所悉嗎？」

金寶道：「這從何知道起，大祭司原是不准嫁人的，但又不禁男歡女愛，她的百花宮中，更是夜夜春宵，本教有許多得力高手，是她以女色吸收進來的，因此，她要跟那一個男人多親近一點，也不是什麼特別的事！」

南宮俊嘆道：「他們夫婦既是早有奪權之心，王致遠又在百寶齋中擔任要職，教中勢力，恐怕大部份握在他們手中，對付他們很不容易！」

金寶道：「好在教主早有所見，把重心置於各分行中，而且私下也拉攏了不少人，像我在外拉攏住風塵三友，就是一個例子！」

南宮俊一笑道：「夫人拉攏風塵三友，可不算成功！」

金寶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道：「是的，實際上我只拉攏住一個浪子，不過今天我也擺下了話，說出百寶齋對他們放了多少交情，他們是最重恩怨的血性漢子，念在往日的交情份上，總不好意思跟我們爲難吧！」

南宮俊一笑道：「這個很難說，不過夫人不必爲我擔心，我會跟他們解釋的，現在請夫人到百寶齋去，通知一下馬成，找齊了他們，到此地來跟我會合。」

金寶道：「馬成在那裏呢？」

南宮俊道：「馬成在守着入口，你們進來時，我跟馬成已經守在門口了！」

金寶哦了一聲，南宮俊道：「我還要在此地搜索一下，尤其是阻止紀寶珠去毀壞聖碑。」

金寶道：「她不敢這樣做的。」

南宮俊道：「她爲什麼不敢，聖碑之秘勢必揭穿，那座聖碑既打不開，又搬不走，她怕被教主得去上面的絕學，自然祇有毀壞一途了！」

金寶很緊張地道：「這倒是，我還得趕緊通知教主去，總座小心，我們就先走了。」

南宮俊道：「夫人帶一位姑娘去，請留下一位姑娘來，在下有些不清楚的，還要問問人。」

說着送她們到了外面，金寶帶了小春去，留下小秋跟着南宮俊，再度由井中回到了地下，南宮俊道：「姑娘今後的處境會很遭，妳們算是大祭司的人，可是大祭司容不得妳們，在教主那邊，妳們怕也難以重視！」

小秋黯然道：「全靠總護法提拔。」

南宮俊道：「我在教中也只是客卿地位。」

小秋忙說道：「不！教主對總護法是很推重的，正如總護法所說，總壇內大部份已是大祭司的勢力，教主逼得求助於外，總護法不僅得到了本教的各種神功，而且又是南宮世家的少主，教主萬不敢開罪的！」

南宮俊一笑道：「小秋，妳是怎麼進入魔教的？」

小秋道：「我原先是大祭司在百花宮帶過來的侍女，來到這兒，才知道有魔教這個名目！」

「那妳是應該很得大祭司的信任才對呀！」

小秋苦笑一聲道：「但是大祭司並不太信任我們，她身邊的八個侍兒才是她眞正的親信，教中的人却以爲我們是大祭司的人，對我們也很冷落……」

「妳們的處境不是很爲難嗎？」

小秋道：「有時是很難過，不過算起來，我們是替大祭司傳信的時候較多，而且比別的人也接近一點，大家把我們看成大祭司的心腹也是很正常的，怪不得人，只有我們自己知道還不算是大祭司的眞正心腹而已！」

「大祭司在教中是不是已經有了很大的勢力？」

小秋想了一下才道：「可以這麼說，因爲大祭司手下有一批美女，很多武林高手都是被她吸收進來的，那些人都聽她的，她的實力就很堅強了，不過教主也不簡單，他自己另外培植了一股力量，沒放在這兒，最近他又跟副教主聯合起來，聲勢就較爲可觀了，大祭司很着急，他們之間，遲早都會有一場火併的！」（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大地飛鷹（十八）

古龍·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方和呂三在酒樓中，此時小方整個人已痲木，他正處於生也痛苦，死又不得的境地，呂三拿一柄劍給小方要小方再和他一拚，但小方手在發抖，他已沒有勇氣了，呂三不想小方死，他是要小方講出卜鷹所得的黃金究竟藏在何處而已。但小方提出以放過自己的母親，情人，孩子爲條件，——呂三實際上也不是爲那批黃金，而是爲了一條金魚，一條金色的鱗魚，這魚是經過具有神通廣大智慧大法力的『阿里王』在成神之前親自從象泉河裏釣起來的，出水後整條魚均變純金，十分純美，呂三就是想得到此金魚——

碧血洒長街　狡兔地道遁

▲血洒長街

（一）

窗外的長街還是跟剛才同樣熱鬧，依舊擠滿了各式各樣的小販和行人。大家還是高高興興的樣子，做夢也想不到會有横禍將臨。

搖鈴的貨郎推車，仍停在那家糕餅店前面，白髮蒼蒼的老太太，終於決定了自己要買甚麼顏色的綫，正準備付錢。

梳着大辮子的小姑娘沒有買胭脂花粉香油，却走進了糕餅店，跟那個年青的伙計說話，誰也聽不見她說的是甚麼。

生意清淡的年貨鋪裏居然也有生意上門了，掌櫃的當然不再生氣，正打起了精神，跟剛上門的胖太太們做生意。

賣花的老頭子和小伙子不再爭吵，因爲買花的人越來越多，大家都有生意了。

酒鋪門外的醉漢已睡着，要飯的乞丐放過了去買綢緞和年貨的胖太太們，却圍住了的幾個已經略有酒意的客人。

有了一點酒意的人，出手總是特別大方些，他們當然也跟那老太太、胖太太、和小姑娘一樣，做夢也想不到他們施捨的對象，就是他們的殺星。

就在這時候，長街上每個人都聽見樓上有個人用一種非常可怕的聲音說出了兩個字，而且說了兩遍。

「金魚。」

（二）

「金魚」。別的人當然不知道這兩個字就是殺人的密令，就是他們的催命符。

但是有人知道，至少有四十七個人知道。

這一聲令下，那搖鈴的貨郎已從推車的把手裏抽出一柄尖刀，準備出手就先把那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太刺殺在他的刀下。

糕餅店的年青伙計本來正瞇着笑眼聽那小姑娘說話，現在却已準備扼死她。

年貨店和綢緞莊的掌櫃兵刃暗器也都在手，他們絕對有把握能在痲雀數到「二十」時就將這些胖太太置之死地。

尤其是剛才放爆竹的綢緞莊掌櫃，他的火藥暗器得自江南「霹靂堂」的親傳，殺傷力之强，絕對是其他同伴比不上的。

醉漢已躍起，乞丐們準備殺剛才還對他們非常慷慨施捨過的客人。送財神的現在準備要送的已不是財神，是死神。

舞獅的大漢，和站在街角看女人評頭論脚的年青人，也已拔出了他們的兵刃。

每一件兵刃都是一擊就可以致命的武器，每一個人都是久經訓練的殺手。

痲雀不但有頭腦，而且有信心。

他相信他們安排的這些人，絕對可以在他數到「二十」之前，就完成他們的任務。可惜他也有想不到的事。

就在他剛開始數到「一」時，他已經看到他連做夢都想不到的事發生了。

（三）

就在這一瞬間，那個慈祥和藹的白髮老太太，忽然用她剛買來的針，刺瞎了搖鈴貨郎的雙眼。

就在這一瞬間，那個害羞的姑娘忽然凌空飛起，一脚踢碎了年貨伙計的喉結。

賣花的老頭子和小伙子剛從花朶花束中抽出一柄雁翎刀和一雙峨嵋刺，兩個人的咽喉就全都被人用鋼索套住。

就在這一瞬間，送財神和舞獅的大漢忽然發現人潮擁來，等到人潮再散時，他們每個人的咽喉也都已被割斷。

要飯的乞丐已死在那些畧有酒意的豪客們手下，每個人要害上都被打入幾枚邊緣已被磨光磨鋭了的銅錢。

他們本來就是要別人施捨一點銅錢給他們。現在他們得到的，豈非正是他們所要的？他們本來想要別人的命，現在他們的命却反而被人要去了。他們所失去的，豈非也正是他們所要的？

× × ×

最吃驚的當然還是那年貨店和綢緞莊的掌櫃，他們的毒藥暗器和火藥暗器本來都是這次攻擊的主力，想不到那些胖太太們的行動竟遠比任何人想像中都快十倍。

他們的暗器還未出手，手腕已被揑碎，他們的身子剛躍起，兩條腿就已被打斷，他們甚至連對方的出手還沒有看清楚，整個人已經像一灘泥一樣倒在地上，連動都不能動了。這些看來就像是河馬般臃腫遲鈍的胖太太們，身手竟遠比豹子更兇悍敏捷矯健。

× × ×

這時痲雀剛數到「十三」。

數到「五」時，他的聲音已嘶啞，數到「十三」時，他安排在長街上的四十七個人已經全都倒了下去，就算還活着，也只能躺在地上掙扎呻吟。

呂三和痲雀好像也不能動了，全身上下每一塊肌肉每一個骨節好像都已痲木僵硬。那些看來已經略有醉意的酒客之中，忽然有個人脫下帽子來向小方微笑行禮，露出一張飽經風霜的黑臉和一口雪白的牙齒。小方也向他微笑答禮。

呂三慢慢的從胸口裏吐出一口氣，轉臉問小方：「這個人是誰？」

「是一個本來已經應該死了的人，」小方道：「我本來以爲他已經死在拉薩城裏。」

「你認得他？」

「我認得。」小方道：「他是我的朋友，好朋友。」

自從加答向他獻出「哈達」的那一刻，他們就已是好朋友。

呂三又問：「你剛才就看見了他，知道他們也已有了準備，所以你才故意逼痲雀出手？」

小方承認。他不但看見了加答，還看見了另外一個人，一個他絕對信賴的人，一個身經百戰，戰無不勝的人。看見了這個人，他就知道痲雀必將慘敗。

現在這個人已經從長街上的人羣中走進了這家酒樓，小方已經聽見了他上樓時的脚步聲。脚步聲緩慢而沉重，就好像故意要讓呂三聽見。

（四）

× × ×

呂三和痲雀都聽得很清楚，也算得很清楚。

能計劃這次行動，將每一個行動。每一個細節，都計劃得如此完美，只有兩個人。

「來的這個人是誰？」呂三問：「是班察巴那？還是卜鷹？」

小方的回答和呂三片刻前對他說的話同樣冷酷。

「不管來的自誰，這次你都完了。」

小方說道：「你已經徹底完了。」

呂三看着他，眼中忽然露出種非常奇怪的表情，忽然問小方：「你知道我是誰？難道你眞的相信我就是呂三？」

「難道你不是？」

「我不是。」

「不是？你是誰？」

「是他。」呂三忽然退縮在一旁，指着痲雀大喊：「他才是眞的呂三，我只不過是他的幌子，你們千萬不要找錯人。」

樓梯上的脚步聲忽然停頓，痲雀的身子已如飛鳥般躍起。

他的輕功絕不比傳說的差，幾乎完全沒有做一點準備的動作，身子就已飛鳥般掠起，往下臨街的那排窗戶猛竄出去。小方明知他要走，還是沒法子阻止他。

只要他的身子一掠起，世上就很少有人能阻止他了。

——是很少有人，不是絕對沒有。

× × ×

忽然間，弓弦驟响，金光閃動，眩人的眼。閃動的金光還留在小方的瞳孔間，他就已聽見了一聲慘呼。

等他的視力恢復正常時，痲雀已經像隻烤透了的痲雀般被釘在窗框上。

釘在他身上的，當然不是那種烤痲雀用的竹籤。

釘在他身上的是五根箭。

堅利如金，溫柔如春，嬌媚如笑，熱烈如火，尖銳如錐的五根箭。

箭羽上有痛苦之心，箭鏃上有相思之情，百發百中的箭。

五花箭神的五花神箭。

（五）

班察巴那又出現了。

從來沒有人知道他甚麼時候會走，也沒有人知道他甚麼時候會出現。

他的五花神箭不但遠比小方想像中更準確迅速，也遠比傳說中更神秘可怕。

但是，就在他的神箭離弦的那一瞬之間，那個自稱不是「呂三」的呂三也不見了。

（本章終）

▲兔脫

（一）

酒樓上的地板是用堅實的橡木鋪成的，呂三本來已退縮到一個角落。

就在弓弦聲響的那一瞬間，這個角落的地板忽然翻開，翻出了一個洞。

呂三落了下去。

他一落下去，翻板又闔起。

——這個人就是眞正的呂三，麻雀才是他的替死鬼。

小方並沒有被他騙過，班察巴那也沒有，但是在剛才那一瞬間，他們都難免要將注意力轉向麻雀。

呂三就把握住了這一瞬間的機會。

五花箭神的五花神箭射的如果是他，他未必能走得了，但是他已經算準，在剛才那一瞬間，班察巴那選擇第一個對象一定不會是他。

他算得極準。

班察巴那非但臉色沒有變，連眼睛都沒有眨。因爲他算準呂三還是逃不了的。

這酒樓四面都已被包圍，呂三落到樓下，還是衝不出去。

只可惜每個人都難免有算錯的時候。

班察巴那畢竟不是神。他也是人，他也有錯的時候，這次他可就錯了。

（二）

班察巴那這次埋伏在長街上的人，除了加答外，小方都沒有見過。

這些人遠比以前卜鷹手下的那些戰士更兇悍，更勇猛，更殘酷，更善於僞裝。

小方從未見過他們，因爲他們都是班察巴那在一個秘密的地方秘密訓練出來的，訓練的方法遠比「哥薩克」和「果爾洛」人訓練他們的子弟更嚴格，更無情，也更有效。這些人之中雖然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胖有瘦，但却有幾點相同之處。

——絕對服從命令。

——爲了完成任務，絕對不惜犧牲一切。

——絕對保密。

——絕對不怕死。

因爲他們本來都是早已應該死了的人，被班察巴那從各地搜羅來，經過極嚴密的調查後才被收容，再經過最少五年的嚴格訓練，每個人都已變成了「比毒蛇更毒，比豹子更猛，比狐狸更狡猾，比狠更殘酷」的戰士，不管他們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胖是瘦都一樣。

班察巴那絕對信任他們的忠心和能力。如果他已經下令，不讓任何人活着走出這酒樓，那麼他絕對可以相信，就算是這些人親生的母親，也沒法子能走得出去。

沒有人走出這酒樓。根本就沒有人從這酒樓裏走出來過。非但沒有人走出來，連一隻老鼠都沒有。

但是呂三已經不在這酒樓裏，他從樓上落下來之後，就好像忽然消失了。

——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怎麼會忽然消失？

班察巴那的結論是：

「這地方樓下一定也有翻板地道。」

這次他沒有錯。

他很快就將秘道的入口找到，可惜就在他找到的時候，就聽見「轟」的一聲大震，硝石砂土四散，地道就已被閉死了。

（三）

片刻間所有的人都已撤離這地區，到達一個人烟稀少的鄉村。

這些片刻前還能在眨眼間殺人如除草的殺手，立刻就全都變成了絕對不會引人注目的良民，到了暮色將臨時就紛紛散去，就像是一把塵埃落入灰土中，忽然就神秘的消失。

誰也不知道以後還會不會見到他們，誰也不知以後見到他們時還會不會認得。

他們本來就是沒有「以後」的人，沒有「未來」，也沒有「過去」。

× × ×

有風，風在窗外。

黃塵飛捲，風砂吹打在用厚棉紙糊成的窗戶上，就好像密雨敲打芭蕉。

有酒，酒在樽中，人在樽前。

可是小方沒有喝，連一滴都沒有喝，班察巴那也沒有喝。

他們都必須保持清醒，而且希望對方清醒，因爲他們之中一個有許多話要說，許多事要解釋，另一個必須仔細的聽。

說的人是班察巴那：「我早就知道花不拉和大烟袋都已被呂三買通，所以我才要你到那商隊去。」

有些人說話從不轉彎抹角，一開口就直入本題。

班察巴那就是這種人。

「因爲我也跟你一樣，我也找不到呂三，但是我一定要找到他。」班察巴那道：「所以我只有利用你把他引出來。」

他和小方可算是朋友，但是他說出「利用」兩個字時，絕沒有一點慚愧之意。

小方也沒有表現出一點痛苦和憤怒，只是淡淡的說：「他的確被我引出來了，這一點你確實沒有算錯。」

「這種事我很少會算錯。」

小方伸出手，握緊杯酒，又放開，一字字的問：「現在他的人呢？」

小方問得很吃力，因爲他本來並不想這麼問的。

班察巴那却只是淡淡的回答。

「現在他已經逃走了。」

「你利用我找到他一次之後，以後是不是就能找到他了？」小方又問。

「不是。」班察巴那道：「以後我還是一樣找不到他。」

「所以你這件事可說做得根本連一點用都沒有。」

「好像是這樣子的。」

小方又伸出手握住酒杯：「對你來說，只不過做了件沒有用的事而已，可是我呢？你知不知道我爲這事付出了甚麼？」

他問得更吃力，好像已經用出所有力氣，才能問出這句話。

班察巴那的回答却只有三個字：

「我知道。」

「波」的一聲響，酒杯碎了，粉碎。

班察巴那還是用剛才同樣冷淡的眼色看着小方，還是連一點羞慚內疚的意思都沒有。

「我知道你一定會恨我的，爲了我要做一件連我自己都沒有把握能做到的事，不但害你吃足了苦，而且還連累到你的母親和陽光。」

他冷冷淡淡的接着說：「但是你若認爲我會後悔，你就錯了。」

小方握緊酒杯的碎片，鮮血從掌心滲出。

「你不後悔？」

「我一點都不後悔。」班察巴那道：「以後如果還有這樣的機會，我還是會這樣做的。」

他接着道：「只要能找到呂三，不管要我做甚麼事，我都會去做，就算要把我打下十八層地獄，我也不會皺眉頭。」

小方沉默。班察巴那看着他：「我相信你一定能明白我的意思，因爲你自己一定也有過不惜下地獄的時候。」

小方不能否認。

他完全不能瞭解班察巴那這個人和這個人做的事，但是他也不能否認這一點，誰也不能否認這一點，每個人都有甘心下地獄的時候。

掌中的酒杯已碎，桌上仍有杯有酒，就正如你的親人情人雖已遠逝，世上却仍有無數別人的親人情人。某天說不定也會像你昔日的情人親人對你同樣親近親密。

——所以一個人只要能活着，就應該活下去。既然要活下去就不必怨天尤人。

桌上既然還有杯有酒，所以班察巴那就爲小方重新斟滿一杯。

「你先喝一杯，我還有話對你說。」

「現在還有甚麼話可說？」

「有。」

「好，我喝。」小方舉杯一飲而盡，說道：「你說。」

班察巴那的眼色深沉如百丈寒潭下的沉冰，誰也看不出他心裏在想甚麼。

「現在你是不是已經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了？」他問小方。

「是。」

小方的回答是絕對肯定的，班察巴那却搖頭：「你不明白，最少還有一點你不明白。」

「那一點？」

「我既然要利用你把呂三引出來，我當然就要釘着你。」班察巴那道：「不管呂三在那裏，也不管你在那裏，我都釘得牢牢的。」

小方相信。

如果不是因爲班察巴那一直釘得很緊，今日呂三怎麼會慘敗？



小方匹馬孤劍，奔馳大地，再下江南。

班察巴那神色仍然同樣冷酷冷淡。

「既然我一直都把你釘得很緊，我怎會不知道你身旁最親近的人在那裏？」他冷冷淡淡的問小方：「你說我怎麼會不知道？」

（本章終）

▲背影

（一）

小方一直希望自己也能像卜鷹和班察巴那一樣，無論在甚麼情況下都能保持冷靜鎮定。但是現在他已完全無法控制自己，他跳起來，幾乎撞翻了桌子，他用力握住班察巴那的臂。

「你知道？你知道他們在那裏？」

班察巴那慢慢的點了點頭：「現在他們都已到了一個絕對安全的地方，絕不會再受到任何驚擾。」

「他們到了甚麼地方？」小方追問：「你爲甚麼不讓我去見他們？」

班察巴那看着小方握緊他右臂的手，直到小方放開他才回答：「陽光受了極大的驚嚇，需要好好休養，你暫時最好不要見她。」

「這是她的意思？還是你的意思？」

小方又開始激動。

「不管是誰的意思都一樣，大家都是爲了她好。」班察巴那道：「她若見到你，難免會引起一些悲痛的回憶，情緒就很不容易恢復平靜了。」

——呂三是用甚麼法子折磨她的？竟讓她受到這麼大的創傷？

小方的心在刺痛。

「我明白，」他說，「是我害了她，

如果她永不再見到我，對她只有好處。」

班察巴那居然同意他的話。

他說的本來就是事實，比針尖箭鏃刀鋒更傷人的事實。

小方握緊雙手，過了很久才問：「可是我母親呢？難道我也不該去見她？」他嘶聲問：「難道你也怕我傷害到她？」

「你應該去見你的母親，只不過……」班察巴那站起來，面對風砂吹打的窗戶：「只不過你永遠再也見不到她了。」

小方彷彿又想跳起來，可是他全身上下所有的肌肉骨節都已在這一刹那間冰冷僵硬。

「是呂三殺了她？」他的聲音聽來如布帛被撕裂：「是不是呂三？」

「是不是呂三都一樣。」班察巴那道：「每個人都難免會一死，對一個受盡折磨的人來說，只有死才是眞正的安息。」

他說的也是事實，可是他說得實在太殘酷。小方忍不住要撲過去，揮拳痛擊他那張從無表情的臉。但是他實在沒有錯，小方也知道他沒有錯。

班察巴那又接着說：「我知道你還想見一個人，但是你也不能再見到她了。」

他說的當然是蘇蘇。

「我為甚麼不能再見她？」小方又問：「難道她也死了？」

「她沒有死。」班察巴那道：「如果她死了，對你反而好些。」

「為甚麼？」

「因為她是呂三的女人，她那樣對你，只不過要替呂三討回一個兒子。」

（二）

酒在樽中，淚呢？

沒有淚。

連血都已冷透乾透，那裏還有淚？

小方看着酒已被喝乾的空杯，只覺得自己這個人也像是這個空杯一樣，甚麼都沒有了。

班察巴那說的絕對都是事實，雖然他說的一次比一次殘酷，但事實却是永遠無法改變的。

「這世界上大多數人都跟你一樣，都為父母妻子朋友親人，都要忍受生離死別的痛苦！」班察巴那道：「只不過有些人能捱得下去，有些人捱不下而已。」

他凝視小方，眼中忽然也露出和呂三提起「噶爾渡金魚」時同樣熾熱的表情！

「一個人如果要達到某一個目標，想做到他想做的事，就得捱下去。」他說：「不管要他忍受多大的痛苦，不管要他犧牲什麼，他都得捱下去的。」

——他的目標是什麼？他想做的是什麼事？

小方沒有問這些，他只問班察巴那：「你能不能捱得下去？」

「我能。」班察巴那說話的口氣，就像是用利刃截斷銅釘。

「我一定要捱下去！」他說：「跟着我的那些人，也一定要陪我捱下去，但是你……」他忽然問小方：「你為什麼還不回江南？」

小方的心又開始刺痛，這次是被班察巴那刺傷的。

「你為甚麼要我回江南？」他反問：「你認為我沒法子陪你捱下去？」

班察巴那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只淡淡的說：「你是個好人，所以你應該回江南。」

他不讓小方再問：「為甚麼？」他的聲音冷淡如冰雪溶化成的泉水。

「因為江南也是個好地方，一個人生長在多水多情的江南，總是比較溫柔多情些！」他冷冷的說：「這裏却是一片無情的大地，這裏的人還比你想像中更冷酷無情。這裏的生活你永遠都無法適應的，這裏也不再有你值得留戀的地方。」

他又問小方：「你為甚麼不回去？」

× × ×

窗外風聲呼嘯。

江南沒有這樣的風，這種風刮在身上，就好像是刀刮一樣。

班察巴那說的話，也像是這種風。

小方的眼睛彷彿被風砂吹得張不開了，但是他却忽然站了起來。

他儘量讓自己站得筆直。

「我回去，」他說：「我當然是要回去。」

（三）

小方佩劍走出去時，加答已備好馬在等他，劍是他自己的「魔眼」，馬是他自己的「赤犬」。

他所失去的，現在又已重新得回。

他帶着這柄劍，騎着這匹馬，來到這地方，現在他又將佩劍策馬而返。

這一片大地雖然冷酷無情，但是他還活着。他是不是已經應該很愉快滿足？是不是眞的已得回他所失去的一切？

又有誰知道他眞正失去的是什麼？

× × ×

加答將韁繩交在他手裏。默默的看着他，彷彿有很多話要說。却只說了一句話，三個字。「你瘦了。」他說。

小方也沉默了很久才回答道：「是的，我瘦了！」

兩個人誰也沒有再開口，說完了這句話，小方就躍上了馬鞍。

夜色已臨，風更急，大地一片黑暗。

他躍上了馬鞍時，加答的人已經消失在黑暗裏，只剩下了一個淡淡的背影，看來彷彿又衰弱又疲倦。

他很想告訴加答：「你也瘦了。」

但是這時候「赤犬」已長嘶揚蹄，衝入了無邊無際的急風和夜色裏。

牠的嘶聲中彷彿充滿了歡愉，因為牠雖然是匹好馬。畢竟只不過是一匹馬，還不能瞭解人間的寂寞孤獨悲傷愁苦。

也因為牠雖然只不過是一匹馬，却還是沒有忘記舊主對牠的恩情。

「想不到你居然還認得我。」

小方伏下身，緊緊抱住了馬頭，不管怎麼樣，他在這世界上畢竟還有一個朋友，永不相棄的朋友。

——只要是眞正的朋友，就算是一匹馬又何妨？

× × ×

江南仍遙遠，遙遠如夢，漫漫的長夜剛開始。這時連那一點淡淡的背影都已消失，可是遠方却已有一點星光亮起。

大地雖無情，星光却溫柔而明亮。

江南的星光也是這樣子的。

（本章終．全文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鶴高飛

蕭逸・文　盧令・圖

毅然斬情絲　孤意為復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桑羽青追蹤普光及靜一至一峽谷，發現西華和尚於該處安排了詭毒之計，意欲將錢木兒及白嬋活活燒死。由於西華和尚等人在枯籐乾枝上皆洒上油質硫磺，是以才一起火，風乘火勢，難以收拾，立時烈火如海，濃烟瀰漫，成了一個恐怖世界，而桑羽青幸好早已預先挖好了一條石階，所以歷盡艱險，終能把昏迷的錢木兒及白嬋救上崖來。錢木兒雖在昏迷前自閉穴道，但因內腑所中火毒甚深，桑羽青遂將其帶返高陞店，為他煎藥治療，半响之後，桑羽青並着他把眞氣納入丹田：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好吧，暫時不必提氣了，等你休息一陣再說！」

他說着，在錢木兒身上拂了一指，錢木兒立時安靜下來，沉沉睡去，原來桑羽青已然點了他的「睡穴」！

這時桑羽青也覺得有些心煩！不可支持，正準備服藥之時，隔室傳來了白嬋的痛苦呻吟之聲。

雖然桑羽青明知道白嬋只是藥力發作，並無大礙，但是仍然不放心，匆匆趕了過去。

未到房門去，桑羽青怕她已然除去了衣服，所以隔門叫她道：「姑娘，妳怎麼了！」

白嬋只是呻吟而不回答，桑羽青又道：「我可以進來麼？」

白嬋在房內答應一聲，桑羽青略為用力，把門栓折斷，入房之後，只見白嬋蓋着一牀被單，全身不住的顫抖，連連的呻吟着！

桑羽青趕到近前，見碗中之藥已然空了，便道：「姑娘！藥都用完了麼？」

白嬋點着頭，已然連一點說話的氣力都沒有了。

燈光之下，她雙頰嫣紅，烏黑的頭髮，披散在枕頭上，顯得極是誘人。

薄薄的被單，裹着她玲瓏豐滿的胴體，不住的顫動着，不禁使桑羽青的心，劇烈的跳起來，一張俊臉也是火一般的熱。

這種情形，桑羽青可從未經歷過，一時之間，不禁怔了在那裏，愕然的望着她，有些不知所措。

白嬋睜開了眼睛，模糊的望見了桑羽青那張英俊的面孔，她喘叫着道：「你……救救我……。」

桑羽青彎下了身，低聲道：「這只是藥力發作，少時就會好的！」

不料白嬋突然伸出了雙手，緊緊的盤着桑羽青的膀子，她一雙雪白的肩頭露出了被外。

桑羽青如中急電，一顆心幾乎跳出胸膛，他緊張得不知如何是好，雙手發抖，連把白嬋的手取掉都不敢。

白嬋緊緊抓住他，口中含混的說道：「我……我好難受……」

她目中流着淚，只是神智已是昏迷，桑羽青彷彿感覺到她內心那種不可言語的痛苦。

突然之間，白嬋坐了起來，她嬌美，赤裸裸的身軀，完全暴露在桑羽青之前，不禁把桑羽青嚇傻了！

她一個火熱的身子，投入了桑羽青的懷抱，如同是一條蛇似的，把桑羽青纏得喘不過氣！

這一霎那，桑羽青也眩迷了。

他生平就沒有接觸過女人，更不要說是玉體橫陳，投懷送抱了。

白嬋在眩迷之中，一雙熱唇找着了桑羽青的嘴唇，緊緊的壓了下去。

這一刹那，彷彿是一個新生命的開始，桑羽青墜入了一個虛無飄渺的境界，如若睡在雲霧之中，那夢中祈禱的溫柔時刻，終於來臨了。

良久，桑羽青才清醒過來，白嬋已經昏迷得忘了形，整個身子裸露在被外，把桑羽青的身子緊緊的拉下去……。

桑羽青心驚肉跳，他先制着自己，二指輕拂，點在了白嬋的「睡穴」上，白嬋嚶嚀一聲，倒在了牀上。

她赤裸裸的身子，像是一蓬未睡醒的棉花，不住的起伏着，散發着溫馨之情！

桑羽青不敢再看，他匆匆取過了棉被把白嬋蓋好，然後很快的離開了這間房。

不知不覺間，桑羽青已然流了一身汗，想着剛才發生的事，心中有一股說不出來的滋味。

他站立了良久，把心定下來之後，這才回房，錢木兒睡得很是香甜，桑羽青望見了他，不禁又是一陣臉紅，忖道：「這種事再也不能發生了。」

他匆匆的服了藥，把全身抹搽一遍，然後疲累的倒了在牀上。

第二天快近午時，桑羽青才悠悠醒來，覺得精神爽快，但覺得腹急。

他匆匆穿了衣服，入厠之後，只覺滿身清爽，知道藥力奏了奇效，自己腹內的熱氣已然消清了。

錢木兒還在昏睡不醒，桑羽青換了一身乾淨的衣服，把昨夜所穿的穢衣，以及錢木兒那件燒得殘破不全的衣服，統統的捲在了一處！

這時他再仔細的看了看錢木兒，只見他鼻息均勻，只是面色有些蒼白，但是可以斷定的是，他已然完全脫離了險境。

由於這一夜秋毫無犯，所以桑羽青不禁詫異起來，忖道：「莫非葉劍瀛已經把西華和尚解決了？」

如果眞是這樣的話，那麼葉劍瀛也是個勁敵了。

桑羽青出得房來，不知覺間走到了隔室，雖然他極力的想忘却昨夜發生的事，但是又禁不住惦記着白嬋的病勢。

最後，他還是走到了白嬋的門前，房門並未關緊，桑羽青無意中由門縫中望去，只見白嬋仍然高臥未起。

桑羽青猶豫了一下，最後還是未曾進房，說也奇怪，經過了昨夜之後，桑羽青對白嬋反而有了幾分畏懼的感覺。

但是，那奇妙而又溫馨的一刻，已然深深的印在了他的心版上，永生難忘。

這時他一個人店內店外的轉，竟不知怎麼辦好，想不到反作了錢木兒及白嬋的護駕人。

桑羽青原意即日趕往「天水」，去尋東凡和尚的下落，但是錢木兒及白嬋均是重創之下，危機未脫，自己既然插手管了這件事，便應管到底！

同時他也不能確定，東凡和尚就一定在「天水」，還希望能由錢木兒及白嬋的口中，得到一點確實的消息。

桑羽青憂心忡忡，不住的走動着，心中拿不定主意，這時不禁想起了小猴兒，忖道：「這個混賬的小子，不知跑到那裏去，如果有他在的話，我就可以抽身先奔天水去了！」

小猴兒的一去無踪，也使桑羽青感到非常的牽掛，可是又沒有辦法。

這時，錢木兒才一覺醒來，他一雙無神的眼睛，左右望了望，長長的吐了一口氣！

桑羽青聞言趕了過去的說道：「錢兄，你覺得如何?」

錢木兒點點頭，目中充滿了感激之情，用着低啞的嗓子說道「：謝謝你！你……你爲什麼要救我呢？」

桑羽青一笑說道：「你我一見投緣，彼此無仇無恨，我怎能袖手旁觀？」

錢木兒聞言一怔，臉上掛上了一絲苦笑，說道：「多日相處，我早知你是個熱心的朋友，關於我的所作所爲，你一定有很多疑慮，不過我也不便與你詳談，總之，日久之後，你便知道我錢木兒是什麼樣的人了！」

不知他痛後脆弱，還是眞心的說了這番話，桑羽青搖頭道：「相交貴在知心，一切都是多餘，這些話以後不必說了。」

錢木兒點頭不語，這時突覺內急，但是無力起牀，桑羽青知道他元氣大傷，便喚來小二，扶着他方便，自己躲出房外！

半晌之後，小二提出了一大盆穢物，那小二用手掩着鼻，滿面怒容，神態甚是可笑！

用飯之後，錢木兒問桑羽青道：「白姑娘呢？」

桑羽青道：「你放心，她也服了藥，在隔室療傷呢！」

錢木兒眉頭大舒，目中射出了一股怨憤之色，憤憤的說道：「好毒的西華，我錢木兒只要留得這條命，也要他嚐嚐烈火的滋味。」

這時小二由白嬋房中出來，也提了一隻便盆，他臉上已經變了色，嘟囔道：「格老子，這是怎麼回事，都跑到店裏拉屎來了……我他媽眞倒霉，一早上倒兩次屎盆子……。」

桑羽青聞言好笑不已，說道：「白姑娘體內解毒排清，休息一兩天就可以復元了。」

錢木兒很寬慰的點着頭，嘆息着道：「唉！也連累她受了這許多苦？」

桑羽青默然無語，停了一歇，說道：「錢兄，你現在元氣可聚得起來？」

錢木兒搖了搖頭，說道：「恐怕還要等上幾天才行吧！」

桑羽青不禁暗暗着急，如此看來，他必需要等到他們復元才行，否則若是那些和尚們尋來，只需擧手之力，便可結果他們。

他來到院外，望着茫茫的大雪，心中亂成一團，忖道：「我此行爲的是報仇，豈能爲他們就擱下來？……」

但是他是個血性極重的人，既然已然冒了生命的危險，把他們救出火海，若是他們再被追殺，豈不前功盡棄。

他正在猶豫不定之時，突見一騎快馬，由風雪之中馳來。

桑羽青一眼便看出了，來的正是葉劍瀛，忖道：「啊……難道葉劍瀛眞的把西華和尚解決了。」

馬兒跑近了之後，看清了葉劍瀛面容疲憊，左手腕上纏着一塊布，沾有血漬。

桑羽青連忙迎了上去，說道：「葉兄辛苦了！」

葉劍瀛翻身下馬，說道：「不辛苦，他們二人如何了?」

桑羽青道：「他們已然脫險，只是虛弱得很。」

葉劍瀛劍眉略舒，說道：「算是這個老和尚倒霉，碰見了你我，可算是白用心機了。」

說着二人一同走入店來，桑羽青問道：「西華和尚怎麼樣了？」

葉劍瀛哼了一聲道：「哼！就在他與我打得最熱鬧時，突然撤招逃去，好似防着有什麼厲害的人物要出現似的！」

說着二人進入了一間雅房，葉劍瀛往炕上一躺，說道：「唔——原來『青光劍』就在你身上，如今我才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對於葉劍瀛，桑羽青世一直摸不透他的來歷，也始終存着戒心，聞言不答。

葉劍瀛坐起了身子，說道：「桑兄，我們是一條路上的人呢？」

桑羽青一笑，緩緩說道：「是不是一條路上的人，日久自然知道，不必掛在口上。」

葉劍瀛笑了笑，不再說話，這時桑羽青突然生了一個念頭，說道：「葉兄，這兩天你可有別的事情？」

葉劍瀛不知桑羽青的心意，略爲思索，笑道：「我這一陣子跑得實在够累了，正好你陪他們養傷，我也可休息幾日。」

桑羽青心中甚喜，笑道：「我有要緊的事，要先走一步，只是不放心他們病體未癒，若有人趁機加害，豈不糟糕？所幸你及時趕來，有你在此照顧他們，我也可以放心而去了。」

他的話使葉劍瀛大感意外，可是方才話已出口，不好收回，只得問道：「你要到那裏去？」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劍譜圖解可能在他身上，何不讓他跟着我？」

他想着便道：「我想我會到甘肅去一趟。」

葉劍瀛笑了笑說道：「啊——我知道了，你是去尋東凡和尚的。」

桑羽青點頭道：「你既然知道，就不必再問了，錢木兒和白嬋交給你，想來沒有問題吧！」

葉劍瀛很不自然的笑了笑，說道：「你放心！有我在此，那些廟裏的和尚是不會來的。」

桑羽青說了聲「好！」便到錢木兒房中，把東西整理起來。

錢木兒躺在牀上，問道：「桑兄，你要到那裏去？」

桑羽青回過了臉，正色道：「錢兄，我們彼此都很明白，也不必再作假了，我是到甘肅去！」

錢木兒臉上神色一變，很懇切的說道：「你何不等我一兩天，我與你同行，也可助你一臂之力……」

桑羽青笑着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你的盛情我心領了，這件事我不願意別人插手的，你傷癒之後，或許我的事情也辦完了！」

說着把衣物帶好，又道：「葉劍瀛就住在隔室，代爲照顧你們，有什麼事他自會料理，你們安心養傷吧！」

說畢推門而出，錢木兒似乎很着急，連連的叫道：「桑兄請留步……」

桑羽青不理會他，出門碰見小二便令他備馬，然後折入白嬋房中來。

這家店的掌櫃的，因見白嬋是一女客，病倒店中，所以叫自己的老婆招呼她，方便了不少。

這時白嬋在她的扶持下，洗澡更衣，靠在牀頭休息，雖然略顯清瘦，但是比起昨夜，精神已經恢復了許多。

桑羽青進得房中，首先接觸到她那一對美麗眼睛，二人同時把目光避開了去。

白嬋低頭玩弄着自己的衣袖，面上有一層無比的羞澀，清醒之後的她，憶起了昨夜發生的一切，不禁感到萬分的羞愧！

這一刹那，桑羽青也呆住了，須臾，白嬋用着低弱的聲音說道：「看你的打扮，你是要走了?」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是的！我特來與姑娘說一聲，我馬上就要動身了。」

白嬋不語，桑羽青又接着說道：「姑娘可以安心休養，葉劍瀛就住在這家店內，我已關照了他，不會有什麼差錯的。」

白嬋似有很多話要說，但是一時都堵塞住了，半晌才問道：「你……你要到那裏去?」

桑羽青毅然的說道：「我到甘肅去尋東凡和尚！」

白嬋身軀一震，脫口說道：「他不在蘭州，他在……」

話未說完，桑羽青已然說道：「姑娘！謝謝妳的好意，我知道他不在蘭州，他在天水！」

這句話使得白嬋大爲驚訝，一雙眼睛睜得大大的，望着桑羽青，半晌才道：「你……你眞厲害！」

桑羽青面無笑容，說道：「我們若是有緣，日後或會再見，否則就此別過了，望姑娘多多保重。」

白嬋的臉上，湧上了一層濃厚的傷感之情，目中也含着很多隱痛，但是她已經沒有時間向桑羽青傾訴了。

桑羽青的心中也很不是味，這雖然不是至親骨肉的生離死別，但是這個女人是他所深愛的。

此時一別，即使日後還有相見之日，但彼此的緣分也就絕了。

桑羽青定了定身，說道：「姑娘，我走了！」

說罷很快的轉回了身，拉門而去，白嬋却急促的叫道：「羽青……」

桑羽青心中一動，回過了身，說道。「姑娘還有什麼事麼?」

白嬋目含淚光，斷續的說道：「昨天……晚上的事，你還是把它忘了，我是在昏迷之中，自己……」

桑羽青打斷了她的話，用着很平靜的口吻說道：「姑娘放心，我已經忘了!」

白嬋的淚水，忍不住汶然而落，桑羽青已然很快的轉身離去。

他心頭如同壓上一塊鉛，忖道：「莫非白嬋與錢木兒在一起，有什麼不得已的苦處麼?」

但是他已經沒有時間來追究這些了，這時小二跑了過來說道：「小爺，馬已經備好了。」

桑羽青點點頭，出了店，葉劍瀛也站在門口，笑吟吟的說道：「桑兄，祝你一路順風！」

桑羽青心情沉重，强顏一笑，說道：

「謝謝你，這裏的事你多費心了！」

他說着騰身上馬，向葉劍瀛拱了一下手，策韁三下，馬兒發出了一聲長嘶，突破了風雪，如飛而去。

寒冷的風雪，吹打在桑羽青身上，使他清醒了許多，這時他已經拋下了一切的俗念，專心復仇去了。

與白嬋之間的一段情，也就這麼結束了。

桑羽青暗忖道：「也好，就如同我才出山時一樣，萬念均無，只有一條報仇的心！」

他已經盤算好路程，準備由長江水道，直達「雲陽」縣，然後棄舟登陸，穿越「大巴山」，由陝入甘！

這當然是一條艱苦的行程，但是再沒有比這更方便的走法了。

桑羽青策馬急急的向江邊趕去，這時雖然下着雪，但是碼頭上仍很擁擠，因爲這是鄂川交界處的一個港口。

大批的貨物堆積着，有食米，棉花，桐油……等等，桑羽青費了好大的事，才雇了一隻船。

那小船放帆而下，風雪猛烈，益發加快了船行的速度。

這時桑羽青的心情已經完全平靜下來，他抽出了寒光閃閃的「青光劍」，用一塊雪白的布巾，輕輕的擦拭着。

劍身不住的顫動着，發出了輕微的龍吟三聲，也震撼着桑羽青的心。

他把寶劍抹畢，倒臥在牀上，不知覺間沉入了夢鄉。

良久，划船的舟子進艙點燈，桑羽青才醒了過來，一望之下，天色已經整個的黑了，小船也靠着小港停了下來。

桑羽青失聲道：「啊！我竟睡了這麼久！」

那划船的舟子，年紀不過十八九歲，名叫善兒，聞言笑着說道：「桑爺，我來過兩趟，你都睡着沒醒，飯早就燒好了，也不敢驚動你。」

桑羽青下了牀，由於睡的時間太長，所以頭腦反而有些昏沉了，說道：「我還不餓，這是到了什麼地方了？」

善兒笑道：「今天好順的風，我們已經下來了百十里，這裏靠近『陽溪』，像這種走法，用不着一天就可以趕到『雲陽』了。」

桑羽青又道：「這種天氣晚上可以走麼？」

善兒連連搖頭笑道：「唔——小爺說笑了，這種天氣怎麼能走夜船？現在雖然雪停了，可是水路太險，萬萬走不得。」

桑羽青也知道，這一段路是長江水路最險的一條路，點頭道：「好罷！我們明天再走！」

說着，桑羽青掀篷而出，滿天無雲，一岸冰雪，整個的天地，已被凍得死氣沉沉，毫無生氣。

小港以外的河水很急，不時的發出冲激之聲，善兒跟在桑羽青背後道：「小爺，這一段水道最難走，剛才我要不是搶進了這條小港，現在可就慘了！」

桑羽青笑道：「還是你掌船的技術好，別的船都不敢走這條岔道的。」

善兒臉上微紅，說道：「那裏！我只是胆子大些罷了……」

桑羽青一笑不語，望着這一片被冰雪佈滿的江岸，這一帶大樹極多，多半是些枝葉飄零的柳樹和白楊，心中忖道：「若是春暖花開之時，這一帶的景色必定非常美麗！」

正想之際，突聽善兒問道：「小爺！你是不是會武功？」

桑羽青轉過了臉，在燈光之下，只見他雙目之中，充滿了羨慕的神色，當下笑着說道：「是的！我會一兩手粗功夫，你呢？」

善兒笑道：「我只會幾個筋斗，以前村子裏有個老鏢頭，我跟他學過一套『大紅拳』。」

桑羽青笑了起來，善兒紅着臉道：「我好幾次想去學武藝，就是找不到，巫山我去了七八次，就沒見一個會武藝的。」

桑羽青含笑說道：「江湖中險惡異常，你最好還是不要學武藝……我們該吃飯了吧！」

善兒聞言被提醒了，把飯菜擺在艙中，二人邊吃邊談，善兒不住的問些學武的問題，桑羽青雖然不勝其煩，但是見他興緻太濃，也只好應付着。

這頓飯吃了很久，桑羽青喝了幾盃酒，覺得很是舒適，正要吩咐善兒去睡覺時，突聽一聲清脆的木魚聲，由江岸上傳來，黑夜之中聽得很是眞切！

桑羽青心中一動，問道：「善兒，這一帶可有寺庵麼？」

善兒皺着眉頭說道：「奇怪！這一帶我跑了十幾年，從來沒有看見有廟，這麼晚了，怎麼會有木魚聲？」

那木魚仍在一聲聲的敲着，聽來就在百十丈內，桑羽青一笑道：「說不定我們碰見化緣和尚了。」

善兒聞言不解，正要相詢，桑羽青已然掀簾而出，走到艙面上。

奇怪的是，當桑羽青及善兒出艙之後，那木魚之聲却戛然而止！

桑羽青劍眉微皺，忖道：「看來這木魚聲果然是爲我而來！」

善兒驚訝的說道：「奇怪，怎麼沒有聲音了？」

桑羽青很平靜的說道：「你睡覺去吧，我下船去看看。」

善兒道：「這時候下船？桑爺，這一帶小水池極多，水面上都結了薄冰，一不小心就會掉下去……」

桑羽青笑着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你忘了我是會武功的人嗎？不要緊的！」

他說着，足尖一點，輕輕的落在了岸上，回頭道：「明天一早要開船，你還是睡覺吧！」

桑羽青踏着凍得堅硬的冰雪，向方才木魚聲發出之地走去，那是百十丈外的一片荒地，有不少樹木。

他心中忖道：「莫非這樹叢之後有廟宇麼？」

他加快了步子，向前走去，這一帶果然有着不少的池沼和水塘，都結上了一層薄薄的冰，如果不是桑羽青這等人，任何人也會陷下去了。

桑羽青忖道：「這地方不可能是廟宇呀！」

桑羽青想着，加快了身形，幾個起落，已經撲進了這片樹林。

這是一片梧桐樹林，每一株都有五六丈遠，筆也似直，光禿禿的，沒有一片葉子。

雖然是在黑夜，但是雪光反映，林中又無障碍物，桑羽青一目了然的，把這一片樹林看得清清楚楚。

偌大一片林子，空空蕩蕩，除了冰雪以外，連一隻寒鳥的影子都沒有。

桑羽青忖道：「如此看來，這和尚必然是爲我而來，莫非是西華和尚？……」

才想到這裏，突聽數十丈外「篤！」的一聲木魚聲，桑羽青雙臂一振，身如巨鳥般穿林而出，於發聲之處，猛撲過去。

他身形極快，只消幾個起落已然撲到，一雙明亮的眼睛，電閃似的一巡，仍是毫無發現。

桑羽青心中忖道：「此人好高的功夫，我居然連一絲風聲也未聽見，莫非他隱蔽起來了？」

桑羽青想着，暗中戒備着，怕對方以暗器招呼，這時又是「篤！」的一聲脆響，由數十丈外之處傳來。

靜夜荒外，聽得極爲眞切，桑羽青不禁吃了一驚，暗忖，「此人果然好身法，却不知他用意爲何？」

想到這裏，一連「篤！篤！」兩聲，由同一個地方傳了過來！

桑羽青就在第二聲還未響完之時，已然身起如隼，疾如閃電般猛撲過去！

這一次相隔不遠，桑羽青追得又急，但是當他落地之後，仍是毫無所得。

而就在同時，那木魚之聲，又在數十丈外響起！

桑羽青驚恨交集，怒道：「好大胆的和尚！居然敢戲弄我！」

他下了決心，一定要把這敲木魚之人尋出，所以毫不猶豫的追了過去。

那木魚之聲，就好像是一陣風似的，時東時西，飄忽不定。

桑羽青一連追了五六次，仍然沒有尋得絲毫形跡，雖然異常憤怒，但是亦頗佩服此人的輕身功夫，忖道：「這人的功夫倒是與我在伯仲之間，今天晚上我定要會他一會。」

想到這裏，桑羽青定下了心，算定着他每次敲擊木魚後，必向左右移動。

所以在桑羽青向發聲之處撲去時，對方則暗向左方移動，劃過一個半圓，然後轉到桑羽青背後，週而復始，形成一個圓圈，把桑羽青圍在中間，所以桑羽青始終在他的目光之內。

桑羽青暗中算計着，表面仍和方才一樣，循聲追踪，並且故意罵道：「小爺就不信這些妖魔鬼怪，今天定要找到你！」

實際上在暗中注意對方的移動情形，而故意把身法放慢了許多。

片刻之後，桑羽青已然轉了好幾個圓圈，反應更顯得遲緩了許多。

那木魚之聲，果然越來越近，已然在二十丈內了。

桑羽青忖道：「此人輕身功夫極佳，我還是等他再接近些！」

想到這裏，仍像茫無頭緒的，那裏響便追到那裏。

那木魚之響聲越來越緊，咚咚之聲，刺人耳鼓，好似要突破耳膜，直入腦際似的。

桑羽青驀然一驚，提了一口氣，忖道：「啊！好厲害！這木魚之聲，竟有亂人心神的內力含在其中！」

木魚之聲越來越緊，每一次敲擊，最少是五下以上，桑羽青聽在耳中，已然不像是木魚之聲，彷彿是天鼓，震得人心神恍惚，不可自持。

桑羽青覺得一陣陣的頭昏，彷彿身在千軍萬馬之中，行動不自覺的慢了下來。

那敲木魚之人，身法也加快了許多，圍着桑羽青不住的打轉，奪魂的木魚之聲，使人感到一陣陣的煩悶和昏醉！

桑羽青不知不覺間，已然被這陣敲打之聲，震得有些心神不寧，圍着木魚聲，不停的打轉。

木魚聲越來越近，已經接近在十丈左右，桑羽青驀然驚覺過來。

他趕緊提了一口氣，忖道：「不好！不要着了他的道！」

他想着，由丹田之處，提了一口氣上來，一股暖暖的熱氣，由丹田佈滿全身。

這時桑羽青才恢復了正常，只覺頭腦清爽，木魚之聲，還在響個不住。

桑羽青心中忖道：「好吧！我就與你來個將計就計！」

他想着，越把身法放慢，並微微的搖晃，好似受不了木魚的擾亂，想等那人再接近一些時，一鼓作氣的擒住他。

又是片刻過去，那敲木魚之人，居然也聰明得很，已經不再接近，就保持十丈左右的距離。

桑羽青心中很是憤怒，忖道：「你是有心而來的，我們就這樣耗着吧！」

於是他更加放慢了身法，搖搖幌幌的兜着圈子。

到後來，桑羽青乾脆假作不支，停了下來，坐在一株大樹之下，雙手支頤，顯得痛苦異常。

那木魚聲果然固定十丈以外，不再移動，敲擊之聲已是連續不斷，密如戰鼓一般。

片刻之後，執木魚的人仍然沒有舉動，只是不住的敲打，桑羽青怒到極點，忖道：「混賬東西！居然想置我於死地！」

想到這裏，他眞恨不得衝向前去，抓住那人痛打一頓，可是又怕被他逃逸去，所以忍了下來。

他心中忖道：「好小子！我們就這麼泡着，倒看你有沒有動靜！」

桑羽青想着，乾脆不動了，把頭埋在兩腿之間，但是全神貫注在對方，注意着他的一舉一動。

那人也許對於桑羽青的表現有所懷疑，所以他一直沒有走近前來，只是不住的敲着木魚。

過了一陣，只見桑羽青身子一歪，倒靠在一株梧桐樹下，已經完全昏迷過去。

又過了片刻，木魚聲才戛然而止，天地之間立時沉靜如死。

半晌，桑羽青覺着有人向自己緩緩走來，那人的身法雖然極輕，但是桑羽青仍然可以聽出他衣履之間所帶出的風聲。

桑羽青暗暗的提氣，由丹田貫入雙臂

，他雖然還沒有見着此人，但已經斷定出，是自己的一大勁敵了。

風聲越來越近，剎那迫近了好幾丈，桑羽青定着心，仍然毫不動彈。

他感覺到，那人離他已經不過兩丈左右，停下身子，想是在觀察自己。

少頃，桑羽青聽得一聲低沉的聲音自語道：「唔——這孩子也不過如此！」

接着一陣風向自己撲來，桑羽青認準了時機，他癱軟的身子，突然間像一顆火星似的迸了出來。

他大叫道：「化緣的莫走！」

一雙虎掌，以雷霆萬鈞之勢，向一個高大的黑影前胸按去！

那人是一個身軀高大的和尚，無防之下大吃一驚，但是他身法極快，就在這電光火石般的一剎那，身子已然退了出去！

他百忙之中，一雙巨大的手掌，迅速的迎了上來，回掌相觸，發出了一聲巨大的裂帛之聲！

隨着這「砰！」的一聲巨響，二人的身子，同時向後退去！

桑羽青只覺雙臂生疼，不禁大吃一驚，忖道：「啊！這個和尚好厲害！」

那和尚顯然也大吃一驚，他輕輕的活動着兩隻手腕，長笑一聲道：「哈！海天一鷗果然名不虛傳！」

黑暗之中，只見他高大的身影，像是半截鐵塔似的，桑羽青感到一陣寒意，因爲這是他多年來所遇的第一高手。

桑羽青驚魂甫定，正要仔細打量他時，那和尚忽然又道：「後會有期！」說罷之後，轉身如飛而去。

他龐大的身影，在江岸之旁，快似流星一般，桑羽青猛追在後，喝道：「和尚留步，我們談談！」

但是那和尚去得比風還快，每一起落之間，便是十丈左右，這時他好似逃避寃魂似的逃避桑羽青，桑羽青不禁感到很是奇怪。

他追了數十丈遠，停了下來，忖道：「他誠心避我，看樣子很難追上他了！」

這時那龐大的身影，在遠處幾個起落，消失在黑夜之中。

寒風似刀，恁颼颼的刮着桑羽青，回想到剛才發生的事，有一種怪異的感覺，這突如其來的和尚，似乎給了桑羽青很大的震撼力！

默立半晌，轉回了小舟，除了風濤及波浪之聲，連一聲蟲叫也聽不見，天地是如此的冷寂，桑羽青回味着方才的一掌，他輕輕的揉着自己的手腕，忖道：「這個和尚功力深厚，若不是東凡和尚本人，也是他手下最厲害的人物了！」

他有一種感覺，那就是他與東凡和尚越來越近，由以往發生的事情看來，東凡和尚並未躲避他，並且還主動的接觸他。

桑羽青忖道：「他大概是爲了這口劍和那套圖解吧！」

想着已經了船板，却見划船的善兒，倒在船板之上，身上只穿了內衣，披着一件棉袍，看樣子才從被窩裏鑽出來。

桑羽青吃了一驚，趕緊把他扶進艙中，他渾身凍得冰涼，牙關緊閉着，昏迷不醒。

桑羽青一想立時明白過來，想必是他聽見木魚之聲緊促，披衣起牀前來探視，却不知道那木魚聲的厲害，受了殘害。

桑羽青不禁暗暗咋舌，忖道：「這和尚好厲害的木魚聲！」

桑羽青想着，匆匆在他各穴道點撫一遍，善兒才悠悠醒來，所幸並無大害，桑羽青囑咐他到後艙去休息。

獨坐艙中，桑羽青始終忘不了這突然出現的高大和尚，由於夜色甚濃，他的身手又是快極，所以始終是沒有看清楚他的面貌。

十五年前，東凡和尚在巫山現身之時，桑羽青還依稀記得，他是一個高大的和尚。

這時桑羽青不禁一陣心跳，忖道：「啊！難道剛才現身的，就是東凡和尚？……我竟把他放過了！」

但是他轉念一想，忖道：「既是東凡和尚來尋找，自然不會就此罷手，幾天之內，他必然還會來的！」

桑羽青想着，安心不少，十五年來沒有一日忘下的大仇，竟突然出現了！

他興奮和緊張，竟是久久無法入睡，正在輾轉反側之際，突覺船身一蕩，立時轉身而起，忖道：「什麼人輕功這麼差，居然敢上船來？」

才要披衣下牀，便聽一個低弱的聲音說道：「桑兄在艙內麼？」

桑羽青聞言一驚，原來那是葉劍瀛的聲音，忖道：「怎麼他也追着我下來？」

桑羽青想着便說道：「葉兄，請進來吧！」

艙門推開，葉劍瀛的身影飄入，又很快的關上了房門，這時桑羽青已經燃上了燈，只見葉劍瀛一臉風塵之色。

桑羽青劍眉微皺，說道：「葉兄，這等時候，你怎麼尋了來？」

葉劍瀛好似很疲累，解開了身上的斗篷，靠在一張竹椅上，吁了一口氣道：「唔——這一陣可把我趕壞了！」

桑羽青計算時間，分明是自己走了不久，葉劍瀛也就離開了巫山，當下說道：「錢木兒重傷未癒，白姑娘也下不得牀，葉兄，你受人之托，怎不忠於人事？」

葉劍瀛一笑說道：「我知道你會埋怨我，却不知我是不受歡迎的人物！你走了不久，白姑娘及錢木兒便要我離去，白姑娘已然復元了！」

桑羽青聞言也不知他說的眞假，但是據他推測，白嬋應該可以下地了，但是他們二人都是刦後餘生，體力未復，若是西華和尚尋去，必死無疑。

說來奇怪，白嬋雖是他敵對的人物，但是桑羽青總是放不下她。

葉劍瀛看出了桑羽青的心意，笑道：「不要緊的，西華和尚早已向這邊來。」

桑羽青眉頭一揚，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葉劍瀛在竹椅上伸了個懶腰，笑着說道：「火場之後，西華和尚等攔你被阻後，不一會的工夫，他就棄戰而逃，奔往甘陝這條路上來了。」

桑羽青雙目望着他，說道：「如此說來，火場的事你全知道了？」

葉劍瀛笑道：「我一直在場，桑兄，我眞佩服你那身超人的功夫，更佩服你的

慈悲心腸！」

由他的話中，可知巫山火場之刦，他也一直在隔岸觀火，桑羽青忖道：「我執劍闖火場，也必然被他認出這口『青光劍』了！」

桑羽青想着，冷冷說道：「葉兄隔岸觀火，眞是好雅興！」

葉劍瀛道：「有你出手，我又何必多事，再說那大的火場子，我還眞是不敢下去呢！」

桑羽青不言，葉劍瀛又笑道：「桑兄，你還記得我們上次談的寶劍的事麼？」

桑羽青目光一閃，說道：「自然還記得！」

葉劍瀛緊接着道：「如今我知道那柄『青光劍』的下落了！」

桑羽青面色一整，說道：「不錯！『青光劍』就是在我手上，葉兄有什麼見示麼？」

葉劍瀛連連的笑道：「這麼一口曠世仙劍，能在你的手中，我只有替你高興，以你這身武技，配上這口名劍，眞是再合適不過了！」

桑羽青也弄不清他的心意如何？只是默默的望着他，葉劍瀛則是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笑道：「桑兄，今天晚上要與你擠一擠了！」

桑羽青沉聲道：「葉兄，你到底要什麼？」

葉劍瀛躺在炕上，笑道：「我太疲倦了，明天再談吧！」

他一掌打滅了燈，艙中一片黑暗，葉劍瀛竟是不再說話，把桑羽青弄得莫明其妙。

他靜坐沉思，不一刻的工夫，葉劍瀛已是沉沉入睡，桑羽青越想越覺得葉劍瀛行徑怪異，決心明日一定開門見山與他談個明白。

一大早桑羽青就起牀了，葉劍瀛仍然睡得很熟，出艙之後，見善兒正在燒水，知道他已復元，很是高興。

等到桑羽青吃過早飯之後，葉劍瀛仍然沉睡未醒，善兒問道：「小爺，這時風大，正好啓船，要不要走？」

桑羽青劍眉微鎖，略一思索，道：「好吧！你開船好了！」

善兒立時掛起了帆，順風而下，這時才聽見葉劍瀛在艙內喚道：「桑兄，啓船了麼？」

桑羽青眉頭緊鎖，對於葉劍瀛，他實在不知道要如何應付，無可奈何的走入艙中。

葉劍瀛正在穿衣服，見桑羽青進來便道：「桑兄，不瞞你說，我搭你的船，實在是爲避難呢！」

聽他這麼說，桑羽青不禁頗爲詫異，冷冷道：「以葉兄這身超絕的功夫，何需要借我避難？」

葉劍瀛坐在炕上，正色說道：「我知道你對我有很多疑慮，只是我們一時無法詳談，如今大禍臨頭，還請桑兄帮忙！」

桑羽青見他雙目之中，射出一片焦急的神色，看來不似作假，不禁很是奇怪，正色道：「我們行走江湖的人，原談互助互濟，只是葉兄你行動過於曖昧……」

葉劍瀛打斷了他的話，說道：「我知道！我知道……將來我總會告訴你，目前你一定要帮我的忙！」

他話說之時，眉頭微鎖，好似有着很沉重的心事。

桑羽青在他對面坐了下來，說道：「好吧！到底是要我怎麼帮你的忙，你快說吧！」

葉劍瀛又顯得遲疑起來，半响才道：「不瞞桑兄說，我突然來到你船上，是爲了逃避一個人！」

當他說到這裏時，臉上竟有一種畏懼之色，桑羽青看在眼內，不禁大爲驚奇，心中暗忖：「他一身絕技，縱橫江湖，把『白雲觀』一派道士殺得乾乾淨淨，居然也有他怕的人……」

葉劍瀛看出桑羽青的心意，當下强笑道：「此人絕不是一般江湖上高手所可比擬，只望這一路水程上，能够躲過他就是了。」

桑羽青皺着眉道：「這件事葉兄要我怎麼帮助呢？」

葉劍瀛道：「我在巫山一得到風聲，立時就逃了下來，雖然僥倖逃脫，可是他早晚會追來，不過他並不知我隱在桑兄的船上，以後若是有人問起，萬望桑兄代爲圓個謊！」

桑羽青聽罷，弄得有些莫明其妙，點了點頭道：「如果就是這麼點事，實在算不了什麼，葉兄放心，任何人來了，我絕不說你在船上。」

葉劍瀛笑道：「多謝桑兄！到了甘肅之後，我一定盡力帮助你……」

他說到這裏，發覺桑羽青面色不對，立時停了下來。

桑羽青面上沒有一絲表情，冷冷說道：「多謝你的盛意，有些事情我是不願意別人插手的。」

葉劍瀛面上一紅，不再說話，隨喚進善兒送水送飯，桑羽青看見他竟是連艙門都不敢出。

他心中忖道：「如此看來，他要逃避的人物，必然是個非常厲害的人了。」

半日航行，桑羽青始終與葉劍瀛在艙中聊天，葉劍瀛極爲健談，談到他在江湖中所見所聞，均能引人入勝。

由他的談話中，桑羽青聽出他足跡幾乎遍及全國，遠至新疆，西藏一帶均曾去過，不禁很是詫異，忖道：「想不到他年紀青青，居然有這麼多閱歷！」

他們二人談得很是投機，葉劍瀛笑道：「我生平就好遊歷，還有些省份未曾去過，希望在今後兩三年中，把這些地方遊一遍……」

才說到這裏，善兒突然叫道：「喂！前面的船怎麼回事？……」

桑羽青心知有異，把窗戶推開一綫，向外望去，只見一隻掛艙小船，箭也似的向自己這條小船闖來！

桑羽青冷笑一聲道：「哼！又來了惹事的了！」

葉劍瀛臉上略有慌張之色，說道：「你快去看看，記住我方才的話！」

桑羽青一笑，出得艙來，善兒又在大叫道：「喂！喂！不要命了麼？……」

他大叫着，慌忙的下了帆，小船的速度立時減慢下來，可是對面那隻小船，仍

然箭也似的直闖過來，兩下相距約有七八丈遠。

善兒見狀，不禁慌了手脚，大叫着要趕到船尾去擺舵，却被桑羽青一把拉住，含笑道：「不要急！讓他們撞！」

善兒急得跺脚道：「那怎麼成？船會翻呀……」

桑羽青一笑說道：「不會翻！」

他說着，順手操起了一根竹竿，那隻迎面而來的小船，相距不過只有三四丈遠了。

善兒急得雙手抓住船舷，大叫道：「客人小心……」

這時桑羽青的竹竿已經投了出去，竹竿的一頭，輕輕的點在了那隻小船的船頭上。

當下裏微微一震，那隻急來的小船，竟被桑羽青一根竹竿抵住，的溜溜打了一個轉，停了下來。

善兒不禁嚇得口瞪目呆，忖道：「我的天，怕也要千斤力量才行！」

桑羽青抽回了竹竿，含笑自若的說道：「管船的請出來一談！」

一語甫畢，艙中立時傳來一陣低微的木魚聲。

桑羽青及善兒不禁同時一驚，那善兒已成了驚弓之鳥，聽見了木魚聲，嚇得不知如何是好。

桑羽青忖道：「原來又是昨夜那個和尚，他來尋我最好不過！」

想到這裏，木魚之聲停了，隨聽一個蒼老的口音，由艙中傳出道：「阿彌陀佛！施主喚我麼？」

桑羽青沉聲說道：「老師父請出艙一晤。」

接着，便見艙門開處，走出了一個高大的和尚，當他站直之後，幾乎比桑羽青還要高出半個頭。

桑羽青一驚，忖道：「這和尚好魁梧的身子！」

桑羽青打量這個和尚，見他年過七旬，白眉白鬚，一雙大眼閃閃生輝，滿面紅光。

桑羽青道：「老師父，寒江水急，似你這等快速行船，設若相撞，豈不要船翻落水？」

那老和尚驚異的說道：「啊呀！老僧只顧念經，未曾注意來往船隻，幸虧未曾出事，阿彌陀佛！」

原來這隻小船上，只有他一個人。

桑羽青一言不發，雙目怔怔的望着他，對於這個和尚他有着一種異常的感覺。

那高大的和尚，嘴角上掛了一絲笑容，說道：「施主爲何這樣看我？」

桑羽青一笑道：「我看老師父面善得很，只是一時記不起在那裏見過……」

老和尚笑了起來，說道：「唔——老僧足跡遍天下，方外之交確實不少，不過最近多年不曾外出，以施主你的年紀，恐怕不太可能結識吧？」

桑羽青冷笑了一聲，說道：「恐怕未必！」

老和尚陰森森的一笑，說道：「既然如此，施主不妨說說看，我們是在何處見面。」

桑羽青用着嘹亮的聲音說道：「十五年前，巫山之下，我們不是曾經見過一面麼？」

老和尚聞言好似很詫異，他思索着說道：「不對呀！十五年前我在金陵，施主恐怕認錯人了！」

雖然桑羽青全力觀察他的面色，但是看不出絲毫可疑之處，心中很是詫異，忖道：「莫非他不是東凡和尚？」

想到這裏，那老和尚又笑道：「小施主，我看你不過二十出頭，十五年前最多不過五六歲，必是記錯了！」

桑羽青皺着眉頭說道：「那麼請問老師父法號如何稱呼？」

老和尚聞言笑了笑，說道：「實在說起來，我是沒有法號的，不過我早年生性喜雲遊，一些同道便稱我雲遊和尚，你也叫我雲和尚好了。」

桑羽青却是不敢輕信，忖道：「就算他不是東凡和尚，也必然是與東凡和尚有關！」

他想着便道：「如果不嫌打擾，在下倒想過舟與老師父談談。」

雲和尚笑着說道：「如蒙賞光，無限榮幸，小施主請過船來吧！」

這時兩隻小船，已經緊緊的靠在了一起，桑羽青回頭對善兒道：「把船緊靠着，我少時就回來。」

說着跳上了雲和尚那隻小船，雲和尚向旁一閃，含笑說道：「施主請！」

桑羽青略一謙讓，進得艙來，只見這間小艙房，佈置得很是雅潔，壁上掛着一張釋迦牟尼的水墨像，靠窗的小桌上，放着一隻小香爐，一隻木魚，和一本薄薄的經卷。

雲和尚却沒有跟着進來，桑羽青心中正詫異，突覺船身一動，小船急速的向下駛去！

桑羽青不禁吃了一驚，正要出外，雲和尚已進得艙來。

桑羽青目光閃閃，說道：「和尚，你此舉爲何？」

雲和尚含笑說道：「施主放心，我和尚絕無惡意，不過有些事情要與施主商量商量，少時便送施主回去。」

桑羽青倒不怕他把小船駛開，聞言忖道：「如此看來，他一定知道葉劍瀛在我船上了！」

這時遠遠聽得善兒的喊叫之聲，桑羽青道：「待我去吩咐一聲！」

說着出了艙，見兩下相隔已有十餘丈遠，善兒正在忙着張帆追趕。

桑羽青提高了嗓子道：「善兒，把船靠岸，我一會就回來！」

善兒遙遙答應一聲，桑羽青再度進得艙來，雲和尚笑着說道：「我們也靠了岸再談吧！」

說着他出得艙來，掌着舵，向岸邊靠去，桑羽青站在他的身旁，說道：「老師父，到底是什麼事？」

雲和尚搖着頭說道：「少時再談！」

不一刻的工夫，小船靠了岸，雲和尚把船綑好，桑羽青見自己那隻小船就靠在數十丈外，心中略安。

雲和尚把船繫好，進得艙來，含笑說道：「好了，好了，我們現在可以好好的談談了。」

桑羽青不知他的心意如何，說道：「老師父有什麼話快些見示，我還有要緊的事，不能久留的。」

雲和尚把桌上那張開着的經卷闔了起來，說道：「用不了多久的。」

他說着，由窗口向左右望了一陣，然後把窗戶緊閉，顯得很神秘。

然後，他坐在了桑羽青的對面，正色的說道：「施主，恕我問一聲，你可是桑羽青？」

桑羽青雖感詫異，但仍點頭道：「不錯，我就是桑羽青，老師父如何知道？」

雲和尚指着桑羽青背後的寶劍，含笑說道：「看到你這『青光劍』，我焉會認不得你？」

桑羽青心中一動，正要說話，雲和尚已經接着說道：「我來找桑施主，實在是要作一筆交易。」

桑羽青目光閃閃的說道：「老師父有話明講，似這等隱隱約約，實在叫我難以答話。」

雲和尚點點頭，說道：「好吧，桑施主，我知道你此行是往『天水』尋東凡和尚，除了復仇之外，最重要的還要得回你桑門本派的『星月劍譜』！」

桑羽青默不發聲，點了點頭，雲和尚又接着說道：「星月劍譜雖然被東凡和尚得去了十五年，但是由於深奧難解，沒有圖示，等於廢紙一般，這十五年來，東凡和尚苦苦尋訪，但是毫無下落，因之斷定了這本圖解仍在施主你身上。」

桑羽青面上毫無表情，亦不答言，雲和尚笑了笑，又接着說道：「我與施主所談的交易便在此處……」

桑羽青抬起了眼睛，說道：「如此說來，『星月劍譜』，已在老師父手中。」

雲和尚笑着搖了搖頭，說道：「雖不中亦不遠矣？只要你信得過我和尚，在你復仇之前，我準保你能收回那本劍譜，不過……」

說到這裏他把聲音拉長了些，桑羽青接着說道：「不過要我把圖解拿出來，可是？」

雲和尚大聲的笑起來，說道：「施主果然聰明，這筆交易如何？」

桑羽青微笑道：「並非我信不過老師父，我怎知道你一定可以帮我找尋回劍譜呢？」

雲和尚聞言沉吟了一下，說道：「也罷，待我開誠佈公的全告訴你好了，我與東凡和尚是同師學藝的師兄弟……」

他說到這裏，桑羽青不禁大爲驚訝，雙目打量着雲和尚，雲和尚笑了笑，又接着說道：「非但如此，我與他還是雙生的兄弟呢？」

桑羽青聞言更是大出意料，怔怔的望着雲和尚。

雲和尚輕輕的嘆了一口氣，接道：「只是我與他素不投緣，雖然是同胞兄弟，同師學藝，又同是出家人，但已有數十年不曾來往，彼此如同大敵一般。」

桑羽青愕然說道：「啊，竟有這種事，眞使人難以置信！」

雲和尚接道：「可恨他倚仗一身武功，爲非作歹，沾辱佛門，我久有除他之意，只是同胞兄弟，我又是出家人，所以忍了下來，但是多行不義必自斃，看來他的末日也就要到了。」

他說到激憤之處，白眉飛揚，目射寒光，看來很是怕人。

桑羽青想不到會遇到這等怪事，一時怔在那裏，不知說些什麼好。

雲和尚又接着說道：「你一定要問我，爲什麼要學這套『星月劍』法，實在我的心願，也無法與你詳談，我只希望當你得到『星月劍譜』時，把圖解讓我抄一份回去。」

桑羽青問道：「如此說來，劍譜已經在你身上了。」

雲和尚搖頭道：「劍譜倒不在我身上，不過只要你答應我，我一定可助你得到劍譜？」

這事發生的太突然，桑羽青弄不清眞假，不好應對，他思忖了一下，說道：「你既與東凡和尚是雙生的兄弟，我怎知你確是雲和尚？或許你就是東凡和尚，想來詐取我的劍譜圖解的！」

雲和尚笑了笑，說道：「當然！你並不算過慮，不過錢木兒總該認得出來，你以後問他就知，再說我要你先得到劍譜而後再把圖解讓我看一遍，這還會有什麼錯麼？」

桑羽青忖道：「反正有沒有錯，一時也看不出，不如先敷衍他一下。」

桑羽青想着便道：「老師父如是誠心相待，我桑羽青自是樂於從命，只是圖解不會在我身上，老師父是否可待我把一切事情了結之後，再同去取圖解。」

雲和尚白眉微皺，思索了一下，說道：「你是說要等你復仇之後，才與我一同去取圖解？」

桑羽青點了點頭，說道：「我正是此意。」

雲和尚搖頭道：「這點恕我無法同意，雖然你與東凡和尚之間的怨仇與我無關，我也絕不會管這件事，不過我與他到底是同胞手足，要讓我等着你殺了他再一同去取圖解，江湖傳聞也不大好聽啊！」

桑羽青道：「那麼以老師父的意思又如何？」

雲和尚思索了一下，說道：「在你得回劍譜之後，就隨我一齊去取圖解，然後你再去尋東凡和尚，那時你們誰生誰死就與我無關了。」

這時桑羽青已經拿定了主意，點頭道：「好吧，就這麼辦，我們怎麼聯絡？」

雲和尚道：「你回船去吧！繼續向下行，傍晚時分，我自會去尋你！」

桑羽青點點頭，懷着滿腹疑慮，與雲和尚作別，回向自己的小船上。

他沿途思索着，忖道：「我從來就不曾聽說過，東凡和尚還有雙生的兄弟，莫非他就是東凡和尚不成？……」

思忖之際，已然走回了小船邊，回頭看時，雲和尚的船早已走出很遠了。

善兒迎着桑羽青道：「小爺！那和尚說些什麼？……」

桑羽青笑道：「還不是募錢修廟！」

善兒關心的又道：「小爺！你可別上當，我看這個和尚不是好東西！」

桑羽青笑道：「我不會這麼容易上當的，你趕快準備開船吧！」

（未完）

其人其事

趙連和點穴扣脈

希華·文
盧令·圖



上海精武體育會是近這幾十年來提倡武術最厄要的一個會社，由大俠霍元甲主持，霍元甲死後，他的得意門徒趙連和負責做總教練，因此，趙連和的威風盛極一時，不過樹大招風，古有名訓，自然而然的有人想找他較量，故此，他這個位置是不容易站得穩的，趙連和却戰無不勝，不負霍元甲提携指導之恩，精武體育會能夠開枝散葉，應該歸功於他。

當時精武體育會開始訓練後起之秀，是以五戰拳作爲基本拳術的，所謂五戰拳，包括「大戰拳」，「十字戰拳」，「脫戰拳」，「合戰拳」，「短戰拳」等，這五種拳脚當中，都有獨到之妙，不過，一定要練習得非常純熟，確有心得，然後眞正搏鬥時，能够把它發揮出來，否則，只是懂得如何打出，到時一竅不通，那就學了等於沒有學過。

霍元甲大俠在精武體育會指導拳脚，說過這麼一種拳術理論：「正來偏取，偏來正取，上來下取，下來上取，長來短取，短來長取。」故此稱做合戰拳，換句話說，合戰拳是五戰拳當中最出色的一種，至於研究這一路拳脚最精的人就是趙連和，因此他有資格獨當一面，尤其是合戰拳裏面的「天秤手」這一招，他更苦練多年，故此，他跟陌生人交手，絕無所懼。

天秤手的用法就是左右兩邊力量平均，來勢極速，發招有勁，如果兩個高手過招，用天秤手跟對方周旋，就算不會打贏，亦不打輸。反之，對方較弱的話，必輸無疑。

趙連和主持精武體育會的時候，只有三十歲，外邊有許多名拳師比較他年紀大，身經百戰，多數看不起他，但却不願同類相殘。其中有一個人叫做「佟杰」，根本上是上海一個很有名氣的教頭，自從開設精武體育會之後，一般人眼見精武體育會教授門徒，循序而進，而且沒有花一年半載棃馬，荒廢時日，故此很高興到精武體育會去，佟杰的門徒大減，早已心存不滿，不過霍元甲座鎭精武體育會，他不敢登門挑戰，後來霍元甲喪生，會務由趙連和主持，佟杰看見他年輕，便輕視他，多次托人婉轉道達來意，想跟趙連和比武，却被趙連和婉言推掉，他更加發生錯覺，以爲趙連和膽怯，不敢應戰，有機會總是說趙連和壞話的，有時趙連和聽了進耳，看做耳邊風，在這方面說，趙連和的寬容大量，比較他遠勝。

那時有一個日本的柔道冠軍，叫做重田，從東京到上海來，有意顯露柔術的威風，聲言要跟中國的武士較量，上海的拳師很多，有幾個人挺身而出，分別跟重田相鬥，總是一交手就給他一脚絆倒，或者抛開，佟杰既然是有名堂的拳師，便由他出戰，與重田較量高下。

佟杰擅長快拳，拳密如雨，落場交手，就連發十多拳，普通人難以招架，但與重田交手，就給對方所制，重田只是閃避了幾次，就忽然抓住他的右臂，借力抛人，不够一個回合，他就給重田抛開一丈多遠，然後跌下來。

佟杰雖然一跌就站起來，但却不敢再鬥，忽然之間他想起借刀殺人的辦法來，立刻抱拳說：「重田先生的柔道確比中國功夫高明，我以及我的朋友，都輸得服服貼貼，看來中國拳師當中，能够打贏你的只有一個人，他就是精武會的總教練趙連和。」

重田聽了便問：「趙連和的武功怎樣呢？」

佟杰說：「大俠霍元甲生前每戰必贏，他喪生後，會務交給趙連和，此人僅有三十歲，渾身是勁，別說你鬥不過他，把東洋所有高手請來，逐個跟他較量，照我看來，亦必打輸。」

當時佟杰加醬添油的說了一遍，重田聽了，立刻發生反感，但却沒有開口，反而向佟杰道謝。

過了兩天，重田就單人匹馬到精武體育會找趙連和，自稱是東洋的柔道專家，兼東京柔道冠軍，這一次到上海來，唯一的目的就是研究中國拳術，已經擊敗過許多個拳師，其中有一名叫做佟杰，極力推薦先生，故此親自上門領教。」

趙連和本來不想跟任何人交手的，不過，重田却是例外，一來霍元甲霍師傅可能是給日本人害死的，此仇不能不報，二來佟杰故意推薦自己，等於借刀殺人，正好借此顯點顏色給他看看，如果他打贏這個日本柔道冠軍，佟杰一生不敢向他挑戰，如此一想，他便點頭答應，但却聲明這麼一句，拳脚無情，不管雙方的任何一方面如果錯手打傷對方，彼此不能見怪，跟着還說，必須邀請幾個人做公證人，然後肯跟他交手。

重田全都答應了，由他邀請兩個日本朋友，同到精武體育會去，那時趙連和也找到兩個有地位的人出頭，都是名流，彼此互相講妥，兩人便正式開始比武。

趙連和跟重田分東西住站着，各穿便服，公證人一聲口號，兩人便發招，重田是日本的柔道冠軍，當然他一出手施展柔道的方式，右手伸過去，抓住趙連和的衣裳，跟着下邊用脚想把對方絆倒，普通人給他上下齊攻，一招就會輸了，料不到趙連和早已明白他這種戰術，當他的右手伸進來，他就施展合戰拳的天秤手，忽然抓住他的右掌，反轉過來，使他的掌心向天，然後用右手的五指扣緊他的腕脈，身隨步轉，再把左手放在對方右臂的肘下，向上一拍，於是重田的右手不但給他控制，整條手臂痳木，影响所及，下邊掃過去的脚完全乏力，那時趙連和得勢不饒人，把自己的身體往對方手臂之下撲過去，如果他的一雙手捉住對方的右臂，往下一沉，那一條手臂就會由臂彎之處折斷，可是，重田自己懂得已經受制於人，不敢戀戰，大聲疾呼，請他饒命，趙連和到底是個心腸好的人，便不折斷他的手臂，只是輕輕一擊，使他有點痛楚便算，跟着停手。

重田臉色泛白，但仍很有禮貌點頭說：「趙師傅確是名不虛傳，我認輸了。」

說完他跟兩個日本朋友走出戶外，後來趙連和的兩位名流朋友，趨前問他何以一招就使重田無法再鬥，趙連和說：「有些人只是用擒拿手的方式跟柔道相鬥，那是不够的，我先行把他的右腕脉搏扣住，使他的右手痳痺，他便吃驚，不必再鬥也肯認輸，這一手功夫並非擒拿手那麼簡單，乃是霍元甲師傅傳下來的點穴功夫，加上了天秤手，故此，兩人還未落場交手，我已經預知必勝。」

各人哈哈大笑，跟着擺酒慶功。

以前一般人只知道霍元甲精於迷踪藝，落場交手，就使敵人覺得頭暈眼花，失去他的踪跡，原來他有十八手絕招是剛剛交手就繞道走到對方背後的，人也看不見，如何能够打贏呢？故此，跟他作戰的人，非輸不可。

原來霍元甲還有一套點穴功夫，並非輕易傳授給別人的，趙連和能够得到他的眞傳，確是難能可貴，他不但對霍元甲本門的拳脚非常熟練，而且點穴功夫也練習到八八九九，唯其如此，霍元甲然後放心交給他主持館務，死前已經預立遺囑，趙連和也不負所托，把武術發揚光大。

經過重田這一次比武之後，陸續有許多中外高手，向他挑戰，全都給他逐個擊退，遺憾的是他苦心學習得來的點穴扣脈功夫，始終沒有傳下來。

（完）

新派武俠長篇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文鳳向楚小楓及簡飛星二人保證，神秘的大先生遲早必會回來該發施號令的地方。其後更帶領衆人至一秘密小洞中等待大先生回來，原來大先生經營該地只爲了春秋筆將會在該處附近出現。此時，只見山道之上出現了兩條人影，疾向他們奔來，但在離他們約二十丈左右，突然一下子跳了起來，然後又跌落在地上，原來二人皆死在被大先生收羅了的含沙、射影之手。衆人後跟踪至一茅舍，發覺大先生在內，他們遂與大先生及老小雙怪展開一塲惡鬥……

强壓心中火　全力應大敵

大先生緩緩站了起來，道：「有什麼理由？」

楚小楓道：「你太大意了，我如不知道你的一指神功，到了如此境界，你突然出手，可能會殺了我，或是傷了我，但你太愛表現了。」

大先生道：「唉，楚小楓，我這樣巳經證明了我殺人的能力不過是舉手之勞，但你竟然不怕。」

楚小楓道：「因爲知道的事，總可以防備。」

大先生道：「好，你小心了。」

忽然一指點了過去。

楚小楓靜立未動，右手由下而向上一翻，反扣大先生的脈穴。

大先生霍然向後追了一步，道：「那一本劍譜，果然落在了你的手中，而且你巳經看完了這本劍譜。」

楚小楓道：「何以見得。」

大先生道：「因爲，對付一指神功的手法，就在最後一章，而且，你巳經學會了。」

楚小楓道：「大先生，如若你的武功，只是在那本劍譜上學的，老實說，你會的，我都會，也許我沒有你精湛。」

大先生點點頭，道：「好，如此說來，確實不能留你了。」

楚小楓道：「明天，就是春秋筆出現的日子，我雖然還不太清楚，你和春秋筆之間的關係，但我想一定有關了。」

大先生道：「楚小楓，你實在太聰明了，不過，據我所知，太聰明的人，一向都活不長久。」

楚小楓道：「不是在下聰明，而是閣下把別人都看的很笨，像閣下這樣的大張旗鼓，爭霸江湖，難道能够瞞過天下人的耳目麼？就像你戴上面具，就覺着自己可以隱瞞身份，別人就認不出你是誰了。」

大先生道：「至少，到目下爲止，還沒有人能够認出我是誰？」

楚小楓點點頭，道：「這一點，你確實藏的很好，不過，這也不是永久之策，總有一天，別人會取下你臉上的面具。」

大先生道：「其實，用不着別人來取，應該取下來的時候，我自然會自己取下來。」

楚小楓道：「可惜，我們等不到那個時刻。」

大先生道：「楚小楓，你是不是很想看看我的眞面目？」

楚小楓道：「一定有條件？」

大先生道：「對，條件就是你告訴我什麼人給你那本劍譜？」

楚小楓暗暗歎息一聲，怔道：「看來，事情有點眉目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那個人，和

你有關係麼？」

大先生道：「交換條件，你只要詳細的說出你取到這本書的經過，我就取下人皮面具，給你瞧瞧。」

楚小楓道：「大先生，咱們之間那一個可以使人相信。」

大先生望望老小雙怪和簡飛星等搏鬥的情形，道：「他們還得有一段時間搏殺，會留給咱們足够的時間，楚小楓，你要快些決定了。」

楚小楓道：「決定什麼？」

大先生道：「咱們談的條件。」

楚小楓道：「我巳經決定了，我覺得，我的可信程度，要比你大一些。」

大先生道：「什麼意思？」

楚小楓道：「意思是，你先取下人皮面具，我們見識過了你的眞正面目之後，然後，在下再告訴你那本劍譜的來歷經過如何？」

大先生道：「哦？」

楚小楓道：「就我們兩人而巳，我的信用，似乎要比你高一些了。」

大先生沉吟了一陣，道：「可以，不過，你要先答應我一件事，那本劍譜，現在何處？」

楚小楓笑了一笑，道：「總不能燬了它。」

大先生道：「那就是說，還留在人間了？」

楚小楓道：「對！所以，三五年後，可能會有很多個楚小楓出現江湖，所以，我對自己的成敗，並不太過重視。」

大先生道：「楚小楓，有些武功，並不是有了劍譜，就可以練成的，最重要的是，他要有足够的才慧和天賦。」

楚小楓道：「他們會找到這樣的人，也有足够的時間。」

大先生道：「我不信，一個人，會有那樣的氣量，讀過那本劍譜之後，會把它留在世上？」

楚小楓道：「你可以不信，但我巳經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嚴格一點來說，那巳經不是一本劍譜，而是一本記述很多武功的密錄，尙包括了拳掌，指法，等各種武功。」

大先生道：「楚小楓，你可曾想到，那劍譜留在人間，也可能造就成如我這樣的人物。」

楚小楓道．「對，你這一說，我倒是覺悟了，得趕緊燬了它。」

大先生道：「好，這方面，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文鳳道：「楚公子，不能答應他，燬了那劍譜，他再殺了你，那就可以天下無敵了！」

大先生道：「文鳳，最狠婦人心，古人是誠不欺我。」

文鳳冷笑一聲，道：「大先生，我不知道，你是否還有一點人性？」

大先生戴着面具，無法看到他的怒容，但可從他的目光中，看到了他的怒火。

他目光中，可以看到的烈焰，證明了他的怒火，巳到了無法控制之境。

文鳳看到了那目光，那是一種强烈的侵犯目光，文鳳立刻提高了警覺。

楚小楓也作了最嚴密的戒備。

這大先生確有人所難及之能，竟然把冒起的怒火，硬給壓了下去。

楚小楓冷笑一聲道：「大先生，閣下的忍耐工夫，實在叫在下有些震驚。」

文鳳道：「他巳經陰到骨子裏了。」

楚小楓道：「大先生，你如再不出手，咱們只好出手了？」

大先生道：「兩位是一齊出手呢？還是一個一個的來？」

文鳳道：「這是我們的事了，不用閣下費心。」

大先生道：「那好！兩位現在可以出手了？」

文鳳道：「大先生，你的用心，我很明白，你希望等到援手到來，是麼？」

大先生道：「不錯！」

文鳳道：「可惜，我們不會給你這個機會了。」

突然一掌拍了出去。

大先生不閃不避，竟準備領受一掌。

文鳳掌勢接近大先生的前胸之時，突然收了回來。

大先生道：「爲什麼不打下來。」

文鳳道：「像你這樣陰險的人，竟然不肯閃避，想來是有所準備了。」

大先生道：「文鳳，妳如果這樣膽小，又如何能够傷得了我？」

文鳳答道：「楚公子，我越想這個人越覺得不太對勁，所以，我就收回了這一掌。」

楚小楓道：「對，他身上可能穿有防身盔甲。」

文鳳道：「如是防身甲那還罷了，不過，我想他可能在甲上裝有什麼毒針。」

楚小楓道：「以這個人的心機之深，此事倒是大有可能。」

成方一抬手，拔出長劍，遞給了楚小楓。

楚小楓一劍在手，冷冷說道：「大先生，接招。」

忽然一劍，刺了過去。

文鳳一揚右腕，一道寒光，由袖中疾射而出。

大先生對那刺來的劍勢，射來的寒芒，直看作枯枝朽木，完全未放在心中。

長劍刺中了大先生的小腹，那飛來的寒芒，也射中了大先生的前胸。

這兩處，都是致命的地方。

但聞叮叮兩聲，那刺中的長劍，有如刺在了堅硬的鐵片之上。

射中大先生的前胸的寒芒，也如同撞在了堅壁之上，噹的一聲，撞了回來。

那是一柄柳葉飛刀。

大先生迅快出手，大指和中指，揑住了楚小楓的劍身，笑一笑，道：「眞正的武功變化之妙，不在招式的繁複，而是靈動手足的運用，你雖然學會了大羅十二式，但却已無法施展了。」

楚小楓笑一笑道：「大先生，在下很佩服閣下對自己的保護設計，武林中人，像閣下這樣作一副鐵甲穿在身子上的，實在也不太多……」

文鳳不知何時，已經戴上了尖利的指套。

她緊緊的站在楚小楓的身後，雙目盯注在大先生的雙手之上，他只要一出手，文鳳兩隻尖利的手指，必然就會抓向大先生。

四英和簡飛星，一直嚴密監視着老小雙怪。

楚小楓連連遇上險境，但他一直能保持着過人的鎮靜。

這份鎮靜工夫，使他一直保持着最後的反擊能力。

文鳳輕輕吁一口氣，道：「楚公子，時間拖下去，對咱們絕對不利，不如現在一拚，咱們還有機會。」

楚小楓道：「好！」反手一推長劍，飛起一脚，踢向大先生的小腹。

文鳳也同時出手，右手抓向大先生挾劍的右腕，左手指鋒，指向大先生的咽喉處。

大先生身軀疾轉，右手加力，揑斷了楚小楓右手的長劍，同時也避開了兩人的攻擊。左手借勢還擊，一掌拍向文鳳。

文鳳手指上尖利的指套，似是大先生的尅星。

他可以不把百鍊精鋼的長劍放在眼中，但對那指套却有着很大的顧慮。

這就使得這一場搏鬥中，文鳳佔了很大的光。

楚小楓連續被人弄斷了兩支長劍，內心中，實在也有些不是味道。」

文鳳強猛的攻勢，使得楚小楓有着很充分的準備時間。

華圓抽出長劍，送了過來。

楚小楓搖搖頭，道：「這柄劍斷去了一截，倒還適用一些。」

大喝一聲，揮劍衝了上去。

大羅十二式。

雖然是斷去了一半的劍，但却不減威勢。

文鳳十三招連環攻勢，只攻出了九招後，但却被楚小楓這威猛的劍勢給逼了下來。

他知道大羅十二式的威力，激蕩的劍氣，容不下她聯手合攻。

大先生一直在三尺方圓的地方上轉動，他的突穴斬脈手法，封住了文鳳的凌厲攻勢。

如非他心中對那尖厲的指套，有所顧忌，也許早已把文鳳擊殺在手下。

但楚小楓的大羅劍式，却是完全的不同了。

那凌厲的劍招，有如泰山壓頂一般，迫的大先生不得不全力應敵。

只見他雙手揮動，用手腕迎向了楚小楓的劍勢。

一陣叮叮噹噹的金鐵交鳴之聲，硬把楚小楓手中的斷劍給封擋開去。

大先生對大羅十二式的變化，早已精嫺於胸，封開四劍之後，乘隙反擊，呼的一拳，直搗過來。

這一拳，正好搗入大羅神劍的空隙之中。

拳風暗勁，直逼而上。

楚小楓已和不少高手動過手，但却從沒有見過如此强烈的拳勁。

逼人的暗勁，把楚小楓霎時向後退出了三四尺遠。

文鳳又欺身而上，攻出了三招。

楚小楓再度揮劍，攻了上去。

三個人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搏殺。

文鳳凌厲的指鋒，加上楚小楓的大羅劍式，也只不過和大先生保持個半斤八兩之高。

那大羅劍式，威力强大，但幸好是文鳳也對大羅劍招有着十分的瞭解。

所以，她可以配合楚小楓的劍勢。

開始之時，楚小楓和文鳳的配合，還無法極爲佳妙的合作，但打了一陣之後，兩個人的配合，逐漸的熟練起來。

指鋒，劍招，也因熟練的配合，更見凌厲，大先生原本應付兩人十分輕鬆，但逐漸的却十分吃力了。

簡飛星和四英一直盯着老小雙怪。

老小雙怪却沒有十分注意簡飛星和四英，大部份注意力，都投注在三人的搏鬥之上。

文鳳一面揮指狂攻，一面說道：「大先生，我還以爲你有什麼了不起的能耐，現在感覺到，也不過爾爾了。」

大先生道：「你們距離勝利之路，還很遙遠，不要太早得意。」

文鳳道：「大先生，我對你的畏懼，已經消除，你也不過是一個人罷了。」

大先生道：「過去呢？你把我看做什麼？」

文鳳道：「過去，我把你看成了一座神。」

大先生道：「文鳳，大先生就是大先生，妳要小心了。」

忽然間右手一振，手中已多了一把金劍。

那是一尺五寸的短劍。

但這一把短劍，一入大先生之手，立刻威力驚人。

楚小楓縱橫的劍勢，立刻被大先生封閉住。

文鳳的指鋒，也在那柄金劍之下，被逼了開去。

原本微微落在下風的大先生，忽然間又佔了優勢。

簡飛星長刀一揮，道：「兄弟，要不要我來帮忙。」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道：「刀過無聲簡飛星，你活的不耐煩了。」

抬頭看去，不知何時，兩個穿着黑衣的中年人，已出現在大廳之中。

文鳳嬌聲道：「退！」當先向後躍退了五尺。

楚小楓緊隨着退了下來。

大先生收了金劍。

文鳳道：「老三，老四！」

兩個黑衣人冷冷的望了文鳳一眼，道：「大先生，這是怎麼回事？」

大先生道：「怎麼回事？二先生背叛了咱們。」

兩個黑衣人緩步前行，直到大先生的身邊，才停下脚步。

簡飛星本來要發作，但却被楚小楓示意阻止。

大先生冷笑一聲，道：「三先生，四先生，你們怎麼進來的？」

兩個黑衣人齊躬身應道：「我們經過了含沙射影，殺了四個自己人，才進入廳中。」

大先生道：「好，好，老三，那手執斷劍的就是楚小楓，我把他交給你了，殺死他！」

左首的黑衣人應了一聲，舉步對楚小楓行了過去。

文鳳冷冷說道：「于老三，你給我站住。」

于老三停下了脚步，道：「二先生，什麼事？」

文鳳道：「剛才我們和大先生動過了手。」

于老三道：「那是背叛？」

大先生道：「對！那是澈頭澈尾的背叛。」

文鳳道：「我只好告訴你兩件事！」

于老三道：「好，妳說！」

文鳳道：「我們和大先生動過手了，而且，還活着。」

于老三接道：「二先生，如若你說的是個笑話，這笑話，並不好笑。」

文鳳道：「這不是笑話，而且，很莊嚴。」

于老三道：「哦？」

文鳳道：「重要的是，大先生並沒有殺死我們，那就證明了大先生也是一個人，並不是個神，他和我們一樣，只是武功稍爲強了一些，而且，也沒有強過我們很多。」

于老三冷笑一聲，舉步對楚小楓行了過去。

文鳳道：「于老三，你爲什麼定要殺楚小楓？」

于老三道：「奉命！」

文鳳道：「奉誰之命？」

于老三道：「自然是大先生。」

文鳳道：「大先生是誰？」

于老三呆了一呆，道：「大先生就是大先生，有什麼好懷疑的？」

文鳳冷笑一聲，道：「不論是誰，只要戴上那一個面具，都可以是大先生，對麼？」

于老三道：「這個，這個……」

文鳳道：「我想不通，大先生竟是何許人？」

于老三回顧了大先生一眼。

大先生冷冷說道：「于老三，你在懷疑什麼？」

于老三道：「我是在想二先生所說的話？」

大先生道：「二先生說的話，如何可以相信？」

于老三問道：「他的話，是否可以相信？」

大先生冷冷說道：「老三，難道，你也動了叛離之心？」

于老三搓一搓雙手，道：「文鳳姑娘的話，說的不錯，我們殺人，拚命，究竟是爲了什麼，你一直在命令我們，但你又是誰？」

大先生道：「我是大先生！」

于老三笑一笑，道：「大先生又是誰呢？」

大先生道：「亦就是我！」

于老三搖了搖頭，道：「這些年來，我們心中，都有一個疑問，我們唯命是從的，竟然是誰？這疑問，在我們的心目中，構成了很大的負重……」

大先生接道：「你們說有此疑，爲什麼不說出來？」

于老三道：「這疑問早在我們心中生根，但却一直沒有說出來的時機。」

大先生道：「那麼現在，時機到了，對麼？」

于老三道：「是的。」

大先生回顧了四先生一眼，道：「鐵老四，你有什麼感覺。」

鐵老四道：「我和老三一樣，我覺着，這件事，需要澄清一下？」

大先生道：「難道你們也懷疑我的身份？」

鐵老四道：「這些年來，我們一直沒有見過你的眞正面目，現在，我們需要看看！」

大先生道：「看過之後呢！」

文鳳道．「看過之後，我們會商量出一個辦法來。」

大先生道：「于老三，鐵老四，我等你們的答覆！」

于老三道：「文鳳說的對，先瞭解你

的身份之後，我們才能商量出一個辦法出來。」

大先生突然轉過身子，向外行去。

文鳳厲聲喝道：「站住。」

大先生加快了速度，奔向廳門。

突然間，兩個人出現在廳門口處。

兩個穿着灰衣大褂的瞎子。

是含沙，射影。

這兩個人，瞎了幾十年，但他們武功高强，而且練成了別人所難及的聽覺和嗅覺。

他們能聽到十丈內落葉的聲息，也能够從人體的氣息中，分辨出來人是生人或是熟人。

大先生奔行極快，幾乎和兩個人撞在了一起。

收住脚步，大先生疾快的向後退了五步，道：「是你們！」

含沙，射影，是兩個人的外號，他們雙眼瞎去之後，就苦練一種絕毒的暗器，和兩個人精奇的武功，配合施用。

沒有人能知道他們攻出的一招中，是否有暗器配合，所以，死傷在他們手下的人，相當的衆多，含沙射影兇厲得有如沙漠中的毒蛇。

兩個人的綽號，越來越響亮，反而把兩個人的眞實姓名給掩沒了去。

這兩人本是孿生兄弟，經過數十年的合作，早已心意相通。

他們姓洪，先出生半個時辰的老大叫洪飛，老二叫洪山。

含沙洪飛冷笑一聲，道：「是大先生麼？」

大先生道：「很高明的記憶力，我記得，只和你說過一次話。」

含沙洪飛道：「那已經很够了，不論任何人的聲音，只要咱們兄弟聽過一次，那就永不會忘記了。」

大先生一皺眉頭，說道：「含沙，射影……」

洪飛，洪山，二人齊聲應道：「大先生。」

大先生道：「你們如若確定了我是大先生，怎能如此的無禮。」

射影洪山冷冷說道：「大先生，咱們兄弟在這個組合中，只不過是個從衞的身份，但却是一向奉命嚴謹，從來沒有誤過事情的。」

大先生道：「不錯，你們兄弟執行令諭，一向嚴謹，從不徇私，本組合光大在即，兩位實在是很好的刑堂主持。」

含沙洪飛道：「不必啦，人有自知，我們兄弟在武功上，也許還過得去，但雙目不能見物，很難追覓千里，緝拿人犯，很難主持刑堂。」

楚小楓心中暗道：「這兩人雖然也加入了這個神秘組合，但仍然保有着他們性格。」

大先生雙目已暴射怒火，但他還是沒有發作，緩緩說道：「你們既然知道還是這個組合中人，也知道我是大先生，怎會對我如此無禮？」

文鳳接道：「他們雖然知道，你是這個組合中人，也知道你大先生的身份，但含沙，射影，一向是很認眞的人，他們對你召來同道，殺死他們的屬下一件事，極爲不滿。」

大先生冷笑一笑，道：「洪飛，洪山，你們可知道，殺你們率領的防守之人，是什麼人麼？」

洪飛道：「什麼人？」

大先生道：「是三先生和四先生。」

射影洪山冷笑一聲，道：「這就更是我們兄弟不解了，既然是三先生和四先生，爲什麼竟然會殺死了咱們自己人？」

含沙洪飛冷冷說道：「我們奉命守衞此地，任何人不得擅入，想不到，三先生和四先生，竟然不惜殺死自己的人，衝來此地，何況，目下的禁令，尚未解除，有人衝入了這座茅舍之中，咱們兄弟，還應該負責，對麼？」

大先生道：「我以大先生的身份，告訴你們，鐵老三和于老四，是奉我令諭之召，趕來此地，你們不用管這件事，退回去吧！」

洪飛道：「大先生，你是這個組合中，最首要的人物，說出的話，就算是令諭，但前令未解，又下了這樣一道令諭，實在叫咱們作屬下的毫無所適從了。」

大先生冷笑一聲，道：「你們可知道，傳出令諭，要你們防守此地，任何人不得進入的，是什麼人麼？」

洪飛道：「咱們只知道奉命行事，却不知道是什麼人？」

大先生道：「很不幸的，咱們這個組合中，出了一個叛徒，那就是對你們傳下令諭的二先生。」

洪飛道：「二先生背叛了大先生？」

大先生回顧了文鳳一眼，道：「不錯，現在，二先生就在此地，我召來了三先生和四先生，就是要處置此事。」

洪山道：「大先生，咱們兄弟，沒有眼睛看人，但我們的感覺之中，好像是大先生準備在逃走一樣。」

大先生怒道：「射影，我已經對你們曲予縱容了，你們這等目無長上，難道，就不怕組合中的嚴厲規戒麼？」

洪飛道：「怕！所以咱們才一直都遵令諭，一直很兢兢業業於本身的責伺。」

這兩兄弟，你言我語，說來倒也順理成章，大先生頓有語塞之感。

這時，鐵老四突然開了口，道：「含沙，射影，你們兄弟先行退去，我和老三殺了你們屬下的事，過一天自會給你們交待。」

洪飛笑一笑道：「三先生，這麼說，我們兄弟担當不起，在下和舍弟告退。」

兩個人的態度，突然大變，恭恭敬敬行了一禮，退了回去。

大先生望着兩人的背影，臉上是一片奇怪的神色。

于老三輕輕咳了一聲，道：「大先生，現在，咱們應該繼續談咱們的事了。」

大先生冷冷說道：「你們是不是早就約好了，一起背叛於我？」

于老三搖搖頭，道：「沒有，大先生，我們只想看看你的眞正面目，知道你是誰？」

（下期續完）



碧玉珠
令你艷光四射
碧玉珠
令你青春長駐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
每樽售價35元
化粧品只可遮蓋憔悴，
和歲月的痕蹟，
碧玉珠却可以令你的
美麗發乎皮膚之內。
精神奕奕，容光煥發，
是青春的象徵，
無論你是什麼年紀，
碧玉珠都能令你：
暗病消失，身體健康，光彩照人。
總批發　永安公司　5-223283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5-445643
峨嵋藥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均有代售
碧玉珠
婦女之寶